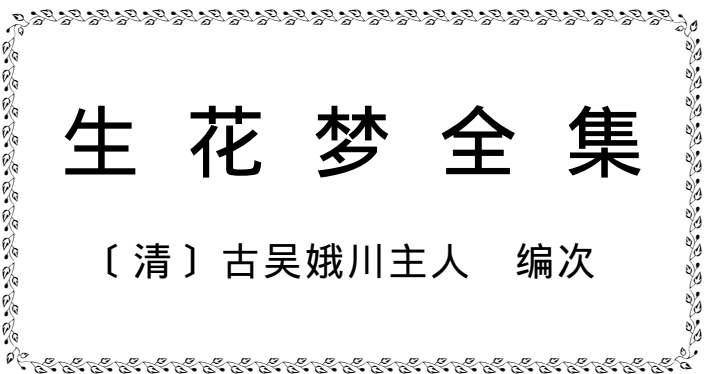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生花梦全集

〔清〕古吴娥川主人 编次

导 读

《生花梦全集》系清古吴娥川主人编次，青门逸史点评，全书三集共 36 回。第一集《生花梦》和第二集《世无匹》属才子佳人小说，第三集《炎凉岸》属世情小说。

《生花梦》有“时癸丑初冬古吴青门逸史石仓氏偶题”的序，学界认为，此癸丑应是康熙十二年，而不是雍正十一年，更不是乾隆五十八年。这三部书中的《生花梦》和《炎凉岸》都是孤本，惟《世无匹》在大连图书馆、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各存一部。现将三书合为一部，名以《生花梦全集》，是娥川主人小丛书的首刊全璧本。

第一集《生花梦》有题为“时癸丑初冬古吴有门逸史石仓民偶题”的序，正文共 12 回；第二集《世无匹》前有“题辞”，正文共 16 回；第三集《炎凉岸》共 8 回。

目 录

第一集 生花梦

序	()
第 一 回 贡副使宽恩御变 康公子大义诛凶	()
第 二 回 老书生临江附异梦 小秀才旅店得奇闻	()
第 三 回 安排巧计淫尼借巧遇以兴灾 硬拉女情烈妇为奸夫而殉节	()
第 四 回 太守为怜才公堂鞫鬼 臬台因选婿雪舫惊诗	()
第 五 回 女婿特多心欲兼才美 丈人偏作色故阻良缘	()
第 六 回 真淑女赚杀假春容 假小姐吓走真才子	()
第 七 回 神君里怒斩白蛇精 王屋山大破黄衣寨	()
第 八 回 东园赓雅调自许同心 南国有佳人再谐连理	()
第 九 回 白公堤青天遭霹雳	

- 毗陵道黑夜走佳人 ()
- 第 十 回 虎头寨一女子屈服众英雄
豹尾关两桂裳权成双伉俪 ()
- 第 十 一 回 非奸细计赚白衣军
是夫妻误认绿林妇 ()
- 第 十 二 回 解重围偷儿报恩兼成伟绩
脱貔貅佳人换相并受荣封 ()

第二集 世无匹

- 题 辞 ()
- 第 一 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
操子母嗇汉劳心 ()
- 第 二 回 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
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 ()
- 第 三 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
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()
- 第 四 回 患难临头陈与权雪中遇侠
冤家狭路刘天相杆下亡身 ()
- 第 五 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
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()
- 第 六 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豪杰遭刑
万金荐友入风云奸雄得路 ()
- 第 七 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
露官银屈遭监下狱 ()
- 第 八 回 桃花马陌上骋佳人
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()

- 第 九 回 恶衙蠹坑人穷秀才望门堕泪
贤闺女矢志侠丈夫飞垣救人 ()
- 第 十 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
救无辜挺身代辟 ()
- 第 十 一 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
占田产恩妇离家 ()
- 第 十 二 回 两头脱空负心人忒煞欺心
一计收罗长舌妇偏生饶舌 ()
- 第 十 三 回 认假成真舅舅甥甥弄成活鬼
道真还假擒擒纵纵算就深机 ()
- 第 十 四 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
投山左万里寻亲 ()
- 第 十 五 回 临清驿气杀癞头官
大同府喜遇知心友 ()
- 第 十 六 回 恩怨分明贤太守挂冠归去
贤奸报复小翰林衣锦还乡 ()

第三集 炎凉岸

- 第 一 回 无意重交游惜头巾富儿趋势
有心招款洽指腹孕舅子证盟 ()
- 第 二 回 姐弟同谋激姐夫耻贫贱而悔约
亲翁诡计逐亲母乘患难以快心 ()
- 第 三 回 梦观音苦中作乐
缚和尚死里逃生 ()
- 第 四 回 痛遭漂没贫家妇看尽炎凉
惊散婚姻御史台尚存风烈 ()

-
-
- 第 五 回 辞婚媾贞女事空王
治强梁穷员遇天子 ()
- 第 六 回 忠言遇主老公公膝下无儿
孝道寻亲大哥哥眼中识弟 ()
- 第 七 回 我昔凌他他今制我势利徒满面羞惭
亲而不贵贵者为亲反侧儿窜身罗网
..... ()
- 第 八 回 永福庵夫妇重逢
巩昌府父子会面 ()

第一集

生 花 梦

序

古人何以立言也？屈原夫妇喻君臣，宋玉神女讽襄王，皆以寓托也。《生花梦》何为而作也？予友娥川主人所以慨遇也，所以寄讽也，所以涵泳性情，发抒志气，牢骚激昂，淋漓痛快，言其所不能言，发其所不易发也。

主人，名家子。富词翰，青年磊落。既乏江皋之遇，空怀赠珮之缘；未逢伯乐之知，徒抱盐车之感。而以其幽愤播之新声，红牙碧管，固已传为胜事矣。迨浪迹四方，风尘颠簸，益无所遇，惟无遇也，顾不得不有所托以自讽矣。然则何为？曰：“吾欲有其遇而未得即遇，姑为设一不即遇而终遇者，用自解焉。”予因叹曰：“斯言也，发乎性，入乎情，钟情在吾辈，主人殆有独深者乎？”

盖遇也，缘也；不遇也，天也。夫既不遇，安必其有所遇；即不既遇，又安必其终遇哉。要之，均非人之所可必也。何也，皆缘为之，实天为之也。此《生花梦》之所由作也。

康梦庚，才士也。丰采如霞，肝胆若（霆）。（关）春风于兰桡曲渚，梦莺花于紫陌红楼。方青眼幸投，红丝风结，而又载沉载浮。天涯辗转于姻缘，固既遇而不即遇，则不遇而终遇者，岂天下事，大率无意而得，着意而失耶。贡、冯二女，才而贤，情而侠，更能颠倒豪杰，屈服须眉。

虽蛾眉状元，红粉博士，何足拟之。然皆将合忽离，既得复失，遂至绿林埋艳而红袖销香，岂非始遇而转不即遇。殆伊遽止，互屈貔貅，夫妇而友朋，袿裳而兄妹，雌雄郎舅，巾幗夫妻。方惊欢之靡定，而好合之未繇。至玉面归诚，铁衣变相，始云和双抱，两弦并调，又岂非不遇而终遇哉。天靳于前，缘成于后。萑苻之焰既息，婵娟之气犹新。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良可慨欤！独是两奇女，而康生卒兼有之。宜乎，天之初妒，缘之始啬。艰难险阻，颠倒漂浮，迟之久而终乃合也。

是篇也，或为主人之慨遇耶？或以是寄讽耶？抑言其所不能言，发其所不易发耶？俱不可知。而第以挽回人心，维持世化，寓幻于侠，化淫为贞，独创新裁，别开生面，又岂与稗官家言所可同日语哉。故牢骚激昂，淋漓痛快，俾读是编者，无不无以涵泳性情，发抒志气。虽莫能禁人人之不慕其遇，而独不遽许人人之遂有其遇也。

予与主人，居同里，长同游，又同有情癖，知主人者深。故言之特真且至耳。他若屠氏之暴恶，俞四之知恩，钱鲁之骄奢，段勇之贪横，与贡鸣岐、邢天民、葛万钟之长厚，未必非各有所指，而无如主人之不予告也。书成，嘱予名编。予评点之余，叹其笔墨之妙，曲折变幻，如行文家；有虚实，有顿挫，有开阖，有照应，峰断云连，波平波起，空灵敏妙，几于梦笔生花矣。何花非梦？何梦非花？请颜之曰生花梦。

时癸丑初冬古吴青门逸史石仓氏偶题

第 一 回

贡副使宽恩御变 康公子大义诛凶

诗曰：

好事多磨最可怜，春风飘泊几经年。
戎间且有生香地，世上偏留薄命天。
假到尽头还自露，疑从险处更多缘。
毫端尚有余恩在，他日新声待续传。

词曰：

天与良缘成美眷，颠倒漂零，讨的春风便。铁石盟言终不变，黄尘塞草经磨练。金革销沉红粉艳。百万男儿，拜个多娇倩。亲拥貔貅经百战，虎头幻出佳人面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这两首诗词，是道那全部小说的关键。大率婚姻一节，迟速险易，莫不有数。若月牒果裁，红丝曾系，便流离险阻，颠倒错乱，迟之岁月，隔之天涯，甚而身陷龙潭虎穴，势分敌国寇仇，也毕竟宛宛转转，自然归到个聚头的去处。苟非天作之合，纵使男欢女爱，意密情坚，才貌门楣，各投所好，或千方百计，挥金购求，甚有父母之命即专，媒妁之言更合，欢欢喜喜，道是百年姻眷，谁知百辆迎门，恰好三星退舍，究竟事终伏变，对面天涯。所以，人谋愈巧而愈拙，乐境愈遭而愈非。足见造物所施，往往出人意表。甚有一种极恬淡极平易的人，其平日所为，皆性分中事，并无一点妄为之心，与智巧之习，即以当声色货利之间，富贵显荣之遇，一毫无动于中。即以处患难生死之际，兵刃反侧之余，亦处之不惊，而安之无怨。这等才是个有学问有操守的丈夫。然而，世人各逞其智能，各矜其伎俩，莫不窃笑此种真丈夫，为守老瓮牖的人，如朽木腐草之不足数。然天道好沉默而恶聪明，爱宽厚而厌苛刻，故往往祸中得福，绝处逢生。至于遇合之间，婚姻之际，以及功名之数，虽艰难折挫，终有极妙的收成。那些弄尖酸、使巧计的，千谋百算，想碎心机，意谓巧夺天孙，智穷造化，谁知恰恰的转与别人做便宜了。所以，在下今日造这部小说，原不专为取悦世人耳目，特与聪明人谈名理，与愚昧人说因果。但今稗官家，往往争奇竞胜，写影描空。采香艳于新声，弄柔情于翰墨。词仙情种，奇文章是淫书；才子佳人，巧遇永成冤案。读者不察其为子虚亡是之言，每每认为实事，争相效学，岂不大误人心，丧灭伦理。今日与看官们，别开生面，演出件极新奇、极切实的故事。寓幻于侠，化淫为贞，使观者耳目一快。然不必尽

实，亦不必尽虚，虚而胜实，则流于荒唐；实而胜虚，则失于粘滞。何也？盖笔非董狐，事多假借。譬如昔人事迹，岂无暧昧不伦。若竟为昔人护过，便似寿文、墓志、挽述、颂祝之谀文，而非劝惩警世之书了。岂非与昔人面目，相去千里。若据事直书，则未免招后人怨尤，犯时事忌讳。惟是易其姓名，混其出处，虽行事俨然在目，似与昔人风马无关，是转将实境仍归向泡影中去，不留些子挂碍，使色相皆空，但见天花乱坠耳。待我如今先说件最切近的新闻，把来当个引喻。

这节事不出前朝往代，却在康熙九年庚戌之岁，苏州吴江县，离城数里，有个乡镇，叫做耿村。民户虽不算稠密，却原有数百余家。这村中有个轻薄少年，唤做魏二。父母单挣这个种儿。家内尽是温饱。但这魏二，生性乖滑，不肯务本去学那躬耕力穡的事，一味习于游荡，博酒呼卢，与十来个恶少，酗酒成群，窥探人家闺阁，奸犯人家妇女，惹事招非，久为乡人所厌恶。年已十八九岁，父母见他不肯学好，也不曾打点与他成亲。他虽没有老婆，若论女色，倒也尝过百十多次。

邻居有个女儿，叫做殷胜姐，生来却有四五分姿色，倒也不像个乡间生长的，反是轻薄戏谑，装腔做样，见了人家俏丽后生，便眉来眼去，调引勾挑。虽是未出闺门的黄花女儿，早被村中那些狂荡少年，取乐个无忌惮了。就是魏二，也时常有一手儿。心下想要娶他做老婆，便好长久受用。几次在父母面前恳求，他父母知是个没正气的歪货，执意不肯扳他。过不多时，那殷胜姐已许了近城一个开布店的许十一

官。这许十一官，为人却忠厚诚恳，本分经纪，绝不务外。

看官，你道那许十一官，这样一个好人，为何误配了这淫物？天理如此报他，不知天意最巧，后来才见造物的妙处。

却说魏二，正值新年初三，往城里游玩了回来。只因亲眷人家留吃了些酒，天已抵暮，到家尚有半里多路，忽抬头见一家门缝里立着个极美丽的女子，年方十五六岁，生得异样娉婷，天然秀媚，绝非乡村物色。魏二见了，魂飞天半。暗想道：“我日逐在此经过，从不见有这样个妙人儿。今日怎忽然遇此？我若得这样一头亲事，便千足万足了。只不知是那一家？”此时，新年光景，家家闭户，一时辨不出。走过了几家，复身转来，仔细一瞧，才认得，是训蒙顾先生的女儿顾一姐。他虽是寒素人家，却规矩最重，平日间绝不轻易到门首盼望。只因这日，父亲也同几个朋友，到城中寺院里游玩去了。一姐因同母亲，在门首闲瞧片时，不想被魏二一眼看定，偷油本相都露出来。母女二人，见魏二赢奸卖俏，忙忙的把门关上，往里头去了。魏二没法，只得回家，日夜摹拟，茶饭也无心去吃。想得痴痴呆呆的，终日坐着叹气。父母见他这样光景，再三盘问。魏二正要发泄，遂把正月初三见了顾一姐的话，从头说了。又道：“爹娘若不娶这一位好女儿与我做亲，我就跳在太湖里死了。”父母是独养儿子，未免溺爱，转宽慰他道：“儿啊，你年纪长成，做爹娘的巴不得娶房好媳妇。明日就央媒人，到顾家去说便了。”魏二听了这话，喜得心花顿开，连夜自到媒人家里，叮嘱了一番，又许他另外相谢。

次日，媒人将命而往。顾先生夫妇，但知魏家殷实，却

不晓得魏二是个浪子。顾先生终是斯文诚实的人。也不到邻里访问，竟自允了。魏二千欢万喜，准备纳彩行聘。一一从厚。顾家落后才知，魏二无籍。然已懊悔不及，无可奈何。不料是年，恰值水荒。二月间阴雨连绵，直至五六月，尚不肯晴。不但春熟全坏，无论高低田亩，俱一望汪洋，并土岸疆界，俱没在水中三四尺了。沿河人家，船都撑到家里。魏二不管年岁凶荒，却苦苦催父母毕姻。父母拗他不过，只得捡了六月十二，迎娶过门。恰好邻居的殷胜姐，也是这夜，许家来娶亲。

那魏二，巴到黄昏时分，发轿起身。花灯鼓乐，迎到自家门首。你道奇也不奇，魏二在花烛之下，正待交拜行礼，忽听外面呼喇一声响亮，如天崩地塌一般，四下喊声大震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是夜疾风暴雨，太湖水决，从半空中冲涌而来。霎时间，耿村数百余户，尽淹在波涛中去。可怜万千生命，噍类无遗，庐舍什物，尽皆漂散。转眼间，尸横遍野，鬼哭人号。民间所厝灵柩，俱顺水而下。有时事诗六首，备载于此。

其一：

水沸吴天路正穷，荒城禾黍吼秋风。
尸横野草青磷遍，柩涌奔涛白骨同。
入劫可怜千顷尽，救荒无策万家空。
伤心四境真蒿目，落日千山有断蓬。

其二：

荒村烟火失林皋，耒耜无烦胼胝劳。
盛世不闻天雨血，江城今见地生毛。
追呼已暂宽民隐，蠲赈犹难逮尔曹。
草野幸能逢圣主，侵渔早已戢奸豪。

其三：

流离转徙又难堪，时事艰危岂易谈。
江汉水光连亩浚，闾阎菜色满东南。
尘生甑釜虚炊汲，泥涨堤塘绝荷担。
最是上官怜岁欠，郇庖久已谢肥甘。

其四：

循良辗转恤民艰，勘亩亲行绝弊端。
白日饥民哀孔道，夜深疫鬼哭郊坛。
移民移粟今犹病，多泰多畬昔尚难。
纵使恫瘝能屋虑，疮痍宁遽起凋残。

其五：

卖儿乞食遍街坊，目击无依太可伤。
少府金钱颁赈济，太仓玉粒咸输将。
转移沟壑诚何忍？迫胁萑苻岂易商。
欲绘流民图进告，太平天子正当阳。

其六：

回天无术点金难，此日三吴正倒悬。
鸡犬萧条应有泪，苍生憔悴欲无烟。
江淮遍下推荒令，郡邑分输赈粥钱。
料得灾民能就食，一时遐迩尽喧阗。

其时，魏二及邻居殷胜姐，俱逃不出劫数中了。惟顾先生夫妇，终日是读书人，有主意，一见水决，各各奔出户外，大家抱着一扇板门。及至水来，任其东打西漂，却不伤性命。

是夜，许十一官，老早准备下乡迎亲。直至更余，尚不回来，心下着疑。正走出门，从桥上下来。只见水光浩渺，哭声隐隐，吃了一惊。知是水决，反立定主意，呼唤救人。一时间，惊动了准千准万的人，大家捞抢东西，那里肯救人性命。许十一官，只得自己跑下桥来，跳在一只船头上，两手搀人。不多时，扶救了四五十人。又一把搀去，却是个少年女子。不好也撇他在岸上，反叫人领到家里。自己又捞救了三四十人，方才回来，叫丫头拿干衣服，与这女人换了。见美丽非常，细细问他来历。你道这女子是谁？原来就是顾一姐。许十一官听说是好人家，待之以礼。顾一姐便恳求许十一官，访寻他父母，并魏家消息。正好，许家娶亲人，会水性的奔了回来，报说殷家俱已漂去。至第二日早晨，水势已平，访知殷胜姐已死。许十一官痛哭了一场，又出去问问顾家下落。恰好，正问着了顾先生，就是他昨夜救起来的。在岸头哭了一夜，不知妻子女儿死活。次早，见许十一官问

他，便道：“兄如何问及小弟？”许十一官道：“昨夜小子捞救多人，不道老伯亦自在数。令爱也曾捞着，现在舍下调养哩。”顾先生听了，十分感谢。正待同他到家，只见一个妇人哭来。顾先生一看，认得是妻子，连忙搀住，说：“女儿已在此了。”大家到许家来。许十一官作了揖，顾先生向妻子道：“此位官人，救我父女性命，是大恩人了。”因请出女儿来相聚，夫妇感谢不已。顾先生要去问魏家消息，妻子含泪道：“不要问了，我方才亲眼见，魏家郎君已死，尸体尚在岸旁。”顾先生好不悲痛。许十一官转安慰了他几句，也备说昨晚娶亲，殷家女儿淹死之故。那顾先生忽想一想道：“我女婿遭此不幸，兄又丧了佳偶，似属天意。若不相弃，愿将小女作配吾兄，少报相救之德。”许十一官尚欲逊谢，幸诸亲百眷尚未散去，俱齐声道：“好，就趁这日，花烛酒筵，色色完备，捡个上吉时辰，配合百年姻眷。”夫妻恩爱，自不必说，顾先生夫妇，就依傍在许十一官身边过活。只因魏殷二人淫荡不检，终作波涛之鬼；顾许两家，仁厚有德，反成伉俪之缘。有只《黄莺儿》道：

半载雨连绵。遍沧桑，断火烟，灾民疫鬼真凄惨。饥荒眼前，啼号耳边，更遭冲决人流散。仗天天，一番颠倒，成就了好姻缘。

话说先朝，世宗年间，湖广黄冈县有个乡绅姓贡，名凤来，字鸣岐，少年科甲，初任陕西西安府推官，声名正直，行取贵州道监察御史，寻升浙江金衢道僉事。任满，又升山西驿盐道副使。历任多年，告病回籍。父亲也是甲科，官至

太仆寺少卿。

这贡鸣岐，（自此，三百余字，原书模糊不清，大意是：贡鸣岐为人醇谨好善，待人以恕，处己以和，亲族有伶仃孤苦者，必出粟贍养；乡党有饥寒者，必出资救助。）好施广爱，惜字戒杀，本分中应行的好事，都不遗余力，毅然肯为，绝无骄矜之色。

一日，除夕，偶然到门首闲步，却见一人，身穿着件不青不白、准千补丁的衲袄，头上戴顶烂毡帽儿，手叉着腰，在大门首，一双眼骨碌碌望里头张探。看见贡鸣岐踱将出来，便闪了开去。贡鸣岐初不在意，只见那人又走拢来，倚在别人家门柱上，冷眼看着贡鸣岐，并不做声。贡鸣岐也仔细把他一看，见此人面带饥寒之色，双眉不展，若有所求而不得之状。贡鸣岐还认是寻他家里人讨东西的。不料那人见贡鸣岐看他，反仓皇惊遽，掩面而走。贡鸣岐见如此光景，知是穷迫无措的人，却可怜他。正待唤他过来问问，动了个周济他的念头，反因其慌张而去，转生疑惑。正待叫家人去唤他转来，忽遇一个熟识的朋友走过，见贡鸣岐在门首，连忙作下揖去，说了许多寒温，一拱而别。贡鸣岐再待看那穷人，已是不见影了，反快快的转身进去。暗想：“那人若饥寒求乞，怎见我并不启齿？若问家中人讨帐，为何见我瞧他，反赧颜而遁？”再也解说不出。正是：

尔即有心，彼非无意。

转眼之间，一场把戏。

原来那人，就住在贡家左近不远，一箭之路，叫做俞

四。只因生平好饮好赌，少时原有几分膂力，替人挑负货物，倒也趁钱。但是，趁得来就往赌场中一光，或同几个弟兄，大酒大肉，吃个杯盘狼籍。到四十来岁，生意也渐渐衰薄了，儿女又多起来，只得借些重债，贩贩鱼儿，挑到市里卖几分度日。谁知食口众多，连本都吃尽了。不几年间，利上还利，房租债负，堆积无偿；儿女啼饥号寒，难以过日，时常撞到街坊，向背人眼目的去处，每每做些不问而取的勾当。做得手滑，渐渐胆大起来。晓得贡家殷富，思量要替他出脱些儿，悄地挨到门口瞧瞧，算计夜来的路数，正好门上无人，一步步挨进厅后，窃探了些时。只见有个小厮走出来，见俞四张头望脑，便问道：“你找那一个？这里是内宅了，怎么直走进来？”俞四含糊应道：“我做小生意的，因过年没有柴米，将几件衣服儿，要寻位大叔们，当几百钱用。”那小厮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到外头去。”俞四只得缩了出来，里边的路径已是熟悉，仍到大门口，先看个入门藏身之地。看来看去都不妥贴，正在观看，忽见贡鸣岐走出来，已自心慌。落后又见贡鸣岐一眼瞧他，贼人心虚，却不知是矜怜他的美意。只道看破他行止，故此走了来家。

到得天黑，方去干事。窃见四周无人，闪身入内。茶厅上见有个绝大的进士匾额，便想：“此处可以容身。”就在遮堂上，爬了上去，伏在斋匾后面。那知贡鸣岐日间见了这人，心下终是疑疑惑惑，恐怕有小人起念。吃过夜宵，方待关门，自己却步到厅上，叫家人点了火把，各处巡照。一路问将出来。

俞四在斋匾里，正摹疑挖门的妙技，忽听里面一片声响，说是搜贼，渐渐走出茶厅。灯火照耀，如同白日。那俞

四终久不是惯家，直吓得冷汗淋身，只矻察察不住的抖，反因慌张太过，在斋匾里响动起来。家人大喊道：“斋匾内有贼！”俞四听了这一声，吓得魂飞胆落，一交跌了下来。众人一齐上前拿住，缚的缚，打的打，闹做一团。转是贡鸣岐喝住道：“且不许乱打。”众人遂不敢动手。俞四听见主人解救，连忙上前，磕头哀告。贡鸣岐问道：“你实是那等人？为何不学好，做这犯法的事？”俞四哭诉道：“小人虽然下愚，岂不要性命。只因穷到极处，债负如山，老婆儿女，饥寒绝命。自想，不做贼，必然饿死。做了贼，必遭官刑。然幸而而败，尚是一条生路。故千思万算，必不得已，起了个贪财舍命的念头。不合误入老爷府中，罪已该死，求老爷大开恻隐，矜念小人贫穷所致，今日纵打死小人，亦不为过。但一家数口，必填沟壑。倘老爷怜宥小人一命，则数口俱生，是老爷莫大阴功了。”贡鸣岐听到此处，转觉心酸起来。便问他：“住在那里？”俞四道：“小人就住在老爷邻近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家中几个人口？”俞四道：“小人姓俞，家中妻儿子女，还有个七十岁的母亲，共是七口。”贡鸣岐点点头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多应不会算计，致有今日。假如住在邻比，这般穷困，便该到我家来，把实情相告，我便周济你些，也不到如此落寞，转轻举妄动，做这辱没祖宗的勾当。今日幸在我家败露，若在别家做出来，就经官动府，可不坏了一生的品行，面目藏在何处！今日是个除夕，明早便是新年，谅你没有措处。”因回头向家人道：“你可进去，取五斗冬米，两箍松柴，一坛酒，一方肉，并取十两银子出来。”家人领命，不多时取到厅前。贡鸣岐向俞四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你拿回去，且过了年。将这十两银

子，有万不可缓的债负，还了几两。剩些儿，过了初五，做些小买卖，也可度日。切不要浪费，负了我一点热肠。”俞四听说，不但不处置他，转与他许多银米食物，喜出望外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多蒙老爷如此恩德，真是天高地厚。小人此去，当日夜焚香礼拜，祝愿老爷代代公侯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不消谢我，你去罢。”俞四又磕了几个头，方才接了银子。贡鸣岐转换个粗使人，相帮他搬了食物回去。那些家人，见家主把个贼来这等厚待，多有不平之意。贡鸣岐开谕道：“这人虽然做贼，尚未偷我东西，又无脏据，且是饥寒虚耗的人，一打便死。虽做不得人命，却结下个怨鬼，与我有何冤仇，于我有何益处。我与他些东西，不但活他一门，且掩饰他终身之耻，你们切不可在外边声扬此事。万一旁人晓得，使他做人不成。有人张扬的，重责三十板逐出。”众人方不言语。正是：

一着饶人祸便消，况兼施惠更恩高。
若然此日行残刻，安得他年效薄劳。

俞四既得了命，反又拿了许多东西回来，与家中说知此事，无不感激赞叹道：“不想世间有这等好人，只是无可报答。”大家欢天喜地。

过了新年，俞四不敢忘贡鸣岐嘱咐之言，便学好起来，再也不去吃酒赌钱了。因想熟路好走，仍旧贩鱼米卖，却日日挑到贡家门首，欲待每次送他一两尾鱼儿，少尽恩意。谁知贡鸣岐日逐秤了鱼，价值七八分的，倒与他一钱，再也不讨便宜。俞四甚是过意不去，自此收心本分，尽可度日，外

人绝不晓得，他有这一番话靶。

过了年余，贡鸣岐奉诏起用，升任山东观察使，免不得携家赴任。收拾行装，差拨仆从，忙乱了月余，才到布政司，起了勘合，讨下夫船，捡选上吉日子，别过诸亲百眷。这日起身出城，大排仪从，合城绅士，钱送旗亭，好不荣耀。逢州过县，自有驿递夫马，支拨应用。官府出郭相迎，一路风光华美。因要买办些绸缎动用之物，反紆道到了苏州，然后上镇江，竟在西门外京口驿住了船。贡鸣岐正坐在船舱里，忽听得外边一片喧嚷，逼近船旁，贡鸣岐正欲到外边，看看风景，便慢慢的踱到船头上。只见岸上，准千准万的人，蜂拥在一处。听见旁边人道：“奇怪，青天白日，在禁城地面杀了。”又有人道：“只是这样一个斯文少年，怎胆力恁般豪壮。”又有的道：“听他声音，又不是本地人，与他有甚冤仇，值得拚生仗义。”众人议论，纷纷不一。贡鸣岐听见说话跷蹊，便叫打了扶手，随着三四个家人，踱上岸来，挤进人丛里去。众人看见贡鸣岐，气概昂然，定是河下官宦，连忙都让开条路。贡鸣岐挨进里头，只见许多穿青汉子，围着一个俊秀少年，不上十三四岁，短齐发眉，身穿儒服，却面如冠玉，一表非凡，像个贵家子弟。一把小匕首，鲜血淋漓的，掷在地下。只见那少年，神色不变，朝着众人，侃侃然的说道：“这厮与我，虽无仇怨，然被仇怨者，正复不少。若提起那厮生平过恶，夺人妻女，奸人幼稚，白占田产，教唆词讼，小则倾家，大则灭门，以至结纳打降，霸截市肆，甚而兄妹鹑奔，子母麀聚，人伦已绝，良心尽亡，乃蛇虺横行，而雷霆失震。即如姜仲宣一门被害，谁不惨目寒心。我虽系路人，无关利害，然堂堂六尺，见义

不为，是为无勇；因明目张胆，殛此穷凶。知有纲常，而不知有祸害。虽杀身亦无所悔。今列位在此，只不过要我抵命，这却何难。我是烈性男子，不消你们举动，我自到府堂上，认罪便了。”说罢自走。那些穿青大汉，俱一拥而去。贡鸣岐一一听了，大加惊讶道：“少年中有此俊杰！”不免问个详细。便命两个家人，去请那位小相公转来。家人忙赶上去。方将入城，便扯定那少年道：“相公慢走，我家老爷请你转去哩。”众人听了，大嚷道：“那里来的野蛮，敢要抢劫我重犯！”那家人啐道：“背时的狗囚！山东按察司老爷，要问这相公说话，你敢恃强。”众人见说是大来头，便不敢撒野，反转口道：“去便去，只是就要交还我人的呢。”家人道：“不交还你，我们带了去不成！”众人一齐跟着，又再三叮嘱：“不要走失了。”家人道：“你一发说的好笑。走失了？少不得从岸上来，你们准百的人们看着，难道会水底下钻了去？”大家走到船前，众人紧紧守定船旁。此时，贡鸣岐尚立在船头上，一见那少年，便搀着手，往船舱里去了。未知那少年是何人物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贡鸣岐做好事，惟恐人知，是其人功德大学问处。康公子杀人救人，不沽名，不惜死，替他乡人伸冤，为他乡人除害，义气激昂，更不可及。

又评：

俞四做贼，转得了便宜。然俞四后来，亦是知恩报恩的人。今之衣冠中，不能为俞四者正多。普

天下贼心人，都看俞四榜样。

第 二 回

老书生临江附异梦 小秀才旅店得奇闻

词曰：

白发青衫何所遇？文章赖有知音。何期天意尚浮沉。功名虚往世，基业冀来今。未拟成均淹骥足，偏于润下投簪。闻言不觉义何深？饶他罗刹面，奋我圣贤心。

右调《临江仙》

话说那少年，姓康名伊再，字梦庚，乃是浙江温州府平阳县人。父亲康燮，字调臣，与贡鸣岐同年进士。初任行人司，秩满，迁户部主事。年近五旬，尚未有子。是年正值会试，康燮分校经闱，取中虞黼等十八人，皆一时知名之士，朝议以为得人，将康燮加俸一级，升吏部员外郎。未几，又升江西督学僉事。到任之后，公明廉直，振拔孤寒，绝请托奔竞之门，杜躁进夤缘之辈，上台无不推重。是时，临江府

有个府学生员，姓伊名长庚，高才博学，深识远见。为文则沉郁雄茂，古劲闳肆，卓然大家。积学有年，几及耳顺，无奈是时文风卑弱，至于录科小考，尤清空浅薄。一往锐利者，尽皆列于前茅。即南宫棘省，亦无不以此种文字为利。至若伊长庚的文字，虽精当无俦，反嫌障滞。每逢宗师科岁，仅置三等。偶或幸列二等，到省覲时，又以深奥不通今为弊，往往落于孙山。若想要考在一等之内，是断断不能的了。然他志向不怠，自信益力，埋头刻苦，鬓发皓然。康夔正发牌，科试临江，出了个“不违如愚”的小题，作者纷纷以挑剔为胜。伊长庚是理学家，未免板重。又置三等。发落之时，伊长庚跪到案前，哀号涕泣，恳请出题复考。康夔抬头一看，见是个白发老儒，心中暗自好笑，便道：“本道试士，愿为朝廷得人，故鉴别甚公，持衡无弊。你文字不佳，姑降劣等，已属车道优容，为何辄敢鼓噪？”伊长庚哭禀道：“太宗师慧眼自是不错，但生员果然不通，即褫革亦且无怨。可怜生员弱冠采芹，即潜心古学，笃志纯修，沉埋四十余年，蹇遭屈抑，志不得展。幸遇太宗师，文光遐被，慧鉴澄清，士林望为福星，茅茹咸归月旦。意谓夹袋可容，盐车得骋。不料又蒙沦弃，则今秋之望遂绝。若生员年未迟暮，尚冀将来。今生员老矣，此科失足，精神不能复振，可不负一生苦学，将老死翁牖间耶。若太宗师必欲见责，愿触死宪庭，以释四十年儒冠之恨。”康夔听了这一席话，转打动怜才的念头。叹道：“年高不怠，其志可嘉。”因拈过笔来，就出一个题目，乃是“博学而笃志”一节，就令他当堂构笔：“若果然文理精通，自拔为优等。若仍是平常，不许再来混扰。”伊长庚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蒙太宗师垂情，生

员当另出手眼，以见胸中抱负。”接下题目，见是个大题，一发欢喜。就在旁边一张小桌子上，平心静气，异想天开，也不思索，也不起稿，提起笔来一挥而就。呈到案前，康夔见他下笔敏捷，已信是真才。及展观所作，觉精彩浩瀚，渊博深凝，俨然大儒气象，一扫油腔滑调。不觉喜动颜色，拍案叫绝道：“贤契负此隼才，可惜为时流所误，屈抑至今，使人有学海遗珠之叹。”遂大加评点，拔置一等第一。发落完了，退入后堂。忽传呼伊生员进见。伊长庚志气扬扬，径步内衙里去。见了康夔，忙跪下叩谢。康夔一手扶起道：“不消了。”便叫门子，拿交椅来，命他坐了。伊长庚鞠躬至地，再三感谢道：“门生此番倘非太宗师矜拔，则丧气终身，反为时流耻讪。今幸逢伯乐之知，更笃缁衣之好。生成之德，宁有涯量。”康夔道：“贤契晦迹韬光，其神已全，其力已厚，养冲识粹，鸣必惊人。且文章乃神物，岂能终抑。想龙头定属老成，贤契益当自勉，勿负老夫之望。”伊长庚答道：“多蒙太宗师属念，特恐功名利钝，非文章可必耳。”康夔道：“贤契放心，今科本省主考官虞黼，乃老夫本房中式，由翰林院庶士点定，最有才情，当作柬相嘱，定使拔为首卷。”伊长庚十分感激道：“太宗师培养之恩，如此高厚，门生自愧谏劣，何能当此隆遇。”康夔转留他用了小饭，又赠些乡试的盘费，方才出来。有诗云：

青衫白发老雄才，今日文章面目开。

纵使秋风能借力，不知天意属谁来。

康夔又欲按临他郡，只因夫人已怀孕三四个月，不便携带同行，遂封锁了内衙自去。

却说虞黼，钦点江西主试出京，在路得了康老师书札，已自留心。到得省闱，关防缜密。伊长庚进了头场，七题入手，一气挥成，文思愈加精彩。自觉得意，帘官披阅之下，觉此卷另有风骨，如泰山河岳，视诸生卷皆莫能及，遂拟首荐。虞黼暗暗使人到经房窃探，闻伊长庚头场已中，便已安心。谁知天定胜人，最难意料。至次场论判，指陈时弊，尤切实详明。正稿俱完，忽见个苍蝇飞在卷上，伊长庚恐怕污了墨，忙将彩袖一拂，不期撩着了烛煤，落在卷上，烧一个大孔。伊长庚气得捶胸跌脚，仰天号叫道：“罢了，天绝我也。”遂收拾笔砚，叹了口气，含泪出场。

却说虞黼，试毕三场，取定数额，唱名填榜。却因前日老师嘱托，便一心注定伊长庚的名字，遇文字口气相象的，都拔了魁首。及至唱过十名，只是不见。忙叫住了，挨查卷内，将伊长庚卷，拔在前些。谁知挨拆到底，并无此卷，已自惊讶。遂查未中式落卷内，仍是不见。及细查经房，只有头场，并不见有二三场卷。诘问外帘，始知二场卷坏，已贴出了。虞黼不胜叹惜，众帘官尽为扼腕。不料，伊长庚是夜出场，回到下处，呕血数碗，水粒不进。下处着急，连忙叫只小船送他回家。

此时，康燮考毕了九江府，计及夫人胎孕，已将满足，仍回临江。闻知伊长庚下第之故，好不可怜。过了数日，康燮忽梦见伊长庚来谢他，说到落第之际，言皆凄惨。康燮亦呜咽下泪，欲要留他细谈。伊长庚道：“门生总是明日要来。”说罢就走。康燮醒来，觉泪痕犹在，十分惊讶。

次日傍晚之际，康燮独自个坐在书房，翻阅报部文卷。忽抬头见伊长庚，冉冉而来，仍是旧时模样。走进内衙，却

笑容满面，绝非夜来之状。康燮立起身，正欲行礼，只见伊长庚并无半言，也不作揖，往内便走。康燮惊疑莫解，尾之而进，直入卧房，悠然不见，夫人已是分娩。康燮早知其故，却不说出，便问：“生的是公子么？”丫头道：“正是一位公子。”康燮惊喜非常，忙差人到伊家去问，果然适才死了。康燮明知伊长庚投胎做了儿子，是报他知遇之恩。遂将儿子，取名伊再，字梦庚。又查伊长庚遗有二子，都替他进了学。闻他家事消乏，又扶持置了些田产。有阉《玉交枝犯》尾曲儿道：

从今父子，却原来夙世生师。今生慧业，前生事误，儒冠都在书诗。严父，严师，两为之。生我成我，皆恩赐。〔五供养〕南宫虽点额，莫嗟咨，转世蜚鸣信有时。

康燮年逾半百，忽举此子，三朝满月，庆贺盈门，夫妻二人不胜之喜。过了年余，康燮提学俸满，升了湖北布政司参议，反因刚直峻厉，与抚台不合，被劾回家。

却说儿子康梦庚，只因生前积学，赍志而歿，托生做了康燮之子，仍是夙世带来的慧性。才交两岁，便能识字。见书上容易字眼，便伊伊唔唔的念将起来。父亲疑是有人教导的，又另取一本书，指与他看，依旧也认得出来。康燮大以为奇，十分珍爱他。到了四岁，便能出对。五岁即会写字。于是平阳一县的人，都传扬开去，说是康乡宦家出了个神童，无不赞美。那些读书朋友，都做成联句，请他属对，他都应答如流，略无难色。也有求他和诗的，也有求他写扇

的，往来不绝，门庭如市。这康梦庚倒也应接不暇。时人有诗赠他云：

康君甫五龄，夙慧本天生。
秀夺乾坤气，灵锺河岳精。
属联夸敏妙，书法更纵横。
国瑞诚无忝，才华愧老成。

康梦庚到了六岁，颖悟非常，且智识先人，言词出众。至于论断事宜，更有一种奇侠之气，肝肠激烈，绝非少年可能。父亲见终日缠他的人愈多，恐怕荒废学业，便请了一个名师金先生，是本庠名士，聘他在家。康梦庚到了馆中，见过师长，然后肄业。不想他一见了书，不消熟玩，略过眼便能成诵。也不消讲解，略提点，他已贯通。先生也十分称赞。自此，外边的人，见他已在馆中攻书，不便再来缠扰。虽不断绝，已自少了好些。

一日，夏天酷暑，金先生觉得馆室烦闷，却移一桌到轩子里坐。只因地间有些高低，桌子再放不平，便呼馆童到天井里，拾块小砖来，衬了脚，方才平了。金先生喜道：“此砖块，为物虽贱，甚是得用。可见随材布置，天下原无弃物。”因作诗云：

碎掷空阶器未成，谁知赖尔便支倾。

金先生先成了首二句，结语尚未成韵，正在思索，康梦庚从旁接口道：

虽然不得登台阁，也与人间抵不平。

金先生听了，更是称奇。想道：“此子髫髻之年，诗才如此隽妙，观他口气，知后来，虽未必拜相，亦断非常人。

忽一日，有个吏员，叫做王仲吉，在福建做了一任县丞。偶然到平阳县经过，闻康梦庚有神童之名，也来拜他。康梦庚虽则出来接见，然薄他是个滑吏出身，却不十分敬重。王仲吉便开言道：“小弟风尘末吏，僻处天南。夙闻吾兄盛名，心仪久矣。今特奉访，实欲就教词坛，以瞻丰采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学生幼稚，知识未开，不过略识之无，戏操笔墨，谬为大君子所器，方切惶汗，何敢又当先生枉驾。”王仲吉道：“吾兄旷世仙才，当今国瑞，何乃过谦若此。小弟今日此来，实思抛砖引玉，不知肯辱教否？”康梦庚道：“第恐文义鄙浅，见笑大方。果有尊句，请先命笔。”王仲吉道：“僭先了。”口里应着，心下还只认是：“五六岁的童子，不过勉强扭合，只出个三字对儿与他对。”道：

云匝地

康梦庚略不经意，即随口应道：

水连天

王仲吉见他出口敏利，不假思索，便又出一对道：

培植下土

康梦庚暗想：“培植两字，土字都在旁边，与下字不相映合，便无意味。”知他胸中有限，便也用两个偏旁字，讥诮他道：

俯仰上人

只因这四个字，触着王仲吉的脚色出来，不觉变了颜色，半日只不做声。因又想出一对，作耍他道：

三子成孱，此子无非小子

康梦庚也知，是故意轻薄他年幼。便不慌不忙，随口答道：

两虫作蠹，其重有似大虫

王仲吉听了，先前的还略略带些讥讽，这一联却明明痛骂，便赧然不悦道：“兄虽这样聪颖，出语还该稳重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学生摭字成文，不过要与首联对合，取义故未深究。不知有甚不稳重处？学生实坐不知，幸先生明以教我。”王仲吉虽明知欺侮，却自说不出来，又羞又恼，只得说道：“小弟尚有一联，更欲借重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承台命，何敢惮烦，一发请教。”王仲吉想了一会，忽说道：

人加于我，我加人，人独无仁

康梦庚随口应道：

吏即为官，官即吏，吏真有利

这一对，把个王仲吉一发气得火星直爆，便发作道：“孩子家学这等轻薄，若以此处世，恐为取祸之道。”康梦庚听见骂了他孩子家，也大怒道：“彼此应酬，原系文墨雅道，怎出言如此村野。若县丞可以祸福人，则吏员之威亦赫赫矣。”王仲吉道：“你只恃父亲荫下，略无忌惮，终身之忧，自在他日。今日也不与你计较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幸是父亲荫下，却不曾仰人鼻息，窃人权势，好不扯淡。”王仲吉见语语刺心，只大嚷大闹。待要手舞足蹈起来，亏得众家人，如飞报知康夔。康夔连忙走出厅来，着实赔情，把儿子责备一番，又向王仲吉解释一番。王仲吉见康夔赔了礼，反不好意思，只得忿忿的出门去了。自此，康夔分付了管门家人：“凡是会小相公的，只说往山中读书，一个也不放他见面。”康梦庚转得埋头攻书。

到次年七岁上，文艺已是精通。不料，是年母亲已歿。不止半年，康夔也成了痰疾，相继而亡。康梦庚擗踊哭泣，哀毁尽礼。丧服甫毕，到九岁，就进了学。合城士夫之家，俱欲与他联姻，他却目空今古，定要娶个绝世佳人，那寻常脂粉，漠不关心。但与他作伐议亲的，俱一例辞谢。

到十一岁上，不期昔年与他口角的那个吏员王仲吉，果然到京里，用了些银子，托了些势要，恰谋升了平阳县知县。只因睚眦未释，积恨在心，到任之后，又闻康夔已死，

存有个报复之念。康梦庚是伶俐的人，已知他来意不好，即收拾了千金，往布政司起了纳监文书，竟到南国子监，援例坐监读书，把家中一切事情归结停妥，托与一个诚实忠厚的老苍头掌管。王仲吉知他已不在家，也只罢了。康梦庚却一心在监用功。坐到年月满了，便想出外游学。

是年已十三岁，便有个访求淑女之意。金陵名胜，领略殆遍。因他眼界太高，视为无物。或貌不称才，才不称貌，都不寓目。闻苏州佳丽，便拟一游。带着两个家人，一个叫做朱相，一个叫做王用，到水西门觅下了一只江船。渡过了江，到镇江府，也待盘桓几日，便在城里寻了个下处住着。天色尚早，在街上闲走了一回。抵暮来寓，店家搬进饭来，只听得隔壁有小木鱼声，在那里念金刚经。康梦庚便问店家道：“这邻居是个庵院么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不是庵院，是在家出家的，老夫妇两口儿，吃斋布施，极是好善。这是他老婆子，在那里诵经，老儿在外头做法会，尚不在家哩。”康梦庚听着，也不在话下。吃完晚饭，因船里不自在了，思量早睡。睡不多时，只听隔壁木鱼声渐渐息了，经已念完，忽叹口气儿，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口里絮絮叨叨，不知说些甚么。康梦庚疑惑留心。要听，再不仔细。又听了半晌，忽放声号哭起来。说道：“世间恶人也多，再不见丧心到这个地位。与他又无仇恨，杀了他夫妇妻两口罢了，只两岁的一个小孩子，晓得些甚么，也把来杀死。人说天理最近，报应甚速，这等看起来，何尝有甚报应，天理也是没有的了！”说罢，又号啕痛哭。听得那老儿也回来了，反埋怨那婆子道：“你怎不知利害，沿街浅巷，万一被人听见，吹到他耳朵里，我这两口儿，都是个死哩。”那婆子便不做声。康梦庚

逼清听见，大骇道：“清平世界，难道有如此穷奇！这等说起来，则他一家，已抱奇冤异屈。若一郡之内，不知人也杀害过多少了。我生平最有肝胆，终不然这样不平的事，竟坐视不成。好歹明日叫他来，问个明白，就替他伸一伸冤，也除了镇江一郡的大害。”说罢自睡，一夜里，但闻有悲咽之声，却并无言语。有诗为证：

情词惨切不堪闻，生死关头说与君。
赖有平阳贵公子，千秋意气激孤云。

到了次日，康梦庚侵早起来，就叫店主人，请那老儿过来讲话。那老儿不知就里，连忙走来。康梦庚叫他到房里坐下，问道：“老丈尊姓？”老儿道：“姓韩。不知相公有何事呼唤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昨晚偶闻老丈家中，似有冤屈事情，特请来相问一声，并无别话。”那韩老儿见查问他夜来之言，知已漏泄，恐怕惹祸，转慌张掩饰道：“老妻因死了两岁的一个儿子，故此在那里怨天恨地，不期惊动了相公，着实有罪，但并没有甚冤屈之事，相公敢误听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这件事我明知不平，正欲为老丈伸一臂之力，如何转要瞒我。”韩老儿连忙摇手道：“相公莫说罢，留我这穷性命再活几年，不要你招揽些祸事出来，害我受累。”康梦庚笑道：“怎这样害怕。你好好对我说知，还你没事。若执意隐忍，我便到县里出首了。等官府拿你去问，怕你不说。”韩老儿见康梦庚压量他，没奈何，只得苦告道：“说便待我说，只是相公真个莫要连累我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这个不消你叮嘱。”韩老儿方直说道：

“这城里有个豪恶，姓屠，号叫做明命。生平的恶端，一时间也说他不了。他又有个恶奴，叫做屠六，最有机变。假如要害这个人，他两个一顿商议，就摆布他个死了。若见人家妻子或闺女们，稍有几分姿色，便明奸暗占。见人家良田美产，则白占强吞。市中有生意得利，即令奴仆把持，不容第二个人做。大小衙门书吏，都用子弟充当，不许被害人控告。但有告他的，便接起呈状，把他处个灭门。因此，外面送他个口号，叫做屠一门。所以人只吞声饮恨，怎么肯把性命送他到他手里。至于家庭秽行，不一而足。其最大者，如强奸嫡妹，宣淫庶母。总之，说不出他万分之一。”

康梦庚听到此处，不觉怒发冲冠，咬牙愤怒道：“依老丈说起来，竟是个人中梟獍。镇江一府，竟没个有胆力的除他，岂不可恨。”韩老儿道：“昨夜老妻痛哭，虽非寒家之祸，却亦有个瓜葛，所以悲伤。这城里有个娄仲宣，夫妻两口，尚是青年。原薄薄有些储蓄。这娄仲宣，时常在处个馆儿。不料前年，误被这屠一门请在家里。彼时，屠一门嫡子尚幼，单教他一个承继的嗣子恩官。这件事，不说便罢，说起来真个心惨。只因新岁，屠一门同恩官，到娄仲宣家拜年。娄仲宣却不在家，屠一门定要请他娘子相见作揖。他娘子姜氏，偏偏是镇江城里第一个绝色，还不上三十岁，端庄静一，再不肯轻易见人。这日，正是冤孽，被屠一门勉强不过，只得走到屏门口。屠一门看见，作了个揖，立起身来，口里虽说些套话儿，两双眼已注定在姜氏身上。姜氏见他颜貌不良，就缩身进去。屠一门怅望了一回，才同恩官出门去了。后来，姜氏怀妊七八个月。娄仲宣虽则坐在屠家，却一心记挂着家里，每日老早解了馆回来。不料屠一门，自从见

了他娘子标致，日夜与屠六算计，要害死妾仲宣。

“一日，算计定了，向先生道：‘师母有妊，先生本当在宅，临时便于照顾。但小儿顽劣，又不能荒废。昨夜与老荆算计，除非把小儿带到宅上，就先生教诲。至于薪水之费，小儿自有薄蓄。恐家下料理不便，只将他带去，安顿在宅上，以便照管。’妾仲宣只道果然体谅他，不胜之喜，便满口应承。屠一门便叫家里人，卷叠铺陈，收拾箱笼，唤几个粗使人，扛的扛，抬的抬，先搬去了。又留妾仲宣，吃过午饭，然后令恩官到里头去了一会，不知做些甚么勾当，才教他出来，同着先生回家。有诗为证：

斯人不必问伊何，吴俗呼为大阿哥。

若过英雄投旷眼，行藏原只似么馍。

“妾仲宣师弟二人，到了家中，把行李箱囊，都收拾到内里去，书案什物，才铺排的停当。只见那屠恩官，口叫腹痛，要去出恭。妾仲宣领他到后边坑厕上，出了恭来，一发痛的凶了，神思渐觉昏沉。妾仲宣连忙扶他到床上去，把被与他盖定，叫他静卧片时，自然就好。过不上一茶时候，只听得在床上大喊一声，翻天搅地的响动。妾仲宣慌忙走去看时，只见那屠恩官，七窍迸裂，鲜血满床，扒跳而死。”康梦庚惊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韩老儿道：

“你道为何？原来屠一门真正是个灭伦丧心的禽兽，已将嗣子恩官，服了毒药，要陷害妾仲宣于死地，便好谋占他老婆的意思。”康梦庚听到其间，拍案怒叫道：“师长伦分最重，无辜置之灭门。嗣子谊属至亲，而复忍相残害。恐禽

兽中，亦未必有此。”韩老儿道：“相公，说到后边，还惨哩。那时，娄仲宣慌了手脚，连忙报知屠家。屠一门假意惊骇，到娄家验明了，就变转脸皮，只说他见了箱囊中金银什物，起了不良之心，谋死了他儿子。随报了本县。那知县，又是个昏官，兼受了些贿托，把娄仲宣捉来，不由分说，就动夹棍。可怜娄仲宣，是个斯文懦弱的人，那里当得起极刑。一时有口莫辩，便招认谋财害命是真。当下录了口供，到家搜验，箱囊中止有砖瓦石块，并无财物。原来都是屠一门假装锱重，故意张扬耳目，暗伏下陷人的恶计。众差役见是人命重情，需索恣饱，又复罄卷衣饰而去。姜氏无路号天，哭倒在地，好不可怜。差人报到县中，知县见锱重已失，情兴索然，认是娄仲宣盗换的手脚，一发大怒。又加上三十大板，下在狱中。遂着地方，把尸骸盛殓，发坛安置。其时，娄中宣监门使费，及饭食医药等项，可怜姜氏卖田变产，竭力支持。屠一门恐怕他往别处告理伸冤，却令屠六朝夕伺察，绝不许一人到娄家往来。若有走动通风的人，便暗暗使个计儿，灭了他口。屠一门算，娄仲宣问成死罪，谅无生理。便悻悻然想要谋姜氏到手受用，因央几个惯走脚通风的卖婆，分付他到娄家，曲劝姜氏，顺从之后，重有相谢。谁知，那姜氏洁若冰霜，凛不可犯，真个比共姜的节操还胜二分。一涉非礼之言，便严词厉色，正言斥责。屠一门见说他不转，又将金银珠宝，动他的心。那姜氏，却视如粪土，掷之户外，略不沾染。”

康梦庚听了，踊跃赞美道：“世间有这样贞节妇人，真是可敬。”韩老儿道：“因为他坚守那贞节两字，就弄到杀身之祸。屠一门没法，只得又将利害吓他，他也全然不睬。

却说道：‘死生祸福，虽系于天，实由于人。然人所重者节义，所轻者死生。倘有祝福，听凭分付。我此身只有一死，决无第二条念头，不要认错了。’屠一门闻知这番说话，想道：‘即善策不行，只得要用狠着了。’遂与屠六商量，要使个劈空妙手，处他进退无门，生死不得，等他受尽苦楚，不怕不回心转意了。”

不知韩老儿说那屠一门与屠六，毕竟算计怎么样的狠着出来，才可改移得姜氏铁石般的念头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伊长庚困扼一生，忽逢知己，而又推恩荐引，人意所料，自是一个解元。岂知遇而不遇，盖天意耳。然此案非试官之失人，亦非天意之颠倒，乃是做小说的善为下文康梦庚张本。

第 三 回

安排巧计淫尼借巧遇以兴灾 硬拉女情烈妇为奸夫而殉节

词曰：

烈焰殃身，毒锋销骨，饶他智者逃难脱。安排巧计入牢笼，张施密网为营窟。术恃钱神，家藏金穴，凭他何处伸冤屈？当途能藉孔方回，浮沉况有阴谋合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话说康梦庚听韩老儿说，屠一门用狠计要害姜氏。便不平道：“此妇恁般贞烈，真可与日月争光，为天地振气，这厮反用甚毒计陷害他，人之无良至此。”韩老儿道：“那日，姜氏正腹痛临娩。不料屠一门因前日三番四复，劝他不转，心下怀恨，遂与屠六算计。屠六道：‘他反因安居无恐，恃着骄傲，还不曾尝我们的利害呢。今我弄个小计儿，弄他七死八活，经此苦楚，那时怕他不低头从顺。’屠一门道：

‘说得有理，如今用那个计儿好？’屠六道：‘一些不难，只消夜里放起火来，烧掉他房屋，等他无处安身，烧完他家伙箱笼，使他家食断缺。那时他要饭吃，要衣穿，要屋住，怕他不走那一条路。’屠一门拍手狂笑道：‘果然好计。’即守到更深夜静，带了火种，两个悄悄到他门首，把些干柴，从户槛下煨将起来。一时间烟尘顿起，烈焰腾空。可怜，延烧邻里数十家，不分玉石，尽成灰烬。幸得姜氏临产腹痛，尚不曾睡。听见火起，慌了手脚，欲待搬抢些东西出去，无奈疼痛难行。又见火势来得甚快，只得空身，捧定肚子，勉强逃出后门，已是教场。回头望着火光，一发凶盛，眼睁睁看那房屋什物，烧得罄尽，哭个半死。反因走动了几步，腹中一阵疼来，坐倒草地上，胎已下了。可怜姜氏，血晕在地，又无人在旁，扶他一扶，叫他一叫。半晌才得苏醒。满身血污，苦不忍言，只得挣起手来，把胎衣退去。却喜是个男身，便向地下拾块碗片儿，割断了脐带，解条裙子，把小儿裹好。”

韩老儿说到此处，便禁不住痛哭起来。康梦庚也觉心惨，坠了些泪。韩老儿道：“姜氏此时，欲待再走，却又挣不起来。正叫苦叫屈，只见一人，手提着盏灯儿，远远走来，各处照看。照着姜氏，就立住了脚。姜氏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少年尼姑。心下欢喜，便道：‘师父救我一命。’那尼姑道：‘娘子分娩了么？怎不到家里去？’姜氏道：‘这回禄之处，便是家下，已遭焚毁。’尼姑道：‘这怎么处？我欲待搀扶你到那里去，安置了才好。只趑趄趑趄的，怎么着手。’姜氏道：‘出家人慈悲为本。又道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愿师父方便。’尼姑道：‘佛门清净，本不好沾染。

但救人危难，也是阴德。我的净室，去此不远，到我那里歇歇再处。’说罢，便扶他起身。姜氏靠定尼姑肩背，一步一步，挨到他净室里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这等，亏着那尼姑了。”韩老儿道：“咳，相公便这般忠厚信人。你见出家人，真个有好人么？这尼姑叫做彻凡，从幼处女在家，便与那屠一门，奸情败露，没奈何出了家，淫心未改，仍旧往来。恐庵院露人眼目，不好出进，屠一门有三四间小房儿，高柳长松，假山花木，点缀得十分幽雅，在教场左侧，没人往来之处，与彻凡住下，将个维摩精舍，做了兰房洞天。这夜，既放了火，算定姜氏，必出后门躲避，故预先嘱咐彻凡，到火起之后，往教场里寻救姜氏回去，做个脱钩入网之计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这奸恶，何苦用此深机，坏人节行。”咬牙切齿，十分愤恨。有只《桂枝儿》嘲那尼姑道：

小冤家，因甚的披缁入寺？为奸情，弄破了，剪下青丝。助奸谋，假慈悲要坏人的节义。他的心不转，你的祸怎辞。若是劝转他心儿也，这筹儿又僭了你。

韩老儿道：“其夜，姜氏挨到了彻凡家里，洗净身子，湔裓衣裳，又脱下件旧衫儿，改些小衣服，与儿子穿好。自此，屠一门反不便往彻凡净室里来。倒是彻凡常到屠一门家里去就教了。过了月余，彻凡渐渐把言语打动他。姜氏道：‘我丈夫虽则必死，然儿子自可成人，苟有无耻之行，则生不能对孩儿于膝前，死何以见先夫于地下。’尼姑见他说话，如此激烈，知不可强，便不好多说，只得再瞧机会。

“却说姜仲宣，向在狱中，一切调养之费，都是姜氏，把簪珥什物当卖了供给他。及回禄之后，丝寸无存，却一心一意恐丈夫吃苦，仍是勉强支持送去，从不曾断缺他。故姜仲宣还不至十分东馁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丝寸不存，又从何处支持？此话令人不解。”韩老儿道：“相公，非是我说话不明，实有个说不出的隐情在内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有甚隐情？忝在肺腑之知，何妨明示。”韩老儿道：“论他操守严肃，情无假借。屠氏利诱，既难动其坚心；亲族恶薄，又不甘于称贷，有何别的方法，只得每日抱着孩子，瞒遇尼姑，悄然到这些大人家宅内，向奶奶、小姐们哭告苦情，求讨些儿，沿路买些食物，亲自送至监里与丈夫见一面儿，痛哭一场。那些大家内眷，有可怜他的，一两五钱，倒也容易肯舍。”康梦庚大赞道：“贤哉烈妇，为夫矢志，为夫辱身，当此流离患难之际，而能顺承有节，大行无亏，可谓善于处变，动合经常。极千古须眉丈夫所不堪处之境，而一女子，恬然处之，真为可怜，真为可敬。”韩老儿道：“后来屠一门因见他满心守着儿子不肯毁节，又与屠六算计，要将他母子拆散，便好割绝他的念头。遂暗暗与彻凡说知。

“一日，彻凡向姜氏道：‘空门了寂，佛法无生。这位小官人却日日啼泣之声，闻于户外，甚为不雅。且焚修之地，粪污秽浊，可不坏乱戒律，犯渎清视，惹人讥议。今此处难以相留。娘子若有亲戚人家，可另移居住，方为两便。’姜氏听了，吃惊道：‘向蒙师父大德，幸赖栖身，今何忽然相逐。但我虽有亲戚，皆势利恶薄，今一身狼狈，突然上门，岂不厌恶。况丈夫犯事在狱，诚恐牵累，断不容留。还望师父垂悯见容，感恩非浅。’彻凡道：‘若止娘子

一身，荒居虽陋，何不可安。但这小官人，甚为不便，故断断难以从命。若娘子必欲借此依身，除非……我有个愚见，实为两便之道。若娘子肯依，不妨久住。倘尊意不决，只得任凭见怪，断难相留了。’姜氏道：‘师父既有妙裁，愿即分付。苟为可从，万无违命之理。’尼姑道：‘我的薄见，欲将小官人，拣个好人家，暂时承继了出去，则娘子既免飘零，小官人亦为得所。他日娘子另立家业，仍可归宗，岂不彼此两全。娘子以为可否？’姜氏含泪道：‘事到如今，除非此说可行。然恐人家万一不良，叫我如何割舍得下。’彻凡道：‘我有个相熟施主，忠厚好善。他才死了一位小女儿，正好接乳，还你停当。’

“两下说妥，拣了好日，承嗣出门。相公，你道把那孩子承继到那一家去？却就是我老夫妇，替他抚养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如此极妙的了。”韩老儿道：“有甚妙处，彼时，老荆生下个女儿，未周而夭，只因彻凡在我家走动，因此说定。这日，准备素斋，他两人亲送儿子过门。见是可托，大家安心乐意。屠一门闻得彻凡用计，把他儿子分遣开了，既已剪断他葛藤，心里自无挂系，因又令彻凡再三曲劝。谁知姜氏心如铁石，断不可回。屠一门智穷力竭，无法可治，只得又与屠六算计。屠六说道：‘他总恃着贞节两字，使人便难干犯，故再不能下手。如今除非设个法儿，丧他的志操，坏他的名行，使他说不出贞节两字，便有机会可乘，那时入我壳中，怕他走上天去。’屠一门听了这话，直快活得无法生活，急忙道：‘我的亲爷，用甚妙方儿，破他节操？’屠六道：‘只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便不怕他不陷在我圈套里了。’屠一门点头道：‘好计，好计。’两人竟去与彻凡照会

骗术垂钓：

狐虎弄奸术更奇，阴谋不与尔先知。

殃由谗口浑难辨，更向何方诉屈词。

“那日，姜氏同彻凡同吃早饭，只见两个青衣圆帽的人走进来，向彻凡作个揖道：‘我家奶奶死了，一位奶奶要借重师父们，做些荐亡功德，兼几昼夜水陆道场，必请得七八众才好。故此，着我两人来说，今夜就要铺供的。’彻凡道：‘如此，有劳二位，少顷我去转请了就来，且坐坐吃茶去。’二人道：‘不消了，只求师父早些，奶奶悬望哩。’说罢，出门去了。彻凡向姜氏道：‘这是本城大乡官家，最肯出手的施主。今日不得不去。但娘子一人在此冷净，怎么好？’姜氏道：‘庄严佛境，怕甚冷净。’彻凡道：‘不是这等说，内里多有什么物，你一个人照管不到门户。我有个寡嫂，独自在家，待我央他来陪伴娘子睡罢。’姜氏因想一想道：‘门户干系，倒是一桩大事，几乎担当在身上。万一有些差池，岂不怨杀。’便应道：‘既尊嫂肯来，极好的了。’彻凡吃完了饭，出门而去。到午后，果同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进来。一身缟素，满面痴肥，高髻长裙，略无丰韵。彻凡向姜氏笑说道：‘我家嫂嫂来陪伴你了。’姜氏连忙接着，大家见个礼儿坐下。彻凡道：‘奶奶那边等我，不好迟慢，我要去了，你们两个自去收拾晚饭吃罢。只门户要谨慎些。’那妇人道：‘我自会照顾，你放心去便了。’彻凡欣然出门。

“是夜，两人吃过晚饭，洗了手脚，一床而卧。姜氏睡到半夜，忽听外面人声喧闹，门户响动。姜氏大声叫那妇

人，已是睡熟。连忙把手推他，再推不醒。只听外边门已打开，大呼大喊。姜氏误是强盗，不敢声张，只把这妇人乱推。这妇人口里咿唔梦呓，只不肯醒。姜氏着了急，忙忙穿起衣服，坐在床中静听。只闻人声渐渐近来，大叫捉奸，已到房门口。将房门一脚踢下，见二三十个大汉，拿绳的拿绳，持棍的持棍，甚是凶险怕人。明灯火把，照得雪亮。众人大嚷道：‘好个节妇，如今弄出来了’。姜氏忙道：‘冰清玉洁，弄出甚么来？’众人道：‘偷汉妇人，偏会嘴硬。现窝藏着汉子，还说冰清玉洁。’只见一人，突然向前，不由分说，取绳子把姜氏缚了。姜氏乱哭乱跳，那里睬他。又一个大汉，把那个妇人一把扯起来，也将绳子拴住。姜氏哭道：‘我两人又不犯罪，何故以非礼相加。况又诬执奸情，陷人不义，这那里说起。’内中一人道：‘这明明白白，奸夫现在，还要抵饰！’就一把扯掉那妇人的裤子，果然直挺挺一具阳物。姜氏不知就里，大吃一惊。知己中计，便欲寻死。众人那里容他。彻凡家里东西，秋毫无犯。但擒着两人，出门去了。”康梦庚大骇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韩老儿道：“相公，你道那穿白的妇人，端的是那个？原来不是女人，却是屠六的兄弟，屠八扮做的。那屠八，也是个无赖，惯在外面代做更夫，替人打棒，原是彻凡私下的贴汉。因他生来声音细软，像个妇人口角，故此屠一门叫他假扮。他是夜与姜氏同睡，却不敢脱下里衣。屠一门又晓得姜氏烈性，故再三分付他，莫要妄劝，恐惊散了，此事反做不成。屠八知道家主利害，怎敢不依，故假做酣睡，使众人到床上，一窝儿拿住。那些众人，也不是地邻。那领首的就是屠六，其余俱是屠一门养在家中，惯做劫杀勾当的帮身健汉。就是昨

日来请彻凡做功德的，也不是官家大叔，都是屠一门左右使唤的书房小厮。众人假意把屠八攒打，身上却不曾着拳，早把穿的一件女衫扯得粉碎，把来撩开，揭了改扮妇女的踪迹。又假意做好做歹的，与他一件布衫穿了，仍装做个男子，竟生生扭做姜氏的奸夫。”康梦庚听了，更加不平。便怒骂道：“那坏良心灭伦理的狗男女，只此一事，就该万剐了。”有首《西江月》词有证：

天道原无生杀，人心自有刀兵。恶风吹雨万枝横，险把芝兰骤殒。已见殃生衽席，谁看剑落丰城？冰霜节操较同清，千古动人悲愤。

韩老儿道：“屠六那一伙人，把两人拴缚出门，拖的拖，扯的扯，拿到丹徒县里。众人硬着狠心，百般辱骂。此时，姜氏可怜，欲死不能，百口莫辩，只得忍着羞耻，哭到天明。原来，知县暗地里先得了两名长夫礼儿，故清早就坐了堂，带这一起人入去审问。屠六先上去禀道：‘小人们是地方邻里，突有斩犯姜仲宣的妻子姜氏，借住尼庵，久有丑行，因无实据，不敢报官。昨日尼姑出外不归，众人见这汉子闪身入内，诚恐事露之后，地邻便有干系，故此纠齐邻里搜捕，不料果在床上，双双的拿了出来。真奸实犯，欺不得众人耳目，故带齐在此，候老爷明断。’

知县是预先照会的，心下已是明白，便叫众人上去，略问问儿，却众口一词，写屠六所禀无疑。知县就唤奸夫上堂，屠八也并不抵赖，只说道：‘小人不合，一时狂妄，致与姜氏通奸是实。’知县便拔下四根签来，把屠八打二十

板。那屠八是曾打惯的，那里在心上。且明知是桩好生意，故略不讨饶，退衣就打。

“知县又叫姜氏上去，姜氏哭拜道：‘老爷厚照之下，无微不察。念妇人坚持节操，素守家风，夫遭覆盆之冤，家罹祝融之祸。故寄食尼庵。尼姑逼勒妇人改节，恨妇人不从，故令奸恶假装妇女，佯呼为嫂，计赚同床，欲坏妇人节行。皆奸尼之毒谋。然妇人实未失身，今且无从可辩，只天地鬼神鉴此心迹。伏望老爷开恩一面，电释奇冤，感且不朽。’知县拍案道：‘既尼姑有计，联床之际，便该叫破里邻，拿获正法，怎彼时不言？今同床捉获奸夫，反以未失身为辩，岂非理屈词穷。若此人果如鲁男子，见色不迷，又何为假扮妇人，赚入房户？情踪显见，尚欲支吾强饰！’便叫拶起来。皂隶吆喝动刑，可怜名闺弱质，十指连心。姜氏大痛无声，昏迷几死。知县就定了供，便讨收管。

“屠六忙上去禀道：‘姜氏系姜仲宣之妻。仲宣谋命劫财，已拟强盗杀人之律。姜氏合行官卖充饷，不应遽取收管。’知县总是因财曲直，凭人好恶的，何所不可。便抽一根签，用朱笔批着：姜氏，限三月，卖银二十两入库。不由分说，便押了出来。”

康梦庚听到其间，不觉顿足大恨道：“冤哉，冤哉！天眼何在，竟容此兽孽把个节烈两全的贤妇污蔑至此！”韩老儿道：“姜氏这时，呼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豺狼满前，身不由主，被众人推到县门首。暗想：‘非刑入罪，官着卖身，羞辱已到极处。’见旁边有两座大石狮子，便欲触死于上。忽又转一念道：‘我这一死何难，但尚不是死的时候。丈夫在狱，若无亲人照管，必至冻饿而亡，此心何忍。况儿子尚

幼，未知父母含冤。今若即死，徒抱臭名，此恨终无昭雪。莫若且忍辱偷生，以冀报复。虽侮辱横加，只相机顺受便了。’转立定主意，遂无死念。谁知姜氏，却一心悬念丈夫，不忍轻死。那晓屠一门，恐他尚系有夫妇女，不肯易操。隔夜，已将银子，买嘱知县，把娄仲宣登时讨了气绝已死，在牢里做冤鬼了。”

康梦庚捶胸恨道：“这厮操纵生杀，其心愈毒，其手愈辣，神明三尺，委之何地耶！”韩老儿道：“当下二三十人，乱推乱挤，冲出街中。不期有顶大大的绢幔官轿抬过，被众人一拥，轿杠随势一歪，前边的轿夫已是绊倒，连轿内坐的，也几乎跌翻出来，亏得后面跟轿的，慌忙上前扶定，歇下一边。姜氏看时，见前面有五六个仆妇，后面又随着三四个齐整家人，气概轩昂，疑是官家内眷。只听轿内娇滴滴的声音，乱嚷道：‘这是一起甚么人，却如此放肆，快查明白了，便好送官。’众人禀告道：我们县里审了官司出来的，实是粗莽，惊犯了奶奶，望乞恕罪。’轿内问道：‘审的甚么官司，却有这许多人犯？’众人道：‘是为奸情事的，我们都是地方邻里。’轿内又道：‘那一家的妇人？官府怎生发落了？’众道：‘妇人是娄仲宣妻子姜氏，现押着官卖哩。’轿内惊问道：‘姜氏常到我家求助，为丈夫监中调养，实乃贞顺两全，素所敬服，为何犯这事情，定是有人倾陷。今官府要多少银子？’众人道：‘大爷批定二十两。’轿内道：‘这也小事，你们不消多人，只着一个，到我宅里领银子，与他完官，这姜氏留在内宅，陪伴小姐。’说罢，轿夫仍抬着去了。众人带姜氏，随定轿子，缓缓而行。正是：

事到迷人人转迷，暗中岐路失高低。

春风金屋肠堪断，赚人牢笼是此时。

庚梦庚道：“幸亏了这官家内眷，姜氏方免凭凌之苦。”韩老儿见道：“相公，又认真了。这是屠一门伏下的暗计，命童仆妇女，扮成此局。屠六那一起人，也都会意，等他轿子抬来，故意一撞，轿夫也假做绊跌，装这腔儿，无非要把姜氏，诱入虎穴的意思。”康梦庚跌脚道：“罢了，姜氏不能生矣。”韩老儿道：“这日，跟到屠家，却从后门而入，故不知不觉，弯弯曲曲，领到个僻静的去处。姜氏还道那轿内的女人，必来面话，过了半日，但见丫头端了酒饭，放在桌上，却教他独吃。姜氏心里惶惶，那里吃得下去。少顷，又把床帐被褥，铺设起来。说道：‘娘娘吃苦了，请安稳自在些，莫要烦恼。’说罢，收拾碗筷自去。姜氏觉身子狼狈，十指皆折，痛不可忍，只得到床上，静息片时。朦胧合眼，只见丈夫立在面前，哀哭道：‘我昨夜已被屠贼买嘱县官，讨了气绝，不在狱中。你为我守志，历尽苦楚。此处乃屠贼家院，你已陷入火炕，永无出头日子，只今晚，便是绝路了。’说罢，抱头痛哭。姜氏直从魂梦里惊跳起来，一身冷汗，知丈夫已死，阴魂未散，来此决绝一番。遂放声大恸，肝肠摧裂。丫头听见，都来解劝。见他哭得呜咽凄惨，便铁石心肠，也禁不住要坠下泪来。姜氏向丫头道：‘你们的计较，我已尽知，屠贼千算万计，杀我一门，毁我名节，冤沉海底。屈陷覆盆，总不过淫恶两字。今身落虎口，岂有完体。生不能碎屠贼之尸，死且当索屠贼这命。’丫头听他说出底里，吓得顿口无言，转身就走。忙去报闻家主。姜氏

也随后走出房来，寻个终身道路。

过了两重庭户，只见有口小小井儿，便道：‘这是我的下场了。’乘其不意，便纵身跳入。扑通一声，丫头慌忙回看，叫声不好了，报与屠一门。屠一门急叫抢救，命已断了。不胜恼恨，大跳大骂道：‘我为这贱妇，用尽心机。不想究成画饼。’转迁怒于众丫头，狠打个半死。”康梦庚叹道：“死得可怜，我虽未见其冤，只老丈说来，已自伤心刻骨。”后人诗吊之云：

其一：

死贞死烈复何伤，痛尔无端中伏殃。
魂断五更花下雨，冤飞六月海头霜。
猿啼衣壑偏凝血，蝶乱东风总断肠。
谁谓圣朝无冤事，可怜淑女负纲常。

其二：

痛哭春风万卷诗，千秋生气壮娥眉。
香魂早已随青鸟，怨血先应化子规。
赵母至今还抱影，娥冤犹古尚含悲。
饶他遏法藏金穴，天道昭还未可知。

韩老儿道：“屠一门见姜氏已死，方断绝了念头，把尸骸悄悄抬到园地里埋下，外边影响不知。过了年余，忽想起，姜氏所生之子，尚在我家，万一长成，有些知觉，便想报仇，岂不反害在他手里。莫若先下手为强，剪灭根芽，方无后患。虽蓄念已久，却无机可乘。后来闻知孩子出了痘

疮，他便乘机叫个精细小厮，扮做方上医士，自言专治痘科，在门首谈天说地，满口说，张某人家是我医好，某人家是我包活。我老夫妇愚蠢，听他说的有手段，便请进门。那厮看了，说一服便可回生，发了药剂。老夫妇不知是计，煎来孩子吃了，不上半个时辰，头已发肿，满身燥裂，流血而死。所以老荆昨晚想起儿子，不禁痛哭怨恨耳。”康梦庚怒说道：“此计更惨，更毒。屠贼倾害娄氏一门，可谓无噍类矣。如今屠一门与屠六，两个凶恶可在吗？”韩老儿道：“当年屠六差往南京，遇了风水，死在江里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苍天有眼。”韩老儿道：“只屠一门尚未有报，如今愈加凶横，日日在京口驿里，把截驿粮，将驿里官儿弄得七颠八倒，谁敢与他争抗。那些择夫口粮，分毫不给，饿死大半，莫不饮恨切齿，怨声载道，却敢怒而不敢言。这都是真情，因相公下问，不敢不说。但相公切不要轻易传扬，惹是非害我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多承见教，岂敢妄言。但颇费长谈，劳神已极，不好留你扳叙。”便取两幅手帕儿送他。韩老儿再三逊谢，只得领了，招招手别去。

康梦庚因想此事，说得历历有因，与昨夜老婆子之言相合，知非虚假，便道：“天下有如此穷凶，尚且漏网不报。我自幼肝胆决裂，遇不义之徒，则欲拔刀相向，激扬壮气，正在此时。况冤情非常惨烈，冤魂如何得散。今忽出彼之口，入吾之耳。天意定欲假手于人，以彰生杀之权，剪除凶害，亦名教中之盛事。不然，天生我这一腔正气何用。”料想，那厮只在驿前。便袖着利刃，瞒过家人，独自个步出城来。只见驿前许多人，挤着厮打。内中一人，打得可怜，满身青黑，头眼歪斜，血喷满地，只跪着叫：“屠爷饶命！”

那人还拾起大石块劈头打来。康梦庚看得分明，知即是屠恶，便故意问道：“绰号叫做屠一门的，想就是你吗？”那人回头一看，见是个十二三岁、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家，却不看他在心上，便道：“我老爹的尊号，小子们问他怎的？”康梦庚见是不错，便在袖中摸出匕首，拦腰一刺，屠一门不曾提防而中肠下，一交扑倒。康梦庚恐他未死，又望心窝里，一刀刺进。可怜数十年的积恶，一旦死于利刃。

当下，惊动了地方，捕快惧来获住。恰值贡鸣岐的座船，正歇拢来，亲眼见康梦庚少年正气，十分惊异，便请他到舟中，问起姓氏履历，已知是同年之子。康梦庚遂将韩老所言之事，从头至尾，备述一遍。贡鸣岐听得毛发悚然，便道：“屠贼之恶，一死不足抵罪。贤侄杀一人以生千万人，此不世义举，岂可轻为认罪。我与府尊，有桑梓之雅，当力为辩白此事。”便分付治酒，与康梦庚独饮。自己却换了青衣圆帽，扮做家人模样，叫家人暗暗藏着方巾大服，悄然把脚船拢到船旁，三四个人反撑到对河，上了岸，转过吊桥，渡进城去，会府尊说话。只因这一会，有分教，借情面以行公，为怜才而鞠鬼。且听下面分解。

总评：

姜氏节烈可钦，生死关头，何等勇决，绝不作儿女态，当号为须眉丈夫，不可以巾帼目之。虽步步落在屠贼壳中，然弓蛇市虎，谁能不惑。所谓众口烁金，积毁销骨。良然。

又评：

彻凡面假慈悲，心怀狠毒，世上出家人，半是此辈，不要单怪尼姑。

第 四 回

大守为怜才公堂鞫鬼 臬台因选婿雪舫惊诗

词曰：

豪儿已把纲常坏，髻英留得纲常在。大义有同
怜，当途胆镜悬。天应假手杀，莫怨神明瞎。
不信视儒生，杀人成令名。

右调《菩萨蛮》

话说贡鸣岐，听了康梦庚这一席话，因公道在人，却抱个不平之愤。那班众人，在岸上频频催促，只不理他。众人没法，便先有人去报了丹徒县，顷刻间出了三四起差人，出城捕捉。却见凶犯被大官府船上叫了入去，又不敢啰唆，只传进去禀说：“官府立等人犯，倘误了违限，则是小人们干系，求老爷作速放出。”船里传出来道：“老爷留这位小相公，在里头讲话，尚有一会哩。若官府要紧，便明说在贡老爷船上，你们就没事了。”众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在岸上，呆

呆守候。谁知，贡鸣岐却扮作仆隶，杂于众人之中，混出官舱，把小船渡到岸上，一径入城。众人虽防着贡鸣岐说情，却不知他恁般打扮。又想，知县眼中，止有白物，是不听情面的，故略无疑惑。

贡鸣岐进了城，一直往府前走来，心下却想道：“这屠一门，真是人口封豕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独怪皇皇大义，却钟于童稚之辈。我堂堂总宪，国典所存，终不然反置之膜外，看他陷于豺狼之手，不少效一臂，与他辩白壮气，并表扬姜氏之节义乎！”一路想着，将近府前，却到西边万岁楼下，叫家人取出方巾大服，穿换停当，踱进府门。也不唤衙役接帖，也不往宾馆就坐，却步到私宅门口，将个小柬儿在转洞里递了入去，外面观看的却不知他是何等样人。不知不觉，早开了私衙，请他进内。正是：

莫使人疑假，须知胆是真。

凭他俗眼见，不问是何人。

这知府，姓邢，名古愚，字天民，乃湖广荆州府人，与贡鸣岐乡试同年，且系同省。为人最是廉干，更有胆智。适见地方报单，有白昼杀人之事，正出票拘提，忽传进年弟贡凤来的名帖，知他从山东赴任，在此经过，便知来拜他，连忙迎出私衙，携手而入，行礼就坐。邢天民道：“弟闻年兄荣擢，不胜喜贺。然尚不知年兄已到敝治，失于恭迎，却转辱先施，何为屈节乃尔。”贡鸣岐道：“小弟甫临贵治，即闻年兄政声，洋洋盈耳，早拟图一把臂。奈因驱驰王命，遂欲径过，不遑少致哀曲。不期天假良晤，遂有一奇绝之事，

不得不奔告年兄，共扶名教，以当美政之万一。”邢天民忙问道：“年兄有何异闻？即请赐教。弟虽不敏，愿力为之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事虽年兄已知，但其中原委，非弟不可明言。年兄虽日月为心，安能烛照于覆盆之下。”遂慢慢将康梦庚所述，韩老口中之事，自始迄终，宛宛转转，说得甚是详切。然后将自己，泊船到京口驿前，亲见康梦庚杀人，与一段义愤激烈之概，并圈留在船上，自己先来报明，以便质审之话，一一细谈。邢天民潜心静听，历历在心，不觉踊跃，大喜道：“此事若非年兄见示，小弟何知其隐。万一失察，岂不使其冤抑不伸，节行不著。小弟不几为康兄之罪人乎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若此事常人可为，恒情所有，与耳目所及见。弟何必匍匐面叩，甘为群小猜疑。因康梦庚乃不世英杰，旷古人豪，总角能文，髫年知义，自是清庙明堂之器，断非风尘中物。他如姜氏节烈，水榭同清，虽刀斧在前，鼎镬在后，而此心不动，外诱不移。故骨化形销，香名愈赫。若屠氏一门之暴恶，润州万口之含冤，血肉委于黄尘，杵刃成夫白骨，甚而奸尼之助虐，屠八之襄谋，即此类端，关乎大典。故敢尽言相告，万望留神。”邢天民道：“此事乃通国纲常，名教所系，朝廷大经大法攸存，即不待年兄之言，且当戢凶除暴。但苦未知底里。今得年兄言之，而情隐洞灼，岂可不上泄天地怒气，下顺亿兆民心。自当如命，年兄勿复虑此。”贡鸣岐满心欢喜，一茶而别。邢天民再三留他便酌，贡鸣岐道：“康兄在舟，群小催迫甚急，何暇领情。只求年兄，速即拘审，勿令县中带去，又生枝节。”邢天民领会了。贡鸣岐走出府前，仍到万岁楼下，换去巾服，步出了城，连府里衙役也并不晓得他是个官宦。到了自家船头，

只见众人乱跳乱嚷，正急得没法。贡鸣岐进舱里，重新换了绒巾绸服，走出舱来。见府差已到，便对众人说道：“我方才听说，白昼杀人之事，那书生之言，又似激于公义，故此问他个端的，实非有私意。况我系客宦，岂为闲事而误钦差，只累你们等久。我今即欲渡江，仍将原人交还你们去罢。”一面叫人领出康梦庚，交与府差，一面吹打开船。正是：

公道于人自不埋，非关太守独怜才。

笑他平日操生杀，今向何人索命来。

却说屠八及屠氏羽泉，都来与康梦庚质命，磨拳擦掌，各逞威风。只康梦庚守寓的朱相、王用，见家主独自个步了出门，许久不归。欲待寻觅，却不知他往那里去。正迟疑无术，只闻街上往来的人，纷纷传说，驿前有个少年书生，白日里杀了人，如今捉到府前去了。两个家人始初还不放在心上，倒是间壁的韩老儿，却闻得杀死的是屠一门，心里着疑，连忙走过来看康梦庚，说已出去半日，不见回来。韩老儿道：“杀人的必是康相公无疑了。”便同朱相，走出城来一问，说果有个十二三岁的斯文少年，在这里杀了人，却在一只大官船上说了些话，如今才进城，去太爷那里审了。韩老儿与朱相听说，惊慌不已，连忙复身进城。到镇江府前，知府尚未升堂。头门里有许多人，簇拥着喧闹。韩老儿同朱相，拥上去看时，见果是康梦庚。二人着了急，上前一把抱住道：“相公，为何犯此杀身之祸！”康梦庚一看，见是韩老儿，与家人找来，便向韩老儿拱下手道：“多承你指教，

如今我一腔魄磊，化为冰雪矣。”此时，观看的人，准千准万，无不啧啧称奇。不一时，连路都拥塞断了。屠八却领了三四十打手，都藏着器械，赶到府前，想要下顾那康梦庚。正欲动手，谁知镇江一府的人，见康梦庚杀死屠一门，除了大害，无不额手称快。见屠八带领多人，像个厮打之兆，有几个有血性的，奋臂出面，向众人招呼道：“这康相公只一身而救万民，恩义非浅。今屠氏四布羽泉，截杀义士，众人各宜救护，亦见我们镇江人尚有一分志气。”道声未绝，只见四下的人，随声响应，蜂聚拢来，就把屠八等三四大汉，打得叫苦连天，抱头鼠窜。

正喧闹间，知府已是升堂，投文放告，好不威严。凡一郡的人，向来受屠一门之害，也有破家的，也有灭门的，俱怕他威恶，含忍至今。忽闻得屠一门已被人杀死，不多之时，便想报仇复恨，连忙都写了呈状，各各奔赴府前，候太守坐堂放告，俱一拥而进。邢天民叫该房收下，约有四百余张，却倒有三百八九十起，是告屠一门的。正是：

生前事业枉英雄，死后机关总是空。
不作风波于世上，自无冰炭到胸中。

众人散去，差人便带康梦庚一千人犯，上去听审。邢天民先唤众人，一问皆满口恶言，硬为质对。邢天民道：“小小书生，又无私怨，怎能便会杀人？其中必有别意。”一头说，一面看着外边。忽作惊异道：“这东角门外，那一男一妇，手里抱着个孩子，满身血污，似有哭泣这状，敢是告状的吗？”满堂吏役，往外一望，俱面面厮觑，并不做声。邢

天民道：“若告状的，为何不唤他进来？”一书吏上前禀道：“东角门外，虽有闲人站立，却并没有抱孩子的妇人。”邢天民道：“明明现在，怎说没有？”就拔一根签，用朱笔标了，与差人道：“速拿来见我。”差人没奈何，只得接了朱签，往仪门上来拿闲人，那些观看的人，见官府出签来捉，俱跑得个干净，差人那里去拿，只得空身走上堂，回禀道：“那些百姓，俱已赶散，求老爷消签。”邢天民怒喝道：“奴才，本府着你唤那抱孩子的男妇，谁叫你赶闲人！”令皂隶拿下，重责十五板。下面跪着的众人，见太守不审正事，却反弄神捣鬼，无不惊异。就是那些观看的，只道官府着了魔，也暗自好笑。见邢天民又另唤个差人，分付道：“你可将此朱签，到东角门外传说，若有阴魂怨鬼，含冤负屈的，速来告理，勿以幽明间隔，畏惧不前。”差人领命下堂，想道：“官府怎如此作怪，真正青天白日见起鬼来，叫我那里去捉？万一捉不进来，这十五板怎躲得过。”心里惊惊慌慌，走出仪门，只得照着官府口中分付的说话，高声传说了一遍，复身进来。心里想道：“官府说鬼话，不若将机就计，也将些鬼话诳他，看他怎样？”走到堂上，跪下禀道：“奉老爷宝签，捉来一男一妇并孩子上堂。”邢天民笑道：“果是你能事，有赏。”就消了签，差人自去。

邢天民道：“男子跪上些。你是何方怨鬼？生前叫甚名字？因何丧身？如有冤屈，不妨从头说来，本府自有公断。若惧而不说，说而不明，则抱屈沉沦，勿贻后悔。”众人抬头看，堂上并没个人影儿，知府却真真切切，从空鞠问，却似有人对答一般。一时哄动了许多百姓，纷纷拥进角门，看太守审鬼。只见邢天民，侧着耳朵，像个听人说话的。又点

头喷舌了好一会，忽说道：“原来你叫娄仲宣，这就是你老婆、儿子吗？那屠恶见色迷心，自将嗣子服毒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知县受贿枉法，岂可临民！但今屠一门已被人杀死，你的冤也报了。”屠家众人，见太守说着这话，信是娄仲宣的阴灵未散，来此索命，都惊得面如土色，捏着两把冷汗，抖个不住。邢天民又说道：“你下去，唤姜氏上来。”便问道：“你丈夫说，屠一门贪你姿色，故造此恶机，陷害你丈夫。彼时，你从与不从？怎生凌逼你致死？逐一诉上来。”只见邢天民，倚在案上，听了一会，便大声赞美道：“屡强不屈，节烈可钦。但你在教场中分娩，何缘与彻凡相遇？”那时，屠家的人见知府问出底里，一发信是鬼魂来告发了，不然这些私下的计策，官府如何得知。见邢天民又道：“想来尼姑也是他一局，便婉转拆散你母子。出家人有如此毒谋，情殊惨烈。”便出一根签，去拿彻凡。差人如飞的去。有《皂罗袍》歌曲儿道：

〔皂罗袍〕只道冤家遭际，却原来费了太守心机。人因巧处更生疑，情从幻出偏多趣。奸怀毒意，桩桩尽知。同谋共计，人人自危。〔排歌〕天心近，不可欺，自家作孽自心知。豪空恣，术枉奇，如今插翅也难飞。

不多时，彻凡拿到，跪在阶下。只见邢天民，又像个听了些说话的，忽然拍案大怒道：“既你守志如铁石之坚，他便该悔过，如何却使恶奴，假扮妇人，坏汝节操？情到不堪，能不发指！彻凡如此助恶，法亦难容。”便叫拶了，又

加上三四十抽。可惜纤纤十指，连皮带肉，去了一层，几乎连尿都掙出来。又唤屠八上去，也夹起来，敲上一百多敲。邢天民又道：“知县昏瞶蔑法，自当参处。但你既已死节，尸骨埋之园中，此时虽即腐烂，然不可不行检视。”遂差四五个壮丁，去掘起尸首。此时，屠八已尝着极刑，且见官府说得详悉利害，已吓的魂也不在身上，那里还敢辩得一句。又见邢天民窃听了半响，忽又怒道：“这两岁娃子与他有甚冤仇，并复置之死地。康秀才少年大义，真千古奇人了。你夫妇二人且退，本府自当为你申冤。”便将屠八重打六十，拟罪收监。彻凡也打三十，可怜雪白的细嫩肌肤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批着还俗，净室即行拆毁。其余屠家众人，各打四十，讨保释放。然后叫：“请康生员上堂。”邢天民出位恭揖道：“康兄以舞象之年，而肝肠如此明快。众百姓身陷汤火，尚尔隐忍不发，兄独毫无私忿，为他人雪此黑冤，其心大公，其义至正，谁人可及。况康兄少擅异才，名重天下，金紫何难，槐黄可俟，功名事业，自当冠绝一时。当努力前程，勿为风尘中，久淹骥足，致隳壮志。本府虽驽骀下吏，且当拭目俟之。”康梦庚叩谢道：“生员齟齬稚子，知识未开。然事属变论，冤称奇绝。苟可以一身而全万命，敢不奋臂为之，以补神明之所不逮。今生员落落一身，天涯万里，而萍踪南北，固无所系。然男儿遇合，自有其时。乃蒙老大人谆谆戒勉，此终身药石，何敢忘之。但生员尚有请者。娄仲宣为妇而杀身，姜氏顺夫而殉节，且刚肠百炼，操凜秋霜，虽毒谋百出，凭陵四起，而心终不挠志终不屈。彼二人者，轻生死而重名节，皆天地间之正气。众恶虽已伏法，而义夫烈妇，终泯而莫知。更求老大人申详各宪，题请旌扬，

以慰幽贞而彰风化。若屠恶虽遭诛戮，然未邀国宪，岂为正法。屠六虽溺于江，此属天诛，而三尺尚为漏网。并乞老大人暴白二人罪恶，示众通衢，庶几公道不论，輿情允协，将与各宪之良法美政，并乘不朽。愿老大人俯从而准行之。”邢天民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本府意中，亦欲如此。况承康兄大教，即当申闻，直指上达圣聪，为之立祠建坊，附于祀典。至屠恶罪案，自当如教拟详，不敢有虚盛意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蒙老大人曲从鄙意，生员何敢更赘一词。”便深深一揖，告别出来。

看官，你道娄仲宣，真个阴魂未散，来此诉冤吗？原来邢天民，因贡鸣岐说知详细，犹恐悬空坐拟，不能服众，故假设此局，以鬼话愚人，使人误信，白日之下，怨鬼索命，愈加警动。这假妙裁，更是出神入化。次日，勘验姜氏尸首，却面色如生，怒容宛在，邢天民十分叹异。分付买地营葬，以待旌表。遂批谕语，申详道：

看得屠明命，一郡之梟横也。有仆屠六、屠八，织谋措祸，奸占乱伦，荼毒杀诈。秽恶彰闻，指不胜屈。前年，延师娄仲宣，诲其嗣子恩官。明命瞰仲宣妻姜氏色艾，陡起兽心，以瓦砾伪为锚重，计赚移馆宣家，忍以嗣子服毒，贿县陷宣入罪，毙之囹圄中。原其心，盖欲割绝贞妇之念耳。而蜜口利诱，毒威迫胁，奈姜氏贞，卒不回，乃复回禄其家，致氏育子道路，可谓伤心惨目者矣。无已，复媾奸尼彻凡，诱归密室，离其母子，其于情理，何堪。更可骇者，以屠八诡扮彻凡之嫂，计赚

联床，伏凶抄捉，硬盾和奸，乱氏洁操。其惨毒至此，更滕县断卖身。复布牝泉，圈阱狼窟。惜姜氏溺井完节，理尸黑土，且虑伊子长成报复，亦为剪灭其根。杀命抄家，殆无噍类。屠六，先已溺江，似无容议。今无恶，赖康生员手戮。髻年仗义，英迈可风。二凶虽已伏诛，仍拟戮尸示众，屠八拟绞监候。彻凡及诸羽恶，姑念驱使，概杖以释。第姜氏贞烈，卓绝可称。一身而任纲常，三载尚余生气。相应详请宪台，具题旌表，砺苦节于九原，阐幽贞于千古。雷霆雨露，并属宪恩。卑府未敢擅便，伏候宪裁。

案成，一面晓谕通衢，虽三尺之童，皆欢欣鼓舞，莫不交口称颂，太守廉断，如龙图再世。一面申文上司，题请旌奖，不题。

原来彻凡，虽是个淫恶，然柔弱软媚，从未吃着官刑。这日在府堂上，经了一拶，已自死而复苏，那里还熬得这三十头号板子，血肉淋漓。此时虽不即毙于杖下，却有气无声，抬出衙门，气已断了。屠八虽打棒惯家，却何尝有此六十之狠，且夹棍紧短，胫骨俱碎，下在狱中，冤家又多，谁来看顾。不上数日，也在牢洞里做了个出身之路。这都是为恶的报应，天理何尝有分毫挫过。世人不可不将此事，做个儆戒的话头。

却说康梦庚，候太守审完，又禀白了许多说话，退下堂来，同王用、朱相并韩老儿三人正出府门，就有两个青衣人接着，道：“康相公出来了么？我家老爷的船，已开过了

江，歇在瓜州闸上，特着小人，候请康相公，回寓所收拾了铺陈，搬往老爷船上同去哩。”康梦庚看见，认得就是贡鸣岐的管家，因谢道：“过蒙你家老爷用情，转劳大叔在此守候。且请到小寓商量。”康梦庚同着众人走路，心里暗暗想道：“我监已坐满，不必再到江宁。此地已与屠氏有隙，亦不可久留。欲待归家，又恐王仲吉尚未忘情。正无去处，莫若且到山东，盘桓一两年。不惟得观山水之奇，亦且以广交游之路，兼可留心好逑，潜访河洲，而觅关雎之偶，有何不可。”算计已定，遂到下处，收拾了行李。将几件礼物，送与韩老儿。谢别了，带着王用、朱相，同贡家两仆，到排湾里寻个小舟，渡过了江，赶到瓜州闸上，来见贡鸣岐。有诗云：

无心相遇便相怜，情到关心岂偶然。
金谷标梅应有待，故随苜菜到江边。

却说贡鸣岐，因康梦庚是同年故人康爨之子，又见他少年才美，一表非凡，总角而赋采芹，成童而诛桀恶，自是天亶人豪，故十分敬重，十分珍爱。因想女儿才貌，向欲觅一快婿，奈访遍名门，并没一人配合得过，所以因循未定。及见康梦庚，方不愧东床之选。若错过其人，安能有此佳偶。便有个招留为婿之意，故欲同他赴任，好议及此事。因恐众人猜嫌，假意把船开过了江，泊于瓜州闸口，着两个家人，候他审过了，接着赶来，一同起程。

康梦庚小船，到了闸上，拢近官船，就有许多人扶了入去，一见贡鸣岐，便拜谢道：“小侄一时粗莽，几致杀身，

然大义所在，谁复能遏，幸蒙老年伯抱白小侄之心迹，使冤抑得伸，贞烈不泯，台恩厚重，愧不能报。乃复招留雀舫，深荷提挈，俾小侄得以趋承左右，亲沐懿徽，何幸如之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贤侄此举，上合天心，下全民命，固神人大快。苟有知识，能不愧为莫及。虽欲不白，乌可得已，老夫何力之有。因忝年谊，不忍遽别，想贤侄客边，谅无他事。故此，相屈一游，朝夕握吐，以慰老夫寂寞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多蒙相爱，敢不乐从。况山左自是名邦，亦可观风问学，更愿老年伯时为策励，启辟幼愚，此行更资益无穷，尤荷培成之德。”两人互相谈吐，甚是投机。

原来，贡鸣岐有两只座船，家眷在后边一只船上，自己与儿子贡玉闻，同坐一舟。因叫家人请出大相公来，与康梦庚相见。康梦庚抬头一看，只见那贡玉闻，年纪虽只十五六岁，却痴顽肥伟，蠢然一物，粗俗之气，见于眉宇，略无一毫雅道。作过了揖，对面坐下。只见他，言词鄙劣，举止轻浮。康梦庚知他是个憨哥，暗暗好笑，并不做声。贡鸣岐道：“小儿只因失教，略不知礼，故令其亲近高贤，望贤侄勿弃愚陋，怜其无知而教诲之，老夫之幸也。”康梦庚逊谢道：“小侄幼稚无闻，等于盲瞽。世兄丰仪伟抱，自具佳才，何敢企及，乃蒙过誉若此，岂不置身无地。”是时，天已隆冬，正值大雪。贡鸣岐便叫治出酒菜御寒，乃命儿子与康梦庚对坐，自己朝上相陪。三人饮到半酣，贡鸣岐正欲试试康梦庚之才，便叫开了窗子，大家看看雪景。只见四面宛若琼瑶，大地尽皆珠玉。如盐似粉，禽鸟尽已潜踪；远树遥山，天地因而无色。有一套曲儿，道那雪的景象：

〔步步娇〕玉屑霏霏和风卷，窗薄晨光满，琼楼璀璨偏。醉拥霜裘，片片银花染。飘拂上雕阑，似嫩玉装成遍。

〔醉扶归〕冷飕飕入牖频侵砚，白茫茫随风乱舞棉。散香闺思妇罢描鸾，积空庭高士慵开卷。茅檐隐约玉楼寒，湖山仿佛晶屏闪。

〔好姐姐〕空中天花乱翻。任颠狂沾衣扑面，便丰年多瑞，穷儒午尚眠。梨花瓣，小庭坠下无多片，遮莫轻轻落蕊攒。

〔江儿水〕彩向狮云瘦，蓝关马不前。印瑶台，屐齿深深陷。舞墙东，蝶翅翩翩展。簇氍毹，冰果纷纷乱。指冻频抛湘管，欲蔽寒□，十二珠帘未卷。

〔川拨棹〕险云敛，怪朝来寒较浅。舞遥遥帘外庭中，舞遥遥帘外庭中，碎纷纷竹里梅边。望江东思黯然，似当年塞北天。

〔尾声〕琼瑶万顷飞银练，一望江山月皎然，伫听农夫祝有年。

贡鸣岐对康梦庚道：“如此佳景，安可无诗。夙仰贤侄异才，何不试为一咏，以纪其胜。”康梦庚颇亦技痒，恰贡鸣岐触其诗兴，鞠躬应道：“老年伯台命，何敢多辞，但恐弄斧班门，贻笑长者耳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何消过谦。”命童子取过笔砚笺纸，铺设案头。康梦庚不费吟哦，走笔成韵，双手送至贡鸣岐面前。贡鸣岐展开一看，见书法精楷，已自称绝。及观其诗云：

银花历乱拂琅玕，应是天孙泻玉盘。
六出已随春共改，万方遥并月同寒。
玉龙败甲和珠下，野鹤残翎失顶丹。
莫为年丰书大有，东南阡陌正凋残。

贡鸣岐读罢，不禁叹赏道：“怎贤侄诗才，如此敏捷，又如此精工，真可压倒元白。结语尤见留心民隐，轸恤时艰。少年中有此老成练达之言，真宰相材也。”因复入席畅饮。

那贡玉闻，看见康梦庚做诗，与父亲赞美，他都茫然不解，只大酒肥肉，横拖乱嚼，吃的杯盘狼藉。贡鸣岐见他如此模样，心中甚是不乐，反因康梦庚在前，不好责备他，转受了一肚皮的闷气。忽舟人报说：“船已到了扬州，河水冻涸，行不得了。”贡鸣岐便分付歇下。听见外边人说，岸上捏塑的雪人，甚是有趣。贡玉闻听得这话，飞也似跑出舱去看了。贡鸣岐同康梦庚也往窗口一望，见果有两个绝大的雪人，做得十分相像。因对康梦庚道：“何不以雪人为题，赋一短章，亦为韵事。”康梦庚并不推辞，展过一幅素笺，提起笔来，做一首七言绝句，递与贡鸣岐。贡鸣岐接来看时，见上面写着道：

玉为标格水为神，浪说重阳送酒人。
君莫笑他寒彻骨，一朝变化是阳春。

贡鸣岐看完，拍案叫绝道：“妙哉，不惟用意清新，而

且运思灵巧，风骨机神，映带秀绝，却自不经。人道贤侄实禀天地之灵，非复人间烟火，那得不令人折服。”康梦庚谢道：“蛙声蚓调，妄玷骚坛，实自不揣，老年伯不加斧削，反辱揄扬，是不屑以子侄之礼，训诲卑幼乎？”贡鸣岐道：“诗文声介，自有定评，贤侄何必多逊。”说罢，袖着两诗，自往后边船里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面分解。

总评：

邢天民鬼案服人，而群凶尽灭，作者总要引出康梦庚与贡鸣岐两个宾主来，故生发此一段善恶报应，逼出正旨。譬如康梦庚是题目，贡鸣岐是文字，邢天民是文字中之起承转合。其余众人，乃是之乎者也等衬字。又如康梦庚是药，贡鸣岐是服药之人，邢天民是用药的医士，其余众人，乃是药中加减的葱姜灯心等物。

第 五 回

女婿特多心欲兼才美 丈人偏作色故阻良缘

词曰：

雪艇赓诗，玉笺作配谐鸳侣。痴情如许，自有
关心处。 煞恁辞推，生恐桃源误。休疑阻，锦
屏开处，一见如心素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贡鸣岐，袖着康梦庚所作的两首雪诗，径到后边船里，刘氏夫人接着道：“残冬岁迫，河水不解，为之奈何？”贡鸣岐道：“此属天时，非人力可强。总是残岁，不多日子，索性在扬州过了年，新春自然和暖。但今日天气严寒，雪势甚大。女儿从未出门，恐受不得这般辛苦。”小姐道：“重帏叠障，不甚寒冷，爹爹勿虑。”刘氏笑道：“相公却怕女儿寒冷，他还呵冻弄笔墨哩。”贡鸣岐问女儿道：“我儿，如此严寒，还吟弄些甚么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儿闻说外面塑两

个雪人，因在窗子里觑着，果然相像。因戏咏一律，正欲求爹爹改正。”说罢，便在案头取出诗笺，双手递与父亲。贡鸣岐接诗到手，展开一看，其诗云：

丰姿明莹两飞仙，玉骨冰肌望俨然。
白面缘知难傅粉，素衣何事乱装绵。
披霜晓出应联屐，带月宵回却并肩。
对面只愁空皓首，春风流作泪珠圆。

贡鸣岐看完，大喜道：“我儿诗才，直如此隽雅，比前更胜了。”便也在袖中，摸出康梦庚两诗，递与女儿道：“这两笺，是个浙中少年所作。一首是咏雪，一首也是咏雪人的，故特带来与你看看，不知可也好么？”小姐接来展玩，只觉清新宕逸。因赞道：“此二作，空灵婉秀，不假烹炼而天然工丽，真绝构也。”贡鸣岐道：“此诗与我儿所作优劣何如？”小姐道：“二诗绝大手笔，真英年之龙虎，孩儿顽稚无才，勉为牵扭，何敢与之比并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观我儿之诗，与此两笺，实不相上下。汝亦不必多逊。今日正有一事，欲与夫人、孩儿说知。”便从首至尾，将康梦庚所述之事，如何与娄仲宣报仇，如何杀死屠一门，并如何在京口驿前遇着，与自己如何嘱托邢天民审雪的事，细细述了一遍。夫人、小姐惊叹道：“怎小小孩子家，有此大丈夫的气节，真是世上罕有的了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你道那少年，端是何人？却就是我同年故友康燮之子，今年才一十三岁。他五岁即善诗文，少具侠气。”遂又将所闻康燮得子之故，与少年游泮的话，又说一通。夫人、小姐道：“这等说来，竟是

前生慧性，是个神童了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他天聪所发，不学而得知，真有国士之风，异日必为大用。故此，不忍见遗，特邀他到我舟中，同往山东赴任哩。”夫人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可就令他陪伴我儿子读书，也学些好样子。”贡鸣岐道：“就是方才这两首诗，是我命他即席构就的，不道我女亦有同心，可称双绝。今日欲与夫人商议，向来为女儿觅婿，无一佳者。今此子，才既空群，貌尤出众，且是故人之子。以吾女之才，差可相匹。若舍彼他求，安能有此佳客。意欲招之为婿，不识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刘氏道：“门楣才貌，既皆可称，可许则许，相公当自为之，勿问于我。”贡鸣岐听了，便欣欣然袖了女儿的诗，竟往前边船上，来见康梦庚了。有诗云：

少小同矜赋雪才，春风应自仗诗媒。
谁言半幅红笺纸，不及温家玉镜台。

贡鸣岐向康梦庚道：“适才贤侄咏雪之诗，固已出神入化。老夫有女，年才十三，粗知文墨，强效吟哦。老夫即以坚侄之诗，命其讽诵，不道他倒先做下一首。虽不能及尊咏之妙，然文理也还明白。老夫特送来请教，幸为之改削。康梦庚听了道：“原来小姐工于文翰，小侄才浅，安能窥其万一。”说罢，接来看了。不禁喜跃道：“小姐此诗，清真婉雅，觉有异香，沁人肌骨，真乃旷世仙才。小侄鄙琐庸姿，对之自觉形秽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老夫观贤侄佳篇，固自无敌。今小女陋作，亦不多逊。老夫今日，虽非有心，亦岂无意。因商之老荆，特有句不知分量的语言相读，但不知贤侄肯听

与否？故不敢便说。”康梦庚躬身答道：“小侄蒙老年伯何等雅爱，何等深知，感恩知己，莫过今日。况长者之命，卑幼所不敢辞。老年伯倘有分付，自然遵从，敢有违逆之理。”

贡鸣岐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因小女尚乏佳配，选之有年，无一惬吾意者。今见贤侄，英姿豁达，殆非凡品，故不揣寒门，谬希攀附，不知可否？”原来康梦良平日自鹭，第一种才子，必配第一等佳人。向年在家，因议亲者苦缠不已，拒之又伤情面，故托游成均。一则避其纠缠，二则便于遍访。必实有第一种才貌兼全的女子，方肯作配。至若贡小姐的诗才，已是绝品，但未见其貌，终未必信为第一流人物，只得辞谢道：“令媛小姐，乃潭府仙姝，金闺名秀。小侄家既漂零，又非王谢，何敢妄希坦腹，谬附乘龙。幸老年伯另择名门，小侄断不敢当此盛意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贤侄何过谦乃尔。此事况出老夫相许，非贤侄自求，幸勿推托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淑女必配君子，遴婿尤在得人。今小侄四海为家，一身飘泊，既无用时之才，兼乏蓝玉之聘。且事关终身大礼，若仓卒苟简，似乎于礼未合。望老年伯三思。”贡鸣岐道：“此皆世俗拘泥之见，非慷慨丈夫所期。况老夫所慕者，才耳。贤侄于功名事业，恢乎有余。且一言可以固盟，片笺重于厚聘。即咏雪两诗便可为月中一牋。论财之道，非老夫所敢出也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夫妇，人之大伦。过俭则伤于礼，不但潭府之体统攸关，抑且近于褻狎。若蒙老年伯谆谆属意，除非俟小侄秋捷之后，方敢议及婚姻。”贡鸣岐变色道：“老夫若欲仰扳富贵，则小女诺聘久矣，不待今日方自求之。此老夫一片热肠，何必苦苦峻拒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老年伯之美

意，向已铭刻五中。复蒙错爱，谬予甥馆，皆老年伯万分抬举，真格外之荣。方感激之不暇，岂敢固拒。但小侄尚有一种痴念，虽自知迂妄，然情根固结，牢不可破。故敢开罪于老年伯之尊前，深为负疚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贤侄执何尊见？幸为老夫告之。”康梦庚因一时被强不过，不期露了一句本相出来，不料贡鸣岐问起来历，却又说不出口。自觉满面羞涩，鞠躬至地，谢而不答。贡鸣岐见这般模样，反笑道：“想必吾侄嫌寒门卑陋，小女无才，欲另觅显要，才成姻眷吗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小侄势利之心，久已等之冰雪，况老年伯泰山北斗，高不可跻，世有淑女，方将寤寐求之，何敢有所嫌弃。”贡鸣岐道：“既不为此，有何别见？老夫忝在至谊，何妨明白赐教，或者可以代为贤侄善成其美，岂不情礼两全，而所期得遂耶！”康梦庚再三顿首道：“蒙老年伯如此用情，小侄敢不吐其隐衷，告之长者。只因小侄痴眼过高，妄心太癖，故志薄绮罗，目空脂粉，必得天下第一种才，第一种貌，为香奁知己，始而无恨。虽不必得，宁守贞以待终身。若非亲见其人，遂尔好逑。倘非所欲，悔将安及。此便是小侄一生贪妄之念，可不痴死。幸老年伯恕而勿罪。”

贡鸣岐听了，沉吟半晌。乃道：“原来贤侄大志，竟欲视天下为无物。小女谅非第一等人，转是老夫失言了。幸老夫与尊公同年昆弟，贤侄亦非外人可比。适才老荆闻贤侄之德义，正欲一瞻丰表，并当令小女拜见，以为兄妹之礼。至于婚姻之事，老夫不敢再为饶舌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老年伯母，正合拜见，以谢提携之德。至令媛小姐，虽属雁行，恐不敢唐突请见。”贡鸣岐道：“兄妹叙伦，于理甚合，夫复何

嫌。”便分付院子，先去通报与夫人、小姐得知，自己却携了康梦庚的手踱到后边船上。

康梦庚整襟而入，见了刘氏夫人，便欲下拜。倒是贡鸣岐，再三扶定，只奉了四揖，因殷勤致谢其照拂之恩，方坐定了。只见丫鬟献过茶来，茶罢，贡鸣岐便分付婢女们：“请出小姐来，拜见兄长。”少顷，只闻兰香披佛，玉佩叮咚，袅袅婷婷，仿佛天仙下降。但见，那贡小姐：

修眉吐月，宝髻堆云。唇敷半点朱霞，眼碧一泓秋水。拂袖则红尘不染，临妆而白雪无姿。仪容雅雅，何须脂粉留香；态度娟娟，不待绮罗增色。谁云花比貌，花且让春；不信玉为人，玉偏逊洁。问仙姬何处？却来姑射峰头，贮玉女谁家？只在锦屏深处。正是：当年为有凡间恨，谪降香奁第一俦。

康梦庚一见贡小姐，不觉神魂飞越，几不自持。只得鞠躬着身子，珍珍重重，深深的作了两揖。只见贡小姐，含情敛态，娇娇滴滴的还了两个福儿。就有三四个秀丽女奴，簇拥着进内舱去了。康梦庚心里，向来想着那第一种才貌的美人，乍见贡小姐咏雪之诗，已惊为阳春白雪。只因未见其貌，故贡鸣岐议及亲事，诚恐貌不胜才，故尔坚拒。谁知瞥然一见，俨若天仙，喜不自胜，却转懊悔，方才不该在他父亲面前，说了这许多推辞的话。低回展转，欲去不忍。然久坐又觉不雅，只得向刘氏夫人又作个揖，告别出舱，同贡鸣岐，往前舟去了。

贡鸣岐一头走，心里想道：看他光景，依依恋恋，像个目成心许的了。偏怪他方才抵死推托，如今我反不提起，看他如何。康梦庚只道贡鸣岐到了前边船上，自然依旧谈及此事，便好乘势应承。过了半晌，只见贡鸣岐转说些别的话儿，却绝不说着姻事。康梦庚暗想道：“奇怪，方才他说得何等认真，如今又变起卦来。莫不怪我方才回得特狠了些，故意来作难我？”只得将些冷话儿，挑逗几句。贡鸣岐佯为不知。康梦庚没法，只得实说道：“适间捧阅小姐诗笺，已自叹为无敌，不意得瞻玉貌，更自非凡，即求之天仙中，亦不可得。小侄何幸，乃见此第一色人也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贤侄目空四海，采之殆遍，尚无一人，何独于小女陋质，谬辱夸奖，且更以第一人目之，诚令人不解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小侄因见锦屏绣额，珠辉玉映，而其中粉黛，大率无颜。今得见小姐才美，直使数年想慕之心，顿为消释，足慰平生，志原非敢有所矜诩也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老夫适间鄙意，窃恐贤侄工于游览，疏于读书，故以此讽贤侄，以观所志何如。却喜贤侄以坚不贰，寂如守贞，不以儿女之情动其感慕，真是可敬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老年伯雅具郗鉴之谊，诚求其坦腹之人，小侄本非逸少之才，敢窃附东床之选，故欲仗寒修以为好，不知可否？”贡鸣岐笑道：“老夫偶尔相认于贤侄，便信为实，只请用心力学。倘功名得意，即或奉扳，亦无不可。”康梦庚愕然道：“侄闻，古人信贯金石，言重九鼎，老年伯践言信诺，捷于威雷，虽儿女私情，实系乎大礼，安可戏谑。况言犹在耳，岂遂忘之耶！请老年伯思之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老夫岂敢相忘。但相女配夫，则小女断不能嫁第一流才子。若率然相许，终必自愧。况第一种佳人，未知尚在

何处？万一邂逅，则将弃而弗顾耶，抑将舍吾女而求之耶？”康梦庚被这一番说话，直羞得满脸通红，汗流浹背。便双膝跪下，连连告罪道：“小侄稚性痴愚，幼年失教，以致越礼妄言，得罪尊长。老年伯不加鞭策，过于钟爱。况婚姻大礼，岂得自主。乃敢违逆长者之恩命，真罪人也。”贡鸣岐连忙扶起道：“贤侄情之所钟，至专至切。所谓真好色者，其念自莫能摇动耳。老夫亦岂敢爽约。来秋佳捷，即议联姻，贤侄亦毋多虑。”康梦庚复急求道：“小侄适欲缓其期者，特因未见淑媛耳。今既得见，而不即为定情，则此心摇摇，何所依据。他日恩波虽及，得不索我于枯鱼之肆耶。望老年伯怜允，以慰悬悬之念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贤侄一片诚心，老夫岂乐于淹滞。只恐日后更有反复，则小女不几为废廖妇乎？”康梦庚道：“老年伯何出此言。”因指天朗誓道：“我此心，设有伪妄，有如天日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贤侄真诚君子，自不以小女为嫌，特不得不慎之于始耳。纳吉之期，定于今日何如？”康梦庚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妙，但小侄逆旅倥偬，愧无厚聘，有玷高门之贵，为之奈何？”贡鸣岐道：“俗礼以币帛为婚姻之重，村鄙皆然。不但老夫厌贱其拘泥，且非小女所愿。吾辈倜傥人，当为潇洒事。如论贤侄客次萧条，纵有亦所不必。今但以咏雪两诗，一以为媒，一以为聘，即令小女珍藏，岂不贵于珠玉。其小女拙咏，贤侄留之，以为允聘之一帖。较之论财之道，不贤于百倍耶！”康梦庚大喜道：“老年伯恬淡书风，一空俗见，小侄何幸，乃忍沾此渥宠。”说罢，贡鸣岐将康梦庚两诗，亲自送往后船，与夫人小姐说知详细，也将小姐的诗，又亲送至前舟，与康梦庚收了。两家已成姻眷，惟儿子贡玉闻，眼见父亲把

个如花似玉的好妹子，白白将来送与康梦庚，却把甚两幅诗笺儿做聘物，这段光景，心里好生不然。但是父亲做主，又不好窜掇，只忍隐在心里罢了。有诗为证：

才美元成匹，咏诗籍作媒。
缘知君子破，未许俗人指。
丝自牵扯定，屏从射彩开。
论财风已绝，稳便到天台。

贡鸣岐泊船扬州，欲待解冻而行。谁知过了新年，寒冷愈甚，河冰固结，久不能开。想限期已近，不能耽搁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在府中讨了十数乘骡轿，并夫马车子，从陆路进发，反觉快便。不数日，到了济宁，已是山东汛地，便有许多兵丁衙役，前来迎接，护卫而行。

一日早起，行有二十多里，天色黎明。贡鸣岐要下轿出恭，众夫马一齐歇下。贡鸣岐走出轿来，见一望旷野，并无村庄，因转过枯林，出了恭，才欲上轿，忽听得有人哭叫道：“好可怜嘎。”贡鸣岐耳根听见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定是过往客人，早起行路，遇了响马，打坏在此的。”便叫众人寻看时，却在草丛里，有个老汉，倒着叫苦。众人一把扶起，抬到贡鸣岐面前，那人挣扎起身子，哀求救命。贡鸣岐问道：“你那里人？为何倒在此荒野之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孙，名可立，是淮安府人。儿子在山东做客，因其地兵弁梟恶，把持垄断，凡客商入境，俱要领本营运所发之银，除扣头折色及中金使费，每百止得实银七十两。逐月起利加三，周年之内共盘五百。客商膏血殆尽，少迟时日，即毒刑

吊拷。我儿子万金血本，尽填恶窟，不容回籍。因两年信息不通，想必被害，故急欲赶至山东，寻个下落。”贡鸣岐惊问道：“既这般狠债，何苦定要借他？”孙可立道：“岂是愿借，但误至其处，即桎派营本，逼勒借契，身不由主，坠其坑阱。”贡鸣岐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岂无王法，难道没人告他吗？”孙可立道：“那些残横武弁，皆养成虎翼，谁敢与之争抗。如今外省客人，也大半晓得利害，俱往别省。商贩绝迹，不到山东来了。故山东一省，货物腾贵，生涯闭歇，民不聊生。将来人情变乱，正不可知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你今为何在此叫号？”孙可立道：“只因山东歇店，亦皆投倚势要，索灸客银，稍不满欲，便谋命劫财，无所不至。因小人家内，并无亲丁，将父祖四幅遗像，携带随身，以便早晚供奉。不想昨夜在沈二店中，歇了一宵，今早算帐，每宿二钱，连画轴共算五人，诈银一两。小人不甘，与他争论，未免伤触了几句，他便将小人揪翻踏定，绑缚四肢，用棍毒打，筋断臂折，身无完肤，登时了命，将我尸骸，抛在此处。不想小人气还未断，又得醒来，幸遇爷们相救。”贡鸣岐大惊道：“不信有此奇凶，官府何在？实不瞒你，我便是新任按察使，今往省城赴任。你可候我到任之后，速来告状，为你申冤，并根究你儿子消息。”那人挣起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原来是位大老爷，小人几乎错过，敢不匍匐申冤。但身被重伤，生死未决，如何是好。”贡鸣岐道：“我自有处。”便叫一个衙役，与他十两银子，将孙可立医药调治，痊愈之后，来到省中告理。衙役敢不从命。贡鸣岐重新上轿，一行人依先进发。

不多日，到了省城，府县各官，并耆宾父老，远远迎

接。贡鸣岐择吉到任，旌旗彩仗，极其严整，真个威灵赫赫，神鬼皆惊。各属官员见礼，尽皆温慰，惟武职官员，一概不许相见。放告之日，收下数百张呈状，却因下马威严，都告这些土豪巨猾。贡鸣岐只准了二十张，恰好孙可立的状子，也在其内。取来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“具状人孙可立，为叛豪斩劫事：可立籍本江淮，先年，男将血本万金，经商山左。祸有贪横武弁，逼借加三虎债，周年五倍。痛男赏膏既竭，身命随倾。立骇，奔质，夜宿济宁，遭叛豪店主沈二，多金露目，陡炽杀机，将身绑缚踏地，杵枪交下，肢骨碎分，喷血命绝，遗尸僻野。幸肉未寒，赖某扶灌复活。锱装被劫，父子冤沉。但恶府县羽布，非天莫剿。匍匐叩宪，恳赐亲提严鞫。究杀劫，禁盘放，锄恶追赏。告。

贡鸣岐看完，批准亲鞫，挂牌晓谕，行票关提。不数日，拿到了沈二，当堂勘问。那沈二初还再三抵赖，及审到水落石出，夹打数过，方才招认了谋命劫财之事。贡鸣岐喝将沈二，重放六千，拟成死罪，画下供招，分付收监，候详发落，追出原赃，给还孙可立收掌。连夜备了申文，通详抚按，并将武弁盘放一事，吁请题参。

不多日，抚按批驳下来道：“武弁贪横，仰候察实具题。沈二谋劫虽真，念孙可立复活，姑从减等，另拟妥详确报，行下该司。”贡鸣岐将沈二加责四十板，另拟边外充军，定夺报宪。因想店主横索客银，并谋财杀命，山东一

省，遍地虎狼，虽沈二已经正法，恐未能通晓，仍出告示一道，刊发各属，严行申饬道：

山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司贡，为严禁铺家横索谋劫等害，以靖地方，以通商旅事：本使司莅任以来，一切民间利害，期与各属府州县有司，共图兴革，上报圣朝无涯之浩荡，下慰小民仰戴之深思。乃者，兵弁未戢，梟横未除，民困未苏，商患未息。以致浇风日甚，市肆乖张，祸孽乱萌，其流曷极。当此万民涂炭，固本使司所不能辞其责，而亦不可谓非有司失职之咎也。兹据淮客孙可立呈告，沈二谋劫一案，除兵弁盘放一事，另忝题处外，查山东等镇，商寓奸徒，投倚势豪，开张歇店，歆盟约誓，霸截市头，聚食商民，恣其横虐。每客入宿，必索至四五钱不等，甚以画轴遗像，并充客数，倍灸宿钱。少拂其欲，立即谋害。可怜经商万里，仅博蝇头，乃遇此虎狼。一言撓触，财命俱倾。兴言及此，可胜眦裂，乃使远方商旅，视为畏途，闻风绝迹，以致市价沸腾，生涯闭歇。商贾号泣道路，小民贩殖无从。祸乱之由，实基于此。除沈二已经获拟正法外，合行出示严禁。为此，示仰司属商寓，及过往军民人等知悉。嗣后，务各洗心涤虑，少逭前诛。凡商客入宿，小心承应，俟其量给火值，不得仍前横索，谋劫客资。倘利令智昏，怙终不改，或商民告发，或本司访闻，定行立拿处死，决不缓待。尔等，一旦贯盈，吃脐何及。仍行

各府州县，严加缉访，不时申报，以凭提究。法在必惩，毋谓本司鞭长不及也。慎之戒之，须至示者。

告示一出，道路欢腾，那些势豪棍恶，自然敛迹，不敢肆其威焰了。

自从贡鸣岐到了山东，大有风烈，把积年利弊一时扫清。各属棍蠹，尽行捉尽。未几，商贾渐通，市肆平价，熙熙皞皞，成个太平世界了。于是声名藉甚，威惠并施，小民皆望风向化，抚按无不心折。

却说山东有个总兵，姓段，名勇，乃是天津卫人，驻扎登州府，袭祖父之职。粗豪莽裂，擅作威福。交结在京显要，故脚力甚壮。贪婪暴虐，益无顾忌。纵令兵丁在外，劫掠民间，骚扰百姓。出赏数万，遍地盘放。查有客商入境，即恃威掇派，大则一千二千，小则三百五百，加三加四，利上起利，一两年间，无不血枯力竭，少迟时日，锁擒鞭撻，十死七八。商民饮恨切肤，哭声载道。真如泼天威势，无路申冤。山东武官，惟段勇最为贪横。还有个外甥，叫做方琰，为人奸险。段勇托他在外，兜揽事情，盘剥虎债，助虐害人，如虎添翼。当初，孙可立的儿子孙懋，挟万金重赏，到山东贩货，被方琰访知，报了段勇。段勇立唤孙懋进衙，逼写五千金借契，扣去各种名色，止存七折到手。盘算年余，连巨万血赏，尽填虎窟。而五千之本，赤手无偿。忽方琰率领羽恶，将孙懋缚解军辕，活活打死。孙可立那知儿子却死在段勇手中。是时，抚台即批臬司，查究盘债殃民实迹，并将贪横武弁职名，报院题参。贡鸣岐遵即行文，府州

县查报。

一日，方琰在私寓，正盘算帐目，忽见四个青衣人走到，说：“奉本县大爷差来，请方爷哩。”方琰初还认是县官好意请他，只见那差人一头说，一头取出条索子，要借重他的尊颈。方琰见了，大怒道：“县官何物，敢放肆拿我。他偏太岁头上动土哩！”差人道：“不是我本官的事，这是抚院那边，行下来的。”方琰道：“抚院虽尊，难道县官好不要性命？定是你这班奴才作耍我！”叫小厮们拿他，解到县爷那里去。众人蜂拥来捉。差人忙道：“方爷也不要着恼，小人奉官使令，罪不在我，方爷也怪我不得。若方爷不信，现有牌票在此，请看自知。”便在腰间摸出牌包，解开检票，递与方琰。方琰看时，只见牌面上写道：

蓬菜县为武弁贪横等事，奉本府信牌，转奉按察使司，该蒙抚院，宪牌前事，开据本司，详称：淮商孙可立呈告一案，切照山东武弁，贪横成风，虐商渔利，以致命尽穷途。行市歇闭，国赋不充，民情思乱，怨声骇闻等情，叩请题参前来。据此，仰司照牌事理，遵即严查，盘放经手并武弁职名，作速开报，以凭据题等情到司。为此，仰府官吏，遵照宪行事理，严查速报，以便转详等因到府，备行到县。据此，合飭行查。为此，仰役速查兵弁盘放重债，系何利息？扣折若干？并经手何人？主将何职？及所借客商姓名？逐一开具缘由申报，以便据详。此系奉宪行查，至严至切，毋得迟违未便。速速

方琰看完，惊得面皆失色，因向差人道：“上司不过行查，又不坐名要人，打甚么紧。列位请回，我明日面会你家本官，商量出回文便了。”差人道：“方爷说混话，这是告发事情，上司立等申报，如何回得。”方琰道：“原告不曾指名讼我，如何拿得我去？”差人道：“山东一省，盘放重债的，尽行提解，岂但方爷一个。”方琰道：“放债有何凭据？擅敢拿人。”差人谅拿他不动，反假意做好做歹，溜了两个出门，一霎时唤了二三十健壮，执棍带索，不由分说，将方琰并家人，尽行锁住，并箱笼帐目，连人解到县中去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一幅诗笺，换了绝色老婆，固是个十分便宜。然贡鸣岐越紧，康梦庚越作难；后来，贡鸣岐越作难，康梦庚又越紧。颠倒游戏，委是一出活戏文。

又评：

武弁加三放债，歇店横索客钱，皆百年前之实事，其弊革之已久，鲜有知者。间有一二土人，能口道其事，故特引之以发贡、康两人后段因缘耳。不要错认作小说的掉谎。

第 六 回

真淑女赚杀假春容 假小姐吓走真才子

词曰：

才美世难俦，妒煞憨哥弄狡谋。一段因缘方美满，偏愁，惹得疑团不肯休。露尾更藏头，瞥见春容骇我眸。更傍画楼偷眼处，难投，撇却东床别好逑。

右调《南乡子》

话说蓬莱县知县，乃是甲科出身，聪明正直，不畏权势。平日耳朵里，虽闻得有重债殃民之事，只因职分太卑，不敢越位陈说。并知有个助纣为虐的方琰经手。

这日，奉了上司明文，胆力便壮，密嘱健快搜获。这四个快手，奉着官差，同了二三十捕壮，紧紧锁到县里来。知县立刻升堂，带方琰入去。方琰见了知县，还不肯跪，知县也不睬他，竟将获来的箱笼帐目逐一检看，却都是客商借

券，并历年所收加二三利息的细帐。凿凿可据，并孙可立儿子孙懋的借契，也在其内。知县额手道：“天眼近也。孙可立所告事情，已有着落。”便问方琰道：“孙懋借契尚存，想本银还没有清楚吗？”方琰答道：“本银毫厘未还，利息亦未清楚。”知县道：“既本利未清，何不问他取讨？”方琰道：“不料孙懋已死，正欲往他家内取索。今闻其父亲已到，幸为家母舅追偿，感激不尽。”知县拍案大怒道：“据本县算来，所盘利银，奚啻数万。孙懋被杀，踪迹显然。况今日奉宪查参，本县正欲为孙懋追偿性命，岂肯替贪官追偿赃物。且将方琰监禁，候详宪发落。”一面押方琰进监，一面飞备申文，并将帐簿借券，开明细册，详府报司。贡鸣岐大喜，随即转详抚院。抚院将所报事情，及受勇罪名，特疏纠参。圣旨批下，兵部议处。兵部从公察议，欲将受勇及方琰论斩。受勇闻知，慌了手脚，忙托几个能干事的，犴金嘱托要路，致意部曹宽拟。兵部因来的情面甚重，只得从宽复奏道：

兵部为特参武弁贪横事，准山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，该臣部复山东巡抚，具题前事。内称：朝廷设官分职，期于兵民一体。乃山东总兵官受勇，贪横成风，纵弁恣虐，派放加三重债，炙剥商民，甚至惨刑灭命，异地沉冤。托甥方琰，兜揽盘放，以致商贾绝迹，闭歇行市。国赋何从输办，民心渐至乱离。诚国家之隐忧，地方之蠹贼也。当此民力凋疲，何容长此虎狼，毒民渔利。现获盘收细目，及逼勒商民借券，据实具题，仰祈赓

鉴。伏乞敕部，察议施行。奉旨，爰勇等着议处具奏。钦此钦遵，抄出到部。该臣等议得，爰勇盘债殃民，方琰假威助虐，均干重典。且商贾藉以疏通国脉，民生贸易所资，残害固非所宜，遏商尤为有禁。方琰一切经手，生杀凭心，一斩不枉。爰勇念其先世有功，不应遽加诛戮，合敕革职回籍，令其自新。推祖宗宽大之恩，本皇上好生之德也。伏候睿裁，奉旨依议。

旨下，即将方琰弃市，另选贤能将官，代爰勇之职。爰勇闻报，好生没趣，连忙收拾回去，心里却衔恨贡鸣岐，只好缓图报复便了。孙可立儿子虽死，积冤已报，万分感激，往按察司衙门，执香叩谢。贡鸣岐转赠些盘费，安慰他回籍不题。

却说康梦庚，自到山东，在贡鸣岐衙里住了三四月，埋头读书，以博秋场之望。只贡玉闻，自从父亲将妹子许了康梦庚，心中甚不像意。只因自己粗俗，却与庚梦庚配搭不上，未免语言举动，事事不合。康梦庚高才大度，虽不去鄙薄他，然或无心之间，近于游戏。谁知贡玉闻是多心人，每每怀恨。见父亲尊重他，又不好寻事生衅，只得在母亲面前挑唆。说他骄傲恃才，不看人在眼里；怎么长，怎么短，增添许多说话；说他从小儿是杀人心性，夫妇间自然无情；又说他一身漂泊，穷无立锥。刘氏夫人虽未必听他，未免心上也有些不怪。

是时，本府有个通判，名唤钱仁，系苏州人，是个夤缘贡监出身。由州同，谋升济南通判，家世虽未必阔阔，而家

货更富于王侯。故做官倒不甚贪，转得留任数载。单生一子，唤名钱鲁，粗顽蠢俗，目不识丁，与贡玉闻不相上下，两人时常往来，甚是亲密，竟成莫逆之交。钱鲁年已十六，只因随任数年，尚未有娶。闻得贡鸣岐的小姐，有才美之名，遂萌贪求之念。一日，自对贡玉闻说道：“小弟与兄，固是一人之交。然小弟隐衷，尚示为兄尽述。今特有相求，但恐近于妄想，故当吾兄之前，又羞愧而不敢言。幸兄恕我不伦，便当以直相告。”贡玉闻道：“兄与小弟，何等交谊，有言不妨见教，何消隐讳。”钱鲁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弟随家父在任多年，实未议及姻事，此吾兄所知。若高门华阀，不知小弟为甚，未免认为寒素，而不肯扳。若平等人家，寻常子女，在小弟又所不屑。唯吾兄深知小弟浅深，虽未必家擅素封，幸不等于寒俭之辈。则今日所求，或亦无愧。”贡玉闻听他只一派夸张豪富，正经话倒不曾说起，乃笑道：“高门厚重，不言可知。且吾兄见教，敢有不从，怎说个求字？”钱鲁道：“此事本不敢僭越，忝在至交，谅亦不弃。小弟实慕令妹小姐，有西子、王嫱之貌，婕妤、道韞之才，想令妹小姐若配得小弟这样一个，也不枉此才貌。所谓佳儿佳妇，在令妹固自无惭，即小弟亦不敢多让。令妹非小弟则无画眉之人，小弟无令妹则非淑女之配。故敢斗胆自荐。倘甥馆可居，东床得坦，固小弟之幸，亦令妹之幸。望吾兄为弟玉成其美，感恩不浅。”贡玉闻道：“小弟之愿，岂不乐与吾兄联一脉之姻，得以久长相处。奈家父意念太偏，客岁冬底，已将舍妹许配个浙中少年，现今在衙内哩。”钱鲁道：“那个少年可也豪富么？”贡玉闻道：“若想豪富，除非再世了。因他父亲与家父同年，故此在情面上许他的。”钱

鲁道：“呀，想必他父亲的官大，尊公要藉他荫庇了？”贡玉闻道：“甚么荫庇，就是在江西做学道的康燮，已死过三四年了。”钱鲁道：“呸，原来他儿子就是康梦庚。闻他家里也穷，那得许多聘礼，才扳得令妹。”贡玉闻道：“说也可笑，总是我家父没来历，只受他一幅诗笺为聘，就胡乱允了。”钱鲁道：“诗笺是甚么东西，可值得一万两银子么？”

贡玉闻笑道：“做梦哩！一张纸，酩酊值他三个钱。”钱鲁故作惊骇道：“不信令妹只值得一张纸儿，可笑可叹，不但令妹惭愧，在吾兄亦觉得无颜，可不辱没了潭门体统，小弟倒为令妹可惜。”贡玉闻道：“也不妨，他的聘礼既非珍重，舍下又无庚帖过门，且并无媒妁，那见得舍妹就是他的妻子。”说到这话，钱鲁不觉踊跃大喜道：“诚哉是言也。但恐尊公专主，未免费力。”贡玉闻道：“只小弟为兄出力，何事不成。今康梦庚屡屡轻薄小弟，恨之切骨，家母亦甚不悦。如今只碍他在眼前不便，怎生设个法儿，打发他去，才好成事。”钱鲁想道：“尊公既信任他，我辈怎能使去，除非索性与他商议，待小弟将几千银子，叫他另聘。他是个穷人，自必贪此白物，便将令妹让与小弟了。”贡玉闻摇首道：“不然，不然。他虽是个寒酸，却视钱财如粪土。况又自骛天下第一流才子，要配天下第一等佳人。香奁百万，无有中其意者。以舍妹之才，才尔心服。家父遂欲以女妻之，他未见舍妹之貌，还千推万阻。直待家父领他见过了面，方才允从，岂肯轻易配别的女子。”钱鲁道：“直恁做腔，尊公便不该将令妹掇把他了。”贡玉闻道：“便是。据小弟看来，他如此古怪，可知钱财是诱他不动的。”钱鲁道：“不难，小弟有个门客，叫做褚顺，善于传神，最有机变，与他

商议，定有良策。明日即来奉闻。”贡玉闻道：“吃杯水酒去何如？”钱鲁道：“无暇及此，明日扰罢。”遂一拱而去，有诗为证：

幽兰空谷倍鲜妍，荆棘丛生失自然。

却恨东风真薄幸，逗他蝴蝶乱蹁跹。

到了次日，贡玉闻正在书房，钱鲁果然又来，却同着褚顺来拜。贡玉闻连忙迎接，施礼坐下，钱鲁道：“这褚亲翁，精于写照，吾兄何不一观其长。”褚顺接口道：“夙仰公子盛名，不啻饥渴。今得一见丰采，更自非凡。顷间当试薄技，为公子寿。”贡玉闻道：“小弟贱容，恐不敢辱亲翁妙笔。今承赐顾，已自不当，岂敢便劳尊重，容日执笺拜恳。”三人说话，甚是投机。献茶过了，贡玉闻道：“钱兄昨说，与褚亲翁商酌此事，想必定有妙裁。”钱鲁道：“小弟曾与商之。褚亲翁因想，康梦庚乃慕令妹者，唯其才与貌耳。今还他个无才无貌，自然败兴，不驱而自去矣。”贡玉闻道：“此事甚佳，但不知如何行事？”钱鲁道：“吾兄衙内，有十三四岁女奴，唤一个来。”贡玉闻道：“要他何用？”钱鲁道：“你不要管，自有用处。”贡玉闻便往里头，唤一个清秀女奴，领到面前。褚顺道：“不消如此美丽，可有将就些的？”贡玉闻道：“有是有，只恐不堪寓目。”钱鲁道：“正要他不堪入眼，可速唤来。”贡玉闻不多时，果又领出个粗劣侍女。褚顺道：“此女甚合。便令他华妆艳饰，玉裹珠围，叫小厮取出一幅素笺并笔墨颜色，铺设案上，就替他画起图像来。贡玉闻不解故，只是好笑。钱鲁便附在他

耳边，一五一十，备细说知。贡玉闻大喜道：“此计奇绝妙绝，使他不知不觉，自然舍此而去。且去之惟恐不速。”钱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要做得紧密，不可走漏风声。所托之人，必要精细。万一话头不像，便要露出马脚，反画虎不成了。”贡玉闻道：“我自缜密，不消你费心。”未几像已画完，两人看了，十分酷肖，不胜欢喜。分付侍女进去，切不许对人讲起此事。便叫整治便酌。一霎时，珍羞罗列，三人畅饮，尽欢而散。有阉《江儿水》嘲那侍女道：

本是青衣婢，妆成金屋娇。袅婷婷做作千般调，实丕丕不见些儿貌。锦团团妆出三分俏，妍丑凭人颠倒。暗引多才，惹出一场烦恼。

康梦庚一心在衙读书，除自己两个家人之外，贡家另检个伶俐小厮，贴身伏侍。那小厮每事知机，言谈有窍，康梦庚甚是爱他。

一日，庚梦庚拈韵赋诗，那小厮在旁，只管点头喷舌的赞道：“做诗真是天才，尽有多少读书人，都做不来哩。假如人家女子们，不知可有个会做诗的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呀，则你家小姐，便是绝妙诗才，你难道不晓得么？”那小厮笑而不言，惹得康梦庚满心疑惑，连连盘问。那小厮才回道：“小人原晓得的，偶然闲问，相公莫疑。”康梦庚道：“你平日在我面前每事商酌，言语之间，甚觉明快。怎今日说话，如今含糊？”那小厮道：“小姐本来识字，方才我这话，实是问得古怪，相公怎不疑惑。”康梦庚听他说话跷蹊，心里甚不快畅。

过了几日，康梦庚偶然检着贡小姐咏雪之诗，细细玩味，只管击节叹绝。只见那小厮送进一壶茶来，立在桌边，笑嘻嘻看了一会。忽问道：“这幅诗笺，是我家老爷，歇船在扬州做的，如何却是相公藏着？”康梦庚听得，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你见是老爷做的吗？”那小厮道：“这日在奶奶船上，天方大雪，是我亲眼见老爷做的，怎敢在相公面前说谎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这诗说是你家小姐所作，老爷将来作回聘的，难道竟是假的不成？”那小厮道：“噫，怪道在相公处。既老爷说是小姐的诗，自然不差，小人又不合多嘴，相公切不要对老爷说起。若老爷晓得，便要打小人哩。”康梦庚想道：“小厮家说话，自不会做作。假如他见错，为何说是雪天在扬州奶奶船上做的，又甚相合。他前日之言，已有些诧异，今日又说起这诗非出小姐之手，明明他小姐是个有貌无才，假窃虚名的了。万一我康梦庚千求万选，倒出脱这样一位不识字的小姐，可不被家里这些求亲的人笑杀了。”心里了不得起来。因扯定那小厮问道：“我有心事，实对你说，当初你家老爷将小姐许配我时，原说是个才女，一时误信为实，造次应承。今此诗既是代作，显见无才的了。你是我亲密人，可实对我说个明白，重重谢你。”小厮摇手道：“这是天大的事，小人怎敢轻泄。况已成之局，难道相公懊悔，再另换一个不成。若老爷、夫人知道，小人可不是死。”说罢，撒开手，飞跑去了。诗云：

绿窗才美两争奇，曲直人心只是疑。

他日安知不相见，到头终悔枉题诗。

康梦庚听这一番说话，弄得疑疑惑惑，好生气闷。每日盘问那小厮，终久遮遮掩掩，不肯说出。又过了数日，那小厮说道：“园内的牡丹开得十分富丽，相公终日在书馆闷坐，何不去看看，消遣会儿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我正纳闷，况生平最喜牡丹，就烦你领我去步步也好。”那小厮欣然就往，湾湾曲曲，过了数重院宇，才到后园。果见魏紫姚黄，玉楼金带，真个锦蔚霞蒸，十分烂熳。康梦庚同小厮转过假山，过了石桥，另是一条曲径，通着一座小园，那牡丹更加繁盛。竹屏之内，重楼叠院，柳映花遮，点缀得异常幽雅。便问那小厮道：“这所在可进去得吗？”小厮道：“进去不得，这便是我家小姐坐卧之处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如此，想小姐卧室还在后边，我只到他前边院子里坐坐也使得。”小厮道：“这还不打紧，总是小姐在第三进楼里，相公但悄悄儿，便到第二进里头看看也不妨。”康梦庚同小厮正走入阶，只见一个小丫鬟出来，手里捧着一卷画纸，见了康梦庚，故向小厮惊讶道：“这甚么所在，你敢领闲人到此，我对老爷说知，拿你打断腿哩。”小厮道：“胡说，这就是康相公，怎说闲人。”那丫鬟忙赔笑道：“我实是不认得，康相公莫怪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大家体统，本该如此。只问你手中的是甚画儿？”丫鬟道：“是小姐的真容，送去裱哩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试与我一观，不知画得可好？”丫鬟便双手奉上。康梦庚展开一看，不看犹可，看了大吃一惊，却绝不似广陵舟中所见，竟似个村鄙女子，粗陋不堪。便道：“这不是小姐真容，想是拿错了。”丫鬟道：“我时刻在小姐身边，岂不认得小姐面貌，怎说拿错。”便连忙卷了，依旧拿着往外而去。康梦庚越发着忙，便问那个小厮道：“方才这个真

容，果然是你家小姐的么？”小厮道：“确然是真的，小姐的面目，谁敢假得。难道世上再有个毛延寿不成，想是相公当初见过，今日小姐又长成得美了，故此反不认得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去冬所见，浑若天仙，今日画中，犹如嫫母，我只是不信。”小厮道：“一些不难，也不消争论，小姐现在后楼，我同相公到后边屏门里张一眼儿何如？”康梦庚欢喜道：“如此极妙。”便同步进后室，小厮悄悄叮嘱道：“相公须屏息声音，不要被小姐知觉，罪及于我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便向屏门里仔细一张，只见后边楼上，铺排倒也齐整，靠窗一副桌椅，坐着个女子，在那里握管呆想，年纪也只好十三四岁。后边立着四五个婢女，斟茶打扇，俨然尊重，面庞恰与适才画中所见无二。康梦庚初还未信便是小姐，又觑了一会，只见贡玉闻，恰在后边踱出，到那女子面前，说道：“妹子，你看过牡丹不曾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今早已看过，还不甚开。”贡玉闻道：“如今我同你去看看何如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且慢，我打帐做首牡丹诗儿，送去与康哥哥索和，卖弄些才情。自清早想到如今，争奈一句也做不出来，欲去求爹爹代做。”贡玉闻道：“爹爹坐堂审事哩，停会儿退了堂，我替你说罢。”康梦庚听得分明，往外便走，小厮也连忙随出，扯着康梦庚问道：“相公瞧见了么？与画中的可也相像？小姐并无姊妹，难道又错了不成？”康梦庚气得话也说不出来，只一把拖定那小厮道：“我同你到别处去细讲。”小厮道：“恐老爷晓得，我不去。”康梦庚那里管他，紧紧扭着他去了。正是：

巧处真移假，奇偏信作疑。

可怜情太癖，才美误相窥。

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故？原来是贡玉闻与钱鲁、褚顺三人定的巧计，要离间康梦庚姻缘之故，那真容，即前日褚顺所描。那小姐，即是褚顺画他真容的那个侍女。园中的楼宇，便是贡玉闻的馆室。那小厮，也是贡玉闻的贴身嬖宠。一应打动他的话头，并引他看牡丹而使窥窃香奁的计策，都是他预先教就的。即小丫鬟捧出真容，并令婢女假装小姐，及望见康梦庚走入院宇，自己故意与妹子讲话，许多做作，也是他预先打点的。

康梦庚那里知道，还扯着那小厮到个僻静去处，细细盘驳道：“此事你定然晓得，我当日所见的那位小姐，实是何人？你若说明，我反不提起，若不肯说，我便对老爷说知，是你领我去窥探小姐，大家搅一个不清净。”那小厮道：“是我一时失误，不合在相公面前露出真情，如今转惹出祸，到自己身上来了。既相公发急，小人不得不说。但是说了，相公或者从权忍耐，或者另图机缘，但不要发泄此事，害小人性命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承你好意，我岂不知。我若以此害你，便非人类。”小厮道：“相公言重。只因我家老爷，甚爱相公才貌，故欲纳为东坦。就是我家小姐，也非全不识字。只因相公的才高，未免见笑，酬聘的诗，故此老爷代做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做诗既怕出丑，便非才女可知。但我所见的那位美人，不知谁人之女？定是个才貌兼全的了。”小厮道：“美满事情，天之所忌。故才貌只是各具，决无两全。论我家小姐，虽不甚通，也还识字。若相公所见之女，貌虽甚美，却一字不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是无才，何贵有

貌。”小厮道：“相公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人品，却是老爷身边，一个管家老仆所生。从小就许配与宅里一个小厮做老婆了。前日因相公必欲见小姐之面，因小姐貌不甚扬，故此叫他权时假扮，掩饰一时眼目，到成婚之后，便不怕相公不将就了。”康梦庚听了，不觉鼓掌大笑道：“原来一片蜃楼。向说贡小姐才貌两全，究竟是个村姑俗妇，只是炫人眼目。天下事大率虚假，只是你家老爷待我甚浅，我几乎懵懂一时，惹人笑话。”小厮道：“这些便是真情，蒙相公垂问，不敢不说，相公切不要輕易出口。况且此事关系老爷体面，只好隐然消释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我自理会，你只管放心罢了。”因急回书房，心里转道：“只因我意念太痴，惹这一番奚落，岂不是自取。今既无所恋，住在此间反觉无谓。若将此事发觉，这小厮一片好情，通我知道，岂不反要害他，于心何忍。莫若舍此而去，再图他访，隐然割绝这条路径，倒不至伤情破面。但欲出游，贡鸣岐又决不放我。况且见面时，我这一腔浩气，又不能隐忍，未免要现于形色，反失雅道。不如勿见他面，悄然收拾行李，径出私衙，连夜登程，使他追赶不及，免得牵缠不了。但恐他不知情节，岂不怨我薄幸。如今只题诗一首，置于案头，自然看见，也使他知我为此而去，晓得自家有些不是。”算计已定，便叫朱相、王用卷叠铺陈，整束行李。打点停当，一面发装出衙，一面吟就一笺，压在案上，飘然出门而去。

原来门役及家中内外，悉是贡玉闻分付，故毫不拦阻，又不通报。况贡鸣岐公务甚忙，那里知觉。贡玉闻又恐父亲追赶，反捺迟了两日，到第三日才报与父亲得知，说康梦庚不知何故，竟逃走去了。贡鸣岐大惊，忙问小厮，俱说不晓

得。急急到书房一看，果然已是空室，不胜骇异。忙差衙役，分头追赶。又暗想道：“我待他何等尊严，并无失礼，况又谊属翁婿，非外人可比。就或下人有不到处，也该通我知道。即欲出游，必当禀命而去，才是正理，怎么别也不别，飘然遁去？况他又非忘恩负义之人，今日怎如此决裂，毫无当时情面，竟不念我一番知遇之情？”好生猜解不出，又将案头书籍，逐一细检，却见压着一幅花笺。贡鸣岐取来一看，只见是首绝句，又无题目，也不落款。诗云：

石家金屋本无人，怪杀东风借作春。
今日画眉人去后，香奁从此镜飞尘。

贡鸣岐看完，吃惊道：“我女儿是他亲眼见的，况并无姊妹，怎玩他诗意，却生生怨是假的，故弃而不顾了。不知他这段疑心，因何而起，怎不来问我一个明白？胡乱去了，轻率到这个田地？”便进去报知夫人、小姐，各各惊骇。又将那诗，送与小姐看了。小姐失色嗟叹道：“观他诗句，已是决绝。但康生乃志诚君子，决非薄幸之流，是必有人间阻，兴此风波，一时不察，误信讪言，终必自悔。孩儿总是守贞待他便了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但衙内有何外人往来，作此毁谤？”一时猜疑未定，唯贡玉闻心里了然，暗暗好笑。

却说康梦庚，出了私衙，因计贡鸣岐：“知我如此行径，决然要见明白，自必着人追赶。”反在城外一个僻静村庄，寻所僧舍住下，谅他们追赶不及，自然也就回来，反一连住了半月。方欲起身，便想道：“我此行，原为姻缘不得意，故忍心割舍。若往他省访求，必无人物，除非到江南下

路，名邦大郡，方有奇女。况且场期不远，咫尺金陵，又且便于应试。”计议定了，连忙雇下牲口，径往江南进发。一路心绪快快，虽怪贡鸣岐赚他，又想：“他一片惓惓美情，始终加我恩义。今如此报他，殊觉负心，又好生不忍。若论婚姻之事，又断不可为。”即晚间旅舍之中，梦寐颠倒，不能自安。每一思及，必为之坠泪。

不多几日，已出了山东界上。一日，将到高邮，尚有三十余里，忽然天气昏黑，像个有雨的光景。康梦庚分付掌鞭的，紧着些走，早早到州里，免得路上遇雨不便。一句话还不曾说完，忽然大雨如注。前后并无村庄，三人躲避不迭，互相叫苦。康梦庚忽抬头，见旁边树林里，远远有高楼峻宇，飞脊连云，只隔着二三里远近。因问掌鞭的道：“这所在，想是有个寺院，快去躲躲。”掌鞭的道：“这所在，想是有个寺院，快去躲躲。”掌鞭的道：“我往常在此经过，却不曾留心此处有这一所寺院，今日恰被相公瞧着，还是相公的福分大。只恐这荒僻去处，没有路径，不知可走得通哩。”康梦庚道：“事急了，拚着走去，或者有路，也不见得。”三个骡儿便牵着，望草地里胡乱踹去。正尔走着，忽听得有人唤道：“相公们走差路了。”康梦庚回头一看，见是个白衣童子，年可十五六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独自个坐在一棵大树下躲雨。康梦庚忙招呼道：“小哥，我们要到前面寺院中躲躲雨儿，不知有路走吗？”那童子笑道：“堂堂正正一条大路不走，却走这些邪径。况小路上荆棘甚多，如何行得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因是我们不认得路，相烦你指点一声。”那童子笑道：“当得，当得，总是我也要回去。”便立起身来，往前先走。三个随后，缓缓跟着。不上数武，果有

一条大路。平正坦直，甚是好走。过得半里多地，便有长松夹道，花落鸟啼，画桥流水，茂林修竹，十分有景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多情美妇，见少客而迷心；大胆书生，入香奁而按剑。未知康梦庚此去，到个甚么所在，毕竟又与何人相遇？要知后事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婚姻本当听天，原不该着相。只因康梦庚特把细了，故此有这一番奚落。可为少年之戒。钱鲁出口矜张，侈言豪富，大是有景，可谓名称其实。贡玉闻算计妹子，倒费了许多心机，本是好意，无非要妹子做财主婆耳。尤妙在小厮口角。

句句推出关门，情景酷肖。

又评：

康梦庚出虎头关，入迷魂阵，总是情魔障隔，便有许多葛藤。

第 七 回

神君里怒斩白蛇精 王屋山大破黄衣寨

词曰：

痴煞多情，舍才美另求倾国。心魔处楼台幻现，酒樽俄列。粉面明珰花影里，歌裙舞袖，阳台侧。听筵前一曲按梁州，情堪惜。珠玉队，温柔迫。冰雪腕，风流别。问兰香何处？腥闻惊彻。锦帐笙歌迷夜雨，楼台灯火虚明月。笑繁华已烬劫灰寒，都消息。

右调《满江红》

康梦庚正没处躲雨，忽遇那白衣童子，引他到一条大路。这路俱用白石砌成，宛似瑶阶雪岸。此时，雨势略缓，康梦庚一路走着，便问那童子道：“这地方叫甚所在？前边的可是所寺院么？”那童子道：“却不是寺院。此地叫做神君里，里中并无小姓，止有一个余家。先世受封常山郡王，

今已谢世，并无子嗣，只有一位郡主，年已十五岁，未招驸马，尚是寡居。且姿容绝代，词华擅场，即西子、南威，亦不能及。只是性爱穿白，因号白衣郡主。故男女侍从，皆奉郡主所好，俱穿白衣。相公适才见宫阙崔巍，即郡主所君之府，实非寺院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小哥何人？乃知郡主如此详悉？”童子道：“小可亦余氏厮养，故郡主之性情言动，无不深知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如此失敬了。但郡主侯门似海，恐非外人息踵之地，还转去罢。”童子道：“天尚未晴，且权躲半晌，免得前路吃苦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我原打帐躲躲，只因认是寺院，故策蹇而来。今既知郡府，便不敢唐突。”童子道：“我郡主尊宾敬客，尤重文才，且气逼须眉，谊敦大雅，相公何可以巾幗弃之。”康梦庚听这童子，善于辞令，便已不俗，料那郡主，决非平等佳人，莫若乘其款留，一观动静，未为不可。便道：“小哥所言固妙，特恐外邦游士，率尔登堂，郡主闻之，未免见罪。”童子道：“郡主好贤若渴，以相公之人才，谅不相弃。”说话间，已到郡府门首。只见雕檐壮丽，日近螭头，飞脊崔巍，云连雉尾，琉璃闪烁，锁钥森严。康梦庚跨下骡来，分付朱相、王用，并掌鞭人，俱外厢等候。童子逡巡引入。见其院宇，皆金庭玉柱，翠壁瑶阶，光彩陆离，镂琢异巧。进了四五层院宇，童子道：“相公请少坐，待小可禀明相请。”不多时，先有两个少女，捧出华冠丽服，送与康梦庚换下湿衣。又坐片时，只见方才那童子出来，说道：“小可已禀过郡主，请进内堂相见。”说未了，忽见屏门大开，便有两个绝色女奴，出堂迎请。又走过数重庭院，方是内堂，只见，锦额朱帘，花香玉映，重裯璀璨，奇卉纵横。院中，玉案银筝，画屏锈榻，金

钗粉黛，环列数行。不啻如蕊宫椒寝。康梦庚才步入庭中，早见十来个宫妆美人，携灯执扇，引着一位天仙般的女子，下阶迎接。身穿织锦琼裙，光彩射目，金珂玉佩，摇曳铿锵。头戴八宝凤冠，珍珠璎珞，缀饰四围。且雾鬓云翘，翠华掩映。下穿八幅湘裙，袞绣炫耀，珠玉四垂。则长裙之下，两瓣金莲，珠尖凤头，不盈三寸。皆素罗鞋袜，纤纤绝埃，直觉迹印花尘，香生步履，姿容妆抹，事事可人。诗云：

姻缘方拟出尘游，未见春风第一俦。

今日白衣真绝世，果然魔母擅风流。

康梦庚知即是郡主，便鞠躬上堂，整容四拜。郡主答拜如礼。康梦庚平身站立，偷眼瞧那白衣郡主，果然花容月貌，玉琢不成，粉描不就，天然颜色，不类凡姿，且轻盈妩媚，若不胜罗绮。因想：“世间果有此绝色！我康梦庚一韦布之子，虽不敢望其玉体，即此睹面相接，已自消魂。”郡主娇音婉转，命侍女们看坐。康梦庚恭揖道：“小子草莽贱夫，布衣下士，得登王者之堂，幸属郡主之盼，已出万幸，何敢僭坐，以乱尊卑。”郡主道：“先生文章上宿，词苑华宗。贱妾少孤女子，僻处邗沟，谬辱大雅君子枉驾。方将拜而受教，何必逊此一坐。”康梦庚再三谦谢，只得面西坐下。郡主自移一位，朝内陪坐。女侍南上香茶。点茶人物，人莫能识，食之但觉甘美可爱。连献三茶，乃毕。郡主开言问道：“先生名姓大表？何方贵籍？青庚几何？何由至此？”康梦庚答道：“小子姓康，名伊再，字梦庚，浙江平阳人

氏，年才一十四岁，少游四方，近客山左。今秋闹伊迓，因驰轡而南，路经贵里，忽为天雨所阻。思欲得一避雨之地，实不知郡主第宅。冒昧误投，方且覼觫待罪，不意反承盼睐，谬辱宠荣。小子何福，乃有此盛遇。”郡主道：“原来先生乃东南名彦，不啻祥麟威凤。贱妾何幸而邂逅遇君，得以亲承大教，不胜欣荷。”因分付女侍们排宴。

不一时，玳筵具设，簋簠交陈。郡主逊康梦庚入席。康梦庚殷勤致谢道：“小子一介寒鰈，何敢遽叨渥款。”郡主笑道：“浊醪粗馔，本不足以献君。忝在相爱，故敢奉劝一爵，小助谈兴。”欲逊康梦庚上坐，自己侧面陪侍。康梦庚必不敢当，只得勉强，仍照面西而坐。郡主一席，向内相陪。才坐下，女侍们献上酒肴，皆山珍海错，极人间罕有之物。金尊玉箸，穷极奢靡。酒过数巡，郡主分付女侍们，奏乐的奏乐，按舞的按舞，唱曲的唱曲，一时间便有十数女乐，立于阶下。檀板轻敲，玉笙低度，笙篴嘹亮，箫管缤纷。又有两个绝艳丽的少年美人，绯衣绣带，珠冠翠翘，盘旋于氍毹之上，轻身妙舞，柳腰曲折，广袖飘扬，素手低垂，星眸转盼，轻盈态度，分外可人。引得康梦庚神魂飘飏，如置身蓬壶阆苑，疑非人间有此乐也。未几有四个美女，和弦按板，缓缓而歌。唱出一套《九疑山》曲儿道：

〔香罗带〕疏星漏绮窗，幽期怎忘。黄昏整步
惊佩扬，菱铜轻拂试新妆。〔一江风〕绣户偷开，
摇动双环响。忙将衫袖挡，恐惊他耳隔墙。〔懒画
眉〕悄步出帘栊，转忧慌。猛听得，隐隐鼾声在
耳厢，却元来是陪宿小梅香。〔醉扶归〕花边月底

情摇漾，担愁常自忆高堂。怕梦转，罗帏唤儿行。
〔梧桐树〕雕阑倚海棠，绣阁摇朱幌。树影俄惊，
恍惚人来往。不禁小鹿儿心头撞。〔琐窗寒〕过湖
山画桥西向，勿移金柵响。空廊，怪篱根吠起乌
庞。〔大迓鼓〕他偷将婢妾央，传书寄柬，纸短情
长。巫山咫尺浑难傍。〔解三醒〕画楼前想杀风
光。翻嫌行处清辉满，转怯闲庭风露凉。耽惆怅。
〔刘泼帽〕从来好事多磨障，漏更长，逗的春魂
飏。〔余文〕今宵倘得同鸳帐，九疑山作雨云乡，
莫筑愁城接太行。

唱完，只觉悠扬缭绕，声调遏云，宛转生妍，纾徐合节。康梦庚不胜欢喜，只管击节称快，真个急管繁弦，浅斟低唱。不觉风传漏板，月转花梢。康梦庚已是半酣，便出位告辞道：“小子蒙郡主推恩，得以饱沃玉食。但贱量不胜豪饮，斗胆告辞，望郡主垂宥。”郡主道：“藉此杯酌，正欲谈心，何为遽尔见弃。先生姑请宽坐，妾身尚有一言奉闻。”康梦庚因复入席，恭问道：“郡主有何见谕？小子自当躬听金言。”郡主道：“但语及于私，言之实耻。本不敢自述，幸觐面对君，形骸不隔，似可无嫌。妾身痴长素封，生成金屋。自先君见背，闭户守贞，年登十五，未卜所归。今得与君萍水言欢，倾心相吐，若蒙不鄙陋质，原抱衾裯以侍君子，不识先生以为何如？”康梦庚道：“郡主天潢贵胄，小子草莽鄙儒，岂可僭分宫闱，折书生之薄福。”郡主道：“先生乃江东贵客，何逊若此。正恐贱妾无容，不足侍巾栉耳。”康梦庚想一想道：“我正为贡家误我姻事，方欲另求

淑女。今当此艳美，岂可反为错过。”便乘机应诺道：“若果郡主屈尊下配，选及寒鰈，固生平未有之奇荣，人世希逢之旷典，何敢过逊，以负郡主一片美情。”郡主大喜道：“先生见容，妾可谓得所托矣。”遂命旁立十二金钗，每人各执玻璃盏，代我奉劝康相公一杯。”众美人应诺，一齐举杯斟酒，送至康梦庚面前，跪而献上道：“妾等奉郡主，各进一觞，为康相公贺喜。”康梦庚忙立起身，接杯在手，便道：“美人请起。”则一饮而尽。第二美人，亦复跪献，康梦庚轮流接饮，一连七八杯，早已大醉，不肯饮完。众美人一齐跪求道：“相公不饮，妾等便有谴责，况奉郡主使令，相公慢妾，即慢郡主。”康梦庚不得已，勉强把十二美人的酒，尽皆吃完，已是酩酊。郡主见康梦庚已醉，便叫掌灯入院。一霎时，莲炬分携，纱灯引路。过了许多宫殿，直至一室。但见：

重帘锦额，翠绕珠围。异彩纷披，天香馥郁。妆台畔银烛高烧，宝镜前鸾绡轻掩。瑶琴云瑟，石几斜分，象管银箏，画床交设。鹤羽扇招兰蕙之风，孔雀屏射虹霓之彩。摆列着玳瑁床、珊瑚枕、如意衾、合欢帐事事风华；安排上狻猊鼎、龙脑香、同心带、合卺樽般般珍异。瓶插雉尾，帘卷虾须。架上牙签叠叠，壁间图画森森。休说人间无与争奇，便洞府莫能擅美。

康梦庚身入其中，喜不自遏，与郡主携手并肩，相偎相傍。抱至床前，便欲解衣就寝。康梦庚先为郡主除下冠簪钗

饰，然后玉扣轻松，带围宽退，解去里衣，露出冰肌雪腕，柔腻可爱。康梦庚正欲贴近其胸，抚摩其乳，刚欲上手，忽闻有阵腥臭之气，直触鼻脑，秽不可当。康梦庚大吃一惊。此时虽则甚醉，然心里逼清。想道：“如此美人，那有这种腥臭。必是邪物。”慌忙立起身来，抖擞精神，假意悔过道：“我真个醉也，婚姻大礼，不告父母，岂可造次苟合，有伤风化。”郡主笑道：“郎君何拘泥若此，真乃书生伎俩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我原为避雨而来，今既雨霁，便当奉辞。”郡主作色道：“郎君既为入幕之宾，如何又作脱钩之计。妾身非路柳墙花，郎君怎效秋胡薄幸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奈我功名念切，无暇图欢，至婚姻大礼，待小子告之家庙，重以币聘，未为迟也。”郡主怒道：“郎君既萌此意，便不该唐突，岂有敌体这后，骤尔变更。以妾为何如人？竟贱薄至此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已同心，何妨迟此旦夕。”便往外飞走。郡主亦尾之出而出。有诗云：

为求才美渡银河，谁道相遭又是讹。

总为心魔未降状，现为金粉抱云和。

康梦庚逃出前堂，早被众姬妾拦住不放。康梦庚一手撇开，挣身而出，恰看见方才那白衣童子，便扯住道：“我的家人在那里，快同我出去便罢，若不走时，还你个死。”那童子被这一把捺定，怎敢不走。

却说朱相、王用及掌鞭人，守候多时，不见动静。正焦躁没法，忽见康梦庚慌忙而出，便迎上问道：“相公出来了么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有邪气，快些走罢。”朱相道：“怪道我

方才见的不错了。”康梦庚急问道：“方才你见甚么？”朱相道：“正要告禀相公。方才小人守得厌烦，往门外看看野景，见这班白衣小厮在草地里打滚戏耍，一霎时俱变做乌蛇，又一会，仍变了人。小人冷眼瞧见，不敢说破。今见相公说是邪气，因此我方才所见的是真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可也作怪，如今天好了，快些赶路。”正分付整顿行李起身，忽见郡主与众多婢妾，赶至面前，喧哗吵闹，把个康梦庚团团围住。郡主指定了面，大骂道：“我怎生礼貌待你，你却在我府中，如此撒野。只问你，今日去也不去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如何不去。”郡主大怒道：“只怕由不得你。以我之气焰，何难立伤汝命。但可惜此好人物耳。今既如此无情，拚得食汝肌骨，也当春风一度。”康梦庚听得，也大怒道：“小小妖魔，敢犯吾正士。吾岂不能杀汝！”便向锦囊中，拔出利剑，望郡主劈头一下。郡主不曾提防，躲闪不及。可怜脑血迸流，往内疾走。康梦庚尽力把姬妾们，砍伤大半。但听半空中，忽喇一声，非雷非雹，一阵烟砂。康梦庚睁眼看时，却变做一片荒郊，那里有甚宫殿。家人与掌鞭的，各各大骇。康梦庚道：“你们不要慌张，但莫输与他意气，须寻着血路，追至巢穴，看是何物？”大家依着血痕，直走至三里多地，有座土山，其色皆白。山下一个土潭，约有三四尺广阔。只见有条绝大的白蟒蛇，壮有一围，长可数丈，头已砍破，死在潭中。旁边又死着许多小蛇，尽皆白色，亦有丈余长大，俱血迹未干。康梦庚恍然道：“方才朱相所见白蛇，果然非谬。那大的即白衣郡主，这些小的，便是姬妾辈。他在人烟不到之处，年深月久，吸日月精华，采天地灵气，千年而后，便能变化人形，并知言语，幻成宫殿，诱少

年男子，采其元阳，以壮精气。如此害人之物，不灭其根，终为后患。便叫朱相、王用两人，往四处拔些枯草，堆塞土潭，点起烈火，烧得遍地通红。可惜千年神物，种类不存。三人仍复上骡而去。诗云：

邗沟春色径无媒，书把繁华付劫灰。
一曲梁州人便误，三千脂粉现楼台。

康梦庚走出村来，已是晓钟初动，残月低沉。只闻茅店鸡声，早见板桥人迹，却并非昨日来时这条大路，那里有甚长松花鸟，总是白衣郡主幻成景象，引人入胜。因询之父老，俱说此地向来原有居民，只因有毒蛇害人，故不敢居住，都搬开去，遂成旷野。康梦庚心里好生快畅。一路走着，因对众人说道：“怪道昨日那白衣童子，说此地叫做神君里。又说先世封常山郡王，又姓余，都含而不露。幸是我小心，不曾上手。若愚莽些，不辨好歹，误兴交媾，沾了毒气，必死无疑。”王用道：“这是相公的福量大，那妖物也该数尽了。但不知既被缠住，如何又得脱身？”康梦庚因将前事，细说一遍。众人尽皆称异。

在路，晓得夜宿，不数日，到了金陵，便在承恩寺里借一个下处住着。尚是六月天气，终日读书之暇，便往各处乘凉游玩。如雨花台、桃叶渡，以及牛首、秣陵诸胜，无不游眺殆遍。其间红楼翠馆，佳者固多，在常人见之，便为武陵姑射，一入康梦庚之眼，只是俗粉庸脂，略无所系。一连游了两月，游兴索然。因叹道：“才美之难，一至于此。”

到八月初旬，众秀才纷纷打点入场。康梦庚虽无意功

名，也免不得随众走走。三场之后，等待榜发，却高高的中了第五名经魁。报到下处，众人无不喜悦，惟康梦庚坦然不以为得，只分付朱相打发报人去讷。明日，准备几色礼物，谒见座师、房考，并拜拜同年，粗完世事，乃想道：“大凡科名得中，天下尽知。倘贡鸣岐着人赶到此地；踪迹着了，叫我如何抵答。不若悄然往别处一游。今尚在幼年，功名之事再迟几年，也不为晚。只婚姻一节，非旦夕可图。如今只先求佳配，后及功名，径往姑苏一路，或者蛾眉不少，其中定有名姝。若得遂心，岂不美于金紫万倍。”志念既决，便不想上京会试，竟收拾行装，叫王用到水西门雇了一只桨船，即日起程，明早就到了镇江，泊船西门外，进城见见府尊，谢他前日用情之雅。转身又到韩老儿家问问，才回舟中。府尊出城答拜，再三款留。康梦庚是超脱的人，岂肯在势利场中觅食。一等府尊别后，忙忙开船，连下程请帖都不及致送。诗云：

人生相竞说交游，一面曾经便强求。

谁似雅人深意气，片帆不为故人留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山西潞安府有个参将，姓冯，名雨田，字我公，乃是四川成都府人。出身科目，为人耿介刚直，善谋略，嫻弓马，治兵则宽而用则严，抚民复安而无扰。故遇敌必克，有战必胜。是时，四方多敌，烽烟数警。冯我公屡建奇勋。但五旬无子，止生三女。长次俱嫁。只第三女儿，年纪尚幼，不曾允聘。且生得温润秀雅，面如美玉，就叫他乳名玉如。五岁即丧了母亲，冯我公是个豪侠武夫，不重女

色，便不想续娶。亲自抚养幼女数年，爱如慈母无二。那玉如小姐，虽是个小小女儿，然其志性，却不与两位姐姐相似。其女红针织，虽皆精妙，俱弃而不为。终日把父亲这些兵书阵诀，细细参研。可惜是个红粉闺姿，倒淹贯满腹，一腔经济，诸凡得失利钝，三才五行之道，靡不洞如观火。往常间，见父亲射箭，他也学射。见父亲使枪，他也学使。还把父亲的马，叫人牵到后衙空地里去学骑。不三五年，不惟冲突之法皆精，且使得一手儿好枪，射得一手儿好箭。父亲虽知他如此，然家世习武，不以为怪。冯我公又酷好兵法，故此不去管他。小姐虽偏事武功，然灵心慧性，终不为习染所移，在闺闼之内，长裙绣带，雾鬓云翘，依然罗袜轻盈，柳腰婀娜，仍不失美人态度。至于操音律，展书翰，吟花咏月，赋兴题情，其风雅之事，靡不纤纤妩媚，以及弹棋作字，鼓瑟调箏，皆高妙出奇，悠柔合节。真所谓须眉之内第一，巾帼之外无双。一时王孙公子，争来求聘。冯我公也欲完成儿女的事，便与小姐言及。小姐道：“孩儿尚幼，爹爹须从容商议。”冯我公道：“我今年老，只有你的姻事未谐，心里挂着这条不了事件。趁我眼前，不可不早为此计。”小姐道：“爹爹春秋方盛，且再过几年，等孩儿丧成，再作道理。”冯我公道：“想这几头，你都不惬意。不知何等人家，才可允诺。”小姐道：“孩儿岂望扳高，只爹爹看来，人才与孩儿配得过的便了。”冯我公暗想：“眼前这些人物，都与女儿比合不上，便不好再说。只快快走开去了。有阕《梁州新郎》曲云：

〔梁州府〕郎才何处？佳人空待，恐睽隔天涯

之外。幸情根有种，难将好事终理。想桃花源畔，连理枝头，定有鸳鸯派。但蜂寻蝶趁，也费疑猜。怕风雨无端入幕来。〔贺新郎〕谁同调，堪同拜，恐阳春和寡人无赛。画眉客，果安在？

是时，山西有大盗沈昌国，招集亡命，潜据王屋山，僭窃尊号，攘掠地方，肆无忌惮。诸喽啰将卒，俱戴黄冠，穿黄衣，自题其巢曰黄衣寨。逞其蛮勇，攻城陷地，潞安一带，竟险些有不终朝之势。守城总兵，报闻督院，便令冯我公聚剿。冯我公闻令，连忙点兵出征。星夜到了王屋山，扎下营垒。贼营探事的，飞报入寨，沈昌国闻有官兵前来，便亲身披挂，提刀上马，赶至山前，大声呼喊。冯我公全装甲冑，匹马当先。二将争持，一场好战。但见：

飞沙走石，雾卷烟屯。绛云与血汗争飞，晓日共兜鍪相映。一往一来，相冲相突。

冯我公是文武将材，沈昌国不过匹夫蛮勇，那里禁架得住。未及数合，勒马慌走，被冯我公随后赶上，尽力一枪，恰中左臂。沈昌国哎哟一声，几乎坠马，踉跄而遁。冯我公恐有伏兵，便不追赶，把贼兵伪将，杀的身首如山。直至傍午，才鸣金回阵。督院出疏告捷，升冯我公都督僉事，各官庆贺不题。

却说沈昌国，左臂中伤，负痛而逃，败回黄衣寨。正呻吟叫号，忽军卒报将入来，说有个不僧不俗、似道非道的一位方外术士，要求见大王。沈昌国正苦挫锐，听说是术士，

必有秘法，忙叫请进。那方士蹒跚而入，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纶巾羽扇，鹤氅芒鞋。丝绦系腰，葫芦挂背。一双眼，好似悬铃；两道眉，浑如插剑。胡须上卷，只闻毛里传声；肌肉横生，恰似皮中有路。怀揣一条宝剑，自夸能遣将驱妖；袖藏两册兵书，凭说可攻城陷地。三十六般变化，尽是邪机；七十二种遁形，无非怪异。正是：鬼门道上由他过，幽谷关中无此人。

沈昌国见那方士，状貌不群。便出位恭迎，携手入寨。作过了揖，逊他上坐。那方士略逊逊儿，便坐了客位。沈昌国鞠躬问道：“先生高姓大名？何方到此？忽蒙见顾，不识有何台教？”那方士道：“学生姓凌，名知生，京师人氏。偶尔云游到此，闻大王有阵厄，特来相助。”沈昌国大喜道：“不知先生用何妙术，果能辅我成功否？”凌知生道：“学生少习兵法，长得玄机，遁法通神，阴谋莫测。更能驱神役鬼，唤雨呼风。加之滚石沙，换形变相，兼可剪纸为人，撒豆成马。凭他劲敌当前，转眼灰消烟灭。”沈昌国起舞道：“若得先生助我一臂，何愁大事不成。今山中粮草甚足，人马尚有数千，旬日之后，就烦先生整兵而出，先打潞安，杀了冯雨田这老贼，以泄今日之耻，岂不大快。”凌知生道：“这事，学生当得效力。但须拜我为军师，总揽威柄，才可令服众军。若不蒙大王见重，则群小玩狎，何以振兴军旅。”沈昌国道：“这事自当如命。”便传谕各寨喽啰，择吉祭天，宰牲歃盟，拜凌知生为军师，发台受印，一应机

宜，悉归掌握。号令众军，威风烜赫。

过了月余，便想兴兵构难。点齐人马，放炮离山。将近潞安府，便屯下营寨。探子飞报入城，冯我公即带三千壮卒，出城御战。沈昌国一骑相迎，冯我公笑道：“么糜逃贼，想是自来授首了。”沈昌国怒道：“前日偶尔小失，今特来与你赌个高下。”两边放过马来，一场厮杀。沈昌国谅不能久战，只得勒转马头，连慌逃遁。冯我公紧紧赶上，未及里许，早见军中冲出一马，接着便战。冯我公问他何名？那人道：“你不认得军师凌知生吗？”冯我公道：“只怕你倒不知死哩。”二马相交，枪刀并举。凌知生抵当不过，便念动妖诀，回手一挥，山摇地震，沙石纷飞。霎时间，眼目昏迷，烟尘蔽野，现出许多三头六臂，青面獠牙，狰狞凶险。吓得那些三军之士，倒戈弃甲，抱头惊窜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冯我公只得败阵而奔，被贼军踊跃向前，一阵乱杀，真个片甲不存，血流漂杵。冯我公逃回城中，被本城总兵参报各宪。督院不分皂白，一疏纠参，将冯我公拿下狱中，候旨定夺。报至衙里，玉如小姐，哭死方苏。忙到狱中，与父亲商议，要求上司发些兵马，亲往追剿，翦灭贼寇，与父争功。颇似木兰女子。但未知此去，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康梦庚色相未空，心猿太活，一念情痴，遂入魔道。可见消魂境界，无非心魔幻现。此心一正，自然灭没。从来美色耗人，甚于蛇而不觉。白衣郡主可为色中一帜。观者当自猛省。

又评：

将军有战而得封，亦有战而得祸。但沙场汗马，天不忍负。或者笃生奇女，助父不逮。便成败有数，亦不能必之于天也。叹叹！

第 八 回

东园赓雅调自许同心 南国有佳人再谐连理

词曰：

望断神州情一线，十年劳梦千山遍，已知春色在江南。诗可羨，人可羨，东园一似天台便。少客情钟淑女怨，春心情托诗相见。谁知好事定多磨，天也眩，人也眩，斗奎光掩文章变。

右调《天仙子》

玉如小姐，闻父亲被难，自想生平习武，颇得精义，今日不一展用，更待何时。便往狱中与父亲说知，要代父立功，请释前罪。冯我公力止道：“小小女儿家，不知兵家利害，妄欲出军。万一不济，身命所关，岂可儿戏。”小姐道：“杀身事小，救父事大。难道坐视父亲，遭此屈陷不成。”冯我公道：“虽是你一点孝念，只恐徒为无益。况贼人善弄妖法，女子家如何可以取胜。”小姐道：“成败虽有

天数，但我与贼人，仇不共戴，何敢惜此微躯，任其骄悍。且尽人力而为之，未为不可。”便转身回府，具情各宪。上台俱怜他孝心，尽皆允从，给与五千军马。小姐亲赴教场点齐，明早出城讨战。坐马提枪，雄风赳赳。沈昌国闻知，率领贼众迎敌，正遇玉如小姐。见是一员女将，美若天孙，身子先酥了半截。只一眼觑定，提着把刀，不忍便战。被玉如小姐大骂道：“好大胆贼奴，王师声讨，尚不引领受诛，还敢拖延时日。”沈昌国笑道：“小小裙钗，有何本领，我不忍杀你，可速速投降了，封你做个压寨夫人。”小姐大喝道：“贼囚，死在眼前，还敢胡说。”两下刀枪并架，金鼓震天。三军踊跃，杀声腾沸。沈昌国只目荡心迷，依依恋恋。战才数合，被玉如小姐觑个破绽，兜胸一枪，连鞍带马，横翻在地。好个积年巨盗，一朝命毙裙钗。小姐正挥兵乱砍贼将，只见后队已到，凌知生一马当先，捻枪直取。玉如小姐往来招架，又战十余合，怎当小姐阵法精通，凌知生力不能支，只得又念动妖诀。一霎时，疾风暴雨，旗鼓毁折，灰沙四卷，途径昏迷。玉如小姐刚欲转身逃遁，只见半空中有万千石块，如拳头大小，劈头劈脑打来。小姐满身受伤，拼命而走，单骑逃回城中，那五千士卒，并无一个生还。督院将冯氏父女功罪，奏报朝廷。敕下兵部会议。兵部复本云：冯雨田失机陷阵先经臣部会拟在案。今冯雨田嫡女玉如，熟谙兵法，能代父立功。渠魁授首。据该督题报前来，敕臣分别议处。该臣部查得：冯雨田嫡女玉如，忠孝两全，立功汗马。虽全军覆没，功在减等。然一桂裳而靖萑苻，原属佳事。且冯雨田历战有功，忠心可悯，合邀天恩宽恤，准复原官，免其前罪可也。疏上，奉旨将冯雨田免罪，

降原职三级，调任江南苏州卫指挥使。

冯我公既得出狱，如死复生，一面料理任内事务，一面收拾往南到任。因对女儿说道：“我一生汗马血战多年，为朝廷竭尽心力，未尝少有失事。今不幸遇此顽贼，用个妖术军师，致我无端受谴。此去江南，路越数千，离家不啻万里。我年已老，死生听之天数。只你小小年纪，未曾许人，累你相依万里之外，间关道路，跋涉维艰，使我好生不忍。”玉如小姐道：“爹一身报国，今日罹此缺陷，儿虽女流幼稚，岂肯让志男儿作此娇骄之态，情愿死生相傍，或可立功异日，仍冀荣归故乡，方是孩儿志愿。”冯我公听了，转加赞美。父女计议停当，束装秣马，择吉起程。上台重其忠义，仍给与火牌勘合，逢驿起夫，一路仍不冷落。到了苏州，各役迎接上任。因是降官，不敢轻忽，依旧旌旗轩盖，仪从森严，诸将肃然听命。到任之后，冯我公一切劳苦，皆身先士卒。于是德洽军心，无不欢呼感戴。有诗云：

沙场百战起疮痍，海角天涯谪一官。

万里关山乡思隔，仅余清梦别长安。

逾年之后，冯我公郁结成疾，医药不效。一日，唤女儿如玉分付道：“我因降调下僚，闲处内地，上不能报效朝廷，下无以铭勋身后，碌碌一生，虚此岁月。因而忧愤得病，自觉不起。但汝幼年弱女，并无伯叔兄弟，可以相依。且家乡万里，关山阻隔。生不能归，死不能讣。汝又姻事未谐，身无所托，不能早为诺聘，耽误你身子，皆是我之过咎。然迟速亦自有命，汝亦不必怨恨。我若死后，可即将棺

柩焚化，捡取骨殖，尚可携归埋葬，虽不能生还故乡，也使我魂依桑梓，我愿足矣。所蓄薄俸，尚可衣食数年。但汝女流，茕茕无倚，可迁居别业，节慎固守，也还不致冻馁。我的阴魂，谅无拘系，自然早晚护佑。倘人家求你亲事，苟门户相当，便该允诺，不可仍前拣择，以致无归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哽咽不能成语。玉如小姐见父亲说出尽头话来，犹如尖刀刺心，放声大哭道：“爹爹宽怀保重，病尚可起。万一忧烦增病，倘有三长两短，弃我一身，千山万水，如何下落。”冯我公道：“我岂忍割舍，只恐大限临头，不能自主。汝但洁清持身，与父母争一口气儿。我便瞑目。汝巾幖丈夫，自不肖我嘱付。诚恐匪徒有侮，变出枝节，须善自保护，勿为旁人所讪。”俄顷，痰块上拥，喉咙闭塞，瞑然而逝。小姐肝肠俱裂，恸哭失声。诸幕佐前来探问，见此光景，无不酸楚。一切衣衾棺柩丧事，冯小姐身为孝子，独力支持，事事如礼，众人无不称赞。到三七之后，治丧举殓，诸上司皆有厚恤，同僚部将皆各助丧致馈，都也不薄。小姐皆谢而不受。料理丧事完了，便托人租阊门外东园一所房屋门住下。小姐虽是女流，居丧守墓，哀毁骨立，一如男子无二。自此，谨守闺门，将诸男子仆妇，尽行分遣，止留二三女婢，并六十多岁一个老苍头，叫他种些园地，觑有机会，便图回籍。正是：

春风迟画阁，夜月护琴台。

留取同心结，灯前款款开。

话说庚梦庚，在镇江府，别过府尊，发舟而下，一路并

不耽搁。到了苏州，却在山塘上，虎丘相近，叫做白公堤，寻了一个幽静寓所，安顿行装。正值深秋天气，百花盛开，游人往来不绝。康梦庚终日携樽挈榼，恣意流连。见山涛七里，画楼雀舫，箫管蔽天，游女如云，万花若绮。康梦庚叹道：“人说吴俗繁华，金阊富丽，果不虚传。便一意儿沉酣觴饮，寄兴林泉，花市调筝，珠街秣马，也不拜客。故此人只认他是外方游士，并不知是个新科孝廉。一连住了两月，城里城外，一应名山胜水，柳巷花街，品题殆遍。虽红楼满前，绿鬓盈目，并没个可意人儿。不觉游情顿懒，闷闷不乐。

一日，独自个闲步出门，走过山塘，转至郊外，看看田间风景。绕岸沿堤，千纡百折，穿出一条小街。见有重楼叠宇，曲水茂林，碧石峒刚，丹枫绚烂。旁边一带石墙，里头花木蒙茸，另有一种幽雅之致。虽不比玉楼金谷，却清清波波，颇似山林景象。康梦庚见景致不俗，甚可消遣，只管流连瞻眺，久而不去。欲待走进一观，却无门径可入，只得弯弯曲曲沿溪旁柳，转过石墙左侧。康梦庚在门隙里一瞧，见里面高棚短架，瓜蔬满园，宛似武陵溪头，只少个渔郎问津，却有个白须老儿，提着罐水浆，在那里浇灌菜蔬，芟草锄地。康梦庚便将扇子在门上轻轻弹了几下，那老儿听见有人敲门，便放下水罐，龙钟钟，步到门侧边，问一声道：“是谁敲打门儿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是要借这园子里游玩的。烦你开一开。”那老儿道：“这里内眷人家，不是游玩之地，不便开门，相公莫怪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我因爱此园中景物幽雅，不过略看看儿，何必见拒。”老儿道：“我家规矩严肃，比不得等闲小户，万一里头责备，可不断送我老儿的饭碗

吗。”康梦庚道：“不妨，我读书人，非村夫肉汉，只悄然观玩一会，谅不至惊动内宅。”老儿道：“相公莫连累我淘气。苏州景致甚多，可往别处生发，不要在这里缠我。”康梦庚见决不肯开，心下一想，却故意说道：“你不开也罢，只是我有句要紧话对你老人家说，可惜错过了。”那老儿忙问道：“相公有甚么话儿，可就对我说罢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方才我打府前经过，听见人说，北边有许多兵马下来，到福建去征倭寇的，要在苏州扎屯，不知那个不干好事的，在官府面前报了你家园中内宽敞，要来借这所在养马。因此，我闻得这话，料想只在两三日后，这些好景致，便成一片马粪荒场，连人口还不知怎样哩，故此我预先走来问问，欲要替你挽回。想是你家该有这场晦气，竟闭门不纳，我又何必相强。”说未了，转身就走。那老儿听见这话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开出门来，一步一跌赶上前，叫道：“相公不要气恼，委是我老儿不识好人，快请转来，全仗你回护些。”康梦庚佯不回顾，那老儿越发慌张，赶上去紧紧一把拖定，只管哀求道：“老汉一时愚蠢，得罪了相公，再不要见怪，一定请转去。”康梦庚暗暗好笑道：老儿好些呆直，若不哄他，便求杀了也不肯开。”因说道：“你既要我转去，只是你要领我到园内好景致的所在，游玩个快畅，便替你们周全此事。”老儿连连欣诺道：“若得相公如此用情，感激不浅，自然领相公游玩个像意。”康梦庚遂回身，步入园来。老儿跟在后头，还战抖抖捏着两把冷汗。康梦庚看那园中景物，委是繁衍。有阕《山坡羊》曲云：

绿澄澄碧浣相映，锦重重落花铺衬。看绿绿瓜

蔬架悬，见深深曲榭朱楼近。花笑迎，幽禽相和鸣。篱根树底，黄犬声声应。是修竹映庐，别开三径。分明，西桥东水一泓。幽清，粉墙边鹤一声。

你道这园子是那一家？原来便是冯玉如小姐所赁的东园。这灌园老叟，即冯氏苍头。小姐因坐食宦贲，犹恐不贍，故着这老苍头，在园边空地上，种些瓜果，卖与村贩，觅些花利，稍助薪水。里边房子，虽不多数间，园中亭台花木，极是精雅。玉如小姐每每留题四壁，以待游人属和，暗伏个选配之意。谁知俗儒村学，略扭得成几句，便自以为诗人，竟不辨小姐诗意是何旨趣，是何寄托，妄自卖弄才学。冀秋波之一盼，便浓涂乱抹，满壁纵横。小姐看见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遂叫人将诗句一概刷去，并将园门砌断，从此不容一人混进。

这一日，康梦庚步入园来，见景物幽妍，十分可爱，因问那老儿道：“这座园子，实是谁家所构，却有这般幽雅？”老儿道：“苏城之外，有东西两园，都有绝妙景致。此间便叫做东园。一向原有这些游人往来，挟妓张筵，寻芳拾翠，终日玉人檀板，稚女清歌，四时不绝。相公，不见千家诗上有个‘东园载酒西园醉’吗，只因旧年将这一带院子，赁与人家居住，故把园墙砌断，只留这两扇小门，在此僻静去处，杜绝了这些闲人往来，繁华境界，已萧条大半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清雅些正好，何必尚此艳浓俗态。不知可还有甚出尘去处？并烦引我去走走。”老儿道：“有是还有，只不敢领相公入去，恐内里知道不便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我还要替你用力，难道好所在，便值不得和我步步？”那老儿笑道：

“几何又唐突了相公，只是那节事，毕竟要你照顾的呢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这不消说得。”老儿道：“我同相公沿这一带石墙走去，转过曲水桥，有座玩花亭，亭之四围，种植四时花卉，倒也可观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这等甚妙。”便同着那老儿，缓缓步至亭下。只见那亭子有数间广阔，回廊四围，台沼空明，碧牖玲珑，朱梁藻耀，以及茶铛琴几，无不点缀精妍。而画篋诗筒，到处笔花相映。老儿向康梦庚指说道：“这亭子四时景物不凋，每逢春日，就有山茶、牡丹、碧桃、红药，燕子双飞，莺声睁睁；夏则荷蕖蓬叶，沼沚鸳鸯，茉莉纷披，茶蘼掩映；至于秋景，则有海棠、金粟、雏菊、芙蓉，曲榭迎凉，高台邀月；到冬日，梨花赛雪，梅蕊含春，远山尽列琼瑶，近树皆飞珠玉。所以我家小姐，极爱这亭子，常常到此闲游，竟日不去，屡屡吟诗寄兴，写满壁间。只因往为游玩的人，没一个和得他来，故此尽情刷去，不留一字。”康梦庚顿足道：“闺人搦管传心，琳琅四壁，且阳春和寡，足见仙才。只可惜我无缘，来迟了些，不及见其一二，岂非恨事。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既会看诗，则后边轩子里，园墙之下，尚有一二首，未曾抹去，同到那边看看，如何？”康梦庚道：“这等一发妙了。”便同走下亭子，转到后轩。康梦庚看那轩子，栽花累石，更为清雅。抬头见粉墙之上，果有数行细草，写得龙蛇飞动。及观其诗，乃是七言短句，题曰《春词》二首。念其诗云：

金钩双控燕来家，夹岸春风万柳斜。

却怪诗人操俗笔，误将香艳咏名花。

又：

碧管红牙金缕词，断肠春色燕飞时。

莫言此曲深幽怨，说与东风那得知。

成都冯玉如漫草

康梦庚看完，大赞道：“此诗含情写怨，忧柔不迫，真三百篇之精蕴。如此才女，今日方得一遇。”因问老儿道：“此诗既是你家小姐所作，不知小姐何等物色，乃有此仙才，幸为我说个详细。”老儿道：“相公你问他怎的？快些出去罢，恐小姐得知，累我淘气哩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我因见小姐诗才俊妙，所以相问，何必见拒。”老儿道：“有个缘故。我家小姐，性子高尚，虽有才美，却不许传扬与外人知道，诚恐愚夫俗子，胡猜妄说，村巷喧传，芳名有愧。故此，内外严密，声息不通。今日领相公进来游玩，已是大犯规约，岂敢再将小姐根底，轻易传扬。”康梦庚笑道：“我虽不才，幸不比愚夫俗子。若不与我说知，我便到明日也不出去，倒在这轩子里，坐两日再处。”那老儿没法，只得转口道：“相公要我说也不妨，只是我下人粗蠢，说不尽小姐这些深意，相公自己领会便了。”康梦庚见他肯说，便在袖里，摸出个小纸封来，递与他道：“我方才偶尔散步，聊带些杖头，转送你买杯茶吃。”老儿接了，喜从天降，便道：“怎也敢领相公赏赐。相公请在这石凳上坐了，待我细说。我家主姓冯，是成都府人，在山西潞安府做过都督。只因王屋山有起大盗，用个妖术军师，致我家老爷失机拿问。这位小姐，代父立功，杀了大盗沈昌国，老爷方得开释，降补苏州卫指挥使。”康梦庚大惊道：“小姐闺秀，怎会出阵，又

能诛戮渠魁，只怕未必有此事。”老儿道：“小人怎会说谎。我家老爷并无子息，止有这位小姐，年才十六岁。幼习兵法，善用权谋，其行师演阵，虽古名将，不能有此。至于词赋精工，书法颖异，真不减慧业文人。他如容貌，端庄艳雅，玉不能比其温润，花不足拟其丽娟。若针黹女红，棋琴书画，则又不学而能，般般兼绝。老爷去世，治丧举殡，小姐独力支持。奈归程迢迢，途路艰难，暂赁此东园住下。自幼至今，虽求亲者不离其户，小姐直要人才配得过的，才肯应允。相公，你道世上还有一个全才吗？若寻常俊秀，世俗文人，小姐又不屑相配。所以十数年来，选择过千千万万，再没一人中意，岂非天靳良缘，人才难得。”康梦庚听了道：“依你这等说来，那冯小姐是个人间第一、世上无双的了。我正为求那第一等才貌，故费了多少心机。今小姐又若有心而待，彼此情深，岂非同调？怎生与我在小姐面前通信信儿，可以见得一见吗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说混话，我家小姐何等古怪，轻易说个见面。就是我这老儿，不过外边使用的人，怎么敢与小姐说得这事。”康梦庚道：“你既不敢相引，又无婢仆可以传心，终不然眼睁睁错过不成。”因复想一想道：“除非待我将壁间的诗，和他两首，等小姐看见，或有好意，亦不可知。”老儿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今日相公此来，只好瞒过小姐。若反在壁上和诗，倘小姐发恼，教我如何担当得起。”康梦庚道：“不妨，若小姐见诗发怒，你只推出外不知。倘有见怜之意，你便将我方才的意思直说，有些机会，可就到白公堤下处来寻我，重重谢你，断不失信。”那老儿听说相谢，便不推阻，反往亭子里取出笔砚。康梦庚拈起笔来，依韵和了二首。便对老儿道：“如今

我且别去，此事万望留神。”老儿道：“何消相公嘱付。”送康梦庚出了园门，仍旧掩着，自去灌园不题。

却说玉如小姐，为婚姻一事，未能惬意，情绪不佳，四五日不到亭子里游玩。偶然一日，天气晴朗，随着两个侍儿，到园中遣兴。步到轩子边，举眼见粉墙之上，又添了两首新诗。大惊道：“此地有何闲人到来，则敢在壁上涂抹。”及细看，其字法精工，自非常人手笔。因读其诗云：

桃花名园第几家？香风拂水一枝斜。
莺声寂历无人见，唯有空亭对落花。

又：

尽将幽悵制新词，人在天涯坠泪时。
休恨东风情不到，春心今始倩予知。

平阳康伊再和正

小姐看完，惊讶道：“我闻新科举人，有个康伊再，是浙江平阳籍贯，莫非就是他吗？观其诗才俊逸，韵致清新，虽未见其人，论其丰调，自是个风流才子。若得此种文人，相与作配，则唱和闺帏，岂非人生乐事。但不知他果否有心？看其诗意惓惓，流连忝慕，大得风人遗旨，自是个情种。”心里十分爱慕，只管把壁上的诗，潜心玩味，不忍移目。丫头道：“小姐既爱此诗，料做诗的那人，飞不进来，只问管园的苍头，定然晓得。”小姐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”就令丫头到园地里去叫那老儿。老儿听见小姐唤他，明知此事发了，便跟着丫头，走到小姐面前。小姐问道：“这两日，你领何人到我园中，敢在壁上题诗？可实对我说。”那老儿

见小姐的语气和平，心头先宽了大半，便乘机直说道：“小姐动问，小人不敢不说。数日前，小人正在园地里浇灌，不知那里来个书生，见园内好景，特特叩门。被我再三阻住，他便说有甚兵丁要借这里养马，容他游玩，便肯蔽护，我因故不得已开了，让他进来。”小姐笑道：“此是哄你，如何便信。只那生怎样人物？见我此诗可对你说些甚么？”老儿道：“说话虽有，小人怎敢在小姐面前混讲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不罪你，不妨便说。”老儿道：“小姐既不见责，我便细说与小姐听。那书生年纪只十五六岁，风流倜傥，一表非凡。见了小姐墙边诗句，着实称扬。就问起小姐根底，小人遵小姐约束，不敢说出。因再三缠逼不过，只得将老爷家世，并小姐的人才，约略说了几句。他便说，我正为要求第一等才貌佳人，故抛弃科名，奔驰四海，遂欲一见小姐之面。被小人抢白了几句，他没奈何，只得讨笔砚在墙上做这两首诗，通个情意与小姐知道。不知小姐看他的诗，可也做得好吗？”小姐道：“此诗果然绝妙。”老儿道：“他临去时，又对我说，若小姐有见怜之意，可到白公堤寓处报我一声。如今不知可该令小人去寻他吗？”小姐道：“寻他虽也使得，但恐外议不雅。况婚媾，人之大伦，原无自家择配之理，必明明正正，方合经常。若私相订约，苟且联欢，则是涉及于私，便非婚礼之正。但我无意邀求，他又何从觅便？若两相错过，又非真实爱才，未免使他窃笑。如何是好？”因想道：“毗陵郡贰葛万钟，是孝廉出身，最有文思。当初老爷在山西做官时节，他才是卫里经历，在老爷幕下做过属员。今升在邻郡，彼此往还，竟如亲戚无二。老爷临死时节，原欲将我托孤与他，因他公务来迟，不及见面，未成其志。昨

闻他有公干到苏，停泊阊关，先着人来问我，今不免就烦他主持此事，在这东园起一文社，传请那些求婚子弟，入社会文，以观优劣。料康生必来赴社，一见其仪容才品，果然超卓，便可允他亲事。”两个侍儿，齐声说道：“此言极为稳当，虽有择配之名，便非小姐自主，且以文品之高下，定婚姻之去取，也省得那些豪华子弟，贪痴妄想。”小姐道：“还有一说，况康生未曾见我之面，若造次联姻，倘两非其愿，岂不悔之无及。今此举睹面相亲，当场构笔，使他亲眼见过，才非强合。”那老儿便接口道：“小姐主意虽好，但恐苏城子弟有才者正复不少，万一别人的文字胜过康相公，却如何是好？”小姐道：“我今择配，原欲取其才胜者，岂独注意康生。况婚礼慎重，苟有偏私，便涉暧昧，岂为正礼。”两侍儿俱点头道：“小姐高见，自是不同。”

次日，修书一封，投到葛万钟舟次。葛万钟拆开看了，已知隐情。因曾受故人之托，无异己女，择婚之事，义不容辞，便欣然应允。择定十月十五，在东园大开文社，招延俊秀。预先出了告示，并刻成会文小引，遍处传送。

到了是日，缙绅子弟，俱纷纷赴社。只因这番择配，有分教：好事将成而不成，文章因祸而得福。未知东园之社毕竟谁人的文才中小姐之目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康梦庚舍贡小姐而娶冯氏，固非。然不因乃舅之计，则康生原非逾礼之人，并未暇往苏州寻此枝节，反是贡玉闻激而使然。康梦庚固不能免停妻再娶之条，贡玉闻亦乌得辞诱人犯法之罪。两人俱该

流他三千里。

又评：

康梦庚以假话恐吓管园老儿，遂得婚姻之巧。然此言亦未必荒唐，少不得果有个自北而来往福建靖倭寇的，到这园中骚扰，反若有先见之明。预伏下这段缘法。

第九回

白公堤青天遭霹雳 毗陵道黑夜走佳人

词曰：

好相聚还离，见也成非，春风两度看花时。谁料无端风雨信，隔断佳期。蜂蝶浪相欺，绿惨红凄。东风撩乱伯劳飞，赚杀人归巢冷后，睹景空迷。

右调《卖花声》

却说老苍头，因康梦庚许着酬谢，巴不得到他下处，报个信儿，讨些赏赐。谁知小姐不容他去，好不焦躁。心里又记挂康梦庚：“必然悬望，反道我没正经，失信了。莫若瞒过小姐，私自到他寓所说声，也不妨事。”第二日清早，乘个空儿，悄然走出山塘，问到白公堤康举人下处来。康梦庚正盼望数日，并不见那老苍头的影儿到来。疑“小姐发觉此事，必然嗔怒，故不敢来见我，此事大抵不成的了。”只

管沉吟嗟叹，胡思乱想。这日，正待要去打听个消息，忽见老苍头走入门来。康梦庚喜从天降，忙立起身，笑嘻嘻问道：“这几日你怎不来？我几乎眼都望穿哩。”老儿道：“我巴不得玉成此事，难道我敢失约。只因小姐连日不到园中，直至昨日才出来，看见壁上的诗，唤我追究根由。被我随机应变，把相公嘱咐之言，委曲禀告，又再三称扬相公的才品，小姐方回嗔作喜。相公不知，我为着你，担多少干系哩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费你的力是不消说了，只不知求婚之说，小姐主意如何？”老儿道：“虽有些好意，但怕不十分稳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小姐既有美情，属意于我，为何说甚不稳？”老儿道：“我家小姐，另有个见识。道是男女不便订约，择配又不当自主。”便将托葛万钟，在东园设社招婿的话，述了一遍。便道：“只相公要用些真手段出来，可以压倒那些少年，这亲事方才稳当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原来小姐有心若此，我虽无过人之才，若论浮华少年，也还不能出我之右。且葛老爷是个名士，自然认得文字。”老儿道：“既如此，相公只打点赴社便了。我此来，原瞒过小姐，诚恐呼唤，且自回去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多多劳重，不便留你吃茶。”径进房内，秤出二两银子与他。道：“这些送你买果子吃。事成之后，还有重谢。”老儿接着，连连致谢道：“相公厚赐，本不当领。但承相公怜我衰老，只得斗胆僭受，总为相公出力便了。”竟千欢万喜，出门而去。

康梦庚到了十五这一日，绝早起来梳洗，吃了餐饭，带着朱相、王用两人来到东园。只见园门大开，赴社的纷纷入去。真是衣冠满座，朱履盈庭。直到园后一所大厅，正中设下几案，是葛万钟的正席。左边十余座，都有笔砚笺纸，铺

排停当。右边一带湘帘，里头书案上，文房器皿，另是整齐。康梦庚想道：“原来小姐也垂帘对坐，面较优劣，足见慎重。”此时尚早，赴社的还不甚齐。康梦庚仍步到轩子边，看看墙上的诗。又转到玩花亭上，只见亭子里重裊席地，锦幃侵檐，宝炬笼纱，异香袭鼎。对面设下两桌筵席，北糖南果，极其丰盛。康梦庚便问值筵使者，使者答道：“这两席酒，若那位相公文章选中了，葛老爷便相陪饮宴，并议小姐亲事哩。”康梦庚听了，不胜之喜。只见那些轻狂少年，略读几行书，便恃为才子，俱手舞足蹈，人人想要占此一座。过不多时，人已齐集。赴社的虽只不满半百，那些观看的闲人，倒也不计其数。只听外面鸣金喝道，一对对朱幡画戟，摆进园来，报说葛老爷到了。诸少年皆肃然恭立，候葛万钟入去，俱上堂行了个师生之礼。退下阶来，分行侍立。葛万钟居然坐了正位，就传话入去，请小姐出堂。不多时，只闻玉佩铿锵，兰香飘拂，三四个靓妆女奴，簇拥出一位仙子。但见：

春山浅淡，秋水鲜澄。素粉轻施，岂是寻常光艳；红脂雅抹，不同时态纤浓。妆试寿扬眉，步扬西子履。难拟娉婷，眉横青岫远；鸦^髻绿云堆，尽呈窈窕。似洛神出浦，依稀小步凌波；类织女临河，仿佛天香引袖。茜裙杂绛缕争飞，粉面与明珰相映。轻衫冉冉，斗春英而雾^縠飞香；罗袜纤纤，印花尘而金莲满路。人间定有相思种，引出多情展转心。

玉如小姐，向葛万钟行过了礼，径入帘内，端然坐下。庚梦庚看得仔细，暗暗啧啧道：“真好一位小姐，果然天资国色，绝世无双。可知负此奇才，决非凡貌。较之贡家之女，假窃诗名妄矜才貌者，奚啻霄壤。”葛万钟候小姐坐定，便传说道：“请列位公子入座。”说未了，那些少年，一拥而入，不分好歹，坐了一堂。葛万钟开言道：“今日设此文社，原为冯小姐姻事，故老夫僭胆选择，实求美才，面试优劣，事出至公。但诗句恐涉淫夸，制义亦不过章句之学，俱不足以见才。今日即事命题，各成‘东园雅集赋’一篇，以纪胜事。老夫虽不揣愚钝，亦可稍辩瑕瑜，诸子各展所长，冀舒高才。冯小姐当先作一篇，使诸子以为准的。”小姐恭立答道：“敢不遵命。”便令侍儿，展过素笺，挥毫染翰，不费推敲，不烦落草，未及半个时辰，早已完篇。命侍儿捧至葛爷案上。葛万钟读了一大遍，大喜道：“此作得情合体，可为绝构。”便令传示诸子。那些少年，初来赴社，还只认是做首诗儿，俱先拟成警句，或景或情以待配合。谁知却要做起赋来。少年家虽有才情，然所学不过时艺。即或兼通诗理，便算多才的了。能有几个潜心古学，少具骚赋之才。一闻作赋，尽皆啧啧缩手，俱不敢下笔。及见小姐所作，连句法韵法都茫然不解。自揣勉强做来，也是不妙的了。便一个一个的溜了出去，只剩得不满数人，是苏城有名的少年才子，方才敢提起笔来，胡乱涂抹了几句。独康梦庚略无难色，见众人都散，反洋洋得意，迅笔疾书，一挥立就。自觉得意，亲手送至葛万钟面前。葛万钟取来观看，见其清新逸韵，不同凡响，先已惊服。并诸少年所赋，一并送至帘内，小姐展看，俱一笔抹倒，单将康梦庚那篇，

连圈带点，令侍女仍一齐捧送葛爷，自与众侍女，依先往里头去了。葛万钟一看，知己中意康生。便走下位来，与康梦庚行了个宾主之礼，说道：“康兄才情绝世，擅美骚坛，岂非冲年麟凤，春风杏苑，自当高步天衢。老夫今日为冯小姐得一快婿，诚可告无罪于故人矣。”康梦庚恭身谢答道：“晚生不知老先生向为冯公拜托，未及登堂叩求，乃转属推爱，谬荷深知，未申北面之忱，滥附东床之选，不胜惭愧。”葛万钟便欲携康梦庚到亭中饮宴。诸少年见已没分，只得垂头丧气，长叹出门去了。两人相逊入席。酒过数巡，葛万钟乃开言道：“婚配，人生大礼，不得不为此慎重，以端其始。今日之良会，即为百年之偕好。但冯小姐裔出西蜀，康兄籍乃浙东，人分异地，契结同心，保无天涯隔越，情远谊疏，致有白头之叹？虽康兄未必出此，然老夫不得不为杞人之忧。吾所过虑者，特以为名教慎重。不识康兄何以定情？”康梦庚避席答道：“晚生心仪才美，以致访求海内，实患不得。今既遇冯小姐之人才，固已遂吾夙愿，恨不能藏之金屋，何敢睽违旦夕，有负淑女。”葛万钟道：“康兄读书知记，乃古人中之君子。老夫亦复何虑。但今春闱伊迩，功名之会，自不可失，目下当驰装北上，来岁锦旋，便可完此盟好。”康梦庚忙答道：“晚生于功名富贵，处之甚淡，自当先完婚媾，后及科名，望乞俯允。”葛万钟道：“康兄尊见既决，老夫亦岂敢愆期。且冯小姐标梅有待，愿赋宜家，乘老夫尚欲在此盘桓数日，结缡之夕，即拟仲冬月朔，当勉谕小姐，谅无他辞。”康梦庚听了，不胜之喜。两人开怀畅饮，觥筹交错，直饮至星回斗柄，月转花梢，方才酩酊而散。当下葛万钟自回舟中，康梦庚亦归寓所。诗云：

银河春水淹蓝桥，再入天台径路遥。
偏道雅人心不贰，多情误作薄情骄。

次日，葛万钟将结婚日期，报知小姐，准备花烛。先一日，葛万钟自至康梦庚寓所，料理过门之事。到了吉日，先至东园，打点完婚大礼。堂中结彩张灯，十分艳丽，乐人宾相，专候吉时。谁知，天妒良缘偏生不偶。自清早等至黄昏，吉期已过，并不见康梦庚有个影儿到来。葛万钟惊疑不定，想道：“他前日何等志诚，难道竟是个轻狂浪子？但婚姻大事，何苦作耍？况已中过举人，又不是个无赖，为何作此短行之事？难道记错了吉期？想他又非懵懂人，如何颠倒若此？”好生委决不下，忙与小姐商量。小姐也甚是不解。葛万钟只得唤两个精细家人，到他寓处打听消息。

家人领命，到白公堤，寻着康梦庚下处。见门是掩着，窃听了一会，却静悄悄，并无声息。忙到邻近人家问道：“这里康举人下处，他今晚有喜事，为何尚是这般冷静？”邻人道：“鸡巴的喜事，到有些祸事哩。”家人惊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邻人道：“那康举人犯了法，京里拿去了。”两个家人，大吃一惊，便又问道：“果真么？不知他犯的甚么事情？”邻人道：“只因今科江南典试官卖了关节，被人首告，朝廷差一个部属，一个太监，捉拿江南全省举人，解京磨勘，单单走漏了康举人。不知那里晓得他到了苏州，星夜追至这里，不由分说，锁着下了船，上京去了。若是磨勘得没事还好，倘若有些弊窦，还不知是流还是砍哩。”两个家人，听得仔细，飞回东园，报知家主。葛万钟大骇，自进内

堂，忙报玉如小姐，也吃这一惊不小。转是葛万钟，再三宽慰道：“此事不过坏在富豪之家，夤缘关节，故不论真伪，一体复勘，少不得有才无才，瑕瑜不掩。康生虽抱池鱼之恐，终须水落石出，定然无恙。春闱之后，转得联隼，亦未可知。总是待他南归，仍可完此盟约。”说罢，便快快的别过小姐，自回常州。许多伺候的人，好不败兴，各各分头散去。玉如小姐含泪入房，好生惶恐。又记挂康生之事，放心不下，终日忘餐失寐，短叹长吁。

时光迅速，不觉捱过了残冬，又是新春景象。天气渐渐和暖，小姐日逐到园里散散闷儿，消遣日子，不题。

且说康梦庚，打点初一做亲，偏不凑巧，恰恰是三十这一日，京里差一员部郎，一员太监，赶将下来，找着康梦庚下处，如鹰拿燕雀，锁下船里，像飞箭一般去了。原来江南主试官，因不曾中得一个权臣之子，钉了私仇，被那权臣捏着把柄，一本纠题，圣上大怒，敕下刑部，将试官拿禁天牢，又不分皂白，把江南举人，一体解京磨勘。部监到了南京，总督行文各属，将全榜举人，尽行催解。因是钦案不敢抗延。数日间，一榜举人，俱已提到，独少了第五名康伊再。部监疑是逃匿，严加搜捕。康梦庚是个真才，何虑磨勘。但因婚姻心癖，隐迹山塘，那里晓得场中事发，外边捉得如此严紧。行查到镇江府，始知往苏州去了。部监亲自下苏，不期该有这段冤孽，偶凑，正问着了山塘下处。部监令众骁骑，一拥入去，大嚷道：“朝廷何等紧急，却躲匿在这里。你举人是买的无疑了。”康梦庚不知那里帐，急得火星直爆，也怒道：“我的文章，可以屈服天下，希罕中这举人，说个买字。”骑尉道：“你买不买，不关我事。今奉旨

拿你磨勘，怎躲着不去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我在此原为婚姻大事，外边事体，那里知道。”骑尉道：“既如此，不消多说了。”便将大链子套上颈来。康梦庚大嚷道：“我犯甚么法，明日是成婚吉期，断不可坏我大事。拼得不要这举人，我决然不去的。”骑尉道：“好胡说。”便一把扭出门来。两个家人，并缚了去。康梦庚急道：“既要去，容我过了明日也罢。”众人那里睬他，捉下了船，星飞解到京中。圣上差了礼部大堂，并司礼太监，从公磨勘。止是两名有些关节，发下刑部问罪，其余举人，召入内廷复试。康梦庚钦拔了第一名，准与会试。康梦庚转不敢回籍。到得二月十五，三场之后，会试榜发，仍高高的中了十八名会魁。康梦庚祸中得福，把一天愁闷，添做十分喜色。无奈婚姻念切，就出了病呈，也不殿试，辞别座师，竟往江南重寻夙好。有《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》曲云：

我则道巫山入梦遥，却原来雁塔显名早。枉埋怨才美分缘悭，又谁知祸福机关巧。未相偎花烛洞房娇，先消受金榜挂名高。小登科情未稳，大登科心遂了。桃夭，拟再睹春风貌。娇饶，叹分飞异路抛。

玉如小姐，因康梦庚遭此不白之祸，心里好生挂忆，情绪如麻。光阴易过，不觉已是二月中旬。只闻东园间壁一所大宅子里，忽然热闹，终日车马填门，官员谒见，像个公馆一般。小姐心里疑惧，便叫老苍头出去问问，说是新任福建布政使带有许多家眷，借这所空房暂住几日，就起身的。

看官，你道那布政使是谁？原来便是贡鸣岐。但贡鸣岐做山东总宪，任尚未满，为何就陞了福建布政？却有个缘故。当初，山东总兵段勇，只因盘放重债，被贡鸣岐参坏，削职回籍，私恨未消。因他声名刚直，寻不出些破绽，无因报复。谁知有个门房女婿，向在京里做行人司，忽升了工科给事。方值吏部会推福建布政，遴选能才，工科因段勇嘱托，就动一本，说山东臬司贡凤来，才品优长，合升福建布政。圣旨敕部选用。你道，段勇衔恨贡鸣岐，便该使计坏他，为何反骤然升擢？原来又有个缘故。彼时倭寇起于闽中，大肆侵掠。八闽诸郡，朝夕危急，日有警报。于是朝议惶然，屡遣名将，时复败绩。是时，布政缺出，吏部挨俸推升。谁知应升的官儿，因此危乱之地，不借告病，定假乞休，俱不肯去。且自江而南，沿途锋镝，大是可虞。因料贡鸣岐是个书生，兼有家眷，驱驰险道，稳丧贼人之手。故此假公荐拔，实实暗中使计，贡鸣岐只得奉命而南。到了苏州，闻前途有变，不敢便进。时济南通判钱仁之子钱鲁，欲霸縻贡小姐姻事，闻贡玉闻兄妹俱往，也便束装而回。那东园间壁这一所大宅，即钱鲁旧业，因欣然就借与贡鸣岐，安顿家眷，以便私图。岂不与段勇之计，阳施恩义，阴包祸心者，同类而语耶。诗云：

人面皆反侧，人心更不测。
外貌多圣贤，中藏胜蠹贼。
排挤乘人危，善以曲为直。
萧朱终构衅，友道于斯绝。

一日，冯家老苍头，在园中灌地，只闻得叩门，是个女人声音叫唤买花。老儿连忙开了，却见十四五岁一个小丫鬟，便问道：“姐姐那里来的？”丫鬟道：“我便是隔壁贡老爷府中的使女，我家小姐昨日在楼上，瞧见这园内有好花儿，故今早着我来你家，买几朵去戴戴。”老儿道：“原来恁的，我这园内花卉尽多，既是贡老爷家，那里要你东西，日逐摘些去戴便了。”丫头道：“人家下本钱种着，岂有个白白摘去的理。”便在袖里摸出一百个钱，送与老儿。老儿略逊逊，只得受了。便替他摘满一篮，叫他拿去。丫头道：“小姐还叫我问声，不知这是谁家宅子？小姐闲暇时节要过来走走，可使得吗？”老儿道：“有甚使不得，总是这座园子，单单我家一位小姐住着。当初，老爷做过都督，今已去世。因家居巴蜀，不得回乡，故赁这所园房住下。”丫头道：“既如此，与我家小姐做个女朋友，岂不更妙。不知多大年纪，可曾许过人家吗？”老儿道：“交新年已一十七岁，近日才许了一位新科举人康相公。”丫头道：“是那里人？”老儿道：“闻说是浙江平阳县人，在监里中的。”丫头道：“莫不叫做康伊再吗？”老儿道：“正是了。”丫头吃惊道：“奇事，奇事。”老儿忙问道：“姐姐却为何惊骇？”丫头道：“这康相公曾聘下我家小姐，后来不知听了甚么人的诽谤，竟不肯住在衙里，如今果然做出话靶来了。”老儿因一时无心说出，吓得目瞪口呆。如飞进内去，报与小姐。那丫头也乱慌的出门去了。

两下这一场惊骇，非同小可。幸喜贡鸣岐这两日初到，事体忙杂，丫头不及告禀，先与夫人说知。夫人却平日听了儿子说话，巴不得将女儿另许个人家，闻康梦庚别有所娶，

倒也不十分着急。转吓得冯小姐惶惧无措，不胜气苦道：“不想康生聘而再聘，狂荡若此。那贡小姐何等门望，岂肯轻易干休。我又一时失察，误订姻盟，如何是好？”侍儿道：“他耽搁小姐终身，少不得与他结煞。但恐贡家责备我们，却倒当他不起。”小姐道：“我实坐无心，他们做官的，自然能谅。”说便这等说，终久担着鬼胎，日夜惶恐。

谁想贡玉闻生性野劣，更兼相知了钱鲁这样一个顽皮后生，俱恃着父亲势焰，一发横行无忌，终日放鹰逐犬，惹事生端。闻东园好景，要进去游玩，因园门紧闭，便大呼小叫，乱骂要开。老苍头略一阻拦，他两个便打将入去，把假山花木，尽皆踏倒，直到玩花亭后，轩子里边，还狂呼恶骂，出言粗秽。老苍头苦告道：“这里是内眷人家，如此恐为不便，爷们存些规矩便好。”贡玉闻听了这话，就劈嘴一拳，把老儿打倒在地，骂道：“你家什么规矩，放你娘的狗屁，叫你认认我贡大爷的手段哩。”便与钱鲁两个，直打到后边冯小姐的内室，还千愁万愁的骂个不了。转是那些众家人，恐老家主责备，再三的劝了出来。贡玉闻还大骂道：“我今且去，到明日再来打一个下马威。这老奴才少不得要送官哩。”就复身到亭子边，把一应盆景花木，都捋得精光。可怜无数名花异卉，弄的粉香狼籍，枝叶飘零，其余瓜蔬菜果，俱践踏泥烂，围墙门径，尽皆爬倒。好个东园景致，变成一片荒场。方才叫一声燥脾，带领众家人，出园去了。这场灾厄，胜如兵燹。可怜老苍头，打得头青眼肿，扒了半日，挣不起来。小姐闻知，痛哭倒地。丫头道：“小姐气恼，总是无益。况有康相公这段枝节，少不得有许多不清净哩。”小姐道：“他们这样行径，这件事毕竟还来摆布

我。”丫头道：“便是。除非到那家躲一躲，等他们起身去了，便可没事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们女儿家，魑魅地投奔到那家去？除非葛老爷或者可以依傍。只隔府路远，路上未免不便。”丫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说不得了。小姐该收拾去，避过这难星才是。”小姐道：“如此荒乱世界，少年女子岂可出门。万一有失，如何是好？”丫头道：“我倒有个美计，只不知小姐可从？”小姐道：“事势已急，苟可权宜，有甚不从之理。”丫头道：“小姐聪敏有智，不亚丈夫。除非小姐与我，都改扮男装出去，庶几稳便。”小姐想一想道：“此说倒也有理，人就盘问，竟说是老爷的公子便了。”就取出父亲所遗巾服，穿戴起来。丫头也都换了青衣小帽。大家一看，不觉笑道：“果然像个主仆，凭他好眼力，也看不出我们破绽。但恐靴子宽大，不便走路。”丫头道：“靴尖里用些软绵塞满了，便不空荡。”当下收拾些细软，叠了两箱，雇个人挑着。小姐竟同诸婢女与老苍头，悄然从黑早出门，竟到山塘，买舟往毗陵进发，果无一人知觉。诗云：

金钗隐隐覆乌纱，绿鬓拖云较略差。

广袖不遮莲步小，女中真有丈夫家。

到了毗陵，舟抵东关，先着老儿到府前一问。恰好葛万钟今早送将军往镇江去了，还有两日回来。小姐便分付搬起行李，且寻个客店寓下。是时天尚未午，在下处好不焦闷，便叫丫头守了房户，自己带个女奴，往街上看看风景。走到个热闹去处，见一茶坊，甚是清雅。小姐正觉有些口渴，便进去吃壶茶儿。店家搬上果品，小姐正尔独酌，只见又有个

吃茶的进来。小姐观看那人，气宇轩昂，精神雄赳，年纪只好二十多岁，却五绺长髯，丰颐隆隼，好个魁梧状貌。走进店中，把小姐仔细一看，也便在对过一张桌子上坐定，口里虽吃着茶，眼睛却看着冯小姐。一会儿立起身来，与小姐拱手。

小姐也立起身，拱了一拱。那人连忙走出位来，鞠躬施礼。小姐见他恭敬，忙走近前，作了个揖。那人便问道：“先生何来？”小姐答道：“卑人从吴门到此。”那人道：“有何贵干？”小姐道：“为访一相知，偶尔不值，在此盘桓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观先生高情逸韵，迥绝时流，虽萍水相逢，同气即为知己，何不并坐一席，大家谈些时事何如？”冯小姐是将门才媛，说着时事，不觉耳热，因答道：“忝在同道，何妨促膝。”便一桌坐下。那人斟送茶来，便问道：“先生贵姓大表？何方人氏？”小姐暗想：“我本是个女子，且莫说出真情。”只含糊答道：“卑人成都人氏，姓马名玉，先君曾拜总戎。今一身漂泊，贫不能归，因而游览天涯，陶情山水，遣此岁月。”那人道：“原来是位公子，且是高士。实不相瞒，不佞亦叨武职，现今镇守江淮。”小姐道：“原来老先生乃是贵客，失于恭敬，乞宥唐突。”那人道：“公子何言若此，请问芳庚儿何？有所娶否？”小姐道：“虚度一十七岁，尚尔无家。”

那人道：“公子家学渊源，必善谋略，何不屈高就仕，展布奇才，做些豪杰事业。”小姐道：“文经武纬，虽略晓源流，但无媒之径，又有所不屑耳。”那人点点头道：“公子自重若此，尤见英雄。但可恨，满朝将相，不能进贤荐士，以致英雄俊杰，困老风尘，岂不可叹。”小姐道：“老

先生戎务劳身，胡为迤逗于此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欲就任，便道微行，以访豪杰。”小姐道：“尊寓何处？当图造谒。”那人道：“小舟在于河下，只恐不敢屈尊，同至舟中一叙何如？”小姐道：“今晚尚有事，明日定来拜访。”那人道：“此刻便欲解维，会晤无日，岂忍遽别。”便一手握定，同步出门。叫家人还了茶钱。冯小姐此时，力辞不脱，好生懊悔。丫头也横眉竖眼，做手势叫他莫去。无奈身不由主，那人紧紧携至船头，执意要他上船。小姐没奈何，只得跟进舱中。只想一言而别，谁知这一去；有分教：来时有路，插翅难归。未知那人是何物色，冯小姐此去做些甚么局面出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有人说康梦庚是没福分人，得贡小姐之才美，偏偏强出头来；冯玉如刚欲上手，忽然分散。得第而归，遂不相值。又有人说康梦庚是有福分人，不因贡玉闻愚弄，何幸又得一位佳人；没此虚惊，何因得中进士；归而竟配合了冯氏，则贡家姻事，必然忒腔。有此一番颠倒，乃得双双到手。两说俱不能定，质之作者，作者亦无以自解。

又评：

贡钱二子没这一番吵闹，冯氏安得而逃。冯氏不逃，则康梦庚之事，一说便完，有何意味。惟是逐层生发，出人意外。如桃花源中，目迷五色，愈入愈胜。

第 十 回

虎头寨一女子屈服众英雄 豹尾关两袷裳权成双伉俪

词曰：

颠倒扁舟，错认风流。把阴柔赚入貔貅。笑须眉无眼，逼配鸾俦。做干夫妻，虚风月，假绸缪。人在河洲，君子先逋。算教他苦乐均由，使英雄气短，儿女情稠。待绿窗人，绿衣客，绿林游。

右调《行香子》

你道冯玉如小姐，在毗陵茶肆中所遇，端是何人？原来此人姓沈，名定国，乃是王屋山大盗沈昌国之弟。因沈昌国被玉如小姐戮于阵前，寨中无主。是时，沈定国弓马熟娴，膂力出众，且少曾读书，人物豪俊。故凌知生就立他做了寨主，僭称中天大王。乌合豪杰，以继沈昌国之夙志。因王屋山被冯家父女挫了锐气，便自焚了黄衣寨，仍跋扈而南，在于江淮之间，立一寨，曰豹尾关，潜匿山泽，觊觎州郡。闻

知下路民居殷实，府库充盈，便有扫掠之意。故沈定国悄然私下苏、常一带，窃探虚实。这日，偶然进店吃茶，不期恰遇见了玉如小姐。只认是斯文年少，那知是生死仇家。幸冯小姐不露真情，两下反成知己。但沈定国是个绿林武夫，为何见了这样个青年英俊，便倾心爱慕？因沈定国有个妹子，年方十五，虽非上等佳人，也有七八分容貌，名唤云姝。沈定国欲替他觅一佳婿，因见冯小姐风流蕴藉，十分中意。且说是将臣这子，文武精通，一发欢喜，故邀至舟中。小姐虽心心念念，只想脱离。怎奈沈定国死留不放，便治酒款待。略转眼，山珍海错，罢列当前。玉罍金樽，连斟叠送。小姐告辞道：“卑人不胜杯酌，且有事在身，必欲奉别，容日特诚到贵地相访。”才立起身，沈定国一手拦住道：“不佞虽武夫，不足与言。然忝在肺腑之知，何公子见弃若此。”小姐道：“非敢得罪，实有不得已事，故尔急迫。”丫头在旁接口道：“相公实有正事，另日到老爷任上相会便了。”沈定国道：“纵有贵忙，何妨迟此一日，断不可却小弟薄意。”小姐无奈，只得坐下。沈定国道：“公子尊寓何处？寓中尚有何人？”小姐道：“行李暂顿东关客舍，尚有两个小童守寓。”沈定国得了这话，便暗暗叫人，将公子行李并小厮，别唤个小船，搬载了来。自与小姐一头吃酒，一头分付开舡。小姐听见，几乎急坏道：“晚生有事，岂可同行。况天已垂暮，万一去远，不知归径，则先先生一片相爱之意，转累及卑人了。”沈定国道：“不妨，公子台阶，另有一舟，现在后边相候。我与公子，开怀一谈，尽欢杯酌，即当送回尊舟何如？”小姐道：“小童那知卑人在此，却来相候。”沈定国道：“恐公子路间少伴，故着人去报了来的。”小姐便

立起身，从舱口一望，果见自家两个婢女，坐一小舟，紧紧尾定船梢。小姐心里半疑半信，一发惊慌。便将手向后一招，待要唤来问他，谁知佯为不见。反退下几步。沈定国忙逊小姐复坐，殷勤劝饮。不觉红日衔山，银蟾出海，行有三十多里，已是一天夜色。小姐决意告辞，沈定国勉留不过，只得相送。出舱，招小舡拢近，沈定国自扶小姐跨下。大家谢了一声，拱手而别。小姐便如离钩脱网，掉转船头，分路飞摇而去。诗云：

直处抛人曲处逋，聪明终自入模糊。
平平大道胡为险，错认裙钗作丈夫。

你道冯小姐此去，可脱得这葛藤么？谁知那船家都是贼人所使，架起两橹，黑夜里尽力一摇，却回环旋转，兜过一条小港，仍旧转出官塘，竟望丹阳镇江而上。小姐与诸婢女，是深闺娇养，从未出门，那知路径。摇到半夜，只不见到。便问船家道：“方才来了多少程头？觉回去甚是路远。”船家道：“方才来有五十里，如今回去晚了，大河里都下了栅，不便叫唤，打从腹里穿出大塘，又远绕了二三十里，故此觉得远此。”小姐只得和众婢女，略盹盹儿。一觉醒来，天已微明。睁眼一看，只见水光天接，波涛浩渺，大吃一惊。忙问船家，说是黑夜里走错路头，快到江口。小姐大嚷道：“做船家岂不认得河路？快些拢岸去。”船家道：“相公不要心焦，送你转去就是。”小姐已知船家是歹人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忽见四下里有十来号哨船，都摇拢来，高叫道：“马相公来了么？我家老爷差小人们，迎接相公到衙里相会

哩。”小姐见不是势头，一发着急。尽他大呼小叫，总是不睬。又趁着绝大顺风，扯起布帆，不够半日，便叫泊岸。只见山林荫郁，旷无人踪。小姐心摇目乱，不知是甚所在。许多人先上了崖，见岸旁有一乘大轿，数乘小轿，并旗伞人夫，在那里守候。一等冯小姐上岸，便抬过大轿，请他乘了。众侍儿也坐着小轿，一色行李，都有粗汉挑着。走了半日，方到一个山坳里，一路扎营结寨，直接数里。有个绝大衙门，兵马仪卫，威风赫赫。进了三四层高大铁门，方才歇轿。冯小姐刚出轿门，只见沈定国迎将出来。身穿袞绸紫袍，腰系玉带，头戴冲天软翅巾，俨然王者气象。鞠躬揖逊，略不骄奢。小姐心里，虽是惊惊慌慌，见沈定国如此谦卑，反不好发急。直至堂上，施礼叙坐。沈定国道：“不佞心仪俊杰，志切好贤，有劳公子屈尊，不勝負罪。”小姐道：“偶尔一面，谬辱惓惓。但尚未请教老先生，官居何职，乃此烜赫？而高牙大纛？奚为驻此深山？幸为明示，以解愚惑。”沈定国道：“公子业已到此，不敢相瞒。不佞名唤沈定国，少负豪气，长习兵戎。只恨时不见用，潦倒数年，英雄气色，不甘郁郁尘寰，因此撇下家园，潜踪湖海。家兄昌国，尝据王屋山，为冯我公所破。蒙军师迎不佞嗣位，遂迁徙于此。因乏豪杰为辅，故敢斗胆相延，公子幸不鄙粗豪，以襄不逮。”小姐听了，惊得冷汗如注。因想父亲与沈贼，彼此仇家，昨若直露真情，便白白偿他夙怨。但今身入邪径，何有出头日子。若甘心宁耐，则是反面事仇。若欲脱身，他又焉肯轻舍。况我是个女子，万一破绽，死且含羞。急得进退两难，只恳求道：“卑人懦弱书生，无寸长足取。虽大王见爱，只可伴食斋头，何济于事。乞大王另招英

俊，再觅奇才。瓮牖寒鰈，望即弃逐，感德匪浅。”沈定国笑道：“不佞岂无义勇之士，乃独注意公子。特有大事相商耳。”便命设宴洗尘。一面传军师，相见马公子。不多时，只见凌知生，笑嘻嘻步将出来，与小姐一揖而坐。小姐却认得他，是妖术军师。凌知生倒不辨他是冯家女将。未几，玳筵开处，鼓乐相喧。牙旗下，虎贲三千；画屏前，金钗十二。青裙按舞，红袖抒情。沈定国邀小姐入席，小姐心绪惊惶，忧形于面。正是：

为有貔貅女，羁留冰玉姿。
可怜空美满，悔不是男儿。

酒至半酣，沈定国开言道：“今日屈公子，降此荒垒，实有不揣之言。公子若不见弃，当以实告。”冯小姐道：“大王何事见教？倘若可从，敢不敬听。”沈定国道：“不佞有妹云姝，及笄未字，因观公子麟凤之姿，可叶螽斯之庆。故敢自引红丝，僭牵白面。公子不嫌丑劣，即当奉操箕帚何如？”小姐听了这话，转吃一惊，又暗自好笑，忙道：“卑人四海浮踪，才惭木石，未兼鞍马之能，且昧运筹之智。既难赋诗退敌，何堪帅阍乘龙。幸大王别选英才，以配淑女。卑人断不敢奉命。”凌知生接口道：“大王甚爱公子，且片言已决，岂肯再有变更。公子幸勿峻却。”便向沈定国道：“请大王即备花烛，学生忝为执柯，速成好合，免得公子尚有疑贰。”沈定国反迟疑道：“婚礼似难强合，今公子尚在犹豫，不好太速。今晚待公子三思熟算，且至明日，行合卺之礼，则公子便无他辞。”小姐见沈定国言语知机，反不敢

多说。直饮至月转西楼，酒阑人散，便令侍女掌灯，送公子书房安歇。

小姐与众婢女，来到房中，依旧琴书满架，笔砚精良，却无半点粗豪之气。小姐笑道：“文房器皿，原这般清雅。怪道他要招斯文妹丈。”丫头道：“倘明日再来歪缠，小姐何以抵饰？”小姐道：“我若是个男子，且权耐他一年半载，觑个机会，原可脱身。但我系女流，万一败露，如何了得。”丫头道：“虽是这等说，但小姐业已到此，岂肯放回。倘使起强盗性子，不怕我们不从。那时，反不妙了。”小姐也没了主意。大家愁做一团，准准想了半夜。小姐忽说道：“我有计了。”丫头忙问何计？小姐道：“我明日竟允他，与那云姝做亲。到床帏之际，只推父服未终，三年孝满，方行房事。此律中所载，彼必不疑。且迁延几月，俟有王师下剿，便将沈定国献首，报泄父仇，岂非两全之策。”丫头亦拍掌笑道：“小姐真个算计得好。”到次早，沈定国又排筵宴。酒过数巡，沈定国问道：“公子尊意决否？”小姐道：“卑人家室飘零，自愧资身无策。一旦荣开甥馆，僭配天孙，诚卑人之至幸。昨所虑者，才非神武，力昧匡时，终为大王嫌弃。所以迟疑未定耳。”沈定国道：“不佞若有弃嫌，今日便非如此诚切。”他真个性子直率，被这一哄，便已深信。一面催妹子梳妆，一面检点结亲之事。是夜，悬灯结彩，设席张筵。莲炬高烧，玉笙低按。宾相请出新人，双双交拜，行礼之后，执彩牵红，引入洞房。花烛之下，揭去红巾，现出花容月貌。冯小姐偷睛一看，果是个少年美女，可惜春风虚度，误此芳年，倒为他十分惋惜。云姝也偷看小姐，又是个翩翩俊雅，稳认做画眉张敞。谁知是镜里萧郎，

只中看，不中用的。两人吃过合卺，相携就寝。但见绣帟高揭，银蒜低垂，宝鸭香消，兰麝凤衾，春暖蛟绡。未几，带解同心，扣松玉蕊，两下相爱相怜，痴情欲绝。谁知玉腕虽交鸳颈，海棠未试新红。冯小姐穿着里衣，相抱而卧。云姝春情虽发，含羞不语。过了数日，方悄悄相问，小姐告以父丧之故。云姝便不疑惑，又不敢与哥哥说此衷曲。沈定国只道他已做高唐神女，谁知尚是鲁男子怀中之妾。诗云：

画里萧郎镜里欢，为云为雨苦无端。

世间男子真盲瞽，一顶儒冠误识潘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贡鸣岐，因前路难行，借钱鲁宅里住了月余。一日，丫头禀道：“前日小姐命我到邻家园里买花，闻得一桩极奇怪的事，连日老爷多忙，不曾说得。”贡鸣岐道：“甚么奇事？”丫头便将管园老儿的话，述了一遍。贡鸣岐大骇道：“不信康生负心至此。”忙叫两个丫头：“到园里去，说老夫人请冯小姐说话。”欲待问他明白。丫头去了半晌，回说冯小姐已搬去，止剩一所空房。贡鸣岐愈加着疑，来问夫人。夫人道：“此事吾已先知，恐相公气恼，故此不说。总是那畜生已将我女决绝，故再聘冯氏，情亦有之。但他如此负恩，何足责备，怕我家女儿没人要吗。”贡鸣岐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他一时误听谗言，终久要见个明白。儿女之事，亦体统攸关。自古道，一家女儿，吃不得两家茶。难道有他适之理。”夫人道：“他并无巾帛聘问，我家亦未用庚帖过门，有何形迹。”贡鸣岐道：“一言既诺，自不可移。即我女意中，又岂肯改弦易辙，此言断不可说

起。”贡玉闻便在旁插嘴道：“爹爹说的好笑，这康梦是个油花光棍，还认他做好人。如今现聘了冯氏，难道我家妹子，倒与他做小老婆不成？”贡鸣岐喝道：“畜生，不知道理，也来胡讲。”贡玉闻道：“他明明丢了我家妹子，又娶别人，被他削尽体面，爹还没志气，要将妹子捱把他。如今那钱通判的儿子，这样一个豪富少年，尚不曾娶亲，曾与我说过几次，要扳我妹子。依我算计，索性竟把妹子嫁了他，羞杀这油花光棍。”贡鸣岐听了大怒，就是夹嘴一个巴掌。骂道：“不肖畜生，人身也讨不全，偏要多嘴。就是他果然另娶，你妹子便要嫁人，也还问他讨个决裂。难道背地里竟另许了人家，也做这样不明不白的事。”贡玉闻被父亲打了一下，乱喊乱跳，哭出外头去了。贡鸣岐也叹口气，便不言语。又过数日，闻康梦庚已中进士，贡鸣岐又喜又恼。喜的是他青年联捷，信自家眼力识人；恼的是他负心背盟，使女儿无有着落。正是：

世事从来假，何须认作真。

谁知无行客，正是有情人。

再说冯小姐，自从改装易名马玉，与云姝结亲之后，尊其称为马大王，日与沈定国谈兵讲武。说到超神入化，沈定国伸舌大赞道：“不佞一生奔蹶，今聆公子之言，如漆室一灯，怎不令人折服。”因将内外一切威权，统归小姐之手。小姐既握大柄，便欲为父雪仇。

一日，向沈定国说道：“用兵贵于正大，决胜尤在威明。阴谋既难服人，妖邪岂能胜正。若凌知生恃左道之术，

是为妖孽。妖孽者不祥，此将亡之道，久必有变，为之奈何？”沈定国因惊服小姐之才，巴不得买他快活。便道：“凌知生系先兄所用，今得公子王佐之才，自应复归正道。其人之去留，任凭公子裁酌。”小姐得了这话，登时传集众头目，立刻绑出妖人凌知生，斩首号令。沈定国闻之大骇，却又不敢埋怨。过了些时，小姐闻康梦庚联捷，暗暗欢喜。丫头说道：“康相公虽中进士，心里毕竟挂念着小姐，自然不肯在京耽搁，倘或就到苏州，竟至东园，岂不错过。”小姐道：“我非不虑此，但身陷贼境，插翅难归，只得由他错过了。”丫头道：“错过不打紧，但恐贡家住在园中，明知有了小姐这事，必然偏妒。万一康相公撞见，倒逼住他做了亲，岂不反将小姐置之一边了。”小姐忽然惊讶道：“是呀，我倒不曾想到此处，几乎失算与他。”沉吟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若要见康生之面，已万万不能。若让与贡小姐，夫妇和谐，心中又不甘服。莫若与他苦乐同尝，合则俱合，离则俱离，方始无怨。”便与沈定国商量道：“小弟在此弥月，交游疏远，世务谢绝，但有一事挂怀，若大王肯为周旋，则葛藤可断矣。”沈定国道：“公子既有未了之事，但求分付，不佞当得效力。”小姐道：“父母生我兄妹二人，因见背太早，托孤与贡鸣岐抚养。今舍妹已长成，一十六岁，才智过人，小弟每事赖其商酌。今大王以机务委托，虽竭尽焦思，恐一人智识有限，必得舍妹，朝夕赞襄，便万端毕举，不愁大事不成。”沈定国听了，大喜道：“令妹有些谋略，固当接来共事。但贡鸣岐作官闽中，途路遥远，怎生是好？”小姐道：“贡鸣岐尚在苏州驻扎，未必就去。但他竟将舍妹视为己女，若循礼相迎，断然不舍。须是我与大王同去，待夜

深入静，乘其不意，打入府中，找着小姐，掳了便走，方为干净。”沈定国点头道：“好！”忙拨五十名精丁，暗藏军械，自与冯小姐青衣改扮，驾起五六只哨船，即刻起程，赶到苏州，把船四散泊下。到更深时分，众人明火执仗，前后攻入。吓得贡家大小，见一伙大盗，杀入门来，俱奔命不迭，连贡鸣岐也不知躲在那处。可怜贡玉闻，惊得魂飞天半，直钻在仓廩地板下去躲着。众多人，仗冯小姐引路，直入卧室，寻着贡小姐。冯玉如一手抱定，传谕众人，不许掳掠，违者斩首。众人都不敢动手，一齐拥到舟中。连忙解维，从僻路摇出枫江而去。

贡家见强盗已散，方敢出头。查点金银衣饰，丝毫不缺，单单不见了小姐，十分骇异，连忙报知汛兵，反不好说是没了小姐，但令他追赶强徒。那几个汛兵，犹如畏猫之鼠，听说捉贼，只好虚壮声势，从四下里张张探探。谁知这班人，已不知去多少路了。次日，报知府县，分头缉捕。贡鸣岐夫妇二人，捶胸号哭，日日想念不题。有《二犯江儿水》曲云：

绿窗容貌。漫矜诮绿窗容貌，绿林中人更好。
笑一双玉美，一对丰标。一粗豪，一俊俏，家在梦中遥。
情还妒处挑，明里相招，暗里相抛，则教他认哥哥和嫂嫂。
疑团怎消？这时间疑团怎消？姻缘颠倒，弄的个姻缘颠倒。
到头来共萧郎，两誓鸾胶。

贡小姐被他掳至舟中，只管啼啼哭哭。待要寻死，亏得

马小姐一路相陪，百般恭敬，再三劝解，方才没事。因想：“贡小姐如此才貌，真是天姿国色，康生却如何抛弃，必然有人谗间，以至于此。”不数日，到了豹尾关，迎入寨中，张筵款待，令云姝相陪劝饮。贡小姐只苦苦不乐。虽珠围翠裹，锦衣玉食，终日珠泪频抛，不安寝食。冯小姐见此光景，恐怕生变。一日，瞒着云姝，悄然到他房里，婉转劝慰道：“小姐千金闺秀，不佞亦读书循礼，虽男女共处，断不敢以非礼相犯，当兄妹呼之，幸勿疑惧。”贡小姐勉强答道：“妾一生名节，幸赖大王保全，岂不感戴。但父母生离，心实不忍。望大王开恩放归，自当举家衔结。”冯小姐道：“不佞实为小姐大事，故敢屈尊至此，不必言归。”贡小姐道：“大王为妾何事，可明言否？”冯小姐道：“不佞有表兄康梦庚，已成新科进士。闻先年曾聘小姐为婚，后来尊公不知听信谁人之口，竟有将小姐改适之意，为此鄙意不服，特邀小姐到此，俟家表兄锦旋，完此盟好，实无他意。”贡小姐吃惊道：“康生姻事，实家君成之。其后康生误听蜚言，复聘冯氏，是渠负心易志，非家君有所变更也。愿大王垂察。”冯小姐道：“冯氏之聘，事诚有之。但闻他与小姐，曾已决绝。冯氏亦常州郡贰葛万钟作合，所聘甚明。倘各持一见，小姐将如之何？”贡小姐道：“停婚再娶，固康生之咎。至于冯氏，虽出不知，亦夫觉察。若彼此争衡，纷纭何已。凡事有家君作主，贱妾何敢饶舌。”冯小姐道：“据这般看来，既小姐诺聘在先，虽家表兄率听匪言，浪改前约，在尊公与小姐，情决不甘。若论冯小姐，亦明媒正聘，又奚肯甘心抱耻，作风中柳絮，无所沾着。若两相不逊，定然讦讼干连。在两家，原无加损，总是家表兄一人吃

亏，必至坏名丧节，究与二位小姐无所益处，又何忍出此。依我愚见，莫若使家表兄一循正礼，先娶小姐，后娶冯氏。闺闱之内，竟以姐妹相呼。一则全家表兄之功名，二则免两家之争竞，则彼此无言，夫妇和好，岂不共仰贤声，各沾实惠，请小姐思之，以为然否？”贡小姐听这一番说话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大王之言，得情合礼，谁不允服。但不知冯氏贤否如何？万一不能相安，妾当置身何地？”冯小姐道：“我知冯氏，将门才女，素称贤德，岂敢相违。”贡小姐道：“若冯氏果贤，贱妾敢有异论，悉凭大王裁酌便了。”冯小姐道：“此事我亦不能臆断，总俟家表兄归来，自有两全之策。”二人讲得投机，贡小姐反不气苦，彼此相安，情同兄妹。只时常想念父母，暗暗坠了些泪。有诗云：

谁道蛾眉葬虎头，绣罗衫子敌貔貅。
直教吸尽英雄胆，花诰齐封两好逑。

且按下不题。却说康梦庚，自离了京师，在路晓行夜宿，不则一月，到了苏州，仍寻白公堤旧寓，安顿了行李。此时已是进士，规模便自不同。主人分外奉承，自不消说。康梦庚到次日，跟着朱相、王用，悄然步到东园，欲再睹春风一面。谁知玉如小姐，倒先做了离巢之燕，已不在旧时王谢堂前矣。独是贡鸣岐，因冯小姐忽然逃避，不曾问个细底，终日闷闷不乐。兼之女儿被掳，杳无音信，总是愁容不展。一日，偶然散步，径入东园。意欲消遣胜地，谁知风景萧条，大异平昔。但见花木纵横，亭台毁析，诘问家人，方知是儿子并钱鲁生事作践，心下十分气恼。观那景致，虽然

毁裂，也还可人。步到亭子后边，忽见墙间诗句，细看一遍，不觉失惊道：“原来康生与冯氏唱和的诗尚在，则前日丫头之言逼真矣。但那冯氏，诗才隽逸，字法精工，原非平等女子。想都为我那儿子在外边生事，以致仓皇逃窜，甚是可怜。”正徘徊嗟叹，忽见有人走进园来。定睛一看，却认得是康梦庚。贡鸣岐半疑半讶，慌忙上前，一手挽住道：“恭喜贤侄，已作贵人了。久不见面，今日甚风吹得你来？”康梦庚突然被拉定，也仔细一看，认得是贡鸣岐，吓得冷汗淋身，手足无措，只得跪了下去。贡鸣岐用手搀起道：“你当初也不该这般狂放，今日又胡为如此局踖，有话且坐了细说。”康梦庚听了这话，急得满面通红，羞涩不能成语。贡鸣岐携他到在凳上，大家坐下，问道：“贤侄前者，听信何人之言，乃有这番妄乱？”康梦庚只低着头，不敢做声。贡鸣岐道：“此非贤侄故为之，不过匪人离间，贤侄误听耳。此际正该直剖，以明心迹，或可补过将来，何必反为腼腆。”康梦庚听见说话贤明，心里宽了一半。因跪下告道：“老年伯若果相容，恕小侄尽言拜禀。”贡鸣岐又扶起道：“有话不妨直说。”康梦庚仍复坐定，然后将去年见小姐春容，与广陵舟中所见，绝不相同，并园楼上亲见小姐，窘于赋诗，其容貌与春容无二。许多疑团，尽情发泄。贡鸣岐沉吟了一会，忽顿足道：“是了，此必我那不肖畜生，与钱鲁两人所设之计，离间这段姻缘耳。但贤侄不细察虚实，遽舍此而另聘冯氏，亦觉太率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小侄因信所见为真，故去之惟恐不速。事出有因，谁能不惑。负盟之罪，幸老年伯怜而恕之。”贡鸣岐道：“小女虽遭诽谤，他时自辨瑕瑜。冯氏既定深盟，此际究难美满，为之可叹。”康梦庚

忙问道：“老年伯此言为何？”贡鸣岐道：“你还不知吗？”便将冯小姐遽然逃遁的话，与他说知。康梦庚捶胸大哭道：“天呀，我怎如此缘浅。要甚么功名富贵，不如削下这几茎头发，做个孤独长老罢。”贡鸣岐道：“贤侄且勿焦躁。冯氏虽去，不久尚有归期。只可怜小女，生不能见父母之面，死无以殓婣娟之骨。求为冯氏而不可得矣。”说到这句，便泪如雨下。康梦庚连忙问及，贡鸣岐又将女儿被强盗掳去的话，也说明了。康梦庚亦十分悲痛。有诗为证：

才美遭逢并有天，春风偏不解人怜。
谁知今日双离别，反为他时两作缘。

康梦庚即失了冯氏，恰遇见贡鸣岐，说起前事，为贡玉闻与钱鲁两人暗计，终久将信将疑。谁知贡小姐又被掳去，究竟才貌优劣，心中尚未释然。贡鸣岐留他住了数日，忽见京报说，皇上玉体违和，殿试之期，改于六月初三。贡鸣岐因对康梦庚道：“贤侄匆匆告假而归，本为冯小姐姻事。今冯氏既失，在吴门又无别务，殿试既已改期，正可仍往都门，且殿试过了，再来寻访未迟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此说甚是有理。”是时，倭寇稍平，贡鸣岐便收拾起身上任，康梦庚也就辞别进京。一起往北，一起往南，大家分路而去。未知后事如何？再看下回便晓。

总评：

云姝嫁了个雌丈夫，白白错过风光。冯小姐倚玉偎香，干讨这一番辛苦。沈定国拚得妹子，开门

揖盜，大是失算。凌知生用盡陰謀，忽然倒運。反
反復復，總是天公巧意安排，不容人到十分得意
處。

又評：

貢小姐嬌美深閨，一旦陷入龍潭虎穴，幸得吓
不死，反為康夢庚作緣，豈非禍中得福。貢玉聞深
為朋友，自是忠信上得力，不意反吃一個耳掌。貢
鳴岐真是忠信罪人，吾知貢玉聞此際，當在酒酣耳
熱時。

第十一回

非奸细计赚白衣军 是夫妻误认绿林妇

词曰：

智逐魔生，心机已入迷魂阵。那知敌国白衣来，反是将军令。若不为他人帮衬，怎得与自家缘分。奸人弄巧，大将无谋，蛾眉得胜。赚入多情，甘心让与风流兴。春风撮合，别人缘，有甚媒红赠。恰好是夫妻恭敬，生扭做野花推逊。凭他会合，任你惊欢，嗔伊薄幸。

右调《烛影摇红》

话说沈定国，自从有冯小姐做了妹丈，便已胆壮。一路侵掠骚扰，所向无敌。督抚奏闻朝廷，朝廷大怒。着兵部议遣能将，往南征剿。旨意一下，段勇闻知，十分得意，因一向闲住在家，甚是没兴。乘此机会，便去营谋起复。犒金百万，托了一个内官，在圣上面前力荐。圣上将段勇，御笔点

定，加陞左府都督，授以旄钺，率领五万人马，即刻离京。不一月，到了江淮，安下营伍，择吉发兵，大队杀入山来。谁知沈定国所据之处，地势甚雄，四面皆山，左右夹水，路径深折，众人只到豹尾关，便不敢深入。就有守山小卒，报入寨来。沈定国跨马提枪，杀奔山前。两家俱不答话，一场混战。爰勇真个沙场老练，骁勇无俦。觑沈定国略一破绽，劈面一枪，幸得偏了些儿，不曾伤命，只铲去一支耳朵。沈定国不能恋阵，忍痛而逃。爰勇因路径不熟，便不追赶，就收兵回营。沈定国逃入寨中，大叫大喊，连皮带血叫人缝好，只苦苦求马大王，替他复仇。

次日，冯小姐亲点锐卒，出山讨战。爰勇反因昨日得胜，便不看在眼里，只令先锋张彪迎御。张彪领命出马，冯小姐大喝道：“何物小卒，敢来抵挡？饶你回去，叫爰勇自来授首。”张彪也大怒道：“小小败贼，乳窍未开，也来纳命。”两边放马挥戈，各争胜负。战未数合，冯小姐偃戈败走，张彪紧紧追着。被冯小姐回手一枪，正中马腹，张彪跌翻在地，众喽罗一拥而前，生擒活缚，解进寨中。冯小姐将官军一阵乱砍，血涌成河，大获全胜，方才唱凯而归。下马升帐，众喽罗绑过张彪。张彪见冯小姐，挺身不跪。小姐喝道：“你今已被执，何得尚尔昂然。”张彪道：“为国杀身，兵家常事。胜则荣，败则死，何必多讲。”冯小姐道：“今日与大王议事，不暇杀你，权且锁禁马房，明日待大王亲自号令。”众喽罗吆喝一声，把张彪推到个僻静处一间空房里，锁着自去。张彪好生愤恨，看那间空房，四无墙壁，尿粪秽流。是夜，惨雾昏迷，阴风凄切，好不伤心。挨到一更时分，只闻远远有悲泣之声，渐渐走近身来，却是个军人模

样。因张彪锁在黑地里，悄然不觉，竟走到间隔一间房屋去。掩上了门，口里叫疼叫苦。听他像个睡了，张彪不敢做声，留心窃听。那人口中，只自言自语了半夜。又一会，忽咬牙愤恨道：“我有何罪，把我处到这个田地。打了也罢，还说明日要把我与张彪陪砍哩。”张彪听见，暗吃一惊。不多时，那人又低声骂道：“你便这等猖獗，只怕天理饶你不过。今受总兵奉旨征剿，可惜没人通他个秘诀，把这个寨儿，扫的精光，有何难处。只不知那张彪，今夜关在那里？可惜这个好汉子，明日和我双双的死理。”说罢，忽放声大哭。张彪逼清听见，知是个离心士卒，便欲求救。因高声答应道：“张彪在此，可救我一救。”那人忽惊道：“真个张爷么？”张彪道：“怎么不真。”那人道：“且不要做声，我来救你。”连忙起身，开门出来，走到空房里一看，喜道：“老天有眼，果然张爷在此。”如飞与他解了绑，扶他到自己房里去坐。取出衣服，与他穿了。张彪十分称谢，因问道：“适间闻大哥悲恸之声，想必有所抱屈，不妨为小弟一言。”那人道：“不敢相瞒，小子唤名瞿奎，乃是寨中头目。因大王骄凌虐众，功劳山积，捶楚日加。小子因有贱恙，故昨日偶点名不到，将我重责四十，已属无辜，还说明日要斩首号令。如此残忍，因而悲恨。”张彪道：“士卒有疾，且当体恤悯念，岂有反加惨刑之理。即如小弟，尽忠王事，不意反丧毒手。大哥若能相救，得以生归，自然报恩不浅。”瞿奎道：“张爷幸遇小子，便是生机，何消说得，况贼人罪恶贯盈。非是我夸口说，不但能救张爷，兼可略施小计，立奏荡平。”张彪大喜道：“若蒙大哥相助，果尔成功，自不失腰金衣紫，则今日相遇，岂非大数。但不知用何妙策？”

瞿奎道：“大王平日号令，每到定更之后，凡内外军卒，俱穿白衣软甲，以备敌兵到寨，便于相认。且明日大王寿诞，众将官俱到内营献寿，必然赐宴，则营伍空虚。张爷只须致意投老爷，到明日二更时分，五万人马，俱穿白衣为号，乘其不备，杀入寨中，贼必误认己军，不敢相杀。一时忙乱，自相惊溃，而转眼荡平，易如破竹矣。”张彪鼓掌大笑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真莫大之功也。但你我二人，身在牢笼，如何行事？”瞿奎道：“一些不难。趁此黑夜，偷营而出，包管无事。”张彪道：“说那里话，千军万马，层层守护，难道飞得出去？”瞿奎道：“此言不然，今大王赏罚失明，众心怨叛，故巡防懈弛，宿卫亦少。房中现有军器，我二人一齐杀出关去，谁敢拦阻。”张彪道：“既承大哥助力，自无畏惧。”便整盔披甲，各执枪刀，一路斩门开道，略不费力，瞬息间来到投勇军前，巡兵慌忙报入。投勇正尔纳闷，忽报张彪回来，便立刻传进。张彪引瞿奎入营参见。瞿奎俯伏在地，张彪把被擒苦情，感瞿奎救归，并教劫寨的话，一一述了。投勇喜从天降，连忙扶起瞿奎，十分慰劳，便叫治酒款待。即刻传令三军，各备白衣软甲，伺候听用。到次日晚间，依着瞿奎之计，亲率五万人马，悄地往贼营劫寨。正是：

明月滩头理钩丝，风波一夜少人知。
鱼须莫恨竿头误，香饵抛来只自迷。

看官，你道沈定国有了这样一个奸人，可不坏了事么？原来不然。冯小姐因见沈定国挫锐，诚恐丧气，故施此妙

计，令心腹小军，假装奸细，故意漏泄军机，献智劫寨，诱爰勇自来投网。所以即获张彪，不忍即杀，竟把他做个竿间之饵，引鱼上钩的意思。

到得傍晚，传令大小喽啰，俱穿黑衣甲冑，埋伏暗处。只听后营炮响，一齐杀出，众皆遵令。等到二更时分，果然爰勇白衣军到，大队人马，衔枚而入。依着瞿奎引路，锋镝不惊，果然营伍空虚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是时，正当月晦，夜气昏黑。只因衣分黑白，故贼将看得见官军，官军却并不见贼将。爰勇正然得意，忽听后寨一声炮响，众喽啰摇铃呐喊，周围接应，把官军裹入垓心，四面团团围合，一场猛战。冯小姐单枪匹马，敌住爰勇，直战到三更时分，爰勇被冯小姐杀的汗流浹背，力不能支。被冯小姐瞧个破绽，一枪直透心窝。可怜，好员大将，死于一女子之手。张彪大怒，挺枪直刺。冯小姐勒马接战。未及数合，小姐敛身败走，张彪那里肯放，紧紧追着，被冯小姐手挽雕弓，搭上狼牙飞箭，回手一矢，正中张彪左目，一交扑下马来，小姐复身一枪，结果其命。众军一阵乱杀，五万人马，片甲无存，竟获得全胜，小姐收兵入寨。沈定国闻知灭了官军，一则报泄己仇，二则萑苻振气，额手称贺。即拜冯小姐为寨主，摆宴与喽啰叙功，大家欢喜不提。

且说康梦庚，别了贡鸣岐，星夜北上，五月尽，赶到京师，恰好殿试。是日，圣主临轩，亲览封策。见康梦庚卷，剴切忠亮，欲以第一人置之，后因文字过于激直，语多伤时，移置一甲第二，授翰林修撰。康梦庚年方十七，早已名登鼎甲，职简词林，好不荣耀。只因记挂着冯小姐姻事，就告假归娶，圣旨意批允了。康梦庚连忙收拾出京。这番是钦

天显宦，声势烜赫，比前大不相同。官员迎送，轿马承应，自不必说。只因走了陆路，长班仆从，共二十多人，独康梦庚坐着一乘官轿，其余众人，或骡或马，前后簇拥，得意洋洋。不半月，已到淮安。

一日，天将傍晚，山坡险峻，人倦马疲。康梦庚分付，投店歇宿，明日早走。又行数里，只不见有宿店。天渐渐昏黑，山愈旷野。康梦庚心里着急。只见山坳里大啸一声，冲出一伙大盗，俱执着雪亮的器械，蜂拥上前，把众人喝住。吓得几个轿夫，撇下轿子，四散逃命。众人俱磕头讨饶。许多强盗，将行李囊橐，尽情卷去。再把康梦庚也搀出轿来，轿中什物，一总搜尽。然后，一阵鼓噪，鸣锣入山而去。

康梦庚气得捶胸跌脚，众家人互相埋怨。不多时，轿夫也来了。康梦庚骂了一顿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光着身子，仍旧赶路。行不数武，只见前面黄旗轩盖，一行人簇拥而来。马上坐着个紫衣少年，走到相近，大家冷眼一瞧，那少年便拱一拱手道：“先生何来？乃如此踉跄而走？”康梦庚见那少年，气概轩昂，丰神秀丽，必是个贵客，便连忙出轿。那少年也跨下马来，大家作了个揖。康梦庚便实告道：“小弟姓康，名伊再，乃新科榜眼，钦假而归。路经此地，忽遇一起大盗，把镗装行李，抢劫一空，今前后又无宿店，为此惊惶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原来是位上相，但此地实是险恶，不想先生适遭其厄。今天色已暮，宿头尚远。学生荒居，去此甚近，敢屈先生，到舍下一宿何如？”康梦庚此时，日暮途穷，正无着落，且吃了许多惊吓，巴不得要个歇息之地。连忙应道：“若尊府可以相容，实小弟意外之幸。只是萍水相逢，骚扰不便。”少年道：“学生好贤任侠，实不惮烦，何

劳先生过谦。”便逊康梦庚入轿，自己上马，随后而行。诗云：

豪气轩轩非避秦，桃花何处问迷津。
谁知仙子犹双待，赚入渔郎是此人。

你道那紫衣少年，是何等人物？谁知便是冯玉如小姐。小姐因婚姻一事，颠颠倒倒，受尽磨折。不意陡然遇见了康梦庚，终是灵心慧性，眼里倒还认得。康梦庚却因冯小姐恁般打扮，反绝然不相识了。就是被劫之事，冯小姐明知是自家喽啰所取，却不好说破。未几，到豹尾关，邀康梦庚入去。康梦庚初还认冯小姐是个王孙公子，及至寨中，见规模阔大，心下转有些着疑。一等升堂坐定，便开口问道：“足下外拥貔貅，内充武备，不知何以有此殊荣？幸为明教。”冯小姐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此即沈定国之巢穴也。”康梦庚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已身陷萑苻。足下何人？亦居此邪径？”冯小姐道：“学生名唤马玉，即沈定国之妹丈。现今拜为寨主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断不可留，求足下放我出去。”冯小姐笑道：“先生休想回去，学生正欲久长相处哩。”便一面请沈定国相见，一面设席款留。是时，沈定国耳患已痊，闻说有贵客请见，连忙趋出堂来。康梦庚没奈何，勉强作了个揖。不一时，宴开金屋，灿烂银屏，彤檐掩映雕梁，花锦周遭裀席。歌翻金缕，曲按梁州。酒出兰陵，香浮凿落。康梦庚再三不饮，被冯小姐百般曲劝，只得勉饮数杯。终久酒落愁肠，双眉如结。饮至二更方散。

次日，冯玉如与贡小姐，说明康梦庚已中榜眼，并昨晚

所遇，今现在寨中之故。贡小姐又惊又喜。冯小姐道：“但我窥他意思，于小姐婚事，尚在未决，此去必有变局。依我愚见，欲即留他在此，与小姐完此盟好，庶无更张之虑矣。”贡小姐道：“虽承美意，但彼尚犹豫。纵大王强之使合，终非其愿。他日倘有弃置，岂不貽玷家声。此说断然不可。”冯小姐道：“他所疑者，以小姐才貌未真耳。今亲见小姐，必然心折，岂敢复有嫌弃。况他已再聘冯氏，万一先与好合，则小姐不既失之对面，而抱恨终身，又安可使美满风光，甘心落后。倘康生疑终不释，但知有冯氏之爱恋，顿忘小姐之前盟，小姐不亦自误耶？”贡小姐道：“此言岂非甚善，但成婚大礼，当听父母主张。今膝下远离，心方抱痛，岂可不待父命，苟且自专，貽笑旁人口实。”冯小姐道：“礼苟有变，贵乎用权。舜以圣人而为孝子，尚且不告。小姐身系女流，事处至变。况此段姻缘，原系尊公作主。今日之合，正以顺父命也。若小姐任其另娶，废置自甘，貽父母之羞，受门楣之玷，较之反经行权，两全其美者，相去不霄壤耶。”贡小姐被他这一番切论，说得俯首无方。冯小姐竟一面谕婢妾，劝小姐梳妆，一面料理结亲之事。彻心为人，毫无偏妒。莫说凡姿俗粉，贪欢恋爱者，无与争衡，即求之古贤女中，亦所罕见。时人有阕《北寄生草》曲儿，单赞那冯小姐的贤淑。其词云：

你本是同调人，怎做了撮合山？又不是绿林人，怎误了绿窗面？又不是画眉人，怎倒与蛾眉便？又不是虎头人，怎不傍鳌头彦？不生嫉妒且生怜，偏生贤淑非生怨。

冯小姐打点各项事体，一色停当，既做主婚，又做月老，转忙乱了半日。然后瞒着沈定国，悄然来见康梦庚，笑说道：“我观先生，忧怀不释，神思摧颓，必然心事不宁。或所求未遂。学生恐先生郁结中伤，特为设一乐境，晚间当引先生赴之何如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小弟身羁危地，祸福未分，有何乐境可赴？足下何必取笑。”冯小姐道：“学生一片真心，岂敢作耍。实不相瞒，只因有个舍妹，年甫及笄，守贞未字，其才与貌，非出自夸，实乃第一侑人物。向欲觅一佳配，方为无忝。奈遍观俊秀，博访英才，惜皆无当鄙意者。先生文章上宿，高步木天，且青年倜傥，才情绝世，倾慕殊久，恨不相值。今天假奇缘，得以亲承丰采。因思舍妹，非先生之人物，不足以随唱闺闱；先生非舍妹之才容，亦无以克宜家室。故敢斗胆相招，幸无他拒。”康梦庚听见，要他做强盗女婿，好生着急，乃力辞道：“足下雅爱，非不深知。但小弟业为冯氏之甥，此说断难从命。”冯小姐笑道：“先生所聘，得非冯我公之女耶？”康梦庚惊问道：“足下何以知之？”冯小姐道：“东园结社，童稚皆知，岂但学生一人独晓。然闻先生于冯氏，不过一言之合，且未成奠雁之缘，何须便作乘龙之想。况冯氏已潜奔别境，生死未知，先生弃之可也。”康梦庚正色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小弟虽未居甥馆，而情实相深。且冯氏之逃，实因小弟之故，为我受此波折，方且梦寝不安，岂有反负其情，甘为薄幸。”冯小姐道：“学生闻此女得罪于贡氏，故不能安身而去，与先生何与？乃自引咎若此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实有隐情，弟不可告之足下耳。”冯小姐道：“朋友以道合，自当倾心相付，何必

意，待要逃避，被冯小姐双手拉定。一会儿，宾相迎出新人，中堂交拜。康梦庚乱跳乱跑，冯小姐那里管他。叫三四个侍妾，牵衣执手，生生的捺定了，拜了四拜，然后把红绿彩绦，将康梦庚紧紧束住，令侍女牵着，推推拥拥，送入香房。一路的门户，已层层关锁。康梦庚逼至房中，好不气闷。也不想去做花烛饮合卺，只向外边一把交椅上，呆呆坐着。众侍儿扶贡小姐，端坐花烛之下，挑去蒙头，露出天仙般的容貌，愈如光艳。众侍儿像红娘一般，又把康梦庚促到台前，与贡小姐对面坐下。

此时，康梦庚虽无心于此，然不知绿林女子是怎生模样，便悄然偷眼一瞧。并非别人，却是贡小姐。与当年舟中相见，俨然无异，只觉长成了些，容貌比前更胜，一种风流态度，分外可人。心中转吃一惊，只得低声问道：“小姐得非广陵舟中所见耶？”贡小姐低着头，含羞不语。只见一侍儿从屏后捧出一个小盒，向康梦庚面前，笑说道：“老爷不必多疑，我小姐有个笺帖在此，请开看便知明白。”康梦庚双手接着，把小盒打开，却有个小纸封儿，便在银烛之下，启封观看。却是三幅花笺。那花笺不是别的，上边两幅原来就是康梦庚在广陵舟次贡鸣岐叫他做的两首雪诗。下边一幅，即是山东署中被惑，留下决绝贡小姐姻事的那首绝句。自家手迹，逼真认得。方知真是贡小姐无疑。连忙立起身来，深深揖谢道：“小姐真有心人也。卑人几为流言所误。若非小姐守贞无忘，何以逭狂妄之罪。前日在苏州，面见尊公，说小姐为强人掳失，原来此地反得相逢。我康梦庚何幸至此。”贡小姐娇声宛转，正言数说道：“郎君既有所欢，何必拿念于妾。但闻妇人有七出之例，实未知妾所犯者何

事，乃蒙郎君休弃乎？”康梦庚被贡小姐一番责备，自觉无言以解，只得跪而请罪道：“卑人一时之误，遂致获罪高门，悔将安及。今自知孟浪，深悔前非，幸小姐恕之。”

贡小姐忙叫侍儿扶起道：“流言易误，人莫不然。但当日舟中会面，家君实无所欺，奈何郎君尚不深信耶。”康梦庚道：“狡计起自家庭，使我安得不惑。”便将昔日误见春容，与园楼窃睹之话，备述一遍。贡小姐也明知是哥哥与钱鲁两人所设之计，暗暗怀恨。因对康梦庚道：“贱妾遭此离间，不意又得聚首。今既为伉俪，不必更及前言。但郎君所聘冯氏，虽前后有殊，而明正则一。虽凌替不同，而门楣无异。且闻其才容未尝少逊，而智勇尤足过人。贱妾何忍自图欢会，听其折离。是欺冯氏者，适以欺郎君耳。今虽大礼已成，还宜分房各睡。待冯氏既合，共享欢娱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小姐有此高怀，虽古贤女，无以加矣。但今时良日吉，小姐又系前聘，还该先赋螽斯其鸣。冯氏之席，虚以待之可也。”贡小姐道：“结缡伊始，欢会正长，何必争此旦夕。且父母方切掌珍之痛，贱妾敢忘膝下之依，岂可贪恋私恩，有违父母，自蹈不孝。郎君但请别室安置，不必再言。”康梦庚见贡小姐侃侃正义，贤孝两全，反不敢多说，只得独自个凄凄凉凉，走出外房去睡了。正是：

话到三更花烛，情分两地夫妻。

锦帐梦魂寂寞，纱窗月影孤栖。

到得次日，康梦庚同贡小姐梳洗过了，便到冯小姐面前，双双致谢。康梦庚并告以贡小姐守义，以待冯氏之情。

冯小姐暗暗点头，乃赞道：“小姐高怀雅情，真千古蛾眉中之侠士，吾知冯氏之贤，亦决不相负。”便命治酒叙亲。

三人正讲得投机，忽见守山小卒，慌慌张张报将入来，说江南抚院率领大队官军，前来征剿。冯小姐听见，迟疑道：“巡抚虽握兵权，但系是文臣，如何可以决战？朝廷岂无将帅，而必委命抚臣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便请康梦庚与贡小姐回避，即传请沈定国到来，大家商议退兵之策。未知那抚院是何人？沈定国与冯小姐此番胜负如何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世上从无直道。张彪何得偏信瞿奎，自取覆亡之患？所谓贪处即着魔也。独可耻者，以一女子之智，而磨灭百万英雄。从来须眉男子，不如巾帼者固多，而冯氏白衣之计，更为超神入化。然而，受勇尚是死得便宜。不然何以使五万人都先与他戴孝。

又评：

冯玉如以及笄处女，得此词林夫婿，岂非第一乐事，偏生让与他人受用。见识自是不同，足见超绝人自做公道事。世间欺心妇人，对冯玉如能不愧死。

第十二回

解重围偷儿报恩兼成伟绩 脱貔貅佳人换相并受荣封

词曰：

输情服罪，偏兴成冤会。真激烈，空劳惫。一麾敌胆落，一怒军心碎。重围解，那时方把从前悔。

先与他人对，后作侬家配，谁夫妇？谁兄妹？铁衣人未艾，革帐欢方退。姻缘事，移来换去方全美。

右调《千秋岁》

冯玉如小姐，闻巡抚统兵而来，好生不解。你道那巡抚是何等样人？谁知就是福建布政贡鸣岐升授的。但贡鸣岐才赴藩司之任，如何便得升转？原来镇江知府邢天民，因大绩考了卓异，竟连加二级，内升太仆寺卿。是时，朝廷闻受勇敢绩，闷闷不乐，都察院就动一本，说大盗沈定国、马玉等

神武无俦，才智可用。屡剿既不克，合遣重臣招抚，准赦其罪，使其立功王室。疏上，圣旨批着六部九卿科道，公同会议，应遣何人招抚？实拟具奏。当下，邢天民独题一疏，内称，惟福建布政贡凤来，忠信服人，才辩超卓，克胜其任。九卿科部，复交章汇荐。圣上大悦，即升贡凤来为江南巡抚都察院右都御史。是时，贡鸣岐因死了媳妇，尚在途中耽搁，未曾到任。忙差飞骑追回，竟赴江淮招抚，实非剿伐。所以，冯小姐说抚臣无征剿之理，必有缘故，盖为此也。

是日，与沈定国计议，狐疑未决。次早，贡鸣岐传到谕札，冯小姐始知，江南抚台乃是贡小姐之父，心中暗暗欢喜，即与康梦庚并贡小姐说知。二人喜不自胜。贡小姐便要康梦庚，到父亲处，面致投诚之说。冯小姐道：“且莫轻易举动，焉知沈定国向背如何？倘露风声，我们便无生路了。”贡小姐见说得利害，便不敢开口。冯小姐别了二人，持着巡抚谕札，来见沈定国。说道：“兵无久利，贵于知机。今抚院奉旨招安，朝廷悬爵以待。况其人虚心好贤，可与共事。未知大王尊意，将何适从？”沈定国闻言大怒道：“公子平日，何等英锐。今怎一旦移心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况我一身而经百战。威震四海，大事可成，安得兴此妄说，摇惑众心。你看我生擒那厮，碎剌军前，与公子看个榜样。”说罢，竟自跨上鞍轿，执着长枪，怒狠狠出山去了。冯小姐被这一番恶意，捏着两把冷汗。

沈定国杀出豹尾关，直奔军前，大言讨战。贡鸣岐闻报，怒道：“贼奴如此猖獗！我好意招降，偏生抗逆。我虽从不曾出阵，也还胆壮。就提枪上马，迎至阵前。沈定国也不交谈，劈面就刺，贡鸣岐闪身交接。一驰一突，一往一

来，未及数合，贡鸣岐本非善战之士，那里敌得过他。觉招架好生费力，只得架过一枪，拍马就走。沈定国要塞冯小姐之口，怎肯错过，加鞭策马，紧紧追来。原来贡鸣岐惟射艺甚精，因被沈定国赶得没法，慌忙取出劲弩，回头一箭，正中咽喉。可惜沈定国，好个积年大盗，不死于猛将阵前，反死于文臣之手，岂非天数当尽，难得脱逃。众喽啰报入寨来，冯小姐正恐贡鸣岐有失，着实担忧，不想忽报沈定国被箭身亡。忙与康梦庚、贡小姐说知，大家踊跃称贺。然冯小姐尚不信，沈定国这样个骁勇武夫，偏能死于贡鸣岐之手。及至军士抬归尸体，方才信是确然。正是：

生前豪气枉摧残，夜月沙场白骨寒。

回首英雄成底事，千秋能得几齐桓。

冯小姐自被沈定国邀归入赘，由妇道以僭夫纲，恃阴柔而消阳健，不过强逼埋头，岂是好为游戏。原欲俟官兵下巢，乘势归降。只因受勇凶残贪暴，不敢误投。闻贡鸣岐乃读书好道之士，兼有康梦庚这段瓜葛，巴不得一时向顺。无奈沈定国莽劣不回。此时，小姐既得自主，遂与康梦庚商议道：“沈贼已灭，可以任我主张。此处原非久居之地，投诚之说，作何区处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军机重事，惟骨肉可言。除非待小弟面见岳父，曲致尊意何如？”冯小姐道：“不好，今沈贼已触令岳之怒，倘或先生之说不合，便无收拾。如今待学生先发一道降书，看令岳怎生举动，然后烦先生收功，未为迟也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足下算计甚妥，事不宜迟。”冯小姐便连忙做下一篇降文，与康梦庚斟酌定了，差个得当小

卒，打到抚院军门。伺候官儿知是进降表的，不敢耽搁，连忙与他传进。贡鸣岐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江淮罪臣马玉，为投诚事。窃玉本系书生，先年沈定国掳充幕佐，受制虎穴，聊效蛇行，难逃背国之诛，深负匡王之愿。敢忘草偃，久切葵诚。伏遇宪慈，躬承天简。体上帝好生之爱，慈祥出自宸衷。推圣君解网之仁，惻隐弘昭宪德。为此，修词布悃，干冒威严，伏乞暂霁雷霆之怒，少宽斧钺之诛，即于某月某日，束赴军辕，仰祈赦宥。借九重之雨露，起涸辙于斯须。息回境之兵戈，援流亡于俄顷。敬申北面，请解南薰。临恳战栗，待命之至。

贡鸣岐看完，怒道：“前日好意谕降，沈定国反敢猖獗，以致自取败亡。今马玉不过智穷力竭，旦夕自危，故为此摇尾乞怜之态，可不迟了。”反立传众将，点齐人马，杀入豹尾关，务要捣巢焚穴。众将领命，各各披挂出军，呐喊摇旗，直抵贼寨。众喽啰慌忙报入，冯小姐大吃一惊，忙与康梦庚并贡小姐商议道：“这才打下降书，不意令岳反率兵加我，未知何故？今怎生发付他好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既系亲情，岂有相戕之理，足下勿出，听其自来，与他两决。”冯小姐道：“他如此气焰，万一杀人，玉石不分，那有不去抵挡之理。如今我与他阵前相会，尽我之言，看他允否。倘激烈不回，只消给他个势穷力灭，来去无门，怕他不来辐辏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此言虽也使得，只足下要耐心敛气，不

可仍用才能。”贡小姐又再三叮咛道：“家君一心为国，故忠愤激昂，性刚不屈。纵有开罪之处，还求大王爱护，妾身感恩无尽。”冯小姐道：“我岂真是绿林中物，而自绝归路耶。此番当有回天之力，小姐但请放心。”言讫，即操戈跨马，迎出豹尾关，高声叫道：“贡大人请了！卑末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。但不知大人何自所见教，乃蒙光降？”贡鸣岐只道马玉是个绿林莽汉，一见冯小姐，丰神俊秀，言语温和，好个斯文少年，心下半疑半骇，只得也拱一拱手道：“本院奉旨招安，原系天恩浩荡，何得尚尔抗违，自蹈不赦。直到水穷山尽，方始摇尾乞怜，吃济何及。放马过来。”冯小姐架住，答道：“卑末既非绿林之辈，久倾向日之城。今沈贼既已伏诛，何甘自弃，故欲率众归诚，以回天怒。奈何大人反不相容，未识何意？”贡鸣岐道：“本院谕札到日，何不归降？今已迟了。”冯小姐道：“贡大人奉旨招安，未尝奉旨征剿。若必欲相加，得不悖圣朝之恩命耶？”贡鸣岐道：“抚既不行，继之以剿，何必饶舌。”又挺枪直取。冯小姐复架住道：“若欲交战，愚虽不才，曾以一计而陷五万之众，岂复畏惧。只可惜□□手耳。”贡鸣岐见冯小姐人物风流，颇有爱怜之意。因自家势头来得狠了，一时收脚不来，不好就软了口，只得挣扎道：“本院但知有君，不知有身，胜负非所计也。”捻枪复刺，冯小姐纵马相迎。饶他用尽平生之力，只闲闲招架，并不放出手段，且战且却，七战七退，把个贡鸣岐，真诱到豹尾关，忽四下里一声呐喊，杀出千军万马，把贡鸣岐团团围在垓心。冯小姐把马一提，飘然而出，自回寨中去了。此时，贡鸣岐力尽筋疲，见四面层层裹合，并无出路，急得顶门里火星直爆。从

清早困到傍晚，又不交战，又不解围。贡鸣岐饿得眼昏头晕，仰天叫苦，正号呼无措，只见远远烟尘起处，一人一骑，如驱风掣电而来。好个猛烈汉子，手执方天月斧，屹喇喇杀入重围，找着贡鸣岐，便一手抱过马来，双双骑着，右手执斧，斩开一条血路，逃出重围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忠义诚难事，偏生界匹夫。
一时欣感遇，此日际穷途，
恩愆心先瘁，功成骨未枯。
今朝同仕路，不信旧穿窬。

你道那好汉是谁？原来就是在贡鸣岐家斋匾里滚下来的偷儿俞四。但俞四虽受贡鸣岐恩惠，不过是个贩鱼小民，如何便会斩关夺将？却有个缘故。只因贡鸣岐起伏去后，便没人照顾他，依旧本钱欠缺，母亲也死了，儿女也卖了，单单剩得一身，无依无靠，因平素膂力颇壮，就本卫营里吃了一名军粮，每日空闲，就去操弓习射，弄斧拈枪，人材也勇健，手脚也便捷，竟学得一手好武艺。往常出队随征，屡屡得胜，主将甚是喜欢，便与他一个百户之职。从此更加努力。也是命中造化，正值倭寇之乱，东征西讨，每战有功，渐渐升到把总。然平居闲暇，还念念不忘贡鸣岐向日周济之恩，与掩饰他羞耻之德，未尝服效。不期主将奉旨提调入京，俞四也免不得随军北上，恰好晓得贡鸣岐升了江淮抚院，正可便道谢他一谢。

一日来到军门，说抚院出征未回，俞四只得坐守。也是贡鸣岐恰当有救，忽见探事的飞报进来，说抚院老爷被贼兵

围困，竟日不解。俞四听说，怒从心起，便大声说道：“知恩报恩，正在今日，我不力救，更有何人。”便跨上飞马，手执月斧，不率士卒，独自个杀入重围，救出贡鸣岐。直至军门，下马相见，贡鸣岐才认得是俞四，转吃惊道：“你如何有此勇略，今日从那里来？却知我身在困危，乃蒙相救。”俞四便将自己始末根由，备细说出，又道：“一向身受大恩，未能得报答，今日天假其便，心始稍慰。”贡鸣岐道：“恭喜你已得高官，今日之情，何以相报。”俞四道：“老爷培成之德，天高地厚，今不过一臂微劳，何须置口。”贡鸣岐分付治酒相待。饮过三巡，俞四因主将在前，不敢耽搁，就起身辞去。贡鸣岐赠了些程仪，相谢而别。

到次日，贡鸣岐复想起被围之事，若非俞四救出，必无生路。又想：“那马玉，好个美丽书生，并非萑苻野汉。且投诚之说，何等软款，用兵之法何等超神。怪道受勇如此骁将，尚尔败绩，何况于我。若使此人效劳王国，岂非文武将材。”懊悔自己一时气激，险些败事。

正自嗟自叹，忽报康翰林与小姐双双到门。贡鸣岐惊喜不定。惊的是女儿被掳，忽地生归；喜的是骨肉重圆，康梦庚前盟无恙。连忙请入军中。康梦庚与小姐，双双拜见，贡鸣岐抚定小姐，流泪问道：“儿呀，你一向陷于何地？可不想坏我做父母的。”贡小姐道：“孩儿久离膝下，心如刀割。”便说起当日掳至沈定国寨中，亏得马玉，以礼相待，及勉诱康梦庚成亲之话。贡鸣岐失惊道：“不想这马玉，如此好人，我转与他作难，岂非恩上成仇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此人原非贼盗，不过受沈定国坑陷耳。今投诚向明，是其宿愿，非势威也。况小婿曾有此一番孟浪，若非此人转展劝

合，与小姐焉有团圆之日，实于岳父有恩。今弃而不纳，不几以德报怨耶。”小姐复说道：“他与孩儿久处嫌疑，循循守礼，竟以兄妹相呼，言不及乱。少年当世，实罕其传。爹爹幸以国士遇之，勿再拒而生变。”贡鸣岐听了两人说话，不觉改容敬服道：“此人诚豪杰心肠，圣贤面目。自愧肉眼，失此佳士。如今就烦贤婿，同中军官，将老夫名帖，迎请他相会便了。”康梦庚欣然就往。不一时，冯小姐大队而来。康梦庚入军先报道：“马玉夫妇，率领十万喽啰，前来献降，在军门候令。”贡鸣岐分付，大开军门，远远迎接。冯小姐下马跪伏。贡鸣岐慌忙扶起，携手入幕。欲逊冯小姐台座，冯小姐再三推逊，只得与康梦庚昭穆坐下。贡鸣岐面北相陪，笑容谢请道：“老夫愚眼，几失俊杰。小婿小女，深荷高怀，殊切感愧。”冯小姐道：“小子冒昧尊颜，方且股栗待罪。乃蒙大人开宥之恩，被以涵濡之德，愿随驱策，少效捐躯。”贡鸣岐分付开筵庆贺。云姝与小姐，另宴相叙。诗云：

一番离合一悲欢，自觉天家雨露宽。
何事玉容人不识，归来还着铁衣冠。

贡鸣岐既招安了马玉，江淮已平。一面具疏，备言马玉文武兼才，尽忠效顺，请加封恤。一面复营起马，回苏莅事。康梦庚与冯小姐一同起程。路上并无耽搁。惟康梦庚到了镇江，差朱相到城里问问韩老儿近况。谁知韩老儿上年已死，康梦庚甚觉惻然。即将十两银子叫朱相送与他老妈，做些功德。也是康梦庚不忘旧交，一点厚道。

次日到常州，会会葛万钟，告以冯氏尚无下落之苦。葛万钟欲置酒话旧，康梦庚因贡鸣岐候着，辞谢起身。其余，并无别事。

不多日到了苏州，贡小姐母女重逢，兄妹相见，自不必说。冯小姐即求贡鸣岐，讨东园住下。康梦庚亦是豪放的人，不肯住在衙里，与贡小姐及诸男婢，竟仍借钱鲁旧宅暂居。是时，钱鲁的父亲钱仁，因大绩察了贪酷，坐赃十万有奇，奉旨削籍，发三法司勘问追脏。家中田产变卖，不够抵偿。上司因是钦件，那敢容情。竟将家属监比。可怜钱鲁是个富豪公子，那里经得磨炼，竟死于狱中。岂非阴谋拆婚之报。即前日贡鸣岐所借旧宅，亦属官房。故康梦庚借他做公馆，一发易便。

过了数日，忽冯小姐来会康梦庚，说道：“学生前日在先生面前，有寻还二美之说。今贡小姐业已团圆，但冯氏犹未会合。若不践言，即为失信。故学生多方察觅，今果已寻着，已在学生室中。因此，特来报个喜信。”康梦庚听了，喜得心花顿开，连忙问道：“足下果真吗？”冯小姐道：“学生何尝有欺。先生只作速拣选毕姻之期，学生好候扰喜酌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冯氏既在，恨不此时就立在面前，那里等得拣日。”冯小姐笑道：“何必如此性急，学生倒为先生择定两个吉日在此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又来了，吉日何消两个？”冯小姐道：“却有缘故。前日因贡小姐有言，且待冯氏会合，方始成欢。小姐系前聘，尚且如此谦逊。冯氏所聘在后，岂敢反僭一筹。此学生之愚见，亦冯氏所甘心。今冯氏将合，贡小姐先成吉梦，义不容辞。学生欲于明日，使先生预与贡小姐圆房。后日，方与冯小姐作配。庶几恩义两

全，彼此顺序，不知尊意然否？”康梦庚道：“足下此言，深合大体。况裁酌甚妥，敢不敬从。”当下留冯小姐便酌，然后别去。

次日，康梦庚夫妇，同见贡鸣岐，说明此事，并告以冯氏才容之美，贤智之多。贡鸣岐亦乐从其志。是夜，大排筵宴，重整花烛。仍请冯小姐，饮到夜深方散。康梦庚直到此时，方始与贡小姐，并入兰房，相偎锦帐，共成鱼水之欢。正是：

三星今始照芳年，一度春风两度缘。
此夜芙渠开并蒂，明朝何处绽双莲？

夫妇一宵欢爱，自不必说。到第二日，康梦庚准备东园结亲，绣旗黄盖，银瓜朱棍，并有钦假归娶绝大金字头牌，花灯鼓乐，好不荣耀。直到黄昏时分，迎入东园。只见一位官员，双花吉服，出来相迎。康梦庚认是马玉，仔细一看，却是常州郡副葛万钟。原来冯小姐预先请他来主持婚礼的。康梦庚问道：“先生何以至此？”葛万钟道：“前日冯小姐遣人相约，故知今晚是吉期，特特赶来。因小弟是当日原媒，再无不到之理。”大家步入中堂，但见花裯绣幔，银烛辉煌。康梦庚问道：“马兄缘何不见？”葛万钟道：“他早上有事告出，今晚未必回来，故一切大礼，都托在小弟身上。”康梦庚听说，好生疑惑。因想道：“如此大事，怎到避了出去”就有要紧事情，也待明日，如何偏偏把我怠慢，难道冯小姐未必真确，他无颜见我？但他平日从无戏言，何苦如此作耍？况葛万钟既在，谅无差池。”心下狐狐疑疑，再也

解说不出。未几吉时已到，征歌奏乐，大吹大擂，宾相鞠躬迎请。乐奏三通，只见锦屏开处，画扇移来，数队花灯，一群箫管，十来个轻年侍儿，捧出一位仙子。莲步轻盈，柳腰妩媚，遮遮掩掩，袅袅婷婷，立在锦裯之上。然后，请康梦庚立并香肩，双双交拜。行礼已毕，共绾红丝，灯光簇拥，携入兰房。葛万钟见大礼已成，自归寓所。康梦庚与冯小姐，饮过合卺，对坐花烛之下。侍女与冯小姐挑去罗巾，康梦庚睹面一认，突然惊骇。只道马玉假扮女妆，故意哄弄，不觉变色道：“足下何取笑至此，我两人何等相交，也不该如此轻薄。”冯小姐大笑道：“我原说冯氏立在你面前，未必相认。亏你是个聪明才子，那马玉二字，竟不解是妾名耶？”康梦庚听说，便仔细把小姐一看，方拍掌大笑道：“我真个懵懂杀了，反因习见日久，但知马玉之面目，竟忘小姐之芳容。我的智识输与小姐百倍。虽玉堂金马，黄甲青云，无如今夜之乐矣。但不知小姐当日，离此东园，何为作此伎俩？”冯小姐道：“说也好笑。”便将当日女扮男妆，在毗陵茶肆中，遇见沈定国逼归招赘的话，一一细说。康梦庚笑道：“好个须眉豪杰，真是瞎眼，招小姐这样一个处子妹丈，可不耽误了自己妹子的终身。只小姐明日如何见云姝之面？”冯小姐道：“我日间已与他说明，他也惊异了半日，方才悟到成亲时所言，服满求欢之计，都为这个缘故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说便这等说，云姝青春处子，反为小姐所误，可不怨死。如今你做了个望洋夫婿，他做子个无夫幼孀，这桩公案，如何了结？”冯小姐道：“我已算计停当。闻得令舅贡玉闻，新近丧偶，正欲续娶，何不以此女归之。则云姝仍不失公子丈夫，令舅权屈他做个绿林女婿，未知尊见如

何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此说一发妙极，足见小姐善于作合，人人无怨旷矣。”两人话得亲密，不觉已是半夜，侍儿催促就寝。两人方立起身，卸去吉衣，相携入幔。款松玉扣，笑解罗襦。鸳颈才交，酥胸乍贴。此时，康梦庚心旌摇摇，如置身天际。但觉兰香馥郁，花气氤氲，将玉乳轻搂，香腮稳贴，潜入合欢罗被。相偎相惜，款款轻轻。一个知心侍儿，将两盏银灯，移过画屏西向。火光掩映，月色朦胧。两人不觉臂松金钏，鬟髻瑶钗。真个颠鸾倒凤，殢雨殢云，共赴高唐之梦。有阕《入赚》曲儿，单道那新婚的妙处：

颠倒鸳鸯，玉腕轻沾粉泽香。真狂荡，帐钩儿摇的响叮当。恁颠狂，汗珠儿点点罗衫上。恨谯鼓偏非寂寞长，渐郎当，海棠酣透新红漾。遍身酥畅，遍身酥畅。

次日起身，康梦庚笑问道：“小姐于婚姻之际，如此艰难，何以当日得遇卑人，又自甘相让？”冯小姐道：“贡小姐非妾作合，焉得成双。况相公惓惓念妾之意，实乃多情，不敢不以多情相报。且贡小姐聘既在先，何敢紊越。要之，实为正理，非相让也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果非小姐周全，贡氏定作白头之叹。小姐如此贤德，则贡氏守身相待，彼此同心。二位小姐，岂非红裙俊杰。卑人何德，乃有此全福消受耶。”便先与贡小姐说知。贡小姐听说马玉即是冯氏，喜得话也说不出。想起前番周旋他的恩义，更加敬服其贤。连忙上轿，往东园相见，三人笑做一团。直至吃过午饭，方才一同去见贡鸣岐，备言冯小姐前后始末。贡小姐亦自言姻缘

之际，感其委曲周全，并多情相让之故。贡鸣岐率然惊异道：“世间有此奇事，婉娈一女，乃能文武超神，而贤淑敏慧，千古无双。且贞顺自持，守身无失，真可敬服。”康梦庚又说起云姝之事，欲与贡玉闻续弦。贡鸣岐无不欣允。拣了吉日，迎接进衙成亲。正说话间，葛万钟也来辞别。贡鸣岐留他吃了小饭，康梦庚再三致谢，厚赆而别。

次日，接到圣旨，道：马玉忠义可嘉，文武足用，授都督同知。贡鸣岐招安有功，加衔工部尚书，仍理都察院事。其投降士卒，安插听用。贡鸣岐转觉难处，便与康梦庚商议，将冯小姐事情，从新出疏，并缴还马玉敕印。朝廷得知，莫不叹异，以为有此奇女，洵国家异瑞。龙颜大悦，即将康梦庚升东阁学士，贡冯二小姐，俱赠三品淑人。贡鸣岐准照原加部衔留任，荫贡玉闻苑马寺丞，赠云姝为孺人。一家荣贵，自不必说。

康梦庚因离乡日久，暂辞岳父，即同二位夫人，到浙江平阳县祭祖扫墓。不一月，早到家中，亲戚故旧，相见欢然。是时，知县王仲吉，已经削职，尚在仕所羁留，闻康梦庚回来，因前事拖欠，着实跪门请罪。康梦庚并不计较，反好言安慰，酌之而别。亦足见康梦庚待人之恕。

未几假满进京，补入东阁。后来贡鸣岐升至七省漕院。康梦庚也做到吏部尚书，晋衔宫保。只因前生是伊长庚穷年苦学，抱志未伸，故转世得为神童。青年及第，黄阁垂绅。贡玉闻亦渐升到布政司参议。贡鸣岐年老退归，优游林下，以乐天年。康梦庚两位夫人，都受一品封诺。贡氏生有二子，冯氏止生一子，皆进士及第。累世簪纓不绝，孙曾奕叶，科第云仍，至今称望族云。

总评：

冯玉如择人而附，何等真挚。贡鸣岐偏不知机，自寻苦障。若非俞四救出重围，这抚院不战死多应饿死。

又评：

冯玉如既为康梦庚作合了贡氏，又与贡玉闻作合了云姝，使贡氏既离而复合，云姝方寡而重婚。为天地补缺陷，为人世减怨尤，是人功德且贤不自见，能不自矜，可谓善成人美。予得以两言赠之曰：菩萨心肠，圣贤作用。

第二集

世 无 匹

题 辞

士君子得志于时，翱翔皇路，赞庙谟而修明国典；名闻于当时，声施于后世。幸矣！设不幸而赍志以老，泉石烟霞，为僚友君臣；山林风月，为经纶事业。时而俯仰盱衡，怀抱莫展；或借酒盏以浇傀儡，或藉诗筒以舒抑郁；甚至感愤无聊，弗容自己，则假一二逸事可以振聩聩挽凋敝者，为之描声而绘影。笔舌之间，情事曲传，令有心者读之，怒可喜，喜可怒，醉可醒，醒可醉，生可死，死可生，观感触发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，斯果何氏之书欤？要亦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，宁得稗史目之乎？请观其命名曰《世无匹》，标其人干白虹，彼所寄托，已约略可睹矣，又何庸询其人之有与无，并其事之虚与实哉。虽然，览其首尾，意在言外。吾得以两言断之，曰：有干白虹，而天下事何不可为；有干白虹，天下正复多事，赖有恩怨释然。一瓢长醉数语，可以化有事为无事。总风云万变，仍是长空无际。即书中伦常交至，祸福感召，又能惩创遗志，感发善心，殊有风人之旨寓乎间。此书有裨于世道人心不少，即曰稗官野史，亦何不可家弦而户诵。

学憨主人书于桃坞之徵兰堂

第 一 回

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嗇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有生岂可忘恩怨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恩怨不分，何以为人；恩将仇报，禽兽之道。这两句话，说尽世人病根。当今人心险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轻识重，能不负心者，举世之间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负义者，其罪尤小；至于转眼昧心，恩将仇报者，其情更为可恨。盖人无恒心，贤不多见，以致世风日漓，人情多伪，反复变迁，虚器险恶。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；偏不知道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别人不施惠于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厘，那一厘不

到，还要为好成隙；遂萌嫌怨，把这九分九厘的好处都没有了。这回小说，特与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为天下昧理人设立个榜样；要使人勇于为义，速于去非；知善之可嘉，恶之当改，人人做个忠厚长者，则世道不可返古耶。

当初，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，姓权，忘记了他名字，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父母且是富家，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暮，便邀三党亲族，把家私田产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弃了祖居，各分其价，兄弟四人逐房迁住。落后，父亲谢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俭，家道日隆。惟权一庵，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；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，旧院里有两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一个叫做非烟。那秀玉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，精伎艺而善诙谐，独擅风流之誉；那非烟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诗词而工翰墨，颇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车马，章台杨柳，一时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而王孙公子日游其门。于是名噪一时，眼空群媚。权一庵与此两妓，所交最厚。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无日不恣情欢畅。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。虽秀玉与非烟，俱属心知。而于秀玉，尤为钟爱。然秀玉志尚风华，心图美丽；非烟酷好风雅，尤爱人才。故非烟所重于权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于权一庵者，奢靡之费。权一庵凡金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酬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资财零替，家道式微，渐至变易田房，典鬻产业，童仆星散，衣饰荡然。可惜个万金之家，弄得尽情破败。究

其所归，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，耗于秀玉者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欲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居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自耽恋青楼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虚，冠裳褴褛，又恐他两人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子。只说贸易营生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寡必欲移贷。哥子念手足之情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不问何所从来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。不消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懊悔，并不可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脸，重复恳告。哥子道：“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肯学好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，频为取足。我三人劳苦撑持，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涤虑，痛改前习，我兄弟三人，当勉凑三百金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若仍不检束，丧志青楼，我纵钱财粪土，也不与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冻饿待毙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没有照顾你了。”权一庵道：“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，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。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，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那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洒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或驾楼船，或乘舆马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。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，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好在秀玉与非烟两家吃几碗饭儿。有诗为证：

红牙碧管玉楼春，轻薄东风倍恼人；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湿云细雨怨香尘。

未几，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，宴游极侈，宠赠尤多，终日檀板金樽，蓝舆画舫。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，为他荡费；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地；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。写得恳恳切切，苦央鸨儿递进。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，秀玉俨然乔坐，绝非向来妩媚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源。秀玉正色答道：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。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夫，何必穷极技能，辱身下贱。君家万金之产，虽云因妾费尽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狈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万钱，何从所出。况百凡之费，赖此微躯。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将与君共填沟壑耶。至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君不知青楼中剪发焚香，无所不至，不过取一时欢爱，诱其金帛耳。若竟以为实然，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。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特请来说明。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吧。”权一庵听这番说话，就如冷水在头顶里一浇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恋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“青楼大抵无情，我自被迷，到此地位，悔将安及。非烟同是平康人物，谅亦无情，何苦也讨他厌贱，竟不必去了。”亏得还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。不觉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，弄得形容枯槁，须发苍黄，一身破衲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。忽一日，见个美人，淡妆雅素，下了轿，步入殿中。仔

细一看，却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一眼瞧见。权一庵羞耻无地，掩面惊走。非烟忙唤丫头，一把拖定。权一庵急欲洒脱，怎当那丫头揪得甚紧。大叫道：“权相公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家姐姐了。”权一庵着急道：“我不是甚么权相公，你不要错认了人。”正好挣脱了要跑，早被非烟走上前，携住手儿流泪说道：“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终朝悬念，一病几死。天幸今日复遇，尚欲狠心抛撇。男儿薄幸，一至于此，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！”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谁知听他口角，宛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“不佞何敢负卿雅爱，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。”非烟道：“郎君仪貌，胡为憔悴若此？”权一庵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便把秀玉变弃情状，与自己依身卑苦缘由，尽情说出。非烟惊道：“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，独不思君之破家，为我两人，忍心负恩背约。此处岂能淹留骥足，自弃上进。妾既以身许君，安有他适。可速请归，竟在家下读书便了。”权一庵羞惭无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，将他抬了回去。香汤沐浴，换了遍身罗绮。收拾书房供奉，日用三餐，极其周至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埋头读书。一应书籍，都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，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非烟慨然厚赠。权一庵运当亨泰，忽然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落后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。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，打发报银，并谒见座师，备办礼物，尽属非烟资帑。亏得非烟是个名妓，蓄积颇厚。因想：“权一庵既中举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褻了他体统。”便罄倒囊筐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买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并竖起一根旗杆，诸色家伙，都把自己的搬与他用。过了几月，又该上京会

试。此时非烟现银用尽，只得将金珠首饰、衣服玩器，尽行变卖，凑了二三百金银与他，又备下一席盛酒饯行。权一庵再三感谢道：“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于困穷之际。今日之遇，皆卿赐也。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。须保身以待，决不相负。”非烟道：“终身之誓，君虽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。况君簪花在迩，故不惜倾家相赠。但恐联登之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”权一庵道：“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！”两下再拜而别。非烟亲手赠与盘费，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诗云：

红楼莫漫说多情，今日多情仅见卿；
我惜风流当此遇，香奁终不愧题名。

次年，权一庵又中了进士，殿了探花。因才品风华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荣贵。忽然脱尽贫穷面目，渐成显官规模，耻娶青楼之妇，另聘了孙侍郎之女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哀恸痛恨，又被老鸨羞辱了一场，当夜悬梁而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心中甚觉快畅。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，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。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权一庵并夫人仆从，尽皆绑入寨中。权一庵抬头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。忽然触着旧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乐；众多男子，推出山前砍了。

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怨经死，精灵不散，直诉阴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个男子。少负豪气，乌合强梁，立为绿林之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厌怒。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经此山。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的怨尤，见了他自己不觉勃然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。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，可见天之报施，不过因人所自蹈，绝不假丝毫作用。至于稚女诒妇，悉恣淫污，又岂非负心弃盟之报。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

待在下再说个极负义之人，并写个极不忘恩之人。其事凿凿可凭，其情凛然生动；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坠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张胆，可以扬眉吐气；老僧可以悟禅，烈士为之按剑。

这件事却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，有一人，姓干名将，字白虹，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。也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只靠着数亩田地，倩人耕种过日。他父亲是个军籍，故并无亲族，单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不想娶妇成家，性亦不贪女色。从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个百夫莫敌。虽然血气方刚，并不好勇斗狠。只觉义气激昂，言词伟烈。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救援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洪，一饮能吸数斗。但家极贫贱，不能日醉垆头。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者，常常招他吃个尽酣。也不耐烦去行令细酌，并不虚文推逊，只提起大碗，一连数十余斤，大块的鱼肉都连盘一光。乡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顾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概。

一日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妪，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都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甚么，旁边歇着一副篮儿，他两个摘下来就向篮里放着。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，见摘的却是槟榔。便问道：“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吗？”老妪道：“那里有得卖钱，我家自种的用不够，还要问别人家买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要这些何用？”老妪道：“将去浸酒用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家里做许多酒，用这多少槟榔？”老妪道：“我家一年的酒，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得那几多的酒？”老姬笑道：“呆官人，随你好量自家那饮得许多。都是做来发店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不舍得吃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人生几何，遇饮须饮，得乐且乐，何苦如此算计。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？”老姬道：“儿子吗，还不曾养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老爹多大年纪？既没有子息，可蓄些姬妾吗？”老姬道：“今年他已六十五岁，自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续弦，也不娶妾。虽有丫环婢女在房中伏侍，只终日操持握算，夜里不得安睡，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。纵有儿孙，穷通亦自有命，何况高年无后，把血汗挣来之财，倒为别人守着，岂不可惜。”老姬与童子听了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。直待他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姬也背了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个人家。童子与老姬，负着槟榔都进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好个冠冕门径儿，门首却堆着许多缸瓮。干白虹见四顾无人，便

挨进墙门，悄然走到屏门一张。只见厅堂高峻，阶级周回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七横八竖，排着满堂，俨然是个蛮富户的光景。正是：

无子偏能挣，多财愈觉慳。

想因前世债，积厚待人还。

你道干白虹与姬子惓惓而谈，及至去了还跟他到家，流连观望，依依不舍，是甚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，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预先认得了家里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看时，只见个老者，穿着件旧布直身，头戴顶黄毡帽儿，手中拿着一把厘戥、一个算盘走出厅来。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：“东田庄那张奉溪家，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约定今日有的，这时候不见送来，你去催他一声。说前日还我的银子，还少三分等头，钱半银水，一总也补足了。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，前日对我说被儿子打碎了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来。”那小厮应了就跑。老儿又唤转来说道：“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，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，粪是贵的，比不得前番样子了。”小厮刚徒要走，老儿又吩咐道：“这番的粪，没有浸过水的，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，极不济也算担半。他若要贱，你再到别家去讲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”说罢，摆下算盘，忙忙的去打帐了。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，忍着笑跑了回来。想道：“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没有儿子，挣积在那里，终久不

知甚么人承受他的。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，讨这些劳碌，像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的，钱财偏没得到我手了。别的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便可。”放下念头，等到黄昏时分，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，只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么铜墙铁壁，瞧瞧四下无人，双手搭上檐头，两脚一纵，早已爬到屋上，径往里头走来。一时动了贪酒之心，遂为此走险之技。只因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瓮边醉倒刘伶，垆头惊起卓氏。未知干白虹此举，可偷得着偷不着？那老儿家中知觉与不知觉？终不知弄些甚么话把出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

词曰：

潦倒瓮头春，狂里酩酊梦里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真真，世路离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痴人，白面还牵少女情。不惜黄金赠知己，谆谆，认取同心是酒宾。

右调《南乡子》

却说干白虹，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门前，便从屋上进去。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。扑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“外头甚么响？同我点个灯去看看。”只听得里边一路开出门来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旁边。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，手中拿了根棍子。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，走出厅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。老儿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

堂入室，并无阻碍，直到内里，一路门都开着。只见中门供着妻子的灵位，干白虹便把他做个藏身之处，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。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，周围照看。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，不见有贼，仍进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儿睡熟，才敢出来。黑暗里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里是酒房。偶然寻到一处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随手摸去，却有个小小门儿，用两把铁锁锁着。心里转道：“这所在一定是了。”使用手扭掉锁儿，走了进去。果然都是酒坛，不胜之喜。便随意开了一坛，只觉甘香可爱。但没酒具，不得口。遍处寻觅，并无碗盏，只摸着了一把铜勺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来就吃。一勺不止，两勺不休，吃得高兴，那里肯住手，把一大坛酒骨都骨都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不觉脚已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鼾鼾的睡去。此时虽有些声息，幸喜宅子宽大，房户隔远，老儿与小厮、丫头辈都绝不听得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。睁眼看时，方知醉倒在此。喜道：“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此，有酒不醉，真是痴人。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，总是天还未明，索性吃他个像意，才不枉来这一次，就醉杀了，也说得。”便又打开一坛，提起铜勺，缓斟慢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坛，已觉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杰酒中仙，醒来天真醉近禅。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问谁得似此君贤。

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觉酩酊。因想道：“我若再睡一觉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着这点酒兴，只

索回家去吧。”因出了酒房，一路开门出去。到厅后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开。原来那石门，却不用门的，只做个鸳鸯榫儿，最是坚固；除了自家晓得，别人那知道个诀窍。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，那里得开。便道：“我何必要去开他，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头，好不径捷。”肚里虽然算计，终久头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态，离离披披，不管好歹，竟望檐上乱爬。那知酒后力软，比不得方才轻便。扒了上去，又跌下来。一连五六交，勉强挣得上去。只因衣服一绊，檐上的瓦卸了满地。呼喇一声，好不利害。那老儿睡在床上，听得外边响声，乱喊有贼，把一家老小都叫起身。点灯的点灯，拿棍的拿棍，飞的都赶出来。那知干白虹虽上了屋，肚里的酒涌将上来，越越沉醉。又听人声喧沸，一发慌的软了，不知东西南北，倒望了里头乱跑。过了七八层房屋，一个头晕，脚步把捉不牢，噗的滚到地下。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：“贼在这里！”干白虹急道：“我不是贼！”女子道：“既不是贼，半夜里在人家屋上走来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因慕宅上酒好，特来尝一醉儿。”那女子便叫他起来。仔细一看，见是个白面少年，果然烂醉。便道：“我看你不像个歹人，如何做此勾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又不偷盗东西，不过吃些酒，有何歹处。”那女子想道：“他若利我什物，怎肯专顾了酒，自然不是偷窃之辈。”因问道：“你实是何等人？难道不盗东西，特特到人家偷酒吃不成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就住在这个村后，叫做干白虹，谁不认得。只因生平爱酒，偶尔游戏至此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听人说干白虹是个义士，不想有此伎俩。如今还好，若外边听得，就有许多不便。我今做个方便，悄然送你到后门出去吧！”干白虹喜

道：“如此感激你不尽。”因偷眼看那少女，一身缟素，美丽非常，年纪只好二十内外，却顾盼多情，语言钟爱。那女子送到后门口，携定干白虹的手道：“你既好饮，可常常走来，我送你些酒吃。”干白虹谢了一声，匆忙而去。有阉《皂罗歌》曲云：

只恐遭逢天狗，又谁知织女会着牵牛。虽逢天贼为吾仇，酒坛狼藉君知否？若还破败，须伏罪由。亏他福厚。红鸾护稠，不将名列官符首。明星近，月一勾，玉堂瓦陷一声愁。天成巧，放窃偷，贪狼小耗酒垆头。（计集星名十七）

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，被那女子叫喊有贼，怎么没听人见走来拿他；那女子转得从容详问，送他后门逃走，竟无一人知道？却因那老儿大惊小怪，说有贼在厅里，把合家都唤醒了，忙忙的点灯执杖，一径拥出外厢，那里防着后边有贼。赶到前面，门已层层开出，吓得魂也没了。直至厅后。见满阶瓦片，一发惊骇。连忙照看，独有石门倒不曾开，知是上了屋去。乱慌的赶出前门，叫唤四邻都来拿贼，遍地搜寻，那里有个贼影。闹上一会，不见踪迹，仍关了门，到里头查点什物。自内至外，别的都一毫不动，单单酒房里空了两个酒坛。老儿捶胸跌脚，大哭大嚷道：“我做了一生的酒，费尽心力，自家酒珠也舍不得一滴落肚，不知那个天杀的吃去了这许多酒。”这边闹得乱横，那知贼已在后门走了。故女子虽然叫唤，众人在外头忙乱，那里听得。

看官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老汉的女儿。那

老汉姓金，名聚，号守溪，是湖广汉阳府人。从小流落在外，替人摇船。后来挣得数十金，搭了两个伙计，贩些杂货，到广东南雄府发卖。不二三年，仍折了本，弄得精光，又不能回去。亏得识几个字，会看银色，会打算盘，便想寻个行户人家，做个店官。是时，城里有个开行的张莲峰家叫他抄帐，每年除日用之外，束脩不过五六两。后来见他诚实勤俭，绝无轻佻游荡之习，渐渐托他掌柜，劳心操持，愈见驯谨。每年的束脩并不花费一文，积了几年，便想盘些利息。偶然一日，有起福建客人，到了许多南货，另有两担生铜。是时省里铸钱，布政司行文各府县，采买铜筋。一时铜价腾贵，民间器用之物，无不掇卖。金守溪着乖，思量买他。叫客人打开一看，只见都是囫囵大块，非黄非黑，不像好铜。那客人巴不得出脱，便道：“铜虽不十分好，若亲翁要买时，情愿相让。”金守溪贪他的贱，便半价买了。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铜之处，将他转卖，指望赚得几两。谁知嫌其黑色，不堪铸钱，监收的不肯买他。金守溪好不气闷，只得仍挑了回来，倒费了一二钱脚价。忙向客人说道：“这铜没有人要的，我一时眼错，误买成了，如今只得要告退，将来别卖吧！”客人道：“从来客货出门，那有退还之理。若兴此例，我们准万两银子货物，难道都带回去不成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别人还折得起，可怜我只此几两本钱，若买了滞货，把几年的辛苦都丢在东洋了。”客人笑道：“昨日你自情愿，我已让了半价。今日告穷告苦，关我甚事！你不买时，我也强不得你。既买之后，我便顾不得你了！”金守溪见不肯退还，眼泪都急出来，只得哀求主人一齐苦劝。那客人发急道：“凡事要个顺利，我许多的货尚不曾卖，第一桩

生意就费这许多周折。既主人家说时，在你面上，送还他一两银子，退是决不退的。”张莲峰又从中曲议，那客人只得挖出二两银子还他。金守溪只是要退，倒是张莲峰觉得说不通，勉强劝他干休。金守溪只得吞声忍气，袖着二两银子，把这两担铜收进房里。自己终日袖了块样铜，各处捱卖，再无买主。又恐荒废工夫，讨主人憎厌，只得认个晦气，丢在一边。过了年余，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到广东收兑珠子，也住在行里，偶然空闲，走到金守溪房里坐坐。见了这两担铜，便大惊道：“这宝货是那位客长的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是小弟旧岁买得。”客人道：“原来是金相公的。如今可欲售吗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正要寻个买主。”客人道：“既肯兑时，只请教金相公个价钱，不知要多许换数？”金守溪听了这句，转吃一惊。他向来厌这滞货，没处脱手，但有人买，就是造化，那里还论甚么价。不想那起客人问他要多少换数。金守溪是个乖人，见问得蹊跷，便不肯说价，只混答道：“任凭老客长定价，差不多就成，太少了我便不卖。”众客人道：“也说得有理，我却不少你的，竟是十二换吧。”金守溪听得一发呆了。不知这是甚么东西，或是他看错，反没了主意。只摇头道：“那里有这样价钱！”客人道：“也差不多。”又一个道：“竟再添一换吧！”金守溪已知是件宝货，越发装腔起来，只是不肯。直增到十六换，方才成了，兑下数万银子。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，如飞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黄金变土岂为奇，土变黄金亦有之；
总是时来便相值，不须惆怅运穷时。

你道这是甚么宝物，值得重价买他？原来这两担都是倭金。此金出在南海岛中，可值二十余换。若是将来倾锭，参入大半银子，还是上赤真金。然彼时识者甚少，故算作废铜尚没人要，不知福建客人怎生得来。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，应该发迹，恰恰买了。彼时卖又无主，退又不肯。那知遇云南客人识得，骤致巨富。谁料客人出了十六换，尚道便宜，恐他反悔，故急急走了。张莲峰眼见其事，不胜惊骇。然各有福分，也妒他不得。此时金守溪已是富翁，就在城里买了所大宅子，开张典铺，收买奴仆。张莲峰心里欣羡，便将个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，指望有些沾染。谁想金守溪一个钱也算入骨髓，那里肯在丈人面上容情。翁婿之间便觉不睦，两边都不往来。金守溪因是异乡人，出身又微贱。忽然骤富，人人觊觎，不论乡绅百姓，有势力的都来弄他。金守溪生平怕事，虽然鄙吝，遇有衅端，只得逼勒出来。数年之后才生一个女儿。此时富名愈著，外侮愈多，连官府也来拔富。遇有荒欠，要他出粟赈贫。隔几年，不觉资本索了大半。自觉富不起来了，连忙收起典铺，卖掉住房，搬在这仁寿村居住。恐怕招摇，不敢仍开当铺，只得做酒经营。后来女儿长成，姿容甚丽，就叫他小名丽容。到了十七岁，嫁了里中一个富家子弟。不上五载，女婿已死，只得接他回家。因无所出，等他服满，原欲别配。未几妻子又没，衣衾棺槨，合殓治丧，又费了好些血汗。因坟地未定，故灵柩尚停在家，是夜倒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处。只因落后惊觉，把小厮、丫头都叫起来，相帮赶贼，连女儿房中一个也没得陪伴。丽容闻得外面有贼，也自惊醒，连忙披起衣服。因有些

害怕，不敢走出外头，只得坐在房前的天井里看月。忽然屋上跌下一个人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喊时，外边那里听见。但金守溪既在拿贼，为何自己女儿反教他逃走？只因青春寡妇，见此白面少年，转加怜惜，不忍声张。况且闻得干白虹的美名，谅来不是做贼，故悄悄在后门放了他去，还约他常来走走，甚有钟情眷恋之意。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，不知儿女情态，故洁身而出，行宜皎然。若是个轻狂少年，软语柔情，相怜相惜，不但宥此偷酒之愆，兼可试其偷花之技。因此时孝服未除，故干白虹所见，尚是一身缟素。自此之后，丽容常忆着干白虹之人才品致，每每寝食俱忘，只无由与他会面。那知干白虹也一心挂着金守溪家，却是想他的酒，并不想他的色。过了月余，酒兴复发，想着前日吃得燥脾，欲待再效故技，又恐弄出事来，不好看相。想了几日，忽又生个计较，反正正经走到金守溪家，要他雇工做酒。金守溪道：“我家做酒的尽有，看你力气倒狠，除非在此踏麴，只是工钱不多，每月只好六钱银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踏麴也罢，工钱也不许论，只是夜间要在此宿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我家踏麴所在甚宽，就在麴房里睡也使得。只是你可会喝酒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一滴也不用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这等便好。你姓甚么，可有名字的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姓平，没有名字，只叫做平大郎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去寻个保人来，写文书便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雇工小事，要甚么保人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没有保人，那晓得你来历？”干白虹恐怕忒腔，只得应声而去。原来金守溪因前日贼发，巴不得要人帮护。见干白虹膂力雄健，故欣然允他住在家里。只道他果然可以防贼，那知自己反做贼的招牌。干白虹见他疙瘩把

细，心里好不暴躁。若别的事情，就夹嘴一拳，走他娘的路了。只因看了酒家的分上，勉强忍住性子。况且雇工贱役，正欲掩饰姓名，不与别人晓得。谁知反要熟人作保。心里没法，只得寻个知心朋友，与他说明此事，同到金家。金守溪又再三盘驳个尽情，议到十分稳当，方才叫他立契。写道：

雇工人平大郎，因口食不敷，情愿将身雇到金宅踏曲使用，每月工银六钱。自雇之后，甘任勤劳，不致偷安怠惰。倘有脱逃、偷抻等情，保人理直。此照。

从此，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，人人称他为平大郎，他也居然自任。幸得麪房与酒房相近，干白虹原自乖巧，每到夜间，抻开锁儿，反不在坛里抽丰，只在缸中拨富，常常吃个微酣，并不知觉。他起初还饮得有些分寸，住到一月之后，渐渐胆大起来，每夜必在吃个橄齣尽醉。偶然一次，觉得有兴，把二三十缸酒逐缸尝遍。醒了又吃，吃了又睡，直到日高三丈，尚在酒房里鼾声如雷。幸喜金守溪这日清早到城中括帐，不在家里，倒被丫头听得，慌忙报与丽容。丽容着惊，如飞走出来看他。果见干白虹像个六月里的睡狗一般，尚在缸边。叫了几声，也不答应。丫头也去推他，总是不省人事。丽容没法，反叫丫头泡些浓茶，扶他起来，吃了两碗，方才有些清楚。丫头掇条板凳，抱他靠在墙上坐着。干白虹还闭着眼，说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吃得惬意。”嘴里还咂个不了。丽容见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。因故意嚷道：“你这人在我家做工，怎如此放胆，把我家酒来吃到这个田地。

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里，若他在家时，可不气死。”丫头也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懵懂，我家老爹的酒，可容人白白里吃一杯的。你却不知死活，灌了这许多酒去。若老爹知道，定然打个半死还要送官哩！如今我家大娘在此，还不起来讨饶，尚自痴痴迷迷的不肯苏醒。你看还有许多缸儿酒在这里，请你再吃些吗！”丽容道：“也不要骂他，我与你且进去，只把酒房锁着，过一会儿等他醒来了，再与他说。”丫头既便把门锁好，竟同丽容入去。不多时，干白虹渐渐醒来，忽把身子欠伸，一交滚在地下。双手揉一揉眼，睁开一看，却见门已闭着，缸盖上放有茶壶碗碟，大吃一惊，知是里头晓得。正思想寻路逃走，忽见丽容同了丫头开出门来，立在面前，吓得羞惭无地。丽容与丫头两个，着实实数剥一番。只因这一会，有分教：无意姻缘而得姻缘，实非负心而若负心。未知干白虹比时怎生脱身？丽容与丫头怎生把他发放？金守溪回来，毕竟知也不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三 回

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

词曰：

酒易误前程，非关人负心。尽逍遥柳陌花村。
海誓山盟都不顾，拼一醉、弗教醒。为女续良
盟，儿夫不姓平。请贤翁、识认佳甥。却笑酒佣游
戏处，花烛下、转心惊。

右调《唐多令》

干白虹被丽容与丫头一番责备，自觉惊慌无措，连忙作揖告罪道：“小子其实好饮，一时偏见，遂致相扰过多，实实有罪。但求小娘子念我初犯，望恕这一次，不要与老爹说吧。倘日后再犯出来，任凭小娘子怎样治我。”丽容见他情态迷离，十分可爱，反不忍真怒他，心里转有些爱怜之意，反好言相慰道：“我看你平日做人，甚是正经，怎么单单这样贪酒？既然你如此说，这一次也不与老爹讲了，下次切不

可再做这事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多蒙小娘子厚情，下次我真个戒酒了。”丽容便叫他出去，把酒房仍旧锁好，吩咐丫头，切不可在老爹面前讲起。幸得这丫头是自己陪嫁的，遵他约束，果然不露一字。原来丽容起初已知他改名雇身，不道他为酒而来，认是有情于己，常常等父亲出外，见个空儿与他说说闲话，倒也亲热。过了几月，两下便如兄妹一般，朝暮相见，并无顾忌。丽容每每乘隙把些情话儿勾挑几句，怎当干白虹礼貌端庄，语言持重，略无暧昧之色。丽容虽非所愿，然见他人品端庄，愈加钦敬，知他不是雇工人物。这日偷酒败露，自替他掩饰其事。又吩咐丫头在父亲面前莫说，每事周旋，百般曲护。谁知是前世有缘，心心念念，只想嫁他。到得夜间，等丫头睡熟，悄然带了些私房，轻轻的开出重门，直至干白虹卧所。此时干白虹尚点着灯，正想又去吃酒。忽闻叩门，连忙开了。见是丽容，忙问道：“小娘子此时不睡，到此何干？”丽容道：“妾有要言相订，不惮星夜而来。因思郎君非雇工之辈，不过癖于口欲，屈身至此，可为惋惜。故妾之爱君，非一日矣。不知君亦鉴吾心迹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屡次蒙小娘子相救，感不可言。至于爱念之恩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。但卑人非淫邪之辈，不敢妄及于私。况犬马贱佣，小娘子闺闱淑质，何敢非礼相犯。是以有负深情，非不抱歉。幸小娘子垂谅！”丽容道：“郎君才品端恪，妾实敬仰。如君所言，私媾则不可，明娶则无害。今妾既丧偶，君亦未娶，婚姻虽不计财，但吾父尤拘俗见。知君贫困，敬以白镪百金，与君转为聘物。若果三星相照，得遂予怀，吾家粗醅甚多，可以任君长醉，未知可否？”干白虹听到结语，触着酒兴，忙答道：“明娶既不失礼，有何不

可。况蒙小娘子如此周全，恩情深厚，何敢固却。只恐小娘子虽屈尊俯从，尊公好高重利，以我为贱，焉肯允诺。”丽容道：“君原未露真名，父亲谅不知觉。若必欲稳当，东村有个王三秀才，是地方中一个光棍，父亲最惧怕他。只去央他作伐，再无不成的了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，我与王三秀才曾有一面，此事定肯出力，小娘子放心请回，自不敢负。”丽容便将银子取出，付与干白虹收好。又再四叮咛了一番，方喜孜孜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情深莫漫说投梭，深夜怀金赠酒徒；
手引红丝牵白面，春风应自值钱多。

次日，干白虹只说身子不健，告辞回家。金守溪虽时刻少他不得，怎奈再三强留不住，只道果然有病，勉强许他回去半月，养好身子，再来做工。干白虹见老儿肯容他归去，好不欢喜，便到曲房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连被窝卷做个包儿。丽容知他这日要去，又悄然到曲房后头，婉转嘱咐了几句。干白虹口里应着，作了两个揖，谢别出来。又向老儿说了一声，方才取路而回。谁知到了家里，酒兴愈觉勃然，一心一念，只想酒房中的乐境，日夜摹拟，想出了神，喉馋心痒，好不难过。挨到第三日，渐渐有些熬不住了，只得倾出丽容所赠之物，拈一块儿往市里买了两坛酒，也照样放出那酒缸边的本事。醉了醒，醒了醉，不够一日，光光剩两个空坛。明日起来，又觉冷清清过不去，只得再解开包儿，取块银子，又买来吃，仍醺醺的过了一天。从此，用得手滑，反不吝惜。今日也是榷，明日也是酩，竟忘怀了丽容所订

之事。把这银子，没早没晚，尽着狠醉。不是跌倒田间，定是离披陌上。幸而有些酒德，还不至于使酒生事。只是开怀放胆，跌荡逍遥，将丽容一段婚姻之约，丢在脑后。不上半年，这百金之赠，早已使得精光，仍旧是个空身汉子，那时方才是醒。

那知金丽容自从与干白虹订约，叫他托病回家，只道定然就央人来求亲。谁料一去之后，日日盼望，并不见王三秀才过门作伐，心里好生着急。等到月余，并无音耗，也便料他酒性不改：“定然将这银子去尽着狠醉，竟忘了我终身之约。不料干白虹没正经到这个田地！”心中越想越觉气恼，但人已出去，没法处他，只终日暗暗的焦闷，又不敢向父亲说起。过了几个月，只是不来。丽容望眼几穿。干白虹此时正在醉乡，不知天地何物，却那里晓得这边如此牵挂。丽容不胜衔恨道：“我看他是个端方之士，谁知如此负心。银子的事虽小，但我怎生待他，反无情无义，把我置之度外。我只悔当初错认了人，今日自取惭愧。”背地里反不知怨了多少。因是儿女私情，恐怕风声漏泄，又不敢央人叫他，只得常向父亲说道：“前日这平大郎甚是得力，怎不去唤他来使用。”金守溪也放不下他，因不认得住在那里，只好去寻保人转换。谁知干白虹做了酒中李白，正好醉倒长安，便皇帝也召他不来，那里唤得他动。保人只隐然替他回复。倏忽半年，不见一些影响。丽容心里越加气闷，渐渐养成一病。茶饭不思，梦魂颠倒，终日只昏昏沉沉的痴睡。金守溪见女儿如此，好生着急。诗云：

儿女知春太有情，郎当无那惜深盟；

东风祇是牵人恨，吹过南楼不见声。

却说干白虹，自从酒醒之后，方才想起丽容之事。忽然大悔道：“我真个狂了！小娘子何等待我，我却负他，真畜生之不若也。只如今怎么回复他才好？”肚里虽然懊悔，怎当银子却已用空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心中日夜不安，常欠欠然自知抱愧。一日忽发猛省道：“我自从为人以来，未尝少有亏心之行。今日狂悖若此，致他含怨无归，陷身不义。想丈夫处事，岂可昧理负心，轻狂自弃。且堂堂六尺，忘恩负义，何以为人。”便将自己这数亩腴田并几块园地，连忙都出了经帐，托人寻主求售，一总只卖得五十两。又拉几个村中弟兄，做下二十金的会债，并两间栖身房子也卖了十余两。把来凑在一块，用纸封好。虽然酒兴本豪，只得勉强遏捺，随他口里流涎，竟不敢分毫耗散，次日就去央王三秀才，到金家说亲。那王三秀才专靠趁闲钱、吃喜酒的，有甚不肯，便一诺无辞，连忙到金家求帖。金守溪接着道：“王三相公许久不来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此来别无他干，因有一头好亲事，特来与令爱作伐。”金守溪正因女儿的病，只是沉重，明明晓得他青年丧偶，守了三年，有些情动伤感而成，正想要寻媒人与他觅配，恰好王三秀才正来说起这事，便连忙问道：“小女欲寻个人家，只不知王三相公说与那一家的子弟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个干家，这官人叫做干白虹，青年好义，在村中也算个有名的豪侠，因父亲早背，尚未有家，不知可使得吗？”金守溪听说干白虹三字，虽不识面，那义勇之风，藉藉在耳。且王三秀才又是生平的惧下，便满口应承道：“那干白虹我也

闻得，原是好好人家。既王三相公说来，再无不从之理。至于六礼丰俭，悉凭王三相公斟酌，也不敢计论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婚礼原不论财，只要对头好便可做得人家。总是小弟在内主持，还你停当便了。”金守溪不胜之喜，遂留王三秀才吃了便饭，写个年庚与他。王三秀才谢别出门，便到干家回复。干白虹见已说允，满心欢喜，也不卜问，就选了行聘日子，行礼过门。丽容闻知这信，想道：“他一去半年，只道做了浮萍无蒂，谁知终不忘情。但怎生到今日才来纳聘？甚觉猜详不出。及闻得作伐的果是王三秀才，看那帖子确又是干将的名字，便已放心。金守溪回聘请客，忙了两日，然后再看看女儿的病。可也效验，竟能起身吃粥了。再过两日，已是霍然。有阉《入赘》曲云：

女不中留，年长应须觅好逑。休迤逗，春心一发便情稠。任绸缪，恹恹鬼病春深后，医药如何得疗愁。要他瘳，除非早把姻盟偶。胜如针灸，胜如针灸。

自从干白虹行聘之后，丽容便已安心。金守溪也觉完成了女儿身事，免得牵牵挂挂。不隔两月，干白虹托王三秀才到金家约日完婚。金守溪因女儿已是标梅过期，难以久待，只得乘势应允。但自己身子，觉得有些老倦，正没人帮理事家事，眼底又无亲戚。便与王三秀才商议，想要入赘干白虹过门。王三秀才也就与干白虹说知。干白虹正想要亲近那酒缸，还恐不能遂念。忽然说着入赘，正中机谋，连忙应诺。到得毕姻之夕，依旧纱灯鼓乐，高头骏马，迎接新郎过门。

堂中灯烛辉煌，氍毹烂熳。干白虹入堂交拜，好不兴头。金守溪一见，却就是踏曲粗工，大吃一惊，心里陡然发怒。掙出拳头就要去打那新郎，却被王三秀才一把拉走道：“这是怎么说。儿女完婚，良时美事，就心里有些不像意，也不是此时发挥的。况花烛在前，新郎并未失礼，如何做此情状？”金守溪气得话也应不出来，只摇头道：“这是我家雇工人，甚么新郎？”原来王三秀才不知道这段话柄，见金守溪说得古怪，便丢了这边，连忙去问干白虹。干白虹笑而不答。金守溪怒跳如雷，又一拳打来，仍亏王三秀才拦住。干白虹也不理他，竟喜孜孜与丽容交拜。金守溪正大嚷大骂时，两个新人已携手入房了。金守溪怒得眼里爆出火来。无奈王三秀才紧紧拖定，不得脱手。丫头奶娘也来解劝。王三秀才扯他坐下，好好问道：“此事毕竟怎样来头，亲翁这般着恼？可对我说个详细。”金守溪双手揉着心头，叹了几口闷气，才一句一端的把平大郎的雇工之事说出，叹了几口闷气，才一句一端的把平大郎的雇工之事说出。又道：“明明是这狗才假冒了干白虹，诳骗我女儿身子。王相公，你也不该同他耍弄我！”王三秀才方知其事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原来有此一番把戏，怪不得亲翁发急。但今日干白虹却是真的，前日那平大郎倒是假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平大郎面貌，岂不记得，难道我认错了不成！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未必认错，但他当日雇工，焉知不为令爱而来，故隐讳姓名，屈身游戏。如今总是自家骨肉，也不必讲了。”金守溪听着这句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干字加两点便是平字。据王相公说来，似有此情。但闻干白虹平日端方不苟，今作此邪行，便不是个人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家丑只可掩饰，不可昭彰。

令爱既不能守，将机就计，也可了局。况且雇身之事，外边绝然不闻。你也不必提起这事，播扬他的短处。”金守溪听到期间，气已消了八九分，因说道：“这也不干女婿的事，总是我女儿不肖，辱没家门，是我晦气，养下这等没廉耻的东西，只得由他罢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不要说坏了令爱，我看干白虹并非好色之人。前番举动，或者别有隐情，未必为此。总是日后便可见他心迹了。”金守溪无可奈何，只得移嗔作喜，摆下酒筵，与王三秀才尽欢而别。诗云：

少妇樽前话合欢，新郎只觉酒肠宽；
泰峰底事翻惊讶，为尔当时不姓干。

次日，干白虹夫妇出堂见礼。金守溪并无半言。三朝满月，治酒宴客，反觉着实破慳，在女婿面上，几乎费了十来两银子。干白虹与丽容两个十分相爱。偶然一日，夜间对饮，丽容因笑问道：“前日赠君聘资，意谓即来纳采，不意一隔半年，杳无音耗，使妾不胜悬望，一病几危，直至今日方成吉礼，未知是何缘故？”干白虹笑了一笑，也不隐瞒，竟将前情直说。丽容道：“你总是为酒误事，犹幸不忘妾约，尚是君子。倘做了负心酒徒，可不将我置于死地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卑人虽处贫贱，实以豪杰自命，岂敢忘恩。故发愤悔悟，百计图维，方得成此良缘，以偿前罪。”丽容道：“我父亲尚不知郎君善饮，故不十分防范，可以任我取之。若欲尽酣，须是夜间在房中私饮，在父亲前，切不可露出本相，使他牢守酒房，便没得吃了。”干白虹恐怕送断后根，果然依他的教导，在丈人面前，只吃一小钟儿。金守溪再要

斟时，就推吃不得了，立起身还作许多醉态。金守溪信为实然，甚是快活。那知到了房里，最少要吃一坛还不尽兴。金守溪见他老实勤俭，把一应帐目都托他盘算。干白虹是豪爽的人，这锱铢繁琐的事，那里有心去操握，便丢起一边，只是饮酒。倒是丽容着忙，恐防露出马脚，悄然叫小厮到外头催讨。算结一宗，就叫他交还丈人。金守溪不晓得里头全亏个幕宾，只道女婿能干，做得井井有条，帮他挣家，好不欢喜。那知干白虹心里甚是厌烦。过了两年，金守溪因平日劳伤过度，忽发吐红之症，淹淹床褥，久药不效，便将帐目收起，外边所欠，俱叫小厮日夜坐索，尽行讨清，归在女儿之手。干白虹见丈人病势沉重，各处延医问卜，设蘸祷神，替他祈寿。金守溪闻知，恐怕费了银子，连忙止住道：“虽承你的孝心，但我若该死，吃药献神总是无益；倘还有寿，自然痊可的，何苦用于无用之地。钱财乃难得之宝，岂可轻易耗费。今后切不要为我祈福，使我病中不安。”干白虹见他这等吝惜，反在背地里祈祷使用，总不与他得知。过了三四个月，终无应验。金守溪虽然钱财是命，这时候只得丢着万贯家私，一双空手去干前程了。干白虹夫妇不胜悲痛。衣衾棺槨，开丧举殡，事事从厚，不失富家之礼。虽甚非死者本怀，聊以尽后人志愿。至于启建道场，荐先设食，三年之内，殆无虚日。自此以后，只小夫妇两个当家，一切本利帐目，俱是丽容执掌。干白虹别无他事，只终日以酒娱乐。一年之内，准准要醉他三百六十日方始欢畅。一日对丽容说道：“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何苦孜孜较量，劳心操握。人生在世，只图安闲快活，过了一生，就是便宜的了。那些些子母，贫不能还者，须当弃之。下人劳苦，必应体恤。乡人告

急于我，亦宜济其缓急，休得概为拒绝，致他无门投奔。须外存厚道，内蓄热肠，使乡党无有怨心，邻里不生嫌隙，则吾享用其财，始可安而无愧。”丽容道：“君既能作豪侠丈夫，妾敢不勉为慈顺之妇，抚危拯困，亦有同心。况妇道从夫，自当赞成斯美。”便吩咐小厮，各处债负，但取本银，利息不论久近，一概免收。若贫无所偿者，竟还其券，本银亦不必索。乡党有贫者，散之以钱；病者与之以药；死不能殓者，殓之；贫不能葬者，葬之。如是年余，丽容即生一子，干白虹甚是欢喜，便雇奶娘服侍。到四五岁上，聪明俊秀，迥异群儿。干白虹替他取个名字，叫做干旌，字曰浚郊。才交六岁，即能读书，夫妇十分钟爱。正是：

积厚宜流庆，欣看似续贤；
鄙夫每无后，空有臭铜钱。

一日，干白虹游南雄岭，路至半中。是时，深冬天气，天值大雪。虽身被重裘，尚觉寒风凛冽。因见雪景旷阔，琼瑶万顷，殊堪纵目。因冒着风雪，一步一步的挨将上去。只见珠楼玉宇，璀璨四围；粉蝶银花，飘飘万谿，俨然置身琳琅之际。不觉尘襟顿涤，烦虑皆消。因大喜道：“真好一片雪景，就如锦装世界，粉捏乾坤；四山尽列晶屏，万树皆飞琼屑；人在冰壶，天开玉镜。真大观也。”正在那里狂呼乱叫，忽听雪深之处，似有呻吟喘怯之声。乃大惊道：“山空地旷，雪深数尺，何处来这声音？”连忙寻觅，果见有个坎陷，一人僵卧于中，身上的雪也积厚尺许。干白虹叹道：“如此寒天，这人跌在雪里可不冻死！”又认不出是乞丐，

还是平人。就用手替他拂去了雪。却见那人头戴儒巾，身穿一领蓝绸褶子，脚下穿双旧红鞋儿，像个斯文人物。如飞一手扶起，却有气无声，已是将死的了。干白虹忽动热肠，忙替他解下湿衣。在自己身上脱下一领羊裘，将他裹了。只因这一救，有分教：热肠适取祸危，豺虎自招入室。未知那人是何人品？干白虹救得他活救他不活？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四 回

患难临头陈与权雪中遇侠 冤家狭路刘天相杆下亡身

词曰：

穷途落魄谁依仗？风雪将身葬。一朝起死遇贤豪，金玉丛中顿改旧丰标。 凄声幸入人耳，陡惜他人死。一般恩义两相加，他日酬恩贤否自争差。

右调《虞美人》

却说干白虹一时动了个恻隐之念，在风雪里救起那人，连忙解衣披上。那人只是僵着，不肯活动。干白虹心下想道：“我虽与他这领羊裘御寒，但人已冻坏，不能便醒。若弃之而去，他依然是死。除非背他下去，寻个人家，借些汤水救灌活了，也是好事。”便把他双手搭上肩头，驮着下岭。那人伏在干白虹背上，因得了暖气，觉手脚微微有些渐伸。走下岭来，干白虹见有个酒肆，心里大喜。连忙驮入店

中，先叫主人家烧碗姜汤与他灌下几口，已觉渐有声息。停了一会，再灌了些。那人果然便醒来，睁开眼一看，只哀哀的哭。干白虹喜道：“如今好了！”随叫主人暖壶好酒，滚热的灌与他吃。未几发出一身冷汗。众人都说道：“如今亏这酒力，寒气已逼了出来，不妨事了。”干白虹然后叫店主人四周生起炭火，把那人坐在中间，熨了一会，便能言语。干白虹恐怕耗他的神，不敢问其来历，只叫主人收拾肴馔酒饭，就在炉边坐了，与他两个缓斟漫酌。那人吃了些酒，觉元神稍复，便挣立起身，向干白虹双膝跪下，极口称谢道：“不佞身毙穷途，若非老丈实心相救，万无生理。从此苟生之日，皆老丈所赐也。恩情深厚，如何报答。”干白虹连忙扶起道：“同有此生，孰无爱人之念，见危思救，理所必然。足下何须称谢。”那人道：“不佞落泊异乡，亲情已为陌路，崎岖风雪，几丧残躯。何况不相关涉，素昧平生，而能仗义施仁，救我于死生之际。如老丈者，岂非体天地之心，具父母之爱。红尘中有此俊杰，不佞敢不下拜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扶危救溺，人情之常，乃劳足下如此称诩。足下高姓大名？何方居址？到敝地做何台干？乃奔走于风雪之中，驰驱于险仄之地，流离狼狈，以致若此。其间必有隐情，望为引教，以释吾疑。”那人听问，便扑簌簌吊下泪来。干白虹又笑道：“丈夫眉宇，固当磊落。何事戚戚于中，作此儿女之态。”便又满满斟下一大瓯酒，递与那人道：“借此满觥，少助豪兴，当发快谈，一洗胸中傀儡。”那人双手接过，一吸而尽。有阕《一江风》曲云：

论人情。炎暖徒相朦，凉冷谁相问？羡仁人。

风雪丛中，生死关头，顿续须臾命。嚶鸣眼底亲。
风云异日生。巧心机更向竿头进。

那人向干白虹道：“承老丈下问，不佞敢不直告。但言之可悲，听之可恼。当细陈始末，以博老丈喷饭。不佞姓陈，名可立，字与权，淮南人氏。少读诗书，长游庠序。父母家计颇饶。因中年无子，遂承立母舅之子刘天相为嗣。从幼抚养成人，读书婚冠，吾父所费不貲。后来进学进监，又费千余。天相非惟不知感戴，反日图吞占，私营巢穴，暗耗血资。父母至五十外，始生不佞。时刘天相之妻胡氏，见我父母已生嫡子，诚恐嗣续有人，则外姓承祧，难倨陈氏家业，遂乘先母病故，遽操家政。一夫一妇，内外把持。凡有所蓄，尽归己橐。刘天相又夤缘乡榜，挥洒万金，居然无忌。因而恃了孝廉之势，另立家业。把我父母所存箱篋，搬帚一空。田房契券，搜索无余。先君气怒成疾，数日而死。刘天相不吊不送，也不居丧守制，竟约了三四个同年，俨然上京会试。把几十年恩养父母，一旦弃如陌路。”干白虹听到此处，就击案起舞道：“世间有如此负心之人，眼前恨不一见，当手刃之，以快公愤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蒙老丈如此不平。若说到临了，其情更有不堪哩。那时先父既歿，不佞未滿数龄，鲜知人事。族之尊长，遂将所遗什物变卖，仅完丧葬，而住房已为刘氏占去矣。明年，天相不第而归，不佞孤苦伶仃，只身无策，只得走告苦情，冀其提挈。不意天相夫妇，反大言呵叱，宛然以下人看待，略无照拂的念头。后不佞依栖邻家，勉强攻苦。到十六岁才进了学。虽是忝列黉宫，然窘迫益甚。往往想起父母家业，心里未免有些不甘，

只得邀三党亲族，与之理论。岂知天相不加怜恤，反肆凶威，暗地贿嘱当道，坐不佞以逐继兄之罪，申文学院，褫革除名。不佞前程既失，天相欺凌益甚，遂将吾父血赀，买官压制。是年河工告匮，朝廷大一开恩例。天相计输万金，抚臣题奏捐金有功，特恩除授广东广州府通判。此时，不佞追想：“父母万贯家财，尽为天相占去，功名富贵，田产妻孥，那一些不是陈家之物。今天相已授高官，莫说至亲骨肉，就是朋友，苟有一面的也可到任上说个情儿，抽丰他一百五十两银子。况他现受陈氏大恩，涓埃未报，若相随到任，必然另眼相看，沾他些不费之惠。前情虽欠，不佞亦可相忘，凭他牛马看承，也便死而无怨了。谁知，天相择日赴任，不佞勉力饯行，竟狠辞不赴。至发装之日，又望门相送，亦复不容一见。号恸竟日，始得入堂一揖。及不佞告以穷迫之状，天相只唯唯而已，绝无片言。不佞见光景不谐，急趋而出。又万不得已，只得赁个小舟，尾之而行。他一路人夫接递，昼则击鼓叮咚，夜则提铃喝号，何等风光。不佞一叶孤舟，片帆风雪，不瞅不睬，好不凄凉。未到半途，盘缠已竭，正饥寒不前。天相忽发下个小封儿，上写着程仪二两，也没名帖，竟叫家人致意，令我回去。此时欲待受他，就像甘心忍受，所望并非如是。欲待不受，则冻馁驱驰，必将死于道路。只得含着眼泪，忍着羞耻，反谢了一声，把这二两银子勉强受下。一半做了船钱，一半将来买些饭吃。半饥半饱，又挨过千余里，才到了贵地。只因渡南雄岭时，他一行人，纷纷然雇轿的雇轿，赁马的赁马，独不佞萧然一身，分文莫假。又值隆冬雨雪，壁壑凌空，腹枵脚倦，料不能行。只得老着脸皮，趋至天相跟前，哀恳救援。不料天相

抬眼一看，怒发如雷。反大骂道：“我许多时已将二两银子，叫你做盘缠回去，谁叫你跟来。幸在此地还好，若到了任上，这一副嘴脸，可不辱没杀我体面。总之穷人不可照顾，一照顾便来歪缠。我既送过程仪，情已尽了，今日断不能再有假借。”说罢，一纵车马，闹烘烘上岭去了。这时，不佞着实哭叫，他头也不回，并无恻隐之念。此际上天无路，乞援无门。因想在此也是一死，莫若拼命匍匐过岭。一路求乞，追至任所，与他做场结煞。心里虽有这志向，谁料才过半岭，筋力已竭，腹中空馁，寒气侵心。且雪深泥泞，遂至颠仆崖坳，强挣不起。雪势愈大，命尽须臾。幸蒙老丈大德，极力相救，乃得复活。”干白虹听完，不觉怒发冲冠，挥拳擦掌道：“这厮忘恩负义，昧尽良心，尚自列于荐绅，不如速死。只愁地北天南，终须凑值，吾当剖其心肺，以为足下雪仇。今足下资尽途穷，将何所适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家园已尽，亲故谊寒，桑梓风味，殆不足恋。至轻身异境，只为父母血赀尽属天相，痴心未忘，故命亦几丧。今日想来，如此负心之人，纵到任所争衡，必至中其阴害，莫若不去为是。但今住又乏食，归又无资，进退艰难，行藏未决。承老丈动问，不敢不以实情相告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今足下之意，还欲返棹故乡，或即营家别境？尚可逗遛异国，不特足下室家产业，弟能薄力周旋，即功名之事，亦可不患无成。若欲仍归梓里，弟亦少图相赠。虽不足附远游之望，亦可稍助一餐。不识尊意何居？愿熟筹以示。”陈与权穷到彻骨，死而复生。既得了命，已自欣然。忽听干白虹说肯周济他，一发喜出意外。因想：“我若回去，即有厚赠，料亦不能起家。若在此居住，他许我室家产业，并功名之事，甚为

动听。倘其言不谬，便可复振家风，何须必欲还乡，自失机会。”一时着了贪心，便欣然答道：“蒙老丈格外周恤，生我成我，不过如是。况既蒙厚德，虽日夕追随，犹恐不能报效，怎敢轻便图归，远失恩人之面。丈夫四海为家，何必依依桑梓。老丈如可见容，愿罄一长，以为犬马之报。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足下胸次脱然，乃见丈夫作事。小弟虽力微不足以待君，然亦断不致君失所。”两下甚是讲得投机，又复畅饮一回。不觉日已抵晡。干白虹便叫店主雇下两乘小轿，算还酒钱，和陈与权一同上轿而归。诗云：

只为图赏便负心，受恩深处已忘贫；
君今莫怨人相负，慎勿他时负别人。

干白虹慨然同了陈与权回去，因向丽容说道：“我适往南雄岭，遇一书生，僵卧于雪深之处。遂发恻隐，扶下岭来，多方救活。问其来历，乃是富家之子，父母误以外姓为嗣，吞占了家产。今其嗣子已为吾省别驾，此子跟随到此，被他负心抛撇，以致流落无归。我观此子，气宇清明，吐纳风雅，故携之以归，意欲少加培植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”丽容道：“救人患难，最是好事。况君既作主，妾亦安有阻挠，听凭扶持他便了。”干白虹闻言大喜，便打扫书房，与他住下。因自己是不甚识字的人，家中并无书籍。干白虹便将数百金，贮之箱囊，抬入书房，听凭陈与权买书观看。三餐供奉，无非美味佳醪；遍体衣衫，尽是绫罗锦绣；十数个小厮，轮流服侍；出入舆马，享用奢靡。陈与权是个彻骨穷人，忽受干白虹如此培植，一朝富厚，俨若王侯，另换上一

种骄矜气概，顿忘却先前曾有过这番穷苦之厄，寒酸气骨，消除殆尽了。干白虹真心实意，要长就是长，要短就是短，凭他挥洒，并不拗他；只除了自己身上的肉不曾割与他吃，还怕不十分足意。又念他青年无偶，先将个美婢送入书房，以伴寂寞。一面叫媒人选择亲事，却寻了城里一个乔贡生家的女儿。年方十七，貌极美丽，媒人分外形容。陈与权闻知此女有貌，等不得卜问，立意要成。干白虹便依他成了。问名纳采，礼金钗币，皆极其华盛。到结缡之夕，诸般使费，猥集蜂攒。干白虹毅然独任。至于迎亲宴客，绮筵绣帐，鼓乐花灯，以及彩杖蓝舆，珠冠玉佩，无不事事整齐，尽皆干白虹八面完成，略不费陈与权一毫主力。但劳他坐花烛，饮合卺，解同心，交玉颈，向珊瑚枕上翡翠衾中为云为雨便了。从此他夫妇和好，自不必说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过了年余。正值宗师科试，干白虹便打帐重新替陈与权图个进学地步。恰好城里有个乡绅，与宗师同年，且系厚交。干白虹便欲起个黑早进城与他商量此事。隔夜先吩咐丫头煮熟了饭，打点早走。原来这仁寿村离城有二十多里，干白虹一觉睡醒，见窗外月明如昼，心里恐防天亮，不知迟早，便起身梳洗。吃饱了饭，急急出门，大踏步走到近城。远远听见谯楼上才是冬冬四鼓，方知为月色所误，来得忒早了。欲待仍旧回去，路又遥远，且出门走回头路又恐不利。因想道：“此时尚是四更天气，城门还好一会才开哩。莫若寻个幽僻的所在，打个盹儿再处。”反缩转身走来走去，挨到一家门首，檐下有条小廊，廊下一条石凳，且四无邻里，甚是清闲。便在石凳上坐了一回，觉得有些眼倦，便向石凳上曲肱而卧。因心上记着正事，不得熟睡。朦

朦朧朧，只听见屋里边有一男一女的声音，在那里呜呜的哭。那男子道：“我祖上也算个富足之家，不想如今穷到这地位。虽有几亩荒田，年年赔粮，就送与人也不要。今所遭遭折，貽至数年积欠，终日受此敲朴，血肉几尽，算来不寻死路，再无别法支持。就做个自尽孤魂，也免得毙于杖下。”妇人道：“就是那些宦家逋负，也都为这几亩荒田的遗累，难道容你不还。我夫妻两人，就把身子割肉来卖，也抵不得一桩半项。你既要死，难道我妇人家倒当得这些波害。莫若与你同死，岂不干净。”男子道：“我做的事，何忍连累及你。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。正是：

泪尽穷檐不忍闻，凄风吹雨咽孤云；
愚夫底事轻生死，逋累驱人胜溺焚。

干白虹听了一会，因想道：“这小小人家，却有这许多逋负。听他口气，夫妇两个都要寻死。可怜为着贫穷两字，就把性命也看得轻了。总之钱财一物，可以生人，可以杀人，有甚么好处。我今早空身出门，不曾带有银子，却怎样生个方法救得这两口儿性命便好？”忽又转一念道：“此时只好才交五鼓，进城尚早，等在此又觉厌烦，莫若跑回家去，取些东西，周济了他，也是一件好事。来回不过四十多里，我的脚步便捷，到城里也不甚迟。”算计定了，立起身来，仍从大路回去。恰好穿出官塘，尚是一天明月。只听背后远远一丛车马，闹烘烘的走来。干白虹认是客商走动，便立住了脚。回头一看，只见前面先有三四个骡子，骑骡的人各各佩着弓箭，中间一乘骡轿，后面又跟着五六个马骡，行

李箱橐，十分冠冕。干白虹见他气概，像个官宦，忙将身子闪过一边，让他过去。谁知众人走到面前，瞧见干白虹遮遮掩掩，反认是歹人，便将大铁杆子望干白虹兜头一下。幸得偏了些，打在肩膀上，若是懦弱些的，就被这一下打倒，断送性命于道路了。谁知干白虹膂力勇壮，兼有些手法的，这一下但打得有些酸疼，不觉怒从心起，就大骂道：“那里来这一起狗娘养的，人也不识！我好意让你，为何反打我这一下，我是好惹的吗！”便把身子挣扎，乘势儿翻过手来，将他铁杆紧紧搭住。又尽力一纵，把杆子夺在手中，那人已跌翻在地。众人大喊有贼，一齐拥上前来，想要把干白虹获住。谁知干白虹但有寸铁，便可力敌百夫。见众人都来动手，心里大怒，便举起铁杆，把骑骡的众多汉子一个个都打倒在地下，挣也挣不起来，只哼哼的叫痛。干白虹还把铁杆一人一下，细细的轮流打去。轿内的人，急得没法，反高声哀告道：“我的这些下人，无知冒犯，望好汉饶命，情愿倾囊奉献，单留这条性命过去吧！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我岂是歹人，谁个要你东西。只是我方才好好让你走过，为甚么将铁杆子打我这一下？”那轿内的人，听说不要东西，方知不是窃客，便已安心。连忙走下轿来，向干白虹拱手道：“方才实实有罪，望看我薄面，饶了这几个愚人吧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只问你是何等样人？这些人敢如此撒野？”那人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便是邻郡广州府通判，奉抚院差往京师进表。这几个都是衙役，所以粗鲁。”干白虹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你就是刘天相了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可认得有个陈与权吗？”那人忽听干白虹说着陈与权三字，谅必见其肺肝，自觉心虚胆战。便躬身答道：“陈与权

是舍亲，你从何处认得他来？”干白虹听着，仰天大笑道：“大海浮萍，定有相逢之日。此等负心汉子，今日偏偏遇着在我手里。岂非天乎！”便指定刘天相说道：“你这人负义忘恩，伦理丧尽。亏你还说是亲戚，反不若路人多矣。容你这样昧心人活在世上，也是徒然。倒不如赏你个死，也替仕途中争些体面。”便将大铁杆望刘天相顶门里尽力一下。可怜好个广州通判，直打的脑浆迸裂，血肉淋漓，死于非命。干白虹将他箱囊打开，逐一检看。那些文札纸张，尽皆丢过。只取了盘缠银两，拴在腰中。想道：“此等无义之徒，杀之不足为过。今不免就将此不义之物，做个方便，把去周济了这穷人，有何不可。”一头算计，一头往方才那坐处走来。那些众人，被这几下铁杆打死了一半，有几个强壮的还不至死，直到天明时候，才挣得起来。见本官已死，连忙报了地方。先禀保昌县，签了二十名健壮，分头搜捕强人。一面飞回广州，通报督抚各宪，具题广缉。只因这番公愤，有分教：知恩者生死报恩，好义者始终仗义。未知干白虹杀了刘天相，可能脱祸？那穷汉终是何人？可曾受干白虹的恩惠享用刘可相囊中之物？毕竟不知做甚局面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五 回

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

词曰：

热肠招怨。积恨生奸。人心祇是有间关，恩仇难泯。争排挤，互摧残。何日相忘一笑看。世务休干。转眼处，有狂澜。须知防矢暗中难。求疵何处，偏报复，在儒冠。安得天家文网宽。

右调《声声令》

话说干白虹打死了刘天相，悻悻然攫了囊中之物，拴在怀中，走到先前坐的所在，仍悄悄儿从门边窃听。那夫妇二人，还悲悲切切的哭着。那男人道：“我与你哭也没用，到得天明，这些冤愆又来纠缠了。你既情愿同死，我也阻你不得，竟苦一条绳子，两头缢着，做个悬梁夫妻便了。”妇人道：“非是我情愿轻生，这些逋负实实没法支持。今晚到此地位，也不必说了，可快些上这条路吧！”两人便不言语。

干白虹听得仔细，便将手在门上敲了两下。里头那人，却不知好意寻他，反认是催官粮讨私债的，不敢答应，只悄悄向妇人道：“外边催命鬼到了，快快死休！”又听淅淅簌簌，像个上吊的光景。干白虹恐救不及，慌忙把门一脚踢开，赶进里头。果见一男一妇，高挂梁间。干白虹便将桌子接了脚，轻轻的解放下来。幸喜吊不多时，才解开绳子，喉间早已气接。睁开眼看了一看，转大哭道：“我要做个清净鬼，那一位不干好事的反来救我，正不知害我哩！”干白虹见两人已活，忙向腰间解下银子，放在桌上道：“你们二人不消急迫，这包囊中现有白镪，可将来还清逋负，好好做个人家，切不可寻这短见，把性命来轻贱了。”那人耳朵里逼清听见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忙要挣起身来问个明白，谁知干白虹是不自见德的人，反恐他们相认，日后定然感报，未免近于沽恩，便非丈夫胸次。才放下银子，即往外飞跑。也不进城，竟望家里走了。那人没命的爬起身，忙向桌上一摸，果然有个斗大的包儿，却是硬的。便双手去拿，再也拿不动。慌忙打开一看，果然是许多白物，那人喜从天降，便向婆子道：“原来皇天照顾，赐下绝大一包银子在此。”那妇人听得，半疑半信，也爬起来，一步一跌的挣到桌边，见了许多买命东西，喜得眼睛都没了缝，便道：“钱财便十两五两也是难得到手的。方才那汉子不知何等样人，却把这许多银子留在这里，是甚缘故？”男人道：“便是。况这般世情，借贷也不肯，那人怎轻易把这几百两银子，慨然周济我们？”妇人道：“你须赶上去，寻见了，他，问一个详细。若果救我两人性命，便是天大恩人，该询知他姓名居住，也好上门叩谢，日后慢慢里报他的恩。若居然将这钱财享用，不知感

谢，我与你两个便做了忘恩负义之徒，枉生于天地间了。”那男人道：“说得有理！”便叫婆子守着东西，自己跑出门去追寻。只道去尚不远，正不知干白虹早走了好些路了。那人不知东西南北，一气跑了十数里，过路的人尽多，认得那一个把银子周济他的。没头没脑，料想寻问不出，只得快快的走了回来。诗云：

小惠人人望报深，谁能夸伐总无心；
丈夫此日施恩去，肉眼应从何处寻。

且说干白虹救活了一男一妇，又替陈与权报了夙恨，心里十分爽快。忙忙回到家中，走进书房。见了陈与权，大声称喜道：“今早我欲进城，虽不曾干得正务，却做一件快心之事，特来报你知道。”陈与权忙问：“何事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足下颠连困厄，九死一生，不知何人所致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此是刘天相负心，提起便恨入切骨，虽死不忘。老丈为何忽然问及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弟正因这事，已替足下泄了旧恨，故此喜之如狂。”便将遇见刘天相，被打一下，自己夺他铁杆，将众多衙役及刘天相一并打死，倾其宦囊，把来周恤了穷人的话，细述一遍。陈与权额手叫快道：“苍天有眼，这负心人也有日在狭路相逢，受其恶报。多蒙老丈高义，为小弟泄此积愤。且以不义之物，加惠贫民，仗义施仁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快畅。但这番举动近于强劫，官府必然搜捕，老丈人须要谨慎，不可使人生疑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从来丈夫作事，杀人救人，何计利害。且祸福自有天命，非人可强。足下请勿挂怀。”到次日，干白虹带了银子，依旧进

城去谒那乡绅，为陈与权图谋进学之事。那乡绅姓段，号曰学夫，与宗师乡会都是同年，因在陕西汉中府做过太守，在任上也略略要些，家中已尽够丰足。只因宗师又是汉中府宁羌州人，曾称过公祖，写治生帖子的。故此与段家甚是相好。那宗师复姓欧阳，名健，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，放为京畿道御史，特差了广东学院。为人甚是耿介，遴拔孤寒，振兴文教，绝不通一毫贿赂。只因与段学夫有两重年谊，未到任所，段学夫出境先迎，再三恳他照拂。欧阳健力辞不得，勉强许了一名，已是破例。段学夫见宗师首肯，便托亲戚在外打合。恰恰干白虹凑巧，正来寻他。段学夫连忙出来相会，分宾主坐定，献过了茶，干白虹略略叙些寒温，便谈及此事。段学夫恐风声不谨，如飞携他进书房里坐下。干白虹道：“晚生此来，特有个舍亲姓陈，名可立。虽青年绩学，诚恐不获见知于文宗。因闻老先生与文宗有同谱之谊，特托晚生拜恳，欲求老先生力为汲引，如可见收，愿报以诵诗之数，未识肯玉成否？”段学夫道：“文宗与小弟，不特年谊可嘉，且颇称莫逆，此事再无不妥。但三百之惠，似觉太轻。况文宗端介自持，非小弟为力，再无别路可托也，不要看轻易了。”干白虹见他作难，知有请益之意。因说道：“舍亲既爱功名，自不得过惜小费。晚生现带有四百金，当尽以相奉何如？”段学夫道：“亲翁如此高雅，小弟也不敢讨论，只图个相与罢了。”当下盛席款留，写了合同议单，兑准银子。干白虹欢欢喜喜，别了段学夫便欲回家。刚待出城，只见城门口挤着一堆人，不知看些甚么，干白虹也挨进去。只见簇新挂出一张告示，朱笔淋漓。干白虹原识不多几个字儿，看来不甚明畅。只听得旁边的人念道：

南雄府正堂孙，为地方异变事。据保昌县呈称：据地方报单前事，某日五更时分，有广州府刘通判奉院进表赴京，路由南雄府，遇盗截劫，杀死命官及衙役多人。劫去盘缠银两。事干大盗劫杀，理合申报，伏候转申等情到县。该本县随经勘验明确，合先具由，呈报等因到府。据此，除一面通详各宪具题外，切照南雄禁地，岂容巨盗逞强，杀伤官役，劫赃逃遁。已经差扑严缉，仍示谕军民人等，有能察获盗赃，当官出首，定行给赏。如有容留伙盗，及知情讳匿者，获日一并治罪。事关盗案重情，勿得以身试法。特示。

干白虹听众人念完，大吃一惊，不敢站立，慌忙转身就走。只因心里有些惶惧，却忘怀了袖中的议单，垂下手来，早已失落在地，竟被个人拾着去了。干白虹那里知道，直走到半路里，陡然转个念间，连忙伸手一摸，已不在袖中。吃了一吓，如飞缩转身，一路找寻，那里见个字影，只得仍奔到段学夫家，告知其事。段学夫大惊道：“你怎如此放心，这事关系文宗名节，非同小可。不知是何等样人拾去？万一其人不良，泄漏风声，连我也甚是不便。可惜今日这番，非但画虎不成，连是非还不知怎样哩！”干白虹被他一场埋怨，顿口无言，只得别了出来，路上好不气闷。因想道：“我怎一时懈怠，把这件有关系的议单，落在别人手里。这四百金事体还小，只是枉费这些心机，却不曾替陈与权干得正经。倘弄出事来，我与段学夫咎固难辞，并文宗亦有干

碍，还连累陈与权着讨些寡气哩。”心里愈加焦躁。直至傍晚，才到了家中。陈与权接着，问其事体若何？干白虹只不回答。陈与权着疑，再三盘问。干白虹是直性的人，那里晓得藏头露角。便将遗失议单的事，向陈与权直说。陈与权听了，跌脚叹惜道：“老丈人怎把这样大事，一些也不谨慎，竟至遗落。倘被人兴起风波，这张纸儿岂不是个凭据吗！”口里虽然不敢十分埋怨，心中已是怫然。干白虹也并无抵答，只闷闷走进里头去了。

你道这幅议单是何人拾得？原来这人姓阴，名渎，乃是江北宣州卫人，曾中过乡榜。哥子叫做阴泽，也是个进士，现任浙江盐运司通判。当初欧阳健在京做御史时，那阴泽尚系京官，曾差山西主试。有个恩拨门生，姓璩名逊玉，同时做到礼部员外。是年抡点会场同考，阴泽向因兄弟春闱不售，知璩逊玉差了分房，好不得意，便将兄弟托其提拔。璩逊玉因恩师嘱咐，岂敢有违，便与他个字眼儿。三场完卷，果然中了出来。谁知中便中了，未免风声不谨，早被欧阳健察知其事，把璩逊玉一本纠参。圣旨发下三法司勘问，将璩逊玉流徙，阴泽革职，阴渎也革去举人，永不许考试。阴家兄弟，好不衔恨，终日思想报复。只因欧阳健刚直峻厉，寻不出他破绽，无因下手。过了两年，那阴泽神通广大，不知怎样谋为，却又补了个通判。只因积恨未消，一闻欧阳健转了学院，阴泽便大喜道：“从来宗师一官，谤声易起。苟有沾染，便是我报仇的把柄了。”即令阴泽带了些本钱，乘便到广东做客，瞧他破绽。那阴渎时刻留心，怎奈欧阳健冰清玉洁，伺察了半年，只无隙可乘。是时欧阳健将欲按临南雄府，阴渎也束了行装，预先赶到南雄住下。这日才到，便闻

巨盗杀死职官的事，知府已有告示，挂在城门首。耳中颇觉骇闻，便步至城下，把告示看了一遍。正想回寓，不料也是冤孽，恰恰干白虹心慌意乱，落下这张议童。阴渎一眼瞧见，不知是甚纸儿。连忙拾起看时，见是买秀才的关节，不觉大骇道：“我半年来费过多少心机，瞧不出一些弊窦，今日无意间倒拾这桩奇货，岂非欧阳健合当破败，故天差地遣，把这议单轻轻落在我手里。”便像天书一般藏着，但不敢轻发，直候欧阳健考过南雄。那知陈与权果因段学夫之力，倒进了学。阴渎此时，已有凭据。忙写起许多匿名谤揭，贴了满街。星夜收拾铺陈，到浙江与哥子商议去了。正是：

祸自因公结，奸从积恨生；
如何挟乘矢，暗里使人惊。

却说段学夫虽得了干白虹四百两银子，在年兄面前讨情，把陈与权弄入了学，却闻知外边贴了许多谤揭，十分大骇，已知前日议单毕竟落在个奸人手中，生出这一番风波来了。慌忙叫家人四处寻看，或是涂黑，或是揭去，不上半日，已无了踪迹。虽然如此，那议纸尚被人捏着，终久恐有后患，心里怀着鬼胎。未几，这些事情渐渐传到欧阳健耳中。欧阳健大怒道：“我一生做官，从无苟且，反被段年兄在外招摇，把我声名败坏。因致书责备，段学夫好生没趣。阴渎赶到哥子任上，备细说知，阴渎十分得意，便写封密札，并这张议单，一总封好，叫兄弟将到京中，送与一个科里同年，嘱他纠劾。那同年得了实据，连夜就参一本。朝廷

大怒，立差校尉，提取欧阳健、段学夫，并陈与权、干白虹一千官犯，解京严审。欧阳健得了这信，好不怨杀，当面把段学夫着实发作了一场。段学夫也自知做差了事，不敢折辩。抚按因钦犯重情，便先将陈与权并干白虹拿来监候。陈与权平日得恩不知，如今犯出事来，便好意翻成恶意，却疑干白虹使心害他，早已恨如切齿。干白虹也不敢教他莫恨，只仰天长叹道：“我实心为人，不意反招嫌隙。我死固不足惜，只连累官长诖误，朋友离心，都是我一念不谨，以至如此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从来事由心发，若果真心为人，如此关系事件，岂有忘怀遗失之理。既然弄出这般祸来害我，反不如莫做这样豪杰也罢。”干白虹没奈何，只得凭他数剥。过了两日，校尉已到。那校尉姓夏名礼，字杞徵，河南永康县人。乃是大理寺正堂夏时之弟，奉命来到广东，立催人犯起解。抚按也因钦案事情，不敢耽搁，忙将官犯逐一交明，送了程礼，连夜就发三十名官兵，沿途护卫。夏杞徵作别客官，立刻开船出境。有阕《黄莺儿》曲云：

烦恼已临头，热心肠招怨尤。恰青衿早已披枷
 扭。文宗枉收，乡绅枉求，笑财星敌不过文昌宿。
 好担忧，未曾科举先去上皇州。

晓行夜宿，不则一日，已到了苏州。夏杞徵便吩咐在枫关外泊了船。备起两席盛酒，到得晚间，请过欧阳健与段学夫一同坐下。又叫人把干白虹、陈与权也去了刑具，请过船来。干、陈两人，见说校尉相请，不知是甚缘故，且又除下锁扭，换上衣巾，心里愈加疑惑，只得随着使者，战兢兢走

过船来。夏杞徵连忙拱进舱里，邀他入坐。干白虹与陈与权鞠躬至地道：“某等草莽贱夫，罪干上案，方将待死之不暇，何敢当此荣遇。”夏杞徵道：“欧阳先生与段老先生，向有同朝之谊，干、陈二君亦属在斯文。因彼处耳目之地，未曾尽个情儿，今晚特设一酌，为两位老先生与二兄解闷。但恐客次不恭，有慢贤者，还祈台谅。”欧阳健与段学夫恭谢道：“弟辈天末罪臣，远劳大人台旌跋涉，正愧不能少伸芹献，怎敢反当大人厚款。”干白虹、陈与权也再三叩谢。夏杞徵道：“今宵小酌，原不足以款待诸君。因有要言相订，故不揣简褻，特屈过来一商耳。”欧阳健忙问道：“不知大人有何台教，可即赐闻之否？”夏杞徵道：“请开怀一觞，容当奉悉。”便邀四人入席，逊欧阳健与段学夫坐了客位，自己与干白虹、陈与权三人，昭穆相陪。夏杞徵殷勤曲劝。酒过数巡，才走出位来，屏退从者，悄悄向欧阳健、段学夫与干、陈两人说道：“小弟有句机密话儿，特欲为诸君保全此事。诚恐临期不便交换，故先相订一言。今大理寺堂官夏时，乃是家兄，与二位先生实系同年。家兄因知欧阳健先生素性耿介，必系仇人暗害。故令小弟预先相约，此案是属家兄审理，家兄忝在年谊，岂肯倒长奸人之智，使诸君受害不成！但庭鞫之下，此事再认不得。若一认时，便没法挽回了。”欧阳健道：“弟辈若蒙令兄救援，感不可言。但此事已有形迹，且事涉钦案，难道不认就能了结？”夏杞徵道：“纵不了结，也做个疑案，便可设法相救了。”段学夫道：“说是这等说，只恐不认时刑部与都察院就要动起刑来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夏杞徵道：“欧阳先生与段老先生原系命官，初次取供，未曾奉旨，自不敢用刑。只干、陈二兄，

恐不能免。临时若能禁架，不但自己身家保全，并不坏了两位老先生的名节，未知二兄力量如何？”干白虹连忙答道：“晚生到法司案下，情愿受刑，决不敢辜负恩德。但陈舍亲书生懦弱，万一受刑不过，一时供出真情，如何是好？”夏杞徵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与家兄商酌，另生个法儿干全罢了。只有一件，倘若部里要磨勘起来，陈兄的文才，可也敏妙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晚生虽然寡陋，也还做得几篇。因恐未能稳进，所以更谋荐引，实非不知文也。”欧阳健也说道：“陈生文字原佳，就不借段年兄之力，亦可首拔。若言磨勘，委系真才，全仗令兄照拂。”夏杞徵道：“既如此，诸君且请放心，自然没有大害。”因让逊四人入席，列座呼卢，开怀畅饮，直到参横斗柄，月下松梢，方始酩酊而散。次日清早，便叫开船。到扬州起早，雇下骡马，竟从陆路进京。将近京师，夏杞徵便叫干白虹并陈与权依旧上了刑具。欧阳健与段学夫也换了青衣小帽，连夜解赴法司。点名过了，押入天牢，次日会同三司审讯。只因这一审，有分教：险处破财，祸中得福。未知夏杞徵言语是假是真？次日三曹讞鞫，是凶是吉？毕竟欧阳健与段学夫可能保得前程？干白虹和陈与权果否免得罪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六 回

三司设计救危难豪杰遭刑 万金荐友入风云奸雄得路

词曰：

友谊重金兰，艰危处，不避摧残。千金浪掷如灰土，成君之迹，秋闱之便，毕竟相干。兴至酒杯宽，消磨尽世味炎寒。平生气谊雄谭里，十分破费，十分劳顿，他却心安。

右调《青杏儿》

夏杞徵将四人提到京中，隔夜先与哥子说知详细。次日，夏时会同刑部、都察院提齐欧阳健一千官犯，当堂审讯。先唤欧阳健上去，问道：“你在粤东做个督学，职掌一代文衡，便该提拔孤寒，肃清士习，为何擅听夤缘，慨从请托，致被科臣参劾。尚有何说？”欧阳健道：“犯官自到岭南，实以冰蘖自矢，甄拔无非英俊，遴选悉系真儒，绝无贿赂可通，岂容滥竽而入。陈生委系真才，并非夤进。望各位

大人面试优劣，真伪立辨。至于科垣纠劾，实据阴读首呈。但阴读昔为科场关节，曾被犯官参处。今怀挟私恨，捏造议单，曲意诬陷。幸各大人犀照高悬，冤情洞见，乞赐超豁。”夏时便叫他下去，再唤段学夫上来，问道：“你也做过官儿，居乡便该谨恪，却怎不守法度，兜揽说情，招摇生事，这怎么说？”段学夫道：“犯官读诗书，岂有不爱名节，自蹈国宪。且放处数年，兢兢自守，虽未能泽及桑梓，幸不曾足厕公门。至于文宗试士，并无子弟与考，夤缘之事，犯官实坐不知。各位大人秦镜高悬，岂敢一词讳饰。只求电察，便见真情。”刑部便拍案怒道：“贿通关节，现有合同私议，怎系旁人告发！台谏纠参，证据昭然，何得尚尔巧辩！”便将那议单掷下案来，与段学夫识认。段学夫道：“此议单并非犯官所写，委系阴读与欧阳健夙恨未消，妄牵枝节，殃及池鱼。其私议一纸，实属做笔捏造，希图借此报复。犯官今日宁可死于各位大人案下，决然不甘妄供，以丧廉耻。”都察院道：“情词闪烁，虚实未知，你且写几行字来，与本院对验笔迹。”值堂书役，将楮笔递下。段学夫不敢违命，只得写几行变体字儿。书役接送到案。都察院与刑部看了道：“这笔迹在疑似之间，难分真伪。且唤阴读上来。”问道：“奴才，这事明明是你怀挟私仇，从空诬陷。若不实招，取夹棍伺候。”那阴读只一口咬定，随你严刑极讯，还铮铮硬质。刑部道：“且退下去！”唤干白虹来审。干白虹跪到案前，刑部高声问道：“你这厮何等样人，辄敢替人夤谋关节。当初怎生往段乡绅家说合，怎生立议，可从直供来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陈可立虽与小的同居，小的在外做些经济，他去考试，也不曾与小的说知，也并不知他有关节

没关节。若说段乡绅家立议，实实没有此事。”刑部怒道：“还不实说，与我夹起来！”左右一声吆喝，把干白虹用起刑来。刑部又问道：“如今说也不说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其实冤枉，叫小的供些甚么出来。今日就夹死了，也不敢屈认。”夏时道：“既招不出，且松了刑具，再唤陈可立上来。”可怜陈与权，在法司威严之下，已吓得三魂失了两魂，只抖个不住，那里还讲得一句话来。早被都察院把公案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侥幸功名，夤缘进学，当日段乡绅家立议，你也在那里吗？若不实说，就动刑了。”陈与权战抖抖的答道：“犯生闭户读书，守身如玉。虽然进学，实非夤缘。况段乡绅与犯生并未谋面，立议说情，从无此事。伏望各位老爷开恩矜豁，万代阴功。”夏时假意怒道：“不动刑罚如何肯供，手下的，与我夹起来！”左右一拥上前，把陈与权拿至阶下。才把夹棍套上，便杀猪也似的哭喊起来。夏时道：“住了，我想书生谅受不得官刑，若一体滥枷，必然妄扳屈认。纵至成案，未为得情。况朝廷文网之严，不过要得真才，小弟明日就出一疏，将陈可立发到礼部磨勘。若果然文理精通，此案定属冤陷；倘文辞鄙劣，便系夤进无疑。不知二位寅翁以为可否？”都察院与刑部齐说道：“既寅翁台意，听凭施行。”当下仍将四人发去收监，候旨再审。诗云：

学为身宝洵非讹，今日文章得力多；
早信方兄能债事，当时休怨读书苛。

夏时一心要替同年斡旋此事，次日汇疏具题，言阴渎怀挟私怨，妄陷真儒，叩请礼部磨勘。朝廷果然敕下礼部，将

陈可立磨勘文义。礼部奉旨，就调陈与权入去。幸喜陈与权幼时用过功，原做过几年秀才，经过几番科岁，骨骼已是磨练成的。故到了礼部堂上，还不致十分窘涩。况且出的题目可也凑巧，恰恰又是陈与权窗下曾做过的熟题，一发不假结撰，只提起笔来，一挥立就，便双手跪呈到案。礼部见他略不思索，便已称奇。及观其文，原系珠辉玉映，一发信是真才。乃极口赞道：“观子所作，深沉敏练，正如积玉夜光，自非躁进之辈，几乎为人诬陷。今暂归桎梏，本部即刻面君，自当超豁。”当下礼部退堂，仍将陈与权还狱。陈与权到监中，先与欧阳健、段学夫及干白虹说知其事，三人暗暗欢喜。隔了数日，果然奉旨将四人免罪释放。原参给谏，降谪外僚。阴渎发边卫充军。此时欧阳健虽然复职，怎奈粤东已选了新任文宗，反只好在京候补。段学夫谢别了欧阳健，自回广东。干白虹只因连累了宗师，心里甚是不安。段学夫虽约他两人同行，干白虹却劝陈与权盘桓一两月，候宗师补了官，才可安心回去。陈与权也说有理。两人送了段学夫出京，正想要寻个下处安身，忽然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相公们出来了吗？大娘叫我赶上京来照看相公，在此候好几日了。”干白虹回头一看，却认得是家人何寿。

原来金丽容因丈夫同陈与权被逮进京，连忙叫何寿带了些银子，赶到京师，寻门路替他营救。何寿还道这事情磨延几多日子，偏不道就开豁了出来，与家主瞥然相遇。干白虹便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如今下在那处？”何寿道：“在前门外寓着。相公在那里作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还没有定。你住的所在，可宽大吗？”何寿道：“虽不算宽大，也还容得两三人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住得下，我们也就到你那里寓几日吧。

只不知房主是何等样人？”何寿道：“主家姓侯，号叔子，是个钻天光棍，最有才干的人。”干白虹大喜，三人同到前门外。见房子也颇是幽雅，会过主翁，即同住下。干白虹问何寿道：“大娘可曾叫你带些银子来？”何寿道：“大娘正念相公必需费用，一总带有千金在此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也足够了。”便将二百金，叫陈与权写个名揭，送与欧阳健京中使费。自己同陈与权两个，终日呼卢浮白，坐月眠花，好不快活。

一日，对陈与权说道：“我想天下文士，游庠序者十常七八，入成均者不满二三。看起来毕竟监里比外省易中，你莫若也进了监，这科就在此雍乡试，来岁春闱，也省这数千里往来的劳顿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此说岂不甚便，但恨手中乏物，力不能为，如何是好？”干白虹笑道：“足下的事，即是小弟的事，何必更分尔我。囊中所有千金，愿为足下纳例并在监读书之费便了。”陈与权听说，重新感激，顿非来时埋怨的面目了。有《梁州新郎》曲云：

〔梁州序换头〕怨时节忽改尊颜，感时节顿移炎面。笑人情变态，恩怨俄迁。总成均路巧，庠序群空，定属青钱选。功名方寸地，可回天。自古文章不擅权。〔贺新郎〕真豪杰，谁曾见，千金不惜成人善，天不负此佳念。

干白虹一心要替陈与权成其美事，就将三百两银子托个人到国子监，将陈可立名字纳了援例监生，送入雍中肄业。次日谒见司成，送礼执贄，诸般费用，都是干白虹替他料

理；其余逐日供应，节礼贺寿等费，又应接不暇。一年之内，看看千金用尽，干白虹也并不吝惜。一日，房主人侯叔子忽请干白虹饮酒。干白虹道：“小弟在此打搅，未曾少有所敬，怎么反承你厚情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小弟俗冗碌碌，再不曾少致殷勤。今日偶然得暇，特屈来叙叙情儿，谈些衷曲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这等待小弟相邀才是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另日扰你不迟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小弟作东吧！”两人呵呵大笑。不多时，捧出酒肴。虽不十分丰盛，却也精洁可餐。两人对坐谈心，一斟一酌，可谓气谊相投，酒逢知己。侯叔子向干白虹道：“弟有句闲话，一向不曾相问。那位陈兄，既系令亲，听他声口，却不是贵省人，未知何故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乃是萍水相逢的朋友。”侯叔子笑道：“又来哄小弟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怎么哄你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既是朋友，又系萍水相逢，却替他挥金援例，椎甘任劳。尝思世上那有这等好亲戚，因而相问。今兄说是朋友，所以不信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朋友相恤，固系恒情，何足为异。”侯叔子道：“世路低昂，人情炎冷，朋友之道，相戕久矣。惟其相恤，所以为难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须不是小弟故为慷慨，因为他原系富家子弟，只为表兄负心，以致流离漂泊，将欲死干风雪，小弟适然相救。”遂将陈与权前后始末，备说一遍。侯叔子听完，直把舌头伸了出来缩不进去。大加惊叹道：“天南地北，陌路相逢，而能疏财仗义，生死同心，真千古贤豪，能不叹为莫及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扶危持颠，是本分中应行的事。至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有聚必有散；聚而不散，是为鄙夫。今日为知己而稍有所费，岂矫名长厚，实不欲以鄙夫自待耳。若惜此阿堵，而以鄙夫面目待

人，此世途陋态，小弟何敢如此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英豪旷达，盖世无俦，以视薄俗纷沦，沽名计利者，相去奚啻霄壤。陈兄苟有知识，自当施恩思报，方不负兄一片仁心，始终周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施恩求报，小弟实无是心。彼若形迹未化，必效世俗之报恩，岂不把我做人小人看待了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兄高怀大度，迥异凡情，小弟实乃见浅。”两人谈一回，饮一回，好不有兴。诗云：

对酒情何极，论交谊独深，
三生劳侠骨，一剑老雄心。
兴至谈偏壮，囊空思不禁，
千秋尊友谊，萍水报知音。

两人谈锋转剧，饮兴愈豪，不觉坛罄兰陵，盘空珍饌，直饮至西林月落，北斗参横，干白虹还不肯住手。侯叔子道：“干兄有此妙量，小弟虽无佳肴，幸多村醪，当与兄尽此一宵之乐，未知可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固小弟所愿。”两人放开豪量，畅饮如狂。原来侯叔子量亦甚洪，与干白虹不相上下，故甚是投机。干白虹道：“小弟在京已有一年，千金之资殆尽，欲待回去。但陈与权在监读书，难以相别。况他困厄已极，必得他中个举人，方不为乡党窃笑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爱人之心，如此周至。但功名利钝，非人可必，为之奈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便是小弟意中，欲替他觅个机缘，奈无熟径可托，不敢轻以告人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既有此意，何不早与小弟商酌，倒有个绝妙的门路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小弟那知吾兄却有机会，可惜不曾早来请

教。只不知那路数可妥贴吗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怎不妥帖。当今有个司礼太监，最是专权。文武百僚，莫不受其弹压。此人贪财好利，得他为力，人便不敢讥议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这等绝妙，但要多少东西，才肯成事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我闻得有人出过手了，却要一万哩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怎么要这许多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或者少些也肯，且看陈兄的缘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但有一件，我银子尚在家里，回去取时，往返要四五月，如何是好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此事非现银不成，必要取来才可做得地步，但是吾兄要费些跋涉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也说不得，总是如今场期尚远，一往一来，也可赶得及了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几时起程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有此机会，事不宜迟，自然明日就走。”当夜高高兴兴吃个酩酊。次日向陈与权说知其事，陈与权就像登时一名举人上身，几乎乐杀。便道：“若蒙如此周全，感激不尽。但大费尊蓄，小弟如何克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与兄怎样交情，何惜这些些薄产。但替兄成得美事，我心里便觉快活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但日子局促，往返匆忙，途路未免辛苦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途路辛苦，弟所愿当，足下但须埋头课业，养精蓄锐，以待将来，不可负我一番属望。”陈与权满口应承，万分称谢。干白虹连忙叫何寿打叠铺陈，一面向侯叔子作别道：“小弟此去，断不失约。吾兄于内监处千乞先容。小厮何寿，留在此伏侍陈兄。至于监中诸费，上厮身边仅存数十金，万一尚有欠缺，仗吾兄挪移一二，等小弟来时奉还。百凡仰借照拂，感激不浅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台教，敢不尽心。但须早去早来，幸勿失此机会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此事何消嘱咐，准期七月中到京，定然不敢迟误。”侯叔子又置酒与干虹饯行。

干白虹略饮数杯，便匆匆作别。陈与权同侯叔子都送到二十里外，方才转身。诗曰：

人生莫谩说贤豪，交到钱财志便消；
谁似此君真侠烈，万金挥洒等鸿毛。

侯叔子自干白虹别后，心下想道：“那干白虹与陈与权陌路相逢，救他一命，便已奇了，却又抚养读书，家私奴仆，享用奢华；兼之婚娶成家，夤缘进学；迨官司牵累，甘心受刑，以至援例肄业，悉出己赀，略不骄吝；更欲扶持中举，一挥万金；且往返数千里之外，辛勤跋涉，水陆风霜，皆所不惜。总为朋友恩情，彻心尽瘁，世间有此豪杰，岂非千古奇人。但陈与权自家亲戚，得了他万分好处，尚且弃如陌路。干白虹面不相识，反从风雪中解衣相救。他日肥马轻裘，扬眉吐气，非干白虹恩深义重，安能有此。”心里展转追思，愈加敬服。后来何寿身边赀斧告竭，侯叔子便拿出几十金与他用度，亦不负干白虹一番相托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干白虹，自离了京师，一路心忙似箭，晓夜遄征，不辞劳倦。未及两月，赶到家中。金丽容接着问道：“恭喜官人已回，前日这番惊吓，如今没事了吗？我家中日夜忧烦，特着何寿带些银子赶来与你使用，不知见也不曾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多承你费心，亏得那银子，够这一年使费。”便将礼部磨勘，及法司审谳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金丽容道：“谢天地，还亏学院与大理寺有旧，总承我们都没事了。只是你倒吃了些亏。如今陈官人与何寿怎么不见？”干白虹道：“陈与权我已替他纳了监，在京里候乡试，留何寿伏侍他

哩。”丽容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道不早些回来，却到今日。”陈与权妻子乔氏，知干白虹已归，忙来问丈夫消息。干白虹备细与他说知。乔氏知丈夫没事，便已安心。干白虹的儿子干旄，已长成八岁了。看见父亲回家，连忙作揖。干白虹挽住手道：“我儿小小年纪，便也晓得礼数。”金丽容道：“孩儿甚是聪秀，但这时候已该读书。因你不在家中，不便请师教诲，只得附在邻家书馆内，暂读些书，专等你回来，请个先生教他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在邻舍，且等他读一两年，我还要进京，不得住在家里。”就将为陈与权营干乡榜的事，与丽容说明。因道：“你快些收拾万金与我拿去，恐迟了就不济事。”丽容道：“你虽然恩义待人，也须有个分寸。那陈官人已受你许多好处，也尽够了，怎轻易还把准万银子替他谋望功名。我家虽有些薄蓄，日后儿子不要活命！若厚于外人，薄于子孙，虽然任侠，亦非正理，还请三思，不要一时高兴，日后懊悔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儿孙各有福分，何必苦挣与他，但使向上，空手亦可成家。倘若不肖，虽积玉堆金，也容易荡废。朋友有通财之义，当此流离困厄，我不提拔，更有何人。况在京业已面许，岂可吝财帛而轻信义。丈夫作事，决无懊悔之理。”丽容道：“前番为着进学的事，险些弄出祸来。如今乡场大事，万一败露，不是当耍。”干白虹道：“祸福有命，成败在天，那里虑得多少。”丽容道：“你今日扶持了人，倘日后我家落泊，却有何人搭救！”干白虹道：“穷通得丧，自有大数，须照顾不得。可快些收拾，不要耽搁我日子。”丽容知劝不转，没奈何，只得倾箱倒囊，约莫凑出万金之数。干白虹道：“这才够正数，余外难道没有些使用，须再得一二千方可。”丽容不得已，又取

出千金。干白虹大喜，当下作别妻子，并向乔氏说了一声，连夜起身而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文因赏而得售，虎添翼以噬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监下狱

词曰：

仁者恩周，欺罔互驱于后。井有人其从之否？
任君厮诱，可使往救，谓诳以理之所有。 惻隐
存心，嫂溺不妨援手。好意将多金相授。反成灾
咎，孽缘深厚，没福分把他消受。

右调《风中柳》

干白虹赶到京里，才是七月中旬。侯叔子大喜道：“吾兄践言信诺，盖世所无。内监处弟已相约，专候吾兄驾到，便可成议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多蒙费心，小弟恐兄悬望，故此星夜起来。”正说话间，陈与权也回寓来。见干白虹已到，不胜之喜。侯叔子当夜备酒，与干白虹接风，直至夜分始散。

次日，干白虹与侯叔子面谒内监，亲致殷勤，讲至楚军

之数，方始成议。光阴荏苒，不觉早是八月初旬。陈与权忙打点入场，三闾完卷，果然中了第四十五名举人。陈与权好不得意。干白虹连忙治酒，款待报人，打发报银去讫。陈与权谒见座师房考，诸色送礼杯币，尽皆干白虹逐项备办，加意丰华。忙了数日，才拜拜同年，粗完世务。是时陈与权已是贵人，志得意满，分外骄奢，报到南雄府，却拖带妻子乔氏，竟风光杀了。连忙在门首竖起四根顶大旗竿，改造门闾，焕新堂构。府县都送了旗匾，好不热闹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干白虹，当初在南雄城外，把刘天相宦帑周济了穷人。那穷人姓戚名宗孝，当初也是个乡村富户。父亲叫做戚仲礼，原有万金家产。那万金家产，也不是苦挣来的。那戚仲礼幼时，还没有发迹，常替人摇船，搭个伙计，叫做王八。那王八为人，最是奸狡，兼有机变，在河路上甚觉撒脱，故戚仲礼与他极合得来。一日，有两个湖广客人，一个姓陆，一个姓杨，来叫他的船，装载广货回去。戚仲礼见是桩好生意，欣然愿往。讲定船钱，发下货物。戚仲礼买些鱼肉，烧了顺风纸儿，连忙开船。一路里见那些广货足有数千金之外，好不眼热。与王八两个，终日垂涎。那王八利令智昏，就起了个不良之心，悄然与戚仲礼商议，要谋他的受用。

一日，陆客人要上崖出恭，便叫戚仲礼泊了船，讨张粗纸上去。王八看这所在，甚是僻静，十分得意。见陆客人上了岸，连忙也要解手，随他去寻茅坑。陆客人道：“不消要坑厕上去，竟是这空地里倒好。”王八道：“空地里有日光照着，罪过得紧，宁可走远了几步，寻个有屋的所在便好。”陆客人被这一哄，信为实然，反跟着他转湾抹角走了

二里多路。却见一口枯井，约有三丈余深，下面且甚空阔。王八先望里头一张，故意大惊小怪道：“这泥坎里不知怎生跌个人在下边？我同你做好事，救了他起来。”陆客人只道果然有人跌在井里，连忙也走上前一步，鞠着身子，睁眼张望。早被王八从背后尽力一推，那陆客人一个翻身，跌入井中去了。随他大呼小叫，因荒僻之地，没人往来，四下又无村庄，那里有人听见。王八向着陆客人笑道：“如今好出恭了吗？可安心等一会儿，我就叫你伙计来领你回去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，把个陆客人气得太阳里火星都爆了出来，着实哭喊。王八竟不睬他。正是：

谁道愚夫智独超，锱铢着眼祸心包；
驱他陷阱还相谗，不怕杨雄会解嘲。

王八急急奔到船头，向杨客人假意慌慌张张的说道：“方才陆相公同去出恭，我在前面走，他后边踹错了脚，跌在一个枯井里去，再也爬不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杨客人大惊道：“怎么恁不小心，竟踹了下去。我同你拿根绳子去，挂他起来。”王八道：“人在下面，上边最要用力。我身子懦弱，恐怕济不得事。”杨客人道：“这也说的是，你倒在此守了船，我同你伙计去来。戚仲礼已是会意，如飞上崖。问明了去处，随他就走。那杨客人虽然船里有许多东西，因伙计在井中，不得不去救他。况且扯了一个船夫同走，谅来没事。二人走到井边，杨客人一看，果见这姓陆的伙计正在里头哀哀的哭着。杨客人道：“我来救你了，只是你好端端走路，怎生就踹了下去？”陆客人惊问道：“你怎丢了船走来！

那王八是个歹人，把我推在井里，要想谋我东西哩！”杨客人听这一句，吓得呆了，连话也应不出来。戚仲礼便假意怒道：“我这伙计如此放肆，必然见二位相公有物，起了不良之心。杨相公须速速赶去，获住了他，不要反吃他撑了船去。我在此救陆相公起来，随后就来相助。”此时杨客人已吓得没了主意，被这一哄，果然飞的赶到船边。只见古岸依然，碧流宛在，那里见个船的影儿。杨客人大跳大喊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！果然遇了歹人，把这一船货物都撑去了。如今怎么好！”忽然想道：“也不妨事，这戚仲礼现在，他是伙计，虽不同谋，自然晓得去路，只消拿他到官，便有着落。”又转身赶到井边。只见陆客人依然在井中叫号，那戚仲礼已走得影也没了。杨客人呼天不应，抢地无门，只得也放声大哭。陆客人慌问缘由，却知船已撑去，急得眼泪直流。杨客人慢慢的弄了陆客人出来，才去报官捕缉。可怜两人行李全光，分文莫剩，遂至流落无归。王八与戚仲礼约在一个去处，下了船，一同回家。那戚仲礼心肠极贪，念头最大，路上暗想：“这许多货物，若与我一个变卖，也尽够发迹。但是分这一半，就觉不见好了。莫若一发谋死了他，那满载的东西，便稳稳是我独享，岂不有趣。”心里算计定了。到广河里，王八偶然小解，被戚仲礼背后一脚，踢入水中，在波涛里现报了。戚仲礼反不回家，在路上做了些衣服，装做客人模样。另外雇了两个水手，叫他撑船。直到雷州府，竟投了牙行，把这些货物起在行内发卖。不多几月，尽数卖完，收清了帐，便起身回去。到了家中，买田买产，竟成富家。又趁这几年好运，盘利万金。谁知不上数年，大限已尽，天谴难逃，竟患了个厠白的症候，满身发胀，孔窍

闭塞。一日，忽然大泻，却放下几担清水，皮肤消索，肢骨如柴。陡见王八走入房来，戚仲礼口中大叫道：“我当初不合，见财起意，把你推在水中。今日既来索命，谅不能逃，只得随你去吧！”恰好说完，气已断了。见者无不称异，方知他先前有此一番亏心之事。有阕《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》曲云：

我则道昧心人终运亨，又谁知淹死鬼来催命。
也应思钱财难强求，须信是饮啄皆前定。（呀）不管赚杀井中人，只要驱却眼前钉。尽教人意多深险，那知天心常不平。偏生恃着恁惯使强儿性，难凭，谁道是强中更有人。

是时，戚仲礼儿子戚宗孝，才交十岁，人事不知。父亲死后，一应外边负欠之物，都被人赖去。不上三年，就是一场天火，把家中什物烧的寸丝无存。田地年年荒旱，赔粮亏课，无所不至。兼之戚宗孝从幼好赌，到二十岁就十分萧索。虽然勉强娶了老婆，那老婆周氏又不善于作家。再过几年，看看弄到立锥无地，把肥些的田亩，尽售与人，只留百多亩荒瘠的没人要地，自己年年耕种。平日借银借米，做了工本。及至秋成，竟无颗粒。一连如此数年，便觉债负山积，官粮拖欠，敲扑捶楚，身无完肤。自分立脚不牢，求生不得，千思万想，没法支撑，夫妇两人，只得俱要寻死。也是命不该绝，恰好干白虹将刘天相宦囊周济了他。戚宗孝将这银子还清官债，完纳官银，剩来做些经纪，就得安饱过日。乡里人家见戚宗孝忽然骤富，虽个个疑心，但查不出他

根脚。

一日，戚宗孝到城中闲走，带了银包，思量买些东西回家。却见个人，手中拿一座鼎炉，一条汗巾，插着个草标儿，沿街求售。戚宗孝看见，认是穷户人家将出来变卖的，价钱一定相巧。便叫住了，待要买他。那人见戚宗孝叫唤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老爹要买吗？小的其实没银子用，情愿贱些儿卖与你吧。”戚宗孝道：“这两件东西，你要多少银子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座鼎炉，乃宫中之物，是宋朝遗下来的，内外鎏金，四围嵌宝，实是一件重器。当初原系五十两银子买的，如今但凭老爹吩咐。”戚宗孝道：“目下生意艰难，须论不得向日的价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因欠了些官粮，故此急欲变卖。只要银子真纹，少些也说不得。”戚宗孝道：“我都是瓜纹在此，正好与你完官。”那人道：“相求一看如何？”戚宗孝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便向腰头挖出银包，在人家柜上解开，拈一锭与他看样。那人接到手，仔细一看，突然大惊道：“你这银子从哪里来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是生意中用下来的。好不好，何妨明说，怎么如此大惊小怪。”那人道：“谁人用与你的，这银子共有多少？”戚宗孝道：“银子朝来暮去，那里记得。你问他怎的？”那人把他衬银包的纸儿也取起来一看，更觉骇然。戚宗孝发急道：“卖与不卖也由得你，如何这等盘问。难道这银子偷你的不成？”那人道：“却有缘故。你尊府住在何处？”戚宗孝见他如此纠缠，又好笑，又好恼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撞你这个人，絮絮叨叨是甚么意思？”连忙把银包拎了，放在腰头，转身就走。那人着乖，反不跟他，故意走了那一头去。偷眼瞧戚宗孝走过了一二十家门面，才缩转身来，悄悄尾定了他。戚宗孝却不防

他跟着，走了回家。那人远远看他进去，便吩咐邻里好生看守，忙去报官不题。诗云：

疑信关头勘假真，当场相识岂无因；
早知奇奇逢人卖，悔杀将金赚与人。

戚宗孝见这人盘问得蹊跷，到了家中，心里疑疑惑惑，不知是甚缘故。停了一会，忽见方才那人同着五六个青衣捕快，凶凶狠狠走进门来。看见戚宗孝，不由分说，从怀里取出短棍，拦腰几下，打得蹲倒在地。口里骂道：“你这贼囚，做了大伙强盗，却藏匿在这里，累我们三日一比，吃过多少痛苦。今日天眼恢恢，原被我们获着了。”戚宗孝不知那里帐，只大哭道：“我良善百姓，犯甚么法，却来拿我！”一句话还不曾说完，早被方才那人，举起棍儿兜肩几棍。戚宗孝昏晕于地。众人赶到里头，尽情搜卷一番，方才取大葡萄链子，把戚宗孝锁着，乱拖乱打，拿进城中去了。妻子周氏，号天叫地，哭个不止，却没头没脑，又不知是甚么事情，引得过路的人都蜂拢来看，也都猜解不出。

原来，卖炉的那人，却是刘天相的家仆，叫做屈四，只因家主遭此一场劫案，缉获了年余，没些影响。众家人也分头搜捕，或扮客商，或装僧道，或做买卖，沿街穷访，遍地追求。不期冤愆凑值，恰好遇见了戚宗孝，要买他手中之物。那屈四乖巧，就骗他银子出来看样，偏偏这锭银子心里有个安字。屈四却认得这锭银子，是新安县解上来的中伙银子，刘天相扣他做俸薪的。又见他衬银包的纸儿，有几行细字，也取来一看，恰又是广肇道驳下来的详文，现有刘天相

的关防在上，当初偶然将他封了银子。也是合当败露，戚宗孝把来衬着银包。屈四等众人，正因寻缉了年余，没有形迹。忽地看见了戚宗孝这锭银子，陡然着惊。且又见了纸上的关防字迹，认得明确。只道那戚宗孝定是当日这伙大盗无疑。况戚宗孝又含含糊糊，不说这银子是甚么来路，一发信为真实。但系大盗，恐有防备，一个人不敢拿他，只得暗暗跟到其家，吩咐里邻看守，如飞到府里报了捕役，一同来捉。昏天黑地，锁了出门。这些远近邻里，闻知戚宗孝盗情事发，被捕快拿去，都走来看。只见家里搜得精光，婆子周氏坐在床上，眼都哭肿。众邻里问他来历，周氏总推不知。邻里笑道：“我说向来你家穷得异常，旧年忽然有这些银子撒漫，定得着异路财帛，如今果然破败了。”众人都一笑而去。

却说屈四，同捕役拿了戚宗孝，解到府前私衙内，才是二梆，便带去西廊下锁着。把他家中搜来的赃物，逐一检看。只见一个皮匣里，尚剩百余两银子，尽是宦囊中物。方才那银子包也在其内。众人见了真赃，一发没有疑惑。未几知府升堂，捕快忙把人犯解进。正是：

银在人何在？赃真盗未真；
当初蒙侠士，今日陷平人。

太守坐了堂，众捕役同屈四上去禀道：“旧年打劫刘通判这大盗案，已获着了一名，解在台下，求老爷细鞫。”太守道：“可有赃证吗？”屈四道：“真赃现在。”便将方才遇见戚宗孝，认出安字原银及纸间印信的话，备细禀明，把银

子送上案头，与太守查验。太守逐一看明，便拘齐地方邻里，然后唤戚宗孝上去，问道：“旧年行劫刘通判的是你吗？”戚宗孝跪上案前，哭禀道：“青天爷爷在上，小的其实是村庄小民，现住南雄城外，种田过活，并不曾做过犯法事情。老爷高悬明镜，怎敢半句虚言，求老爷笔下超生。洪恩万代。”太守怒道：“真赃现获，何得尚尔抵赖！只问你当日劫得多少银子，同伙共有几人，执何器械杀死刘通判，是何人动手，怎样分赃，如今伙盗现在何处？可一一招来，免得受刑！”戚宗孝道：“小人实实没有为盗，招出甚么来。”太守道：“叫地邻上来。”地邻跪上丹墀。太守问道：“你既是地邻，可知戚宗孝平日做甚么勾当，与那样人往来？劫的赃物在家，你们可知情吗？须实实说上来。若替他讳饰，就动刑了！”地邻禀道：“小人们虽是地邻，他做歹事，如何肯与小人们晓得。他向来原种些田，只因连年荒欠，官粮积债，日不离门。旧年本城失事之后，戚宗孝忽然骤富，小的们也疑心他做了歹事，只因拿不着把柄，未知真假，不敢首他。不想今日终得败露。这些都是真情，望老爷详察。”太守听得明白，又叫戚宗孝上去问道：“去岁失事之日，那些邻里见你骤富。这等看起来，明明是你打劫的。赃真证确，还敢强辩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若打劫了刘通判，分有赃银，便该灭起踪迹，如何肯把原银出来使用，并将纸上印信，露别人的眼目。只求老爷详情，便知真假了。”太守喝道：“你既不曾行劫，这银子那里来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实有隐情，今老爷下问，怎敢不说。当初小的其实贫穷，求生不得，实欲寻死，方将自尽，忽有一人，打门而入，救活小的夫妇两命，丢下这包东西，与小的活命。

小的不知来历，误受了他，并不是打劫来的。若有半句虚言，愿甘万死。”太守道：“这个人可认得他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当日是黑地里把与小的，不通名姓，悄悄去了，那里认得。”太守拍案骂道：“好胡说，这人既不识面，怎肯与你许多赃银。既与了你，怎又猝然遁去，显系同伙，还敢巧辩！不动刑罚，如何肯招。皂隶，与我夹起来！”皂隶吆喝一声，拿下阶前，退去鞋袜，套上夹棍，着力一收。可怜戚宗孝，从未受刑，痛昏在地，再忍不过，只得屈供道：“小的果系行劫刘通判的，总是一死，求老爷免了夹吧！”太守便叫松了，问道：“当日打死刘通判是你动手的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是小人动手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同伙有多少人，如今逃在何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同伙有五个人，原是路上约会的，不知住处，也不晓得名姓。”太守道：“既与你同伙，岂不知他姓名去处？再夹起来！”戚宗孝乱哭乱喊，只得随口捏了几个姓名，并四散去向。太守当堂差了捕快，出境缉获。又问戚宗孝道：“当日既是你为首，分得多少赃物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因是为首，独分了二百两。”太守道：“打死刘通判是甚么器械？”戚宗孝本不曾做盗，不知说甚么好。只得胡乱答道：“是棍子。”太守便要再夹，戚宗孝没法，只得又说是枪。倒是捕快，把铁杆往地上一丢道：“凶械现在，还想胡赖吗！”可怜戚宗孝，只得认是铁杆子打死的。当下太守将戚宗孝拟了强盗，已行夺财伤人之律，问成斩罪，画了花押，吩咐收监。只因这一案，有分教：侠士拼生，村夫奋义。不知戚宗孝后来可能昭雪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八 回

桃花马陌上骋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

词曰：

过眼骅骝看不足，香尘起美人如玉。俨若飞仙
浑如天女，但见片云垂绿。司马高堂刚一宿，
回马处但存华屋。笑杀东床，空思南国，何日旧盟
仍续。

右调《明月棹孤舟》

话说南雄太守，因戚宗孝胡乱供了同盗姓名，并四散去向，随即差捕缉提。那知戚宗孝本非真盗，只因夹得慌了，招不出同伙，便随口扭捏了几个名字。太守引以为实，勒限要人。那些捕役，搜风捉影，那里寻处？只得回道没有。太守又调戚宗孝复审，几番夹打，终招不出。太守又疑捕役懈惰，或系买放，也拖带他吃了许多敲捕。戚宗孝妻子周氏，闻丈夫问成死罪在监，不胜号恸。家里东西，已被捕人搜

尽，仍是衣食不周。思量要买些食物，到监里看看丈夫之面。争奈手无分毫，只得将些家伙变卖，弄得千文。就买了些鱼肉之物，把来煮好。又买一瓶酒，煮些饭，把筐儿盛了。剩几百钱，带在身边，做监门使费。提着筐子，走到监来。狱卒问道：“你这妇人，看那一个？”周氏道：“看我丈夫戚宗孝的。”狱卒道：“这是盗犯，岂容你进去。”周氏道：“不过送一餐饭，如飞就出来的。”便取出铜钱，递与他道：“不多几文钱，送与长官买壶茶吃，千乞做个方便，容我进去，感谢不尽。”狱卒接了道：“这几百钱，成甚么规矩。只要十两银子，就放你进去。”周氏道：“可怜家里已被捕班大叔搜尽，寸草不留。这几百钱，是卖家伙的。其实拿不出手，只是再没处生发了。求各位长官做个情吧！”狱卒笑道：“这样个老妇人，还亏你说个情字。”又有两个做事的说道：“不要打趣他，容他进去一会吧！”便把筐子内食物查看明了，恐怕有药，叫周氏逐件把来尝过，方才引他进去。众狱卒紧紧守着。戚宗孝一见妻子，放声大哭。周氏也哀号不止。戚宗孝道：“当初那义士，本是好心救我，不想今日反害我性命。总是我命里已是该死，只因偷活了一年，违拗天命，便不得善终。如今我的性命，总是在早晚了。你也不要想念我，可另寻个门路去吧！”周氏哭道：“再不想当初那人竟是个大盗。可惜不曾问他名姓，没处追寻，反替他当此杀身之祸。”戚宗孝道：“也不要怨他，那人岂是有意害我，总是我与你两人没福享受，自家败露出来，到此地位。”周氏道：“你且安心坐一两月，只等巡按到来，我便拼命进张纸儿，恳他审豁，或者天可怜我夫妇二人，还有个出头日子，也未可知。今日携得些酒饭在此，你

且吃一口儿。”戚宗孝道：“我心里哀切，那里吃得下去。”周氏道：“这点东西，我费许多心机买来，如何不吃。”戚宗孝道：“也罢，我就吃这一餐，便算活祭了我。料今生不能和你生聚了。”说罢，大家哭个柔肠寸断。众狱卒等得焦躁，忙忙催他吃完酒饭，叫周氏出监。周氏还想再讲讲儿，早被众狱卒不管他哭死哭活，生生的扯了出去。周氏再三求告，那里睬他，只得含泪而归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干白虹同陈与权在京，真是富贵齐来，风光美满，逍遥迭荡，快饮豪呼，不觉过了残冬，已是新年。干白虹一发开怀乐意，不分昼夜，时时倾倒，刻刻沉醉。到了初五这一日，却是春朝，陈与权到房师处庆贺去了。干白虹独自在下处吃些酒儿。因是闷酒，觉得没兴，便欲邀侯叔子来同饮，恰恰又往亲戚人家拜年。干白虹没瞅没睬，只得叫何寿守了下处，自己往郊外玩玩景儿。却喜春气温和，风光明媚；陌上游人，穿红着绿，往来如市。但见：

东风荡漾，春色鲜妍。翠馆朱楼，处处弹筝院落；红牙碧管，家家试舞筵前。茶垆畔，锦簇银灯；酒社中，花迎珠展。少客打球沉醉，豪儿狎妓风流。小妇钗头，遍贴宜春之燕；上林枝畔，何须剪彩为花。楼头遍倚红妆，陇上尽飞白玉。正是：翠袖红裙歌罢后，玉楼金谷宴开时。

干白虹见了这般春景，喜不自胜，乃大笑道：“我来此二十多月，只终日为这些世情俗累，纠缠不了，那知处边景致，却如此风华。若当此新春，尚在寓所闷坐，可不被春光

笑杀。”正游玩时，只见远远烟尘卷地，欢呼震天。家家红袖倚楼看，阵阵香云从地起。若男若女，若老若少，准万人重重裹着，不知看些甚么。干白虹见如此热闹，连忙也赶上去。走不多数步，只听人说有两个美人，在那里走马试技，好看得紧。干白虹大以为奇，也想要上去看看。争奈人千人万，挤得异常。干白虹汗都挤了一身，那里走得一步。偶抬头，见有个酒社，十分轩敞。当前五间大楼，朱栏碧楹，窗牖玲珑，异彩围环，鳌灯高耸。门首一个匾额，题曰玉洞轩。干白虹看这酒社，甚是可坐。况且走马的美人打从楼下往来，一发好看。便尽力挤上数步，竟入酒楼。店家见干白虹人物伟俊，气概轩昂，定然是位上客。连忙搬上极丰美的肴馔，摆在正中。干白虹道：“把桌子再移前些，靠近这窗口才好。”店家道：“爷们要看走马哩，待我把左右的小窗一发开了。等这走马的女人，这头来，那头去，远远都看得见。可好吗？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你这人果然有窍。”才坐定了，便把酒连连斟饮。不多时，那走马的两个美女，整束停当，跨上鞍鞦，如飞云掣雾，远远而来。只见：

绣带飘扬，云鬟散乱。玉容娇艳，浑如西子飞来；金蹙凌空，仿佛云娥下坠。红尘从地起，天骥群空；紫雾绕蹄生，康庄价重。梅花乱落，琼英与粉汗争飞；柳带斜飘，金茧与娥眉相映。青楼掩歌扇，玉面蒙尘；紫陌踏残花，金鞦耀彩。珊鞭到处，香生曳路春风；翠袖飘来，色溅上林花露。共指巫娥云外至，鬟^弹瑶钗；争看青女月中来，臂松金钏。人人喝彩，何须赠锦缠头；处处欢欣，不必

赐金买笑。只愁天马行空去，断送玉容人上天。

干白虹看了，好生惊羨道：“世间女子，却有恁般绝技。不但天生美貌，抑且骨格灵奇。虽沙场老将，亦不能有此轻身驰骤。技至此，可谓神矣。我今日何幸，乃得一见。”那两个美人，走了四五回，马也倦了，便去歇息。干白虹也入坐来，仍旧饮酒。心里想道：“今日幸是出来走走，却有些奇观。若苦苦的在下处吃这些闷酒，如何得醉。”正觉快畅，偶然回头，见旁边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人，年纪只好二十来岁，青年俊雅，白面青衫。案上摆一壶酒，两碟菜。那生手托着腮，像有心事一般，恹恹惶惶的坐着，也不饮酒。干白虹惊讶道：“外边美人走马，如此热闹，随你泥人木汉，也要动心。这样一个少年，怎不散散心儿，却这等闷坐？”心里耐不得起来，便问道：“郎君有何心事不佳，却对此好景儿纳闷？”那生听见干白虹问他，也不回答，竟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干白虹一发疑心，因立起身，走到那生身边。又婉婉问道：“郎君怎因小弟相问，反至悲伤。有事不妨明言，小弟若可替兄分解，自当为力。”那生因干白虹问得殷勤，便走出位来，深深一揖道：“承台翁下问，小弟实有说不出的苦衷，难以相告，故尔不答。非敢怠慢尊客也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愀然独坐，弟又无客相陪，请过来谈谈何如？”那生道：“再不敢当盛意，请台翁自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朋友声气相通，何必见拒。”便携了他手，同到自己座间，对面坐下，便满满斟上一杯酒，递过来道：“郎君须开怀畅饮，以洗愁肠，慎勿戚戚。”那生忙立起身接着，也就回敬了一杯。虽美酒当前，佳肴在案，只双眉如

结，并不沾唇。干白虹道：“郎君果有何事，难道终须隐忍？想小弟不足与言，因而吝教了。”那人深深一拱道：“台翁何出此言。非小弟敢于得罪，实实有桩心事，难以告之亲友。就告之亲友，亦万万不能补救。故不若不言之为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所言，皆论世人之常态耳！若丈夫真心为人，天下那有不可为之事，怎说不能补救。郎君请试言之，看我干白虹还是补救得来补救得不来，便见我为朋友的肝胆了。”那生知他是个豪杰，便说道：“弟与台翁，素昧平生。既蒙垂爱，自当倾心相付。然秘而不言者，一则琐事不敢渎听，二则私情难以告人。今既谆谆辱问，自不敢不说，幸台翁听之。小弟姓曾，名鼎，字九功，北直大同人氏。先君系是孝廉，做过溧阳县令。单生小弟一人，年甫十三，先母遽尔见背。彼时便有个庠士，叫做陆卓人，他父亲是洪武年间进士。因殉建文之难，永乐定鼎燕京，即膺恤典，荫陆卓人为恩贡，选授户部仓官。他与先君交好，胜如昆弟，所生一女，才十一，便欲与小弟联姻。先君念系至交，甚为相得，便行聘定。谁知不上三年，先君又歿。伶仃孤苦，亲属凋零。又因先君素性耿介，宦囊萧然，所有薄蓄，仅完丧葬，而住房什物，日渐消沉。比时承内父美意，即欲收拾小弟到家读书。小弟因想男儿志气，必要自己挣立，若碌碌依人，虽至富贵，终必为人窃笑。因再三辞他，且到进学之后，方议完婚。内父知小弟志向如此，也便不来相强。小弟到十九岁，先父服满，才应童子试。幸属文宗见知，就拔了第一名进学。是时内父方欲议及毕姻之事，忽然竟奉上命，差往陕西，护解边关军饷。不惟钱粮重务，抑且传呼紧急，儿女细务，只得暂置一边，忙将银子上了车儿，

讨二十名官兵护送。未到半途，一日忽见前面三檐黄盖，一对银瓜两两条开棍，远远喝导而来。后边一顶绿绸官轿，坐着一人，气度轩昂，丰神安雅。内父见他气概，定是一位显官，便叫歇下车子，自己与众兵道：“是奉户部差到陕西解兵饷的。”那官府道：“既是京里下来，解官是那一个？”内父连忙应道：“是户部仓官陆卓人。”那官府道：“可是陆某之子吗？”内父说声“正是”。那官府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是我年侄了。”内父就问轿内是那一位老爷？那官府便道：“老夫是兵部侍郎张西庵。”内父想一想，果然有个张西庵，与父亲同年，是个忠正之士。自永乐登极，便不肯出来做官，久已在家享福的了。内父慌忙下马，口称年伯，深深行礼。那张西庵也就出轿扶住道：“老夫久不在京，朝中这些僚友，都已疏远，正欲问问消息，请到舍下去坐。”内父因部限紧切，不敢耽搁，再三力辞。张西庵道：“舍下去此不远，聊奉一茶，以表年谊，且陕西抚台，两次致书通候老夫。今老夫正欲修启一封，烦年侄附去。”内父因是年伯，不敢违拗，只得叫众官兵赶着车子，一同跟张侍郎走去。约有四五里地，方才到了。果见门墙高峻，宅第连云。门首的对联道：

司马名高户拥貔貅百万，
平原客重门迎珠履三千。

到了门首，张西庵先出轿来，拱内父入去。内父忙忙下马，同入厅中，重新施礼就坐，使者捧上茶来。张西庵道：“老夫一向散处林皋，满腔事业，尽付东流。今僚属知交，

或迁或罢，落落无多。每一言及，不胜可叹。年侄久在京师，诸公近况，必然熟悉，幸为老夫告之。”内父约略答了几句，便起身辞别道：“老年伯若有台翰，幸即挥付，以便登程。”张西庵道：“年侄姑请宽坐，老夫尚有要言相托。”才坐下，便治酒出来。珍羞罗列，樽罍交陈。张西庵逊内父入席，内父再三告辞道：“小侄单身客路，正愧无物相敬，何敢遽当老年伯渥款。且部限甚促，万万不敢羁留。且俟回京之日，便道再来候教。”张西庵道：“上限虽严，也不在这半日。况前途山坡险峻，此时已不可行。莫若在此过了一宵，明早老夫遣众家人护送过岭。况今晚尚欲写书与抚台致年侄途中劳苦，抚台自然先容，就迟一两日，也不妨事。”内父见如此说，只得勉强入座。张西庵便吩咐把饷银抬进内厅，拨四个管家，陪着众官兵在东厢房用饭，直饮至深更时分，方才酒散。张西庵令内父安置，方才进去。到得五更时分，又治饭与众人吃了。张西庵写了两封书启，一封送与抚台，一封送与提督。内父满心欢喜，再三谢别。张西庵果唤十余个家人，送过了岭，方才回去。内父催众人又走了五十多里，方才歇息。内父下马闲看，只见车内的银鞘有些不同，心上疑惑。令众兵抬下车来，见封皮宛然，但觉朱批略异。忙叫打开一鞘，并非元宝饷银，却都变了石块。内父惊得魂飞魄散，慌忙都开看时，那里有一毫银子。内父哭死方苏，众兵无不骇异。干白虹也惊问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曾九功道：“说来真个奇怪，当时内父所遇的那个官儿，却并不是兵部侍郎张西庵，竟是一伙大盗。原来这银子上鞘时节，他先在京中，看得仔细。乃至差了内父，他便查明跟脚，又知张西庵久不在京，与内父定未谋面。内父未出京之

时，他预先赶到这所在，赁了房子，做成假鞘，中间藏了砖石，依旧用封皮封好。又着人在百里之外，打听内父到来。他乘车轩盖，故意遇着。一片胡谈，将内父诱归己室，连忙设席相留，把官兵哄开，悄然换入假鞘。又恐天明起身就看破了，却令伙党乘黑早护送过岭。内父不知是计，走了大半日才看出来，方知昨夜堕了贼计。星飞赶到旧处，单单止剩空房，拆看两封书札，皆是素纸。内父计无所出，几番要死，众官兵再三不容，只得报知当地官府缉拿，自回京中伏罪。朝廷以为遗误军机，敕下法司严刑勘问，连张西庵都拿了来与内父识认，却并不是这面貌。可怜内父奉旨追赔，终日严比，不堪痛苦，死于狱中，田产奴仆，尽皆籍没，不想小姐也入官为婢。”说这句，便放声大哭。干白虹说道：“原来令岳为这一场冤屈，尊阍遂致生离，怪道吾兄这般忧戚。如今尊阍现在何处？”曾九功道：“人口入官，系奉王法，弟有何怨。不想押解到京，京中有个土豪叫做暴无忌，现充刑部书办。他一见陆小姐容颜美丽，便挽个心腹，冒称陆氏宗亲，当官纳了身价，将小姐领去为妾。那小姐虽入虎穴，宁死不从。小弟因夫妇之情，不能自重，几次在暴无忌面前，长跪哀求，愿还身价，赎归完聚。暴无忌反加呵叱，坚执不许。小弟哭拜再三，那暴无忌便说‘若有一千两银子便与你赎去，若少一厘，休要妄想。’他料我是个寒儒，必然没有千金之物。即小弟意中，亦自揣不能见面了。故展转思之，愈加悲惨。当初内父招我过门，自不合妄矜志向，失此良缘。今日悔之何及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爱念前盟，如此真切，足见情种。今日幸遇小弟，便系有缘。郎君但请开怀一醉，尊阍之事，都在小弟身上，包管完聚便了。”曾

九功听说，连忙揖谢道：“台翁果然能为我图维，苟有完成之日，当为犬马，以报深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何出此言。小弟既然相许，断不失信。”便将巨觥斟过酒来，曾九功双手接过道：“浅量本不能饮，承台翁过爱，自当勉受。”果然放下愁怀，说说笑笑，直饮至日落西山。曾九功被干白虹力劝多饮了几杯，不觉醉倒。干白虹见天色已晚，曾九功又不能醒。欲要送他回去，又未问他寓所。反只得扶了他到自己下处来睡了。只因这一遇，有分教：君子知恩报恩，小人取祸得祸。未知干白虹果否与他谋为此事，那陆小姐毕竟弄得出来出不来，可能与曾九功完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恶衙蠹坑人穷秀才望门堕泪 贤闺女矢志侠丈夫飞垣救人

词曰：

坑汝千金，偿他一剑，须知天眼当头。尽炎威如灸，此际都休。莫笑寒风灰无用，须知有烈火焚丘。空财色，未能消受，先丧吴钩。知不？邪难胜正，信强须逊弱，刚不如柔。叹红颜薄命，金屋深囚。堪羡冰心靡改，凭驱迫逝死河洲。幸喜有，昆仑飞技，拍合鸾俦。

右调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

干白虹见曾九功烂醉如泥，又不知他寓于何处，只得扶他到自家下处来，睡在床上，把被盖好。曾九功已人事不醒，酣酣睡去。陈与权见干白虹出去了一日，却挽了个醉汉回家。那醉汉又不识面，心里疑惑，便问他何人？干白虹实告以所言之故。便道：“我前日带来万金，尚剩有三千银

子，替他成全了夫妇，也是好事。”一宵晚景休题。次日，干白虹黑早起来，就兑起一千银子，把来封好。陈与权看见干白虹又周济人，心里着实有些偏妒。因是干白虹自己的银子，又不好阻他，只闷闷的走开去了。

却说曾九功看见天明，一觉醒来，却不是自己下处，干白虹早已立在面前。如飞爬起身来，鞠躬谢道：“昨日醉饱恩德，过于狂放。又蒙提挈，感不可言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弟昨日劝兄开怀，不想果然大醉。又不知尊寓远近，所以扶归一宿。”梳洗过了，干白虹便教他相见了陈与权。少顷，治出酒来，三人同饮。惟曾九功宿醒未解，且事在心头，再吃不下。干白虹笑道：“曾兄总是为着令阍之事，再不开怀。今早小弟已兑下千金在此，且尽欢一酌，便去干些正事。”便叫何寿捧来银子，与曾九功观看。曾九功见了，吃惊道：“只道台翁为小弟申一臂之力，借重在暴无忌面前鼎力挽回，便是万分恩德。怎敢当台翁千金之付。小弟一介寒儒，如此多金，日后怎能清楚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此些些之赠，曾兄疑小弟是图利吗？小弟若欲见还，今日便不肯轻相托了。”曾九功感泣道：“台翁如此仁恩，真令人粉骨难报，他日苟有寸进，决不相忘。小弟虽不揣寒贱，愿与台翁结为兄弟，未知肯相容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既蒙不弃，甚合予怀。但叨痴长，不敢僭先，如何是好？”便叫何寿铺下红毡，两人对天拜。干白虹也欲邀陈与权一同结盟，陈与权再也不肯。干白虹便不强他。曾九功道：“今日既蒙哥哥慨授千金，全我夫妇。事不可迟，小弟只得领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吾弟到彼处，恐尚有许多耽搁，且用了饭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贱内身陷虎口，小弟就如万箭攒心，巴不得此时便能

见面。今既有银往赎，何忍再迟片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吾弟夫妇之情，如此真挚。”便又取出三十两银子道：“我今早所兑，俱系真纹，银色谅没有憎嫌。但暴无忌这厮，万一用大砵码兑了，还要勒掯你补秤，你把这封银子带在身边，以防添用。”

曾九功接了道：“哥哥如此周全，真是天高地厚。”干白虹便把一千两头，用个大皮匣子盛了。叫何寿背着，一同跟去。曾九功忙忙出门，欢天喜地，竟往暴无忌家而去。正是：

愁中夫妇难中人，辜负情真与义真；
不使楼头遇知己，春风还笑阮生贫。

曾九功到了暴无忌家，却叫何寿远远借人家门首坐着，自己先去看个风色。恰好暴无忌正在家中，一见曾九功走来，便笑道：“你这个朋友，终日痴痴的来此纠缠，却甚么相干。直待有一千银子，竟与你领去，若没有时，就死在这里，也不中用。”曾九功道：“男子汉还有出头日子，岂值得死在你家。况千金也是小事，倘然我在朋友处借了来，就要还我人的呢。”暴无忌大笑道：“怪道说是书呆，这样一个寒儒，却说千金事小，在朋友处可以借得。那个朋友，除非也像你这样呆人，就肯借与你了。”众家人道：“想是这官人忆着老婆，心也想痴了。”曾九功听见，气得肚子几乎胀破。便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不要我有了银子，你倒变起卦来。”暴无忌道：“你果然有一千银子，我自然不悔。若是没有这许多，不如莫说这大话吧。”曾九功

道：“如今也不与你分辩，我取了银子来，少你一厘便不是人。你若多要我的，也不为好汉。”暴无忌道：“谁希罕多要你的。”众家人道：“空口说白话，有何用处。你且有了银子，再来算计。”曾九功向暴无忌道：“你在厅上等一会儿，我顷刻就来。”说罢，飞的出门去了。暴无忌道：“想这酸子说了大话，觉得没脸，借这因头逃走去了。”家人道：“想必他被人哄了，走到这里做梦。”说未了，果见曾九功掇了一个皮匣，兴兴头头走进门来。跨进厅中，就把那皮匣子放在中间桌子上，在腰里取钥匙揷开，果然都是雪白松纹，便叫取天秤来兑去。暴无忌与众家人看见，舌头都伸了出来。起初，不过把这话来难他，料他穷儒，断然没有这些银子。不想轻轻便便，早弄了来，连暴无忌倒没了主意。只得叫家人取出天秤，弹兑银子。只因银色真纹，果然没得开口。单单天秤差了二十两，曾九功道：“有言在前，少你分毫，也不为好汉。”便在怀里取出那三十两头，又凭他秤了二十两去。暴无忌把银子一总包好，叫家人拿了进去。曾九功道：“今日件件依你，可有甚么讲。如今快些将陆小姐交还我去。”暴无忌道：“你请少坐，待我就去打发他出来。”说罢，竟往里头踱进去了。正是：

带来结同心，空输买笑金；
只愁莺语咽，无处听佳音。

暴无忌进去了半日，只不出来。曾九功频频催促，家人道：“小姐在那里梳妆的，尚有一会哩。”曾九功只得耐心又等。直到午后，只不见动静，心里好不焦躁。便又催家人

进去。家人道：“我家相公事忙得紧，那得工夫打发，你且去去再来。”曾九功发急道：“不过送了出来就是，费他甚么工夫。烦你进去说声，不要收了银子倒来勒掯我。”家人道：“你且不要急性，少不得打发你去。”都一个一个的走开去了。曾九功急得没法，坐一回，走一回，像煎盘上蚂蚁一般，好不难过。渐渐天已，并不见一些信息。心里按捺不住，便自走到屏门后，高声叫唤。几乎喉都喊破了，那里有人应他。只得又走出来，寻着家人，叫他进去传话。那些家人，也有个应他的，也有个笑他的，总不在心上。看看天已垂暮，一发没了影响。曾九功惊慌不定，暴躁如雷，只狂呼痛哭。闹了一会，只见暴无忌挺着肚子，笑嘻嘻的踱将出来。看见曾九功跳个不了，反慢佯佯的问道：“吾兄有何尊干，却到舍下如此发狂？”曾九功听了大惊道：“我在此等了一日，怎还不交我陆小姐。倒来问我何干！”暴无忌笑道：“这陆小姐吾兄几时交与我的！”曾九功听这一句，就如把桶冷水在顶门里一浇，只大嚷道：“你收我一千银了，天秤不足，还补上二十两，因是赎陆小姐的，你敢图赖吗？”暴无忌道：“谁人收你银子，甚么人见证？可曾有收票与你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银子是你亲手兑的，当面交割，有甚么收票。至于见证，自有天地神明，昭昭洞鉴。你想坑赖得去吗？”暴无忌道：“你且请了天地神明来与我对证，才交还你陆小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京城地面，岂容劫抢财物。你若不还我人，少不得到上司告你。”暴无忌道：“我在那里劫抢你的！既如此说，且等你告了来便还你人；只怕就到当官，那官府料你这穷汉自然没有这一千银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我银子是借来的，其人现在，不会质证吗！”暴无忌

道：“你借与不借，也不关我鸡巴的事，你老婆被官府卖了，反在此撒赖，还不走你路！”曾九功大怒道：“你坑我妻子，哄我财物，倒还这等无状。你恃着衙门威势，就不怕王法了！”暴无忌道：“你家丈人犯了法，那陆小姐是我当官卖的，那见得还是你妻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人口没官，也不容你衙蠹私买，况又白骗我银子，不是个知法犯法吗！”暴无忌道：“我在部里十余年，上下衙门都是我相熟，凭你到那里申冤，少不得死在我手里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纵钱索通神，少不得贯满天殒，不知我死在你手里还不知你死在我手里哩！”暴无忌怒道：“这厮在我跟前敢这等放刁，小厮们与我扯他出去！”众家仆听见家主吩咐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走将拢来，揪衣的揪衣，扯手的扯手。曾九功正待发恼，早被众家仆拖拖拽拽，身不由主，已扯到大门之外。曾九功欲待再走入去，又被众家仆兜颈一叉，跌了一个大跟头。才爬起来，就是夹嘴两掌。曾九功见不是势头，只仰天大哭。有阕《锦缠道》曲云：

最伤心，叹池鱼生分瑟琴。儿女枉情深。自从海棠开，想到如今。只因为被奇灾，因此把良缘陆沉。恨豺狼，赚娥眉，黑陷难禁。何处望佳音？恼杀了愁潘病沈。望苍苍空泪零，休说是同衾共枕，买相思，早已葬千金。

曾九功此时，进又不得，退又不甘。因想千金之物，白白被他赚去，买不得陆小姐见面，枉负干白虹一片恩情。展转思量，愈加恼恨。欲待寻死，又想恩仇不白，枉为男子，

况陆小姐又终无出头之日。欲待再与干白虹商议，争奈银子已被骗去，干不得事来，又不好见他的面。想到此处，不觉泪如泉涌。看看天已昏黑，惭愧不前。忽又转一念道：“干哥哥好意成全我夫妇，此时自然悬望，若不去回复一声，岂不做了逝水浮萍得恩忘返之辈。”只得老着脸，去赔罪的是。因勉强步履，含着两眶眼泪，孤孤恹恹的望干白虹下处走来。干白虹正望得眼穿，几次心里想道：“交银赎人，原没甚么拖延，为何去了一日，不见回来？难道他领了妻子，竟不与我说声？又决无此理。”正欲叫何寿去问个音信，忽见曾九功垂头丧气泪汪汪走入门来。一见了面，就双膝跪下。干白虹大惊，连忙扶起。问是何故？曾九功哽咽道：“小弟深负哥哥恩德，实无颜以见江东。愿受鞭责，稍释罪戾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有话且说，怎这等慌张失志？莫非那暴无忌又有些变卦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不幸遇此凶徒，人财两遭坑骗。”就将暴无忌收了银子又把陆小姐图赖的话，尽情与干白虹说了。干白虹大怒道：“清平世界，不信有如此豺狼。这银子的事虽小，只是坑人妻女，太觉情法难容。今若讦讼干连，他衙门积蠹，纵使问罪加刑，那里在心上。你这懦弱书生，谅不是他敌手，如何是好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就弃这穷命，也说不得，定要告他几状，或者官府廉明，断还我妻子，亦不可知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只恐徒为无益。”想一想道：“你在暴无忌跟前，说这银子从何处来的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说是朋友处借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可曾提起我的姓名住处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这倒没有提起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如此我便有个方法，包管你与陆小姐完聚。”曾九功喜道：“哥哥有何方法，真个弄得陆小姐出来吗？”

干白虹道：“怎么弄不出来，只今晚你不可住在这里，可速速赁个健骡，连夜赶到张家湾，买个小舟候着。只说有一位公子，要进南国子监读书，我今晚将陆小姐权改男妆，明日黑早，定送到张家湾下船，竟星夜潜奔江南。他们只道你必回大同府去，定然追赶，便不相值。你切不可误事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蒙恩兄如此用心，小弟岂敢自误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此刻须速速赶去。”便取出五十两银子，付与曾九功做盘费。曾九功接了银子，泣拜而别，果然星夜赶到张家湾赁船去了。幸喜这夜陈与权因在同年人家吃戏酒，不曾回来。干白虹等到更深时分，向囊中取出千金，用布裹好，叫何寿拴在身边。并将一顶儒巾，一套衣服，并鞋袜之类，也叫何寿藏着。又往邻寓人家，借一匹好马，令何寿牵了，离暴家门首半里之地，悄然等候。自己短衣束带，身佩腰刀，轻身健体，步至暴无忌家。正是：

钿云久已锁香尘，赚杀多妖泪满巾；
赖有押衙肝胆赤，从空提出网中人。

干白虹见暴无忌家早是重门深闭，夜漏沉沉。便飞垣而上，直入内室。只不知那里是陆小姐的卧房，在屋上东寻西探，却并无动静。直到后边一间小阁上，见灯光影影，里光似有哭泣之声。干白虹把身子伏近檐头，细细窃听。有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我到你家里，原不欲生。只因父亲骸骨未葬，丈夫恩义未酬，故不敢轻死。若只苦苦凌逼，我好人家儿女，断不肯失节。身边现有匕首，就拼一死，做个冤鬼向你索命。”只听暴无忌答道：“我实实为你，费过多少心机。

把你做个掌中之宝，在此好不受用。还只管想那前夫，有甚么好处。我每夜求你，只不肯从。今日你丈夫又在此缠帐，未知把你守得牢守不牢。今晚必要上上手儿，也不枉春风虚度。你若寻死，也拼得园地上挖个坑儿葬你。”那女子哀哀痛哭，矢志不从。干白虹听得分明，已知即是陆小姐。想道：“原来这小姐如此贞烈，真堪敬服。今日我不相救，可不污了他的节行。”便待跳将下去，又恐暴无忌惊走，反要叫人追赶。只得轻轻转过旁边，却喜有带小廊，直接窗口。干白虹悄然爬下屋来，从廊下走至阁前，反不跨进，只靠窗前，一手执刀，一手把窗上轻敲几下。暴无忌听见，认是丫头送茶进来，连忙开门来接。干白虹反闪退一步，诱暴无忌走出门来。就举刀劈头一砍，正中脑门，只哎哟一声，扑倒在地。干白虹跨进阁中见陆小姐，低声说道：“暴无忌已被我杀死，你快快伏在我肩背上，救你出去。”陆小姐不知来历，听说暴无忌已杀死，不管是祸是福，只得搭在肩头。干白虹走出小廊，依先升屋。叫陆小姐双手挽紧，不可失错。飞檐走脊，如履平地，到得外厢。干白虹一手挽紧陆小姐，一手搭住檐木，把身子悬空挂下。真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一个陆小姐竟盗了出来。暴无忌家中婢仆，影响不闻。直到明日，送茶饭到陆小姐阁上，已不见了人。各处寻看，方才见了暴无忌尸首。连忙报官，陆小姐与曾九功不知去多少路了。

是夜，干白虹扶陆小姐飞行向前，遇见何寿。干白虹解他腰间银子，拴在自己身边。叫陆小姐更换了衣巾鞋袜。陆小姐再三问故，干白虹只说道：“你丈夫曾九功，现在张家湾守候。今路次匆忙，不及与你细说，日后自然知道。”便

把他扶上了马，双双骑着，叫何寿悄然回去，不要使人晓得。自己同陆小姐加鞭策马，如风驰电掣。尚未天明，已到张家湾。曾九功果然赁个船儿候着。见干白虹同着个少年，远远飞马而来，已知是这话头了。便连忙赶上岸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大相公来了吗？快些下船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大相公赶在半月内到监的，若迟了要打哩。”曾九功应了一声，船家就接口道：“下去顺水，自然快便，定不误爷们的事。”干白虹把腰间银子解来，藏在船内。又悄悄叫曾九功，叮咛道：“我今日虽弄了陆小姐出来，暴无忌已被我杀死。你已不能回籍，但此去江南，无所依傍，故将这千金奉赠，当节俭成家。住乡村僻镇，潜踪敛迹，慎勿在外招摇。况正在青年，当以功名为重。今北闱似觉不便，可将二三百金，就在南雍援例。倘然得中，便可无患。”曾九功感泣道：“蒙哥哥为小弟如此用力，冒险不顾。又蒙多金慨赠，展转曲成，此恩此德，如何可报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此际不宜久谈，可速速解维，脱此危地。”说罢，腾身上马，连加数鞭，如飞箭一般去了。曾九功见干白虹飘然而去，心里无限感激，不敢出口，只暗暗洒了些泪，忙叫舟子开船。恰喜天从人便，这日正是大西北风，扯起布帆，一泻千里。曾九功与陆小姐两个，好不得意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免奇祸而得佳遇，寒士时来；仗公义以报私恩，英雄愿遂。未知曾九功与陆小姐，可走得脱这段祸殃？干白虹回去可免得没事吗？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

词曰：

狱宜平允，风马俄相证。可笑桃僵李代，任豪杰，尚驰骋。亏他肝胆赤，愿救无辜命。况有炎炎大义，真面目，请厮认。

右调《霜天晓角》

话说陆小姐一路追想干白虹相救之恩，悄地向曾九功细问道：“前日在暴无忌家，救我出来的那位义士，不知是你甚么瓜葛，却为我两人施此冒死之计？我与你只道永无见面之日，谁知又得团圆。若非那义士厚恩，安有今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此人叫作干白虹，是我结义的恩兄。当初在都门酒社，偶然遇合，遂成生死之交。只因暴无忌将小姐赚归，卑人屡次登门，愿偿官价，赎归完聚。这厮必要捐我千金。料寒儒无力，自必干休。这干白虹见我有悲惨之状，细问来

由，就慨然假我千金，求赎小姐。不想暴无忌坑匿多金，恃威不放，只得奔告恩兄。他就令我在张家湾买舟相候，因而挟刃奋臂，向重门深院，杀死奸豪，救出小姐。复以千金相赠，使我纳例南雍，以避祸患而就功名。如此恩义，如此贤豪，岂复人间所有。”陆小姐大惊道：“原来与他陌路相逢，就为你挥金不惜，冒死无辞。求之桃园三杰，亦不过是。世间有此好人，我和你怎生答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他待我俩人恩深义重，岂是将言语形容，把东西孝顺，便可报得万一。总之，我与你铭心刻髓，苟有用力之处，便当死生报答便了。”一路夫妻恭敬，分外和好。终是读书守礼之人，舟中并不及乱。直待到了金陵，在离城数里，寻两间房子住下，方始拣选良辰，略备花烛，拜了天地，才成夫妇。过了数日，果然将些银子在国子监纳了例。曾九功潜心养锐，在雍中刻苦读书。

看官，你道干白虹既然杀了暴无忌，盗去陆小姐，飞垣入室，人命关天，也算京城一桩异事。况又是大衙门书役，自然四远搜缉。不信曾九功与陆小姐两个，躲到南京，不过二千里外，况是南北冲衢，四方要路，难道偏偏搜不出来吗？不知有个缘故。那暴无忌是刑曹积蠹，侮文弄法，无所不为。新近把一宗钦案，得了万金，竟蒙着官府，将两个斩犯改驳轻了。被对头首告，法司转奏朝廷，把暴无忌家私籍没，人口监候追赃。倒因暴无忌被人杀死，替朝廷伸了国法，有司把捕票尽行缴销，将此案竟置不问。故曾九功与陆小姐得以安居无恐，也是他两人命中造化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干白虹在京中，见暴家事败，已知前案消释，才得放心。不觉已是二月初旬，陈与权准备入场会试。谁知文战

不利，恰好名落孙山。干白虹见陈与权不中，在京便无所事。兼之资斧又将告竭，就劝陈与权一同回去。陈与权心里也记念妻子，欣然欲归。干白虹便雇了骡马，收拾出京。一径赶到金陵，要与曾九功相会，把行李上在铺家，叫陈与权守了寓所，自己往监里问了曾九功住处。一路找来，恰好曾九功这日正在家中，一见干白虹走到，尤如婴儿见的慈母，慌忙迎进。急唤陆小姐出来，拜见恩人。夫妇两个，叩头称谢。干白虹见他如此，反了不得起来。乃笑道：“老弟把我如此相待，教我置身何地。我今日不是图报而来的呢！”曾九功道：“恩兄虽不以功德自见，但小弟受此深恩，岂敢遽忘高厚。”陆小姐道：“我夫妇若非恩人之力，此生安能相聚，贱妾死于虎口久矣。今得保有微躯，苟全小节，皆恩人之赐也。虽欲不感，乌可得已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姐冰心玉节，天不忍负，故假手杀此凶贼，以免小姐芳名污辱。实由公道使然，于我何功之有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恩兄何事出京，今将何往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因陈与权春闱不第，在京无事，一同回家，故特到金陵，看你一面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怎敢过劳玉步，屈贵蓬门。陈兄今在何处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在小寓安息，明日便欲就走，故不便来拜见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怎得如此匆忙？恩兄须在此盘桓数日，待愚夫妇少尽恭敬，此心始安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归心如箭，再不消老弟费心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前日蒙恩兄厚赐，得以附例南雍，庶不失功名之路。今抱恩戴得，皆恩兄之惠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些些薄赠，何劳置口。可知暴无忌这厮，生前积恶，如今累家口也坐赃抵罪了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苍天有眼，现报如此神速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起初为小姐这事，道是黑夜杀劫。官府四远缉

拿。他家若不犯事，老弟与小姐虽在南中，也未必可免。今幸此案情重，则前案遂轻，始得免祸。也是你两人洪福所致。”曾九功听了，不胜庆幸。连忙宰牲沽酒，当夜盛席款留。干白虹并不推辞，便开怀沉醉，直饮到天明，竟欲相别。曾九功苦留不住，只得送至百里之外，大哭而别。干白虹囊中路费，尚有三四百金，便又取出二百两，悄悄递与曾九功，将去做读书之费。曾九功感谢不已。诗云：

钟陵烟树锁春寒，对酒情深别去难；
今夜樽前拚一醉，片帆明日过江天。

干白虹别了曾九功，晓行夜宿，兼程而进。一日，途间忽遇个乡里人。远远看见干白虹，便叫道：“干相公回家了吗？”干白虹抬头一看，却认得他是个府中健快，当时曾有一面的。便也说道：“我正是回家，兄如今往那里去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奉官差进京，干相公一向好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好处也没有，只落得平安的。但不知我家中近况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府上宝眷也都纳福，只叫我对干相公说，京中无事，早早回来。其余并无别话。”干白虹口虽应着，心里却想起刘天相这段事情，未知如何？”他是衙门人，自然晓得详细。便乘隙问道：“当初我在家时节，闻得广州刘通判在南雄地方，被盗打死，这也算一件异闻。如今不知怎生结局了？”那人道：“说也好笑，这些捕快寻缉了一年，竟无下落。后来他的家人，无意间在市中认出原赃，获住了一名强盗，如今现在监中，不久就要处决。但是同伙的，再获不着，还各处搜寻哩。”干白虹听说，暗吃一惊。忙问道：

“这强盗是那里人，叫甚么名字，可是真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这人叫做戚宗孝，就住在南雄城外。现搜出官银印信，当堂一一招承，那有不真之理。”干白虹听他说来，明知是当初周济的那穷人受害了，心里好生不安。那人讲了些闲话，也就匆匆别去。干白虹展转思量，不胜嗟叹道：“我当日因其穷迫，将此救他。不想官府竟认为强盗，拟成大辟。若救人害人，岂为好汉。只不知那人可叫戚宗孝？回去访问，自然晓得。为今之计，欲要救他，却如何是好？”只管沉吟不已。陈与权见他如此模样，便道：“刘天相之事，既已认错对头，顶了罪案，吾兄便可脱然无事，怎还忧虑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他人替我偿刑，我反逍遥于外，此心安乎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吾兄把刘天相路费，都与此人受用。他既用了赃银，原该顶罪，还哀怜他甚么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当初恻隐济人，今日陷人死地。杀人者不罪，无辜者受诛，苟有人心，岂忍如此。”

且不表干白虹并陈与权两人之事，再说戚宗孝。经官府判断之后，解院解司，三推四鞫。不是夹拶，便是敲扑，怎敢与原招不合。妻子周氏，见丈夫身在囹圄，谅无生路，剩得一身，无依无傍，便剃下头发，在近处寻所尼庵，披缁出家，种个来生因果了。是时，臬司因戚宗孝一案，已经狱成，便缮造供册，备拟招由，呈详按院。按院因是盗情，例应早结，便据详题奏题：

题为巨盗劫杀职官事：据广东按察司按察使，呈详前事：大盗戚宗孝，于某年某日，遇广州府通判刘天相赍表进京，路经南雄府。孝等拦路截劫，

以铁杆打死刘天相及衙役多人。劫去路货若干两，旋经逸遁。当据事主赴报，随行该道勒限严缉，屡追不获。于某月日，孝始就擒。历经司府再四研讯，本犯自认情真，赃械并确。戚宗孝按以强盗，已行得财伤人之律。伙盗现在严追，获日另结。兹据该司招详前来，臣复核无异，除将口供清册揭送法司查核外，相应具题。伏乞敕下法司，核复施行。

法司复准，即行该案处决，发下南雄府。此时，南雄知府已换了新官，便会同厅县，遂调戚宗孝出监，当堂就绑。

你道戚宗孝奉旨行决，岂有挽回，定然不可得生了。谁知命里不该死于刀头，恰恰有个救星到来。那救星是谁？原来就是干白虹。但干白虹虽然好义，不过一闾阎匹夫，如何便可救他？不知丈夫肝胆，岂肯害人。途中一闻此信，便急急赶到家中，往戚家旧处，问明白了，便想要去当堂顶罪，代他出狱。连夜与妻子分诀道：“我有一事，要出去数年，你好生看管儿子，教他长进，也是干家一点血脉。只是累你寡守，心甚不安。”丽容惊问道：“你京中才回，却有何事，要去得这般长久？几时才得回来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也论不得日子，你每事要自家谨慎，切不要思念我。”丽容道：“今去作何勾当？我与你夫妻之间，怎不明说，却如此半吞半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说来定有许多牵绊，不如莫说的好。但今陈与权住在家中，出入甚觉不便。况前门已竖了旗竿，莫若把前段房子划与他住，中间砌墙隔断。你在后边，只留数间小房，将就在后门出入。童仆且叫他散去，但留两三婢

女，以供驱使。且等我有回家之日，再图恢廓。”丽容见此光景，好生疑惑。问他又不肯说，只放声大哭。干白虹拂衣而出，与陈与权相别。反恐他心里不安，也不露出真情，依旧含糊说了几句，只叮嘱他照顾妻子。陈与权唯唯应诺，送出大门，干白虹飘然而去。陈与权便知他为这一件，诚恐牵连自家，反不远送。听说把高堂广厦都划与他居住，心里好不快活。也并不与丽容说知他丈夫的去向。

干白虹离了家中，大踏步奔入城来。只听街上人说，“当初劫刘通判的那个强盗，今日调到府里去绑了，我们看杀人去。”干白虹听着，陡吃一惊。因暗想道：“我若来迟一刻，就不及救他。”便两步做了一步，飞也似赶到府中。恰好正在那里绑缚。只见一府官员，都在堂上。兵丁刽子排列两行，干白虹便欲闯入。管门人役，因是绑人，那里容他入去。干白虹暴躁起来，使用出手段，一挥而入。好笑那些把门人役，都一个一个随手而倒。只大叫道：“你敢来抢重犯吗？”干白虹也不应他，直至堂上，大声说道：“打劫刘通判的是我，不要砍错了人。”知府笑道：“想是个心疯的，皂隶打下去！”这些皂隶，都走拢来赶他，那里驱得他动。干白虹道：“我并非心疯。当初其实是我杀死刘通判，人心天理，如何害人。这戚宗孝委实是冤枉的，求老爷昭雪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敢是戚宗孝买出来的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杀身大罪，怎么买得出来？”知府道：“既非买托，想是你与他同伙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当初打死多人，皆小的一人动手。这戚宗孝是小艺良民，并非同伙。”知府道：“你顶了罪，就要处决的，不信你肯替他死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自家做的事，岂敢不死。”知府吩咐：“且把戚宗孝松了绑。”叫干白虹问

道：“你姓甚么，是那里人？与这戚宗孝甚么瓜葛，却肯挺身替他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名唤干白虹，在仁寿村居住，与戚宗孝并非瓜葛。因刘天相与小的有仇，小的原非有意打劫，只因当日有事入城，走得太早，守候开城，偶然坐在戚家门首，那戚宗孝小的也并不认得，因闻他在里头与妻子愁穷叫苦，公私逋负，不能求生，夫妇二人方将投环自尽，小的一念不忍，便欲回家取些东西救他。不料走出官塘，恰好遇见刘天相一队轿马过来。小的此时还无意杀他，反因他从人先将铁杆子打小的一下。小的仇上加怒，故拿他铁杆打死多人。小的平时轻财任侠，原非利他囊篋；也因要救戚宗孝夫妇性命，故劫此赠他。当初小的救活了二人，随即匆忙而去，原不曾说明这银子来历，故此无心败露。老爷请想，这戚宗孝若果然劫了财物，便该泯没踪迹，怎么还肯把原赃露目，印纸包银。只此一件，便知他是受刑不过，屈招的了。”太守道：“这戚宗孝与你既不相识，怎便把许多东西与他，定是胡说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素性慷慨，况此不义之物，小的也不屑要他，是以倾囊相付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既说一身做事，不忍害他，怎么当初不出来首明，直到文案已结，才来认罪呢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一向作客京师，昨晚才得回家。至于情之真伪，老爷只问戚宗孝，便见明白。”正是：

昔日怜他死，今朝俾尔生；
不因刀斧惧，豪杰始成名。

知府果叫戚宗孝问道：“当初你曾否与妻子投环，这干

白虹曾否周济你银子，你既做了强盗，他为何替你辩雪，与他是同伙不是同伙？可从实说来！”戚宗孝道：“先年小的委因穷迫，曾与妻子悬梁。这干白虹，小的也不知他姓名，黑地里救我夫妇性命，与我这一大包银子。小的既死方生，这干白虹已去，无从问其来历，实不知是打劫来的。小的原不曾为盗，实是屈供。只是小的既受干白虹活命之恩，今日甘愿一死，以报大德。况此案已经奉旨归结，岂可更改。这干白虹实系豪侠好义，盖世所无。求老爷照案施行，也尽小的一点报恩之念。”知府听到此处。连连点头。又唤干白虹问道：“当日刘通判十余人进京，你说没有同伙，难道一个人打劫得他？明明你与戚宗孝同做的事，倒还互相辩雪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这些不难！当日刘通判家人，尚有存者，老爷只须唤他面认，可是小的一人动手？便知这戚宗孝是真是假了。”知府便差人去唤。差人禀道：“刘通判家人，闻盗犯处决，现在门首观望。”太守便吩咐唤来。那家人连忙上堂。太守问道：“当初打劫你家主这强盗，可还认得吗？”家人道：“怎不认得。”太守便叫他与干白虹对认，家人仔细一看，跪上禀道：“前年打劫家主，正是这人。”太守道：“有同伙没有？”家人道：“只是他一个，没有同伙。”太守便拍案怒道：“你这奴才，既认得他面貌，为何前官面前硬指这戚宗孝是真盗！”家人道：“青天爷爷在上，只因家主被劫，连伤数命，真盗久缉无踪，况赃物现在戚宗孝手中获着，定是知情，不得不认他为真盗。况前任老爷承缉此案，若限内不获，便碍考成。就知不是真盗，也只得将错就错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既说没有同伙，今案上又有许多逸盗姓名，你当初不说，定欲他扳陷平人了。”家人道：“小的只

因拿不着真盜，这戚宗孝面貌又不相符，故此他混供的姓名，小的不说没有，要他寻缉，指望借此以得真盜，并非冤陷平人。”太守怒道：“大辟重情，岂可任意含糊，”便拔签把家人打了四十。监候定罪。就叫干白虹与戚宗孝上去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心迹，本府俱已洞知。戚宗孝固系屈供，干白虹亦属义士。但前府朦胧，文案未确，便尔混详取旨。今本府实备缘由，申详两宪，此案才可允结。”吩咐将二人暂且收监，听候复审。只因这一案，有分教：应生得死，应死犹生。不知戚宗孝可能逃这死罪？干白虹替得他替不得他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恩妇离家

词曰：

仗义酬恩堪羨，匹夫大节，可撼丘山。非是轻生好死，欲取心安。大男儿生抛妻子，负心汉俨列衣冠。更无端，受恩深处，展转摧残。艰难，驱他出穀，诱他入穀，总上鱼竿。颠颠倒倒，心机不放一丝宽。只图予快心满志，那顾恁地覆天翻。更堪叹，肺肝如见，何用遮瞒。

右调《玉蝴蝶》

话说干白虹虽然仗义，要替戚宗孝一死，但戚宗孝已被前官判定案卷，又经详宪奉旨。若知府不换新官，干白虹纵欲救他，这知府如何便肯担差，触上台之怒，不做个昏聩的老成。幸得知府换了新任，已是隔手文案，且系进士出身，公明廉断，不比前官莽劣，故便许他允详。况当堂询问，又

见干白虹义气激昂，语言刚直，已知是个侠烈之士，心里十分钦服。次日，亲自备具情由，通详两宪，极言干白虹仗义救人，挺身代罪，并戚宗孝知恩报恩，愿死无怨，许多情节，叙得委曲恳至。巡按亦觉称奇。便批道：

干白虹挺身甘罪，既经事主确认，似属非狂。但观始终好义，心切救人，据详实为可嘉。戚宗孝的系屈供，愿死报德，亦属难能。前府大狱率决，殊为不合，听参议处。二犯仰再严鞫。果系情真，候本院题明定拟可也。此缴。

知府复审明白，备细回详。巡按一面出疏题报，一面批将干白虹羁候。戚宗孝既系无辜，当堂开释。戚宗孝因感激干白虹的恩义，不愿释放，苦苦要与他替死。太守道：“此案既得真犯，干白虹之死，情真罪当，你屈受多刑，终属冤陷，自当昭雪。为何转欲代死，把性命做儿戏。”戚宗孝道：“当初干白虹因欲救小的夫妇，是以蹈险不惜。小的实受大恩，今使救人者反遭刑戮，得恩者逍遥坐视，于心何忍。小的情愿生则俱生，死则俱死，不敢自全性命。”知府道：“胡说，这事现奉上司批行。业已报部，岂可再有更改。手下的，与他去了刑具，押出去讨保。”戚宗孝那里肯去，乃大哭道：“当日蒙他活命之恩，他岂是有意害我。不意恩人反致杀身，我却偷生于世。人而无义，禽兽不如。要这残生何用。我不如先死，抵了恩人之罪，也尽我一点感戴之心！”说罢，就望丹墀下石栏之上，一触而死。知府大惊，忙叫皂隶看守尸骸，飞即上马，面报抚按。抚按无不称

奇，连忙具本上奏。朝廷以两人皆属义举，将干白虹免死，准徒五年，发山东冲要驿递摆站。抚按行到南雄，知府奉了宪批，即唤干白虹到案，就点两名解役，当堂发与三十两路费，即日押解起身。干白虹向解役说道：“二位虽奉官差，累你远行吃苦，我心不安。可同到舍下，一则别了妻子，二则带些路费，不知可使得吗？”解役听说要带路费，与己定有沾益，欣然便同他回去。干白虹到了家中，与妻子说知缘由。金丽容才知为陈与权报仇，杀死刘天相之事，弄出这段祸来，真个哭死方苏。连十多岁的一个儿子，也牵住了父亲的衣服，哀哀痛哭，见者无不心惨，干白虹向妻子孩儿说道：“你们都不消悲切，我五年役满，就可回家。但好好为我保守家门，不消挂念。只收拾些盘缠与我带去，其余钱财田产都是你家之物，不须留以待我。”吩咐毕了，便欲出门。虽然豪杰心肠，也免不得暗暗洒了几点眼泪。随又到陈与权处作别。不想陈与权见干白虹披枷戴枷，做了囚徒，恐怕羞辱了举人体面。吩咐家人，只说进城去了，竟拒而不纳。干白虹是直率人，便信以为实，只得快快出门。金丽容连忙收拾一二百金，与丈夫做路头使费。干白虹接了，吩咐他好教儿子成人，不可容他嬉荡。金丽容道：“你此去好生保重，役满即便图归，免得使人悬望。”解役连催上路，不得已，就同起程而去。金丽容与儿子干浚郊，都哭倒在地。正是：

情真休叹别离轻，薄命难填孽海平；
漫向春风鼓琴瑟，凄凉应作断肠声。

却说陈与权原是个狼子野心。当初虽是刘天相负他，他也未必不是负心之辈。生平为人轻薄，心腹奸险，得恩不感，知义不为，一味狼贪，千般兔狡。干白虹从风雪中救他性命，已是莫大之恩。况又供养在这，轻裘肥马，驱婢呼奴，且聘妇成家；不惜厚币，夤级进学，几至丧身；力任艰危，身当刑险，复为他援例以就功名；更欲他发科以解耻笑，故挥金万两，直倾囊索，且往回万里，不惮星霜。若在知轻识重之人，便该终身顶祝，全家感恩，待之如天地父母，亦不为过。可怪陈与权，随他千恩万德，过眼即忘；非惟不知感戴，见干白虹尚有田产囊蓄，还心心念念，欣羨不已，时时刻刻，凯觎无休，只想罢吞入己，方才满欲。况兼乔氏，又是贪得无厌，助夫为虐的人。他两个人，初见干白虹去与戚宗孝顶罪，却不思这事是为他报仇而起，反幸他此番必死，儿子又小，正遂他吞占之机。及至免死配徒，全没一些不安的念头，只道此去谅无归家之日。才等他起解之后，便叫人悄然吩咐干家佃户，不许还租，其余房产债目，也吩咐不许纳利。这些小民，见庇他赖债，谁不乐从。到秋成之后，丽容遣人收租刮帐，果然响应，真个颗粒不还，厘毫无入。丽容着了急，忙向陈与权商量，要他出力告追。陈与权正中机谋，便道：“我向蒙干兄厚惠，未曾报答，今大嫂见托，敢不尽心。但恐穷佃小民，势孤力蹙，一经官府，必致脱逃，纵有不走的，那所抗之物，也向衙门费散，那里还有余财把来完纳，岂不徒招怨尤，究无裨益。”丽容道：“依陈爷说来，告既不可，今将何法处他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依我愚见，大嫂竟将用产帐目托付与我，在各佃户面前，只说田产已属陈举人管业，这些小民，自然不敢拖欠。待我叫家

人各处催讨下来，一一交还大嫂，不知可相托否？”丽容道：“既蒙垂荫，岂有不相托之理。只是动劳陈爷费力，似为不当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忝在通家，大嫂之事，即我家之事，怎说这话。”丽容只道果然好意，忙将一应租簿，各色帐目，尽归陈与权之手。陈与权既握了把柄，便谕管事家人，将田亩另立户名，房屋换写租契，为陈氏之产。

原来陈与权一向虽蒙干白虹扶持，不过为他买功名，养妻室，手中原没甚家私，故骄奢之状，形于外。今骗了干家许多田产到手，居然自谓富贵，就嫌住居窄狭，欲要廓充体面。因见金丽容所居后段房屋，尚有三四进高大厅房，便想道：“这些房屋，若并在我一家，岂不冠冕。倘中了进士，难道也与人家同住。”从此起了这条念头，终日与妻子筹思划算，想要谋占他的。

一日，乔氏在枕边教导他一个法儿，陈与权大喜。就备了些茶饭，叫丫头去请干家奶奶过来，商量说话。金丽容见陈家来请，只道是算还他田房租利，便欣然带了两个丫头，竟到陈与权家。乔氏接着，叙了些寒温。丽容便问道：“你家请我过来，有甚么讲？”乔氏道：“正是有句话要请你商量。”便叫丫头去请了相公进来。丫头应声而去。陈与权走进房中，作了揖，就在旁边坐下。丽容道：“我家田产细事，一向费陈爷的心，甚是不安，如今不知曾催得些下来？今日请我到此，想必要算些帐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承大嫂重托，我日上叫小仆在外边催索。这些奸民顽佃，一般也不肯还。及至鸡麻布匹，件件准折，只是大半货物，不好交与大嫂。且叫小童去变卖了才好凑来。”丽容道：“怎劳如此费心，不然就把货物准些与我也罢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个不好，

大嫂是内眷家，把这些东西那里出脱。就有人要，价钱上一定吃亏。况且货物，又低丑不堪，若依样把来准折，我受人这托，所干何事。自然待小童去变卖，并各处多催拢些来，一总送到宅上。”丽容被这许多鬼话，竟哄信了，反满口称谢。有阕《古轮台》曲云：

笑娘行，堕他奸计不提防。人情虚幻，只道是一般人面，一样衷怀，那知是一味荒唐。布虎弓蛇，铄金锁骨，舌端何处辨雌黄。一似蜃楼海市，空闪烁，鱼鸟迷光，不管赚他狼狈、吃他膏血，拆他离散、笑骂也何妨。只凭我一双辣手恁相戕。

陈与权向金丽容道：“今日请大嫂过来，特有一言相商。我夫妇蒙干兄不弃，同居多载。但想大嫂，当日高堂广厦，宽敞惯了。如今我家住在这边，反占了大半房子，累大嫂自己倒剩这几间后屋，谅来窄狭，如何住得。虽大嫂未心憎嫌，在愚夫妇甚觉过意不去。近日我将数百金，买得一所宽大房子。我家欲待搬开去住，奈此间已竖了这几根旗竿，离他却似不便，方才愚夫妇在此商量，莫若反请大嫂搬在这宅里居住，我家竟通了后门，彼此宽展，未知可否。”丽容道：“陈爷怎说这话，向来我丈夫在家，尚且将就过了。如今单身幼子，正宜收敛，何敢反居大宅。况且此处系父遗产，断难轻弃，再不消费你清心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还有一说，昨日有个勘舆家来，我乘便叫他看看住居风水。那勘舆先生说：‘这房子截了后路，气脉不通，不惟科名蹭蹬，抑且艰于子息。’将来正欲上京会试，功名之事到还小可，因想子

息事大。岂不闻孟子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读书人关系名教，岂可不早为图维，以慰先灵于地下。况勘舆先生，又看大嫂住的这几间后屋，也甚是不吉。说‘既系向北出入，便与这旗竿风水有碍。后为玄武，岂可高煞相冲’。连年干兄这些官非刑祸，都从此起。况今年又是玄武用事，若不早迁，定还要伤损人口。愚夫妇听说得利害，故此图这地步，与大嫂趋吉避凶。那风水不是儿戏的事，毕竟不可强执。万一果应其言，悔之晚矣。”丽容道：“只是丈夫不在家中，应该谨守才是，怎好移家避地，轻弃祖居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迁徙亦人家常事，况也离此不远。干兄纵不在家，我夫妇也可时常照顾，难道怕别人欺负不成。”丽容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不得不遵从台命。但可怜孤儿少妇，举目无亲，凡事须仗陈爷照拂，我母子方有一分依赖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我两家就如骨肉一般，朝夕可以相见，何消虑得。”当下就留金丽容吃了便饭，把轿子抬送回家。陈与权见金丽容已出了口，满心快活，忙与他择了一个迁居日子。到得临期，唤了十来个粗使人，到干家抬家伙。丽容没奈何，只得凭他做主。搬运了数日，方才进房。陈与权举家相送，好不热闹。邻人都送礼称贺，陈与权替他治酒相酬。乔氏也陪在新宅内，住了数日才去。丽容看这房子果然宽大，亭台花木，件件可观，反比自家房子华藻好些，心里也还稍慰。有诗云：

居以安为胜，何须乔木迁；
犬猫还恋主，燕雀不离檐。
斗室安云陋，高堂未适恬；
如何弃恒产，空受别人嫌。

金丽容恰好住了两个月。一日，丫头领干浚郊在厅上闲玩。忽见有个肥头大脑、方巾阔服的人，挺起肚子踱到厅上坐下。跟着三四个家人，都站在榻子旁边。那戴方巾的说道：“你住在我家房子里，已是两个月了，怎么还不出屋？”丫头听见说得诧异，也不敢回答，便领了干浚郊飞的奔了进去，报与主母得知。丽容大吃一惊，连忙抽身出来，走到屏门后边。这几个家人见有正经的出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城里孙老爹家来催房子的，老爹亲在这里。”那孙老爹也便立起身来，望里头作了个揖。丽容便问道：“孙老爹光降寒门，不知有何台命？”孙老爹道：“奶奶们是陈爷亲戚，本不该惊动。只因舍下这房子，要将来转售与人，故此敢来催促。况陈爷起初，原说暂住一月。如今已是两月多了，只得来与奶奶说声，在这几日内就出还了我才好。”丽容道：“好奇怪，这房子是陈举人买的，孙老爹怎说是你家之物？”孙老爹道：“这也奇了，奶奶住在里头，原来尚不知这所房子谁家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那仁寿村陈举人的宅子，便是舍下祖居。向来划一半与陈举人住着。为那陈举人被勘舆先生说了风水不利，要通前至后，归并一家，联络气脉，故又买了这所房子。原打帐自己搬来，只因旧宅里竖了旗竿，不便迁徙，故此他倒一总住了我家的屋，倒叫我搬到这里居住，是彼此递换的。若是别人的产业，不曾用价交易，如何搬得进来。孙老爹这话教我甚是不解。”孙老爹见这般说，也大骇道：“这那里说起，陈举人向来与我曾有一面之交，也不知他做人好歹。前日偶然会着，说要寻一所好些的房子，暂赁一个月，与亲戚作寓。我因在相知间，便说有一所房子，就

在尊居不远，现今空着，要个主儿卖他。若有令亲要借来作寓，怎好要银子租赁，听赁搬来便了。只是果然一个月出还便好，要久住，恐怕妨了我寻售的门路，便不敢应承。那陈举人就说，真真只借一月，一日也不多住的。为此我欣然就借与他，并不曾要他一厘银子。如今住了两月，尚不肯还，倒说是陈家的房子，难道这陈举人如此脱骗，要扎人的火囤吗？我这产业，现有原中原主，当官印契，便到皇帝面前，也拿得出来。今日到此催屋，反说这般混话，终不然倒是我假冒不成。”丽容道：“难道有这等事，那陈举人住了我房子不信倒来哄我。孙老爹请回，待我问明白了，自然有个料理。若是府上的房子，怎么好白白住在里头。”孙老爹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那房子弄得不尴不尬，我心里怎能放得下。况且今日许多路走出城来，难道不讨了一个的实回去。你可叫个人到家问问，还是他家的屋还是我家的屋，该出还不该出还，也须与我一个分晓。”丽容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”便叫个老苍头到陈家去问。那老苍头去不多时，就来回复道：“陈爷不在家，说是城里去了。奶奶亲自出来回我，说干奶奶自己要住房子，自家去料理便了，关我家甚么事，倒来问我。”孙老爹听了道：“如今可信我的话了，若是他家房子，怎说这几句。”丽容大惊道：“不信有如此怪事！那陈举人现受我家大恩，难道竟把鬼话哄我。况且把我家房子兑换，又非白要他的，为甚坏心到这个田地！”孙老爹道：“这陈举人曾受你家好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便是，他一个湖广人，与我家原非亲戚。被个表兄负心，弄到落泊，后来表兄做了广州通判，他跟到此间，隆寒雨雪，跌死在南雄岭上。我家丈夫驮来灌活，养在家中，娶妻完婚，扶持他入泮。我丈夫

几乎弄到杀身，至授例北雍，贡名乡榜，计费万金，未尝少吝。我丈夫因替他报除夙怨，杀了刘天相，几成大辟，幸朝廷怜其好义，发配山东。不惟为他倾家，抑且为他拚命。今见我丈夫远配，一所房子又不容我安身，却把别家的产业哄我。你道有这事吗！”孙老爹听到此处，舌头都伸了出来。乃大骇道：“你家如此待他，他却这等相报。便是豺狼枭獍，也无此狠恶！”丽容道：“我家却不知他如此昧心，还将所存田房产业都托他收管。倘一总坑匿不吐，怎么了得！”孙老爹道：“为甚么也托与他？今如此昧心，形迹显见，大略不肯还你的了。我今不好在此唐突，只得且去。那房子或是还我，或是用价交易，但求早些发付。”丽容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少不得我还亲自要去与他理直。或者内眷们不善说话，且看陈与权当面怎样回答。若果有此事，也不劳府上催促，只在这一月内，自然出还你家房子，并奉补租价。”孙老爹道：“这倒不消。但若奶奶住，愿减些价钱，买了倒好。”说罢，反欢欢喜喜同着小厮出门去了。金丽容想道：“不信陈与权负心若此！莫非乔氏不知就理，胡乱回的？或者我家老苍头耳聋昏聩，传错了话？只等我自去，当面问陈与权，自有真确了。”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孤身妇，财破家倾；负心人，惊生诈死。不知这房子终是谁家产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两头脱空负心人忒煞欺心 一计收罗长舌妇偏生饶舌

词曰：

自家庭院，反与伊人藏美眷。别徒华堂，又被他家赶得忙。田园一罟，还欲将他家计掳。魑地风波，不知人间巧几多？

右调《减字木兰花》

看官，你道陈与权要独霸干家宅子，自然另买房屋，搬出丽容另居，原是正理。为何忽有个孙老爹走来，说是他家产业？依我看来，定是假冒的了。原来不然，那陈与权狼心狗肺，负义忘恩，虽然终身受干家之惠，就如享用自家孙子的，一毫也不在心上。今见干白虹配徒远境，自然不得回家，只剩茕茕母子，柔弱可欺。故任我为之，益无顾忌。贪了干家这所宅子宽大，便与乔氏私谋，要驱逐他出门，方遂并吞之念。这乔氏机谋深巧，便教唆丈夫做这鬼局，推了出

门，便不管他闲事。

这孙老爹号叫做孙秀卿，是城中一个富户，与陈与权原非厚交，两家相识却有一个缘故。那孙秀卿因是小姓出身，加添有了臭铜，就有这些光棍去起意他。一日，家里围墙倒了，叫人重砌，只因房子少，人口多，觉住不下，反在这围墙之内，起了一所大楼，接连九间，费了三四百银子。才造得完，便被几个恶少，竟向保昌县进一张状子，说民间房宅，只有连三连五，惟帝王宫殿方是九间之数，道是百姓僭了皇制，目无君上，竟告了叛逆。知县也闻他是个好主顾儿，亲临踏勘，只说要解府解司。吓得这孙秀卿慌了手脚，各处央求分上，知县都不肯听。只因这知县姓陈，也是湖广人，与陈与权虽不同宗，也曾通谱，一向弟兄往来，最相亲厚。因此，那孙秀卿只得寻陈与权讨情，将一千银子馈与县公，三百两送陈与权酬谢。那知县千不依万不允，恰恰倒听了陈与权的情面，竟消释了。这孙秀卿完成讼事，就把楼子拆去了两间，众人便没处生衅，才消净了。陈与权有这一面往来，故此相熟。一日，偶然城里有个朋友人家请陈与权吃酒，这孙秀卿也在座间。因听陈与权要寻房子与亲戚暂寓，从来有钱的巴不得要奉承贵客。这孙秀卿连忙就说自己有一所空房，在仁寿村相近，愿借与他，并不要租价。陈与权不胜之喜，回家就与乔氏说了，就哄金丽容到来，假托勘舆之言，说这房子划断两家，各有许多不好之处。丽容信为实然，果搬了出来。不想才住两月，便有人来催赶出房，惹得满腔疑惑。虽显然是陈与权做的圈套，心里尤恐不真，必要自去问个明白。次日绝早起来，梳洗停当，叫了一乘轿子，带着两个丫头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接口道：“里边我已做了房户，如何好端端又去动他。你手中不比我家穷蹙，就买了孙家这所宅子，日后少不得照价补还，难道就不妥了！”丽容道：“现今受了脱骗，还来哄人！此间现是我家祖产，如何白占我的！只是出还我后段便了。”陈与权听了，反发话道：“干兄与我怎样相交，今日却说这白占两字。我偏不出还，差了甚吗！”丽容怒道：“你受我家何等大恩，反这等出言无状！当初在南雄岭上的时节，有这般享用，有这般安居，有这般荣贵吗！我家丈夫，屡次为你几死，今日如此报答，天理良心何在！”陈与权见掀出他根底，老羞成怒，暴跳如雷，说道：“我读书发达，是本分中事；穷途落泊，亦士人之常，何必耻笑！你家丈夫犯法遭刑，与我甚么相干，也把来埋怨！”丽容道：“你这举人，道是文章之力！不记得我家丈夫，风霜劳顿，回来取这万金的日子吗？我丈夫打死刘天相，实因为你报仇，你不见戚宗孝，是个匹夫，一端小惠，尚且仗义殉身。你衣冠中人，反如此恩将仇报，可不羞死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当初万金之费，你丈夫还扶持了一个姓曾的，如今也寻他讨些好处吗！就是刘天相，谁叫他打死，弄出这般祸来！”丽容道：“刘天相不是你仇家，我丈夫怎么杀他！总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也不与你多说。眼见房子已被你占去，谅不肯还，我也只得弃下了。如今只把前日那些田房产业交还了我，讨得下讨不下，我自去料理，今后再不上你门了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那里说起，田地是我家田地，房产是我家房产，你那里交与我的，反来图赖！”丽容听这说话，大吃一惊。因发急道：“前日当头对面交付你的，你说讨了租利，照数还我，怎倒不认起来。”乔氏便道：“你家的田产，如

何在我手里？就是寄付，难道不向我家讨个凭据？如今拿得出凭据来，就还你便了。你不要做了梦，在这里赖人。”丽容道：“当初一家住着，且是有恩于你，非比路人，如何勒你执照，也不想你今日负心！”陈与权道：“你家田产虽有，那田地现今都是陈姓完粮，房产租契亦俱写到陈处，那里有个干字在上头，却来认帐！”丽容怒道：“你家这些田产都是南雄岭上带过来的吗？若不还我，怎肯与你干休！”陈与权道：“世上空手成家的，都从那里带来！就是南雄岭遇了风雪，也不是出丑的事，还强如你家丈夫，在南雄府做强盗劫杀哩！”丽容道：“我丈夫不在雪中救你，今这性命何来？当初刘天相负心，你原恨之切骨，今日你来负我，将心比心，亏你过得去！我的田产授受有凭，待我取了文契来与你对口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干家的文契，怎么要得陈家的田产，说这般屁话！”乔氏道：“这样不明事的娘女们，相公何苦与他斗口，逐他出去便了！”丽容大怒道：“这不贤贱妇，你身体还是我丈夫把银子娶来的，也这等放肆！”两下大家不逊，几乎一场厮打。还亏几个丫头劝了出来。丽容含忿而归。正是：

或解还珠，或能结草；
人而负恩，不如禽鸟。

陈与权夫妇二人，得了干家产业，正觉支吾不去，反幸今日一场变面，弄得恩断义绝，他自然不来上门，就好安稳享用。见丽容出门，两人笑个不了。乔氏道：“倘然他回去取了文契到此，你如何抵对他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总然他请了

皇帝来，我只是一个不认，那怕他跳上了天去。我只是一个不睬。”乔氏道：“万一他做出癞皮身分，日日在此吵闹，却怎么处？”陈与权想一想道：“我有个驱他的妙法，包管他抱首惊窜，走之不迭，还可连他家里所蓄的，都弄来受用哩。”乔氏听着，喜得眼睛都没了缝。这边的计策已安排停当，只等丽容到来，就要兜他一网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金丽容到了家，思想田产都被他坑匿，反受了一肚皮恶气，忿恨不已。欲待告他，那陈与权有财有势，自己力单势孤，就像麻雀与苍鹰相斗，终久弄他不倒，反被他笑，只得隐忍住了。不隔一月，那孙秀卿果然又来催促。一见丽容便问道：“前日这番说话，可曾问明白了吗？”丽容道：“说也可恼，原来真是陈与权这忘八昧心，吞占我的产业。”便把他夫妻两人的情状，一一说与孙秀卿得知。孙秀卿也大骇道：“真个有这等事吗？原来那陈举人竟是个兽心人面，这乔氏也算得长舌后身。世间忘恩负义的也多，从不见这恩将仇报的丧心男女，岂非衣冠中之獐獍。这等说起来，我也误认得了他。如今还好，若再与他亲近，也险些做你家的样子了。亏得这所房子到了你手中，还不曾被她占去，如今幸还在我手里。若奶奶要时，也不论价钱，听凭兑些银子，买来住吧。”丽容想道：“自家宅子，这禽兽谅不肯吐还。若要寻屋，此间已费过一番收拾，再没个另买了房子，又去搬移之理。”便道：“我家人口少，本不消住这许多。无奈已搬在里头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就买了也罢，只不知孙老爹当初原价多少？如今得几何才肯成就？”原来孙秀卿这所房子也是父亲遗下来的，落在乡间，与城市甚远，自己又不便住他。若将他生利，来租赁的又嫌他忒大，故此空阁了数年。欲要

卖掉他，一时又不得主顾，听见丽容问价，满心欢喜，便说道：“我家原契是千金之外，如今情愿八百两就兑与人。若你家要我的，再少些也罢了。”丽容道：“我没有许多银子，如今只有三百两，除非立一张典契，暂时典来住住，满了年月，或是赎去或是加贴，可使得吗？”孙秀卿道：“既奶奶尊意，典也使得。只是三百金太少，必得五六之数，或者勉强到年满后加用。若再少时，我怎肯将千金房产轻轻变售。”丽容道：“五百金原不为多，只是我如今手头没有，比不得夫主在家时，银子容易。”大家讲来讲去，直议到四百五十两，听了二十两作修理之费，方才成了。就择了一个吉日，约孙秀卿出来立议。孙秀卿这日别了进城，到得临期，丽容备起两席酒，请了当日与父亲相好的两位朋友居间。孙秀卿绝早出城，到丽容家来，写了文契，即交银子。原来，当初金守溪果然殷富，把家私传到女儿手中，被干白虹如此挥洒，又被陈与权如此坑赖，今日买这房子，立地取出四五百金，毫不窘涩。且兑出来的银子，真正雪白松纹。孙秀卿并无言语，吃了酒，欣然而去。丽容又把些中物，谢了居间，各各称谢而散。有诗云：

名园花柳景初和，风雨抛人此处多；
只道一枝容燕雀，偏生双沼起鸬鹭；
情当好处良非善，事到真时始是讹；
空向春风洒红泪，不堪回首问谁何。

那知金丽容买了房子，早已吹到陈与权耳中，便与乔氏说道：“这干家已为我费过几万银子，今田地房产又被我通

占了来，只道他家事已差不多损了，不想又将四五百金，买这一所房屋，却还如此容易，不知手中当有多少积蓄哩。”乔氏道：“他三四个人口栖身，还买这许多房子，家中所蓄，毕竟还多，况旧时这样一个富家，不要说父母家财，就是他私房，也少不得还有一万五千银子，那得一时就穷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便是，如今世界，寡妇孤儿，还是诈穷。若非实实有物，怎肯买这些住宅，招摇人的耳目。”乔氏道：“再不道干家这样资财广厚，好不有趣。你怎么能够想个策儿，一发谋了他的并与我家，岂不豪富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我也久已起了这个念了。只没处下手他，却怎么好。除非叫些家人，黑夜里赶到他家，昏天黑地，一阵搬了回来，可使得吗？”乔氏笑道：“若这般做法，你也学干白虹的强盗样子了。干白虹还亏有个戚宗孝与他替死，你的替死鬼在那里？也要去抢劫！”陈与权道：“若不去取他的，再有甚么方法？难道倒教他送上门来不成？不然，叫个精细小厮，悄悄在他屋旁边狗洞里钻将进去，轻脚轻手，偷了出来。再叫两个人，在外间接递，可不好吗？”乔氏一发大笑道：“贼盗畜生都是你做尽了，万一被人捉住，跟到家来，你认是窝主还认是贼头？”陈与权道：“要了钱财，也顾不得许多品行。除了这两策，也没法了。你倒有甚妙着儿寻一个来，大家商议去做。”那乔氏想了想，忽大喜道：“一些不难，我如今就如你向日说的，使他抱头惊窜，走之不迭，把家里所蓄的东西尽情与我搬来，叫他没处伸冤，无门控诉。若吞声忍气便罢，但硬一硬，连性命都结果他哩。”陈与权拍手狂笑道：“果然你的智谋胜我数倍，又干净，又停当，岂不快哉！”

这边夫妇两个暗里阴谋，要倾他家产。丽容那里知道。他买这一所房屋，思量等丈夫回来好看，并望儿子成人，争些体面。不想倒成为他动了陈与权的恶欲，惹下一段祸根，连家私囊蓄，都送在别人口里，岂不可怜。诗云：

春风拮据燕巢新，掠水街泥倍苦辛；
正欲抱雏还息影，忽摧风雨堕香尘。

丽容一日正在房中，查检孩儿书课。却见个大丫头捧着个盒子，笑嘻嘻走进房来。丽容认得是陈家婢女，当初乔氏随嫁的。便问道：“你来何干？”那丫头道：“奶奶差我来送些小物件与干奶奶哩。”一头说一头把那盒子放在台上。掀开了盖，却是两匹莲色温绸，一个珣楠梳匣，两瓶苏州露油，一匣搽面珠粉。丽容道：“你家主人、主母前日把我这等怠慢，已是断绝往来，如何忽地把这东西送我？”丫头道：“因是前日冲撞了，今日过来请罪。我家奶奶就到哩。”说未了，两个丫头慌奔下来，报说陈奶奶已在厅上。丽容只做不听见，也不接他。隔了一会，乔氏自走近来。未到房门，首先陪着笑脸叫道：“干奶奶，我夫妻二人，一时气激，多多得罪了，你千万休怪！”就深深四福。丽容只得也还了礼。乔氏又道：“我家丈夫虽读这几句书，一些事礼也不知。向来受你家怎样大恩，不曾补报，岂可反成嫌隙。干奶奶回来之后，我便十分责备他，一连数剥了几场，也觉有些懊悔，故着我来赔个薄面，万万不可见怪。”丽容道：“他前日何等气壮，叫我怎么耐得！”乔氏道：“相骂无好言，况且我这丈夫性又粗卤，更兼干奶奶又说了几句彻底话

儿，故一时直跳起来。落后想一想，也甚是过意不去。”丽容道：“过意不过意，我也不图他见好，只是这些田产断断要还我的。”乔氏道：“我正为此而来。因想恩人之物，何敢图赖。自与干奶奶淘气之后，觉得自家不是，便把这些帐目，在两月内都括了拢来，今夜特备一杯水酒，请干奶奶到家，一则谢前番之罪，二则当面算明了帐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在你家受了这场大辱，如何再上你门。今既良心发现，还我东西，只要开明了帐，我叫家人取来便了。”乔氏道：“帐目索前搭后，银色高低不一，货物贵贱不齐，如何写得明白。况且前日得罪，若不请去消释，我夫妇面目藏在何地。倘被人说是忘恩负义，可不坏了我丈夫的声名，必要屈过去的。”丽容道：“宁可帐目少了些也罢；只是不到你家里来。”乔氏堆着笑脸，双手抱住他道：“我的好奶奶，你真个见怪我了？我如此赔礼，也不看我薄面，不信这条路两家竟绝足了不成！干奶奶若不过去，我只得要跪在这里了。”丽容恐怕毕竟与他执拗，反要弄得不见好，这帐目便有变故。况意思又如此殷勤，不好固却。只得转口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”乔氏道：“不好，我去了，你定然不来。我现带两乘轿子在此，定要与你同去。”竟搀了手要走。丽容没奈何，连衣裳都换不及，只得带着儿子干浚郊，唤两个丫头跟了，一同上轿而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易受明欺，难防暗算；去时有路，来却无家。不知乔氏之言是好意是恶意，果否还他田产，丽容此去毕竟做些甚么局面出来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认假成真舅舅甥甥弄成活鬼 道真还假擒擒纵纵算就深机

词曰：

可怪狂且，诱他母子，赚入私居。恨奸恶贪婪，利伊赀囊；阴柔秘妙，计在锚铗。甥舅俄称，恩仇已昧，那怕他人不畏予。料应这，疑团未破，笑杀痴愚。何须撒网惊鱼，不使机关一着虚。笑活鬼迷人，私相惊溃；巧妻佯纵，自号贤妹。有路逃生，无家托足，痛杀家园不我余。还应有，受恩深处，反免沟渠。

右调《沁园春》

丽容来到陈家，乔氏携手而入。走进后厅，陈与权正在那里坐等。一见丽容走近，慌忙立起身，鞠躬施礼，口里喃喃的告罪。乔氏携丽容坐下，陈与权也就坐在旁边，着实赔礼道：“前日我心上有件不得意的事，适值大嫂与我吵闹，

一时出语唐突，心里至今不安。尝清夜扪心，深负干兄这些恩惠，枉做个须眉男子，甚是汗颜。故特屈大嫂过舍，一樽相敬，少谢前愆。大嫂须念往日情谊，不要记在心头吧。”丽容道：“你纵有别事在心，论理也不该把我尽情躁脾，置人于无地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天在顶上，那个说是该的。只因愚性粗直，不知不觉在口里落了出来。过后想一想，好不懊悔。”丽容道：“既是说话因性子直，说了出来，你坑赖我没有田产寄你，难道也是性子直吧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前日因心上着恼，我故意说的话，怎便认起真来。我若敢于坑赖，今日便不清来算明还了。”丽容道：“既如此说可算一算，天已将晚，家内无人，要早些回去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帐还没有写清，且慢慢用了便酒，我去誊来。”丽容道：“酒到不消吃，只求就算了好。”乔氏道：“你又来做客，写帐还有好一会，难道空坐着等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你这两日不写停当了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东西日日有得讨来，如何结得定数目。”乔氏道：“好暴躁奶奶，我家丈夫明日要上京，也不如此性急。你回去有多少路，却这等着忙。”便搀住手，要他进去。丽容被强不过，便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只领你个情吧。”就同乔氏起身，陈与权自往外头去了。乔氏同丽容入内，大排华宴，珍羞罗列，果盒纷陈，十分丰盛。丽容问道：“今日你家的酒，为何如此齐整？”乔氏道：“一则为干奶奶在此，二则我家丈夫上京，算是饯行的酒。”丽容也不在话下，就同儿子坐着，乔氏殷勤斟劝。吃了几杯，干浚郊便要回去。丽容道：“儿子，你耐心吃些东西，停会儿就领你家去。”便叫丫头去看陈爷，可曾写完帐了。乔氏道：“丫头不知事，我自去看来。”便抽身而出。干浚郊见乔氏去了，

便说道：“我酒也不饮，东西也不吃，前日他家把我母子们怎生怠慢，今日岂是真心为好？我只要回去。”丽容骂道：“小孩子家不知世事，我在此岂是贪他的饮食。这许多田产，难道不料理了回去。”干浚郊便不敢开口，乔氏也走来了，对丽容道：“还有一会哩，你且再用些酒着。”丽容又坐了一会，看看天晚，干浚郊又只管催母亲回家，丽容只得又叫乔氏去看。乔氏方欲起身，陈与权手拿一本帐簿，一个算盘正走进来，说道：“干奶奶可曾用饭了？”乔氏道：“酒还未吃完，怎就用饭。”丽容道：“天晚了，情已领过，酒饭都不消用。”便立起身，要候他结帐。陈与权道：“大嫂来得久了，不曾用些点心，若算起帐来，还有一会，可不饥吗？”便叫了丫头，快取饭来。丫头连忙送上汤饭，丽容勉强吃半碗儿，干浚郊只一粒也不肯沾口。丽容刚吃完饭，只见一个小厮，走到门口说道：“广州胡爷在厅上，要请老爷相会哩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干奶奶在此，我要算帐，不得工夫，回了他吧！”小厮道：“他晓得爷明日起身，要来约同舟，大家省些路费，定要会的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怎么处？你叫他坐着我就出来。”小厮唯诺而走，陈与权向丽容说道：“这胡爷与我是同年举人，也上京去会试，约我同走，只得要出去见他。大嫂宽坐一会，我顷刻就进来的。”说毕竟走去了。正是：

百丈渔竿百尺矶，碧萝磐石坐垂丝；
须知香饵投来久，正是金鳞欲上时。

丽容见天已黑夜，好不焦躁，加添干浚郊又连连催去，

丽容叫他先回，又决不肯。仍坐了好一会，只不进来，又促乔氏出看他。乔氏去了半晌，走来说道：“这胡爷几年不会了，今晚要留他便酌哩。”丽容道：“这怎么好？如今我只得回去，到明日再来吧。”乔氏道：“你今晚只好住在这里，这胡爷与我丈夫明日黑早就要起身，你那里再来得及。”丽容道：“怎么去得恁快？”乔氏道：“因他在此相约，附他的舟，怎好迟慢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家里无人，怎么住得在外。”乔氏道：“难道你再不出门！只须叫丫头回去，吩咐一声罢了。若必要回去，我也强不得你，不要我丈夫去后，倒来懊悔。”丽容见如此说，恐怕错过了，只得叫个丫头回去，叮嘱他同众丫头都睡在房中。再吩咐苍头，好生看管门户。那丫头应着去了。干浚郊只管埋怨道：“自己有家里不住，却住在这里。那钱财甚么宝贝，怕明日就没有了吗。”丽容心里气闷，反把他打了一下道：“畜生，你晓得甚事，好端端田产不要，日后将甚过话，娘做的事也要你埋怨起来！”干浚郊哭了几声，便不插嘴。直等到二更天气，陈与权方才进来，口里说道：“为这些俗事，倒牵缠了这半夜，累大嫂在此等候，着实有罪了。便摊开帐簿，排下算盘，请丽容当面看了，逐宗逐项，结算明白。好个陈与权，一毫不苟且。丽容满心欢喜，算定了帐，便将花布货物，凭丽容估了价钱，陈与权并不争论。然后，又将银子来兑。成色高低，也凭他折算。刚才兑完，已是四鼓。乔氏忙催丽容去睡，丽容把银子包好，叫丫头拿着，乔氏引他到了卧房。说一声快安置吧，便自去了。丽容见这房内有一副床帐，旁边一张小榻，榻上也有铺盖。丽容与干浚郊上了床，叫丫头就在榻上睡。睡不多时，已是天明。丽容一觉醒来，见窗上微微有光，里

头人声嘈杂像个出门的光景。丽容便欲起身，好早些回去。才坐起来，隐隐见地下睡着一个人。因隔着帐子，看不清楚，只认是丫头在榻上跌了下来。及看看榻上，那丫头还鼾鼾的睡着。丽容着疑，一头叫醒儿子，一头穿衣。才提起衣服，早是一阵血臭。连忙看时，可煞作怪，衣上原来都有血迹，尚是湿的。丽容大惊，忙唤丫头起来，自把血污衣服脱下了一层披在身上，走下床来近前一看。不看犹可，看了大吃一惊。原来那人满身满面都是鲜血，僵僵的躺着在地，身边一把尖刀，刀上血迹淋漓。丽容吓得三魂已失，七魄难收，乃大哭道：“罢了，我中他的计也！”丫头与干浚郊起身看见，都吓得面如土色，干浚郊只抱定了母亲哭道：“昨夜我叫娘回去，娘偏生不肯，如今怎么好？”丽容无言回答。只见有个小丫头走进房来，满房一看，就大喊道：“坏了坏了，干奶奶杀个人在这里。”飞的跑了进去。不多时，陈与权并乔氏，吃惊的都赶出来，把死人一认，乔氏也不说话，先哭个乱横。陈与权乱跳道：“这是我外甥，家中叫他来看我，才到这里两日，为甚么好端端把他杀死。”因指定丽容骂道：“你这贱妇，我家怎生待你，你却记念前恨，把我外甥杀死。如今怎么干休！”叫小厮：“把大门锁了，不可放他逃走，跟我进城去报官。”说完，怒狠狠走去了。丽容哭道：“我待你家恩也不薄，就不还我田产罢了，怎反杀了人诈我！我就死了也罢，这小官人是干家骨肉，你只放了他回去，我在此但凭你家发付。”干浚郊扯定母亲哭道：“娘怎说这话，孩儿年纪虽小，怎肯贪命，情愿死也死在一处。”乔氏道：“这小官人，少不得要他做凶身抵罪的，轻轻说个放去！”丽容道：“一个只抵得一命，我三个人在此，

难道一个也放不得！”乔氏道：“人命重情，不是我做得主。总都是在官人犯，只凭官断罢了。”三人听说，都哭在一堆。有阕《醉归花月渡》曲云：

〔醉扶归〕这的甥甥舅舅都胡帐，是夫夫妇妇自商量。（怕）假假真真费推详。（可知道）擒擒纵纵原虚谎。〔四时花〕堪伤，恩星为难那可防，娘儿满门胥受殃。〔月儿高〕祸起在萧墙，变生于帏帐。搁起恩情面，现也冤家相。〔渡江云〕那知，不是元良敌斧枪，倒是活鬼催人特地忙。

丽容惊慌不定，只得向乔氏哀告道：“我家丈夫在陈爷面上，可谓有恩。奶奶须念他配驿远方，今日生死未卜，我娘儿两人，奄奄弱息，乞放条生路，也是阴德。”乔氏道：“昔日恩情，我非不垂念。只是今日此事，又系人命关天，如何通得情面。”丽容道：“难道这个人真是我杀的！我如今田产花利都将来送与你家，只求救了我娘儿性命，便感戴不浅。”乔氏沉吟道：“论来你家恩德，应该救你才是。只是我丈夫已经入城报官，顷刻便有公差来捉。倘然放了你去，官府要人，如何是好？”丽容道：“报官不报官，总是陈爷自能调护，只求奶奶于陈爷面前说些好话，怎生消释了。我儿子苟有好日，自然答报你的大恩。”乔氏想了一会，忽说道：“罢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。以德报德，原该相救。我今日拼这性命与你抵罪，只索放你去吧！”丽容母子与丫头三人听见，都喜出望外。丽容道：“若蒙奶奶见救，感不可言。但恐陈爷回来，见我不在，累奶奶淘气怎么

好！”乔氏道：“我既一心救你，何暇自虑祸患。只是前门有许多小厮把守，我竟送你后门出去。”四个人一同往后门面来。才开后门，众丫头一挤拦住道：“奶奶不可轻放，爷回来把甚么人还他，这个断使不得！”乔氏喝道：“有我在此，不关你事！”竟送丽容出了门。看他去远，方才转身进内。

看官，你道那杀死的真是何人？陈与权既有心要害他，乔氏却又何故放了他去？还果是乔氏的好意，还是别有深机吗？原来陈与权恶到十分，乔氏也狠到绝顶，怎肯轻轻放他。只因见丽容买了房子，谅来手中定富，要一罟吞他的下肚。故骗他来家，原不是当真与他算帐，故帐目反不苟且，花布银色并不计论。因料定原是瓮中之物，落得使他安心。也不是广州有甚胡举人来拜他，不过磨延到夜深，要留他过宿的意思。就是房中僵卧的那人，并不是外甥，也不是杀死的，竟是家中小厮，叫他躺在地下咬定牙关，动也不许动。把些鸡血，溅了一身一面。又把丽容衣服也洒污了，还将把刀儿涂上些血丢在身边。许那小厮做成圈套，讨一个老婆与他。故此，这小厮听着教训，直僵僵躺着，就像死的一般。丽容妇人家，那里晓得这个缘故。只道果然是杀的，非常惊骇，要求乔氏发放。那知陈与权也不曾进城去报官，却躲在外头吃酒。况且乔氏与陈与权，意中不过图他房屋赏蓄，原不必要他性命，故令乔氏假做好人，放他走脱。那小厮只等丽容支后，就爬了起来。那丽容家中什物，已命众奴仆搬得精光。可怜丽容赏财私帑，并首饰细软，不下万金，尽填了陈与权的欲壑。只一所房屋，还叫家人守着，没得剩还他哩。丽容只道为这番惊吓，所托的田产虽然已失，家中什物

也还可保，正同着孩儿与丫头三个人，急忙忙望着家里走去。才到半路，只见远远两个丫头哭将来。丽容一看，恰是家中使女，慌问何故？丫头便说：“奶奶回来了吗？家中已去不得了。”丽容惊问道：“怎去不得？”丫头道：“今早，陈爷家二三十人赶来，说是奶奶杀死了人，把赀财家伙，都抢空了，只剩一所房子，还有许多人把守，停会就要封锁哩。”丽容听了，捶胸跌脚，大哭倒地。幸亏丫头再三唤醒。丽容道：“罢了，我家万贯家财，竟弄得立身无地，如今往那里投奔好。”丫头都没主意。倒是干浚郊说道：“我家并无亲族，除非城里张家，是我舅祖，或可依栖几日，其余再无别处了。”丽容也道：“他说得有理。”同着三个丫头，忙忙的走。走了一会，丽容忽想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若从这条大路进城，万一撞见了陈与权，不是当耍！我们只该向小路行走，打从别门进去，方可无事。就远了些也说不得。”干浚郊与丫头齐声道好，忙转了小路。五个人踉踉跄跄，望城而走，好不悲伤。有首古诗为证：

黑风魑魅地吹琼枝，名花乱落销残泥。枝头有鸟栖不得，绕树彷徨缎羽垂。疑团莫破空惊绝，生怕阴柔弄唇舌。活鬼狰狞乘夜来，衣裳忽溅刀头血。斯时真假不可知，但见阴风刮地吹。不是冤家故戕害，只缘资产堪图之。或擒或纵岂情好，欲使当场自颠倒。稳料他人见识愚，尽施自己机关巧。君不见，祁黄羊，以德报怨无所伤。又不见，韩淮阴，一饭之惠酬千金。古人器量类如此，恩上成仇愧禽豕。只知富贵快吾情，那怕千秋污青史。

可怜金丽容，闺门弱质，那惯驱驰。走到午后，尚不满数里之路，已觉精神倦怠，筋力难支。因是荒僻野路，又没个人家歇息，只是叫苦。干浚郊道：“此间尚在危地，须赶紧些进了城便好。娘若走不动时，可叫两个丫头扶着，勉强挣扎几步。”丽容没奈何，只得靠在丫头肩上，又走了三四里。却见个小庵里头有木鱼声，在那里诵经。丽容道：“此间有个庵院，可坐坐再走。”大家进了庵门，都向蒲团上借坐。丽容也不歇息，只向韦驮面前，哀哀哭拜道：“我金丽容，父遗万贯家财，只因丈夫误救负心贼子，累丈夫远配他乡，死生难保。那贼子功名婚配，每费万金，尤嫌未足，逞其狼心狗肺，把田房产业一罢谋吞。终不遂欲，将我诱归虎穴，自己杀死一人，狠心图赖，假称甥舅，便欲鸣官黑陷。幸乔氏知恩，将我母子使婢三人，私为纵脱。虽身离虎口，而家居资囊悉被鲸吞。今一身狼狈，回首无家，颠连孤苦，惨目伤心。今日投奔至此，意欲觅一依栖之地，伏祈佛力护持，使我一家人口，不致流落道途，是免丧身沟豁。更愿我丈夫无灾无难，早回故乡。倘有见面之日，定当重塑金身，创新殿宇，以报神明之德。”正祷告未毕，忽有一个老道姑走将出来。见他哭得哀切，便问道：“奶奶们为着何事，却这等悲苦？”丽容不知好歹，不敢应他。丫头道：“我们走远了路，借这里坐坐儿，不敢惊动师父。”老道姑道：“从何处走来，如今还到那里去？”丫头道：“我们仁寿村来的，要往城里探亲哩。”老道姑道：“这等怎不叫两乘轿儿，或弄个小船进去。这样一位奶奶，那里走得许多路。”丽容道：“我穷户人家，没有钱钞，故此只得走了。”老道姑道：

“奶奶又来哄我，老身虽不识人，看来定是位大家内眷，怎说是穷户，难道我就要抄化奶奶的东西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只因为件官司，逃奔来的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可怜女眷们，怎受得这般辛苦。今早走了许多路，想必饥渴了，请进去吃些便茶再走。”丽容道：“借这里打搅，已是不当，再不消赐茶，师父请自便吧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小庵只有两三位女师爷们，茶水尽便，为何这等见外。”此时丽容果然饥渴，见这老道姑款留，便道：“既师父们见爱，且进去领一杯茶再走。”老道姑便在前引导，丽容母子与丫头一同随了进去。只因这一遇，有分教：祇树园中堪避难，受恩深处可为家。未知老道姑乃是何人，丽容母子遇他毕竟是祸是福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授居停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

词曰：

空惊遽，一枝聊借祇林住。祇林住，相逢恰在，受恩深处。膝前孝子年还稚，寻亲欲向天涯去。天涯去，千辛万苦，更慳一遇。

右调《秦楼月》

却说这老尼姑，引着丽容母子，走到佛殿旁边一间客堂内坐着。果然还有两个尼姑，也过来见了礼。那老尼姑便去泡着三四壶好茶，每人斟了一盏，又跑进去取出两盘面饼，两盘炒米，与他们垫饥。丽容虽吃不惯这样东西，因腹中已枵，又不好却他意思，便吃了些。老尼姑问道：“这几位都是奶奶一家来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正是，这就是我儿子，那三个是婢女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奶奶说为官司逃避，不知是甚么事情，乃挈家而走？”丽容道：“是被奸人诈陷的。”老尼

姑道：“既奸人诈陷，岂无相公们支撑，却累奶奶惊走？”

丽容道：“我家丈夫远出，所以势不能支，要躲到亲戚家去。”老尼姑道：“令亲是城内那一家？”丽容道：“是张莲峰的儿子张敬峰家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可就是开行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正是！”老尼姑道：“这张家我最相熟，时常在他行内，向这些客商化灯油、化斋米的。但是那张敬峰，做人甚觉刻吝，他奶奶又是个凶悍性儿。前日有个姑娘来家，饭也不留他吃顿。那姑娘要借住一两天，他夫妇毕竟不肯，生生的辞了出去。只不知奶奶与他是怎样亲戚？若是骨血还好，略疏远的，恐未必肯留。且用饱了点心，我送了奶奶进出如何？”丽容听了，半晌不言。乃道：“多谢，师父美情极好的了。那张敬峰是舅舅，虽然至戚，但从没有与他往来，倘面不相识，辞拒出门，却怎么处？”老尼姑道：“可还有别家吧？”丽容道：“我父亲原是外省搬来的，并没有第二家亲戚。”老尼姑道：“论起来，这张家虽然疏阔，舅舅还是至亲，或者不拒亦未可知。”丽容道：“但姑娘尚且不留，甥女一发可以见外了。”老尼姑道：“若奶奶迟疑，可说个姓名与我，待我先进去报声，若肯留，才请奶奶进去；万一见拒，免得被他回头出门，反不雅相。”丽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谢不尽，只恐劳你不当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出家人日日奔驰，何惜这几步。”丽容道：“他家若不见容，又向何方投奔？好苦！”说罢，竟流下泪来。老尼姑道：“奶奶不必心伤，他家不留，庵中也可暂住，快说个名姓，待我且进去走遭，再作道理。”丽容道：“你只说我是仁寿村金守溪的女儿，丈夫姓干，他自然认得。”老尼姑道：原来奶奶家姓干，住在仁寿村。可知这村中还有个姓干的，叫做干白虹

吗？”丽容一听说，忽吃一惊道：“你那里认得他？这就是我的丈夫了。”那老尼姑听说，也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竟是恩人之妇了！”连忙要跪下去拜。丽容再三扶定，问道：“你何人？曾受我家甚么好处，却如此感激？”老尼姑道：“我姓周，是戚宗孝的妻子。当初我夫妇俱蒙活命之恩，今日得遇奶奶，方是我报恩之日了。”因把前情，重复说了一遍。丽容道：“如此说，是我家害你丈夫身死，怎反说是恩人？”周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丈夫触死，是他一时义所。如今累干爷远配在外，心正不安。”丽容道：“你几时出家的？”周氏道：“自从丈夫在狱，我衣食无资，便在这里披剃。喜得与这些施主有缘，倒也丰衣足食。今干奶奶为着何事，却如此徬徨？何不说与我知道。”丽容道：“说起来就伤心切齿，总之，我丈夫无处不施恩惠，偏是你家夫妇，没有得甚好处，反这等知恩报恩。”便将陈与权的始末根由，细细述与周氏知道。周氏听得分明，乃知是陈与权负心，致干家母子家破人离，乃咬牙痛恨道：“干爷待他如此深恩，他不思报答，也就奇了，却还下此毒谋，千般阴害。世间有此禽兽，便该天雷打死。莫说读书中举，还是衣冠人物，他的心肺真比猪狗不如，奶奶怎不告他？”丽容道：“我孤身女流，他财势通神，料不能相抗，故此含忍。况又把人命装头，只好一发任其压制了。”有诗云：

疑团未释枉惊翔，空向招提谒梵王；
赖得受恩深处好，居停聊许借云房。

当夜天晚，丽容就在庵中宿了。次日叫周氏进城，往张

敬峰家通信。张敬锋因金守溪平日做人慳吝，虽然至戚，并无丝毫往来。今日落魄了，才来借他依傍，便发话道：“我当日请也请他不来，今日怎劳光降。烦师父对他说，索性往热闹处栖身，不要来认我穷母舅吧。”周氏见说不入，只得回身就走，报与丽容，丽容十分悲叹。周氏劝道：“奶奶不用焦心，小庵虽荒陋，还可容身。至于三餐食用，都在我身上措来，不费你丝毫挂念。但恐奶奶与小官人受不得清素，却是不安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如此薄命，正欲持斋，况患难之中，敢图饱饫，只是与师父们并无瓜葛，怎好在此栖身。”两个尼姑都说道：“出家人以济人为念，奶奶既无所托，不嫌淡泊，何妨在此久居，再不必谦逊。”丽容见他如此好情，只得往下。果然，那周氏尽力支持，小心供奉，并无少怠。丽容因人口众多，扰他不便，因将两个娇丽丫头寻人家变卖，只留个粗蠢些的，在身边伏侍。这两个丫头竟卖了八十两瓜纹。丽容就将六十两交与周氏，暂作薪水之费：“倘依栖日久，扰用过多，总俟丈夫回家，一总补报。”周氏欲待不受，恐他不安，只得接了，把这银子重重封固，藏在自己箱中，一毫也不妄动。丽容剩这二十两，却叫儿子买书观看。

原来这干浚郊天性聪明，非常颖慧。年才十三，五经诸史，无不淹贯，兼之苦心绩学，晓夜不辍，寒暑靡间。便将母亲所授之贄，自往坊中，买了许多文章书籍，叫人挑到庵中，无明无夜，只是埋头苦读。丽容还常训诫他道：“你父亲披罪在外，未卜存亡，我与你寄食招提，何时是了。今田园家产一无所存，只望你有了显达，还可重整家风，非苟且偷生，实望个出头日子。你须依我教诲，早图上进，与你母

争口气儿，不要被陈与权这禽兽欺凌到此地位，便丧志与他。”干浚郊把母亲之言，谨佩在心。果然无一刻少懈。未隔半载，那陈与权依旧不第回家。丽容额手道：“神明有眼，若这禽兽中了进士，还不知怎样横行。仁寿村里这几家善良，可不被他膏血也剥尽了。”

真是光阴捻指，日月如梭。干浚郊与母亲在庵，倏忽已是二年。干浚郊早长成一十五岁，已是文章满腹，智识过人，便想要去寻亲。一日对母亲说道：“爹爹一去多年，并无音耗。今已限满，尚不回家，安否未知，吉凶莫保。为子者痛心饮润，寝食靡安。儿闻古人有弃职寻亲，远涉万里之险，终得相遇。况孩儿尚在贫贱，又非万里之遥。向时幼稚，力不能行。今已成人，岂忍使父亲流落于外，我却安坐于家。意欲奔往山东，寻取父亲回籍，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”丽容道：“远道寻亲，虽是你的孝念，但你从未出门，那知路径？孩儿去后，教我举目无亲，如何割舍得下。”干浚郊道：“路虽遥远，见父即归，自不敢淹留于外，使母亲悬望，孩儿虽未出门，男子汉志在四方，何愁迢递。”丽容道：“关山阻隔，跋涉维艰，孩儿年轻懦弱，几曾惯此风霜。况此时正该锐志功名，以图远望，岂可驱驰道路，有荒学业。”干浚郊道：“功名富贵虽极殊荣，但天伦聚会尤为至乐。若父子不相谋面，虽腰金交紫，要他何用。”丽容见他坚心如此，再劝不转，也没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你既立意要去，我须强不得你，但手无分文，衣装路费，将何措办？且单身客路，又无童仆跟随，如何是好？”干浚郊道：“孩儿遭家式微，也顾不得单独。至于路费，只得沿路写几幅字儿卖卖，聊资食用便了。”有首卖字诗云：

乱峰深径草堂虚，漫拟临池兴自余，
数载神劳乞米帖，九秋心困换鹅书。
愧无白雪逢人卖，只有黄庭待价沽，
只恐风流输逸少，当年笔阵更何如？

两个尼姑，见干浚郊小小年纪，要去寻取父亲回家，都极口称赞道：“小官人如此孝心，真个世间罕有。虽艰难歧路，天也决不负他，与干爷自然会面。只是没有路费，却怎么处？”干浚郊道：“若待有了路费方始出门，便非真心寻父。只家母在此，求师父们早晚照看，我此去便可安心。”尼姑道：“这个何劳小官人吩咐，只是早去早回，免得奶奶记挂。”干浚郊道：“此去寻得着父亲，不消说就回来的。若寻不见时，那里论得日子。”周氏听说干浚郊要往山东寻父，忙来问丽容道：“小官人真个要去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他一片孝心，执意要去，我再三留他不住。”周氏道：“难得难得！待几时起身？”丽容道：“目下就要出门，只是盘费分文没有。”周氏道：“没有盘费如何去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我颇谙字法，此去只以卖字为生，少资行役。”周氏道：“世途荒欠，人面生疏，以笔墨之长，便欲藉为路费，那里这等稳当。倘没人要，还是宿在露天好还是饿着肚子好？”丽容道：“便是，自古道‘家贫不是贫，路贫愁杀人’，这文墨道路，万一叫不应时，路前路后，将何下落！”周氏道：“不妨，前年蒙奶奶与我那六十两头，我原封留着，一厘也不曾费用。如今将来与小官人做盘费何如？”丽容吃惊道：“这是我与你作日用的，如何不使？终不然我母子三口白白

扰你不成！”周氏道：“奶奶讲笑话，你是我家恩人，难道这粗茶淡饭，就值不得供养，却要你自备不成。”说罢，便到自己房里，从箱中取出银子，双手送还丽容。丽容抵死推逊，周氏那里肯收。倒是干浚郊说道：“既蒙一片好情，难以固却，便暂且借用，总俟我寻了父亲回来，加意图报便了。”丽容只得接着，付与孩儿收好。向周氏谢道：“你待我如此恩深，他日自然相报不浅。孩儿此番果寻得父亲回来，与我有重见之日，便在此地起造大殿，装塑如来，供养你终身，决不敢负。”当下干浚郊拜别母亲，并谢了周氏与两位尼姑，即收拾铺陈出门。丽容执手嘱咐道：“你年轻不谙世故，每事务要小心。与人相处，好歹未知，必须仔细。若路头不熟，只问老成人，自然指点。晓行晚宿，定要随众，不可赶程太急，以致离群。路上风霜最烈，身子善自调护。见了父亲，速速就归，切不可淹留别境，使我悬念。”干浚郊泣拜道：“途中事情，孩儿自能谨慎，无烦母亲谆嘱。倘蒙天佑，早见父亲，自然即返，何敢淹滞。母亲但请宽心保重，勿为孩儿挂忆。”丽容道：“只愿你此去路上平安，我心才可稍慰。”母子两人，大哭而别。周氏与尼姑，亦俱堕泪。有阕《沽美酒带太平令》的北曲云：

羨英年孝义高，拼生死报劬劳，万里寻亲不惮遥。风霜里伴鱼樵，崎岖处对山魈。虽然是冤深未报，只因那恩厚难消。况当这五年颠倒，敢忘却三年怀抱。（俺呵！）为思亲魂劳梦劳，顾不得山遥水遥。（呀！）待归来与椿萱傍老。

且不题丽容与周氏苦苦记挂。却说干浚郊，别了母亲，匆匆上路。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。虽雨雪载途，虎狼当道，也毫不畏惮。两三个月，才赶到了山东地面。无论府州县境，凡是有驿的所在，俱细细挨问，却并无音耗。今日东往，明日西来，寻了数日，竟不见有父亲的名字。众人都怜他孝心，便问是那里人，几年上发配来的？干浚郊一一说了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南雄府配来，一定在济宁驿里，或在临清也不可，你须到这两处去问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干浚郊道：“为何晓得毕竟在这两处？”众人道：“从来广州、南雄这几府的犯人，都发到这两个驿里安置，并没有发在别处去的。”干浚郊听了，不胜之喜，连忙赶到临清。细细问了一遍，又无影响。只得再往济宁驿里，逐名挨查，那里见个父亲的影儿。干浚郊好不着急，想道：“我父亲明明配到山东，为何偏寻不着？除非发在别处，也不可。总是拼得辛苦，各府各县，遍地挨寻，少不得自然见面。”便又离了济宁不管东西南北，凡是山东境内，大小州县，逐驿细访。看看寻了一年，把通省驿递尽皆未遍；将百万驿夫，尽皆识认，单单认不着父亲的面。此时盘缠已竭，衣履都穿。寻既无路，归又乏资，进退不能，心如刀割，只得放声大哭。

看官，你道当初干白虹既然配到山东，少不得只在这几个驿里，如何再寻不着？或徒限满了，发放回籍，已不在山东？然驿里这些驿夫，与干白虹同事五载，提起姓名，谁不晓得，为甚偏没下落？原来有个缘故。昔年干白虹配到山东，原在临清驿里摆站。只因生平肝胆豪侠，虽身为罪徒，那刚果之气依然不减。是时临清驿丞姓毕，是个癫痢，绰号叫做毕癫头，从衙门人出身，是个贪鄙小人。在这些驿夫面

上克些口粮，积了两年，叫儿子在外放放私债，盘些利息。又在驿边左近，买了五十亩地，却不肯租与佃户，又不舍得雇人，只叫那些驿夫耕种。可怜这几个徒犯，遇了官府往来，扛箱摆站。不胜劳苦。略一空闲，又要到田里做工，不许他一刻安息。到秋成之后，这毕癞头把田中籽粒尽收入己，那里有一升半合分与众人。连日常的粮米，还只给与驿夫十分之七，那三分也把来自己养妻子了。随你穷冬烈暑，也不一毫体恤，驿夫无不怨恨。是年天时亢旱，田中苗稼，渐欲枯槁。因又不通水路，干涸异常。毕癞头恐怕秋成无望，终日叫这些徒夫挑水灌溉。又恐他虚应故事，叫家人毕胜执棍督催。略一躲懒，便随后乱打。正当酷暑烈日之中，一日挑水到夜，好不苦楚。干白虹配到山东，恰亢旱之日。才进驿里，便派了一副水桶，也要他挑水。干白虹便问众驿夫道：“你们日逐挑这些水，与你多少一担，还是计日算的？”众人道：“挑便挑了，那里有甚东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没有工价，想是等收成后，一总派些米了？”众人道：“怕你要吃吗？连我们的口粮，也前年欠到今年，今年的又拖到明年，都不肯清哩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驿递乃朝廷的钱粮，如何容他扣克？”众人道：“粮米在他手里发放，纵知亏减，也没奈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口粮既不全给，做工又无工价，若叫你挑水，不要作准他便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他是个官儿，我们徒犯，如何拗得他过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屁的官儿，不过是个老蠹罢了。我们虽然犯罪，也还胜他三分。难道任他驱遣，不容我做一分主吗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尽说混话，不见他差个管家押着，稍稍违拗，便要打哩。”正说不完，那毕胜走到跟前，便向干白虹喝道：“你不去挑水，却在此讲闲

话，想要讨打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们要田地熟，收米受用，不雇些人手种作，却要我们劳力。从来驿递徒役，只是承应官府往来，怎么与你担水。”毕胜怒道：“这些众人，常年在此服役，并无一言。你这囚徒才到驿里，偏有这许多话说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肯做的就做，不肯做的，也只索由我。难道奉旨派定要做工的吗？”毕胜道：“犯了罪，配到这里，自然要驱使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犯了罪，配来摆站，不配来挑水。”毕胜道：“老爹要挑，怕你不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没有误甚公事，你老爹鸡巴也管我不着，偏不去挑，看你奈何了我！”毕胜骂道：“好泼野囚徒，敢这等无状！”便举起木棍兜头打来。干白虹不慌不忙，用手轻轻接住，反把毕胜拦背几棍，打得扑倒在地，哼也哼不出来。众人都上前求劝，方才住手。那毕胜就如打不死的恶狗一般，叫疼叫苦的爬了进去。干白虹怒还未息，暴躁如雷，把众人的水桶、扁担，逐一踹得稀烂，还赶到田里，将这五十亩的苗稼，不够两个时辰，捋得寸草不留，光光剩一片空地，方才叫声躁脾。气昂昂的跑到酒肆里，吃酒散闷去了。倒惊得那些众驿夫，魂也不在身上，一个个争先救护，那里阻挡得住。都吓得面如土色。捏着两把冷汗，抖个不了。惟白干虹豪呼快饮，怠傲自如，略无畏惧之色。只因这番使气，有分教：积害一时除，多情千里遇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干白虹既打伤了毕胜，又拔死了这五十亩官田稻子，那毕癞头晓得，自然气恼，毕竟不肯干休。未知把他怎生处置，干白虹可脱得这祸端吗？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临清驿气杀癞头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

词曰：

塌头纱帽染黄尘，乔坐且妆身分。呼地叫天不应，倒了瘟官运。恩仇到处还相认，父子相逢佳境。谁道冰清玉润，竟是师生命。

右调《桃源忆故人》

干白虹一时之忿，拔倒了驿里五十亩稻子，怒悻悻的向酒店中去消傀儡了。众人恐怕贻害，慌忙报与驿丞。毕癞头方见家人打伤，正勃然大怒。忽又报说捋倒了稻子，直惊得魂飞魄落。急急跑到田中一看，果见枯苗委地，赤土生烟。气得话也说不出，只是双脚乱跳。众驿夫要脱自己火星，便又引他去看那毁烂的水桶扁担。毕癞头见了，一发恼得太阳里火星直爆。慌忙进去，换了公服，皂靴角带，俨然一官。那没顶毛的葫芦头上，又戴上一顶圆翅纱帽，竟向临清

驿里坐起堂来。便唤驿卒，去拿干白虹来审问。因没有签票，只在驿卒臂上，标个朱臂。驿卒领命，赶到酒楼，把干白虹不由分说，劈胸一把。干白虹大怒，迭连几掌，把这些驿卒打得水流花谢，叫苦连天。干白虹骂道：“你这些狗才，奉着何人差遣，敢来拿我？却又这等咆哮无状，不认得我干爷的性子吗！”众驿卒道：“可怜，不干我们之事。只因驿里老爹，坐在堂上，差我来拿你。现标着朱臂在此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这该死的野牛，敢这等待我。”便向酒家讨笔砚，在他臂上画一只狗，中间写了毕癞头的绰号，叫他先去回复：“我随后就来！”众驿卒不敢违拗，果然跑到毕癞头面前，一五一十，尽情报诉。又将臂上的狗子，也与他看了。那毕癞头见写着他浑名，又比做狗，直气得四肢冰冷，只靠在椅上，把胸头抚摩。正气不了，只见干白虹踱到面前。毕癞头拍案大骂道：“你这死囚，敢如此放泼！还不跪着受打，尚这等大模大样！”干白虹笑道：“你这癞头驿丞，多大的人品，敢做这身分。还不站下来讲！”毕癞头怒道：“贼囚死在头上，还敢无状！只问你为何打伤我家人，又毁烂我水桶，并拔倒这五十亩稻苗？那田亩关系钱粮，岂是儿戏的事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这奴才放肆，我便教训几棍。那水桶劳扰众人，谁不怨恨，我毁碎了也替你省些罪案。田稻虽系钱粮，你向来克扣这些粮米，就赔了一年也不为过。”毕癞头骂道：“狗囚，好胡说！手下的，与我捆起来打！”十来个驿卒，刚欲动手，早又被干白虹一把揪翻，每人几拳，打得一个也挣不起来。毕癞头见势头不好，才欲逃遁，已被干白虹兜胸扭定。先将圆领撕得粉碎，然后把纱帽一把揪来，也踏个稀烂，便又奉了三四个巴掌。可怜那癞头

上，连疮带肉去了一层，红的黄的流了满面。只是喊痛，那里挣得脱手。干白虹偏在他头上着拳，毕癞头被打得慌了，只得哀求饶命。干白虹道：“你认得我手段了吗？”毕癞头道：“认得了！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还敢作恶？”毕癞头道：“今后再不敢了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既这等说，你学了三声狗吠，才放你去。”可怜那毕癞头，只要性命，那里顾得体面，只得汪汪的吠了三声。此时众徒夫闻得干白虹与驿丞厮闹，都挤来看。及至听见他做狗叫，大家嘴都笑歪。干白虹道：“这些众夫，你一向叫他做工，没有工价，可向他们磕几个头，准折了吧。”毕癞头还欲倔强，干白虹又是兜顶两拳。那毕癞头忍痛不过，只得跪下去，望众徒夫连连磕头。众徒夫都上来讨情，干白虹只得放手。那毕癞头如离笼鸟雀，脱网鱼鳅，把双袖掩头颅，没命的跪去了。干白虹还把案桌交椅，也打个粉碎，方才住手。正是：

微权自恃敢行苛，不管愚夫积恨多；
翻幸头颅皮血尽，从今打落疥虫离。

却说毕癞头逃回，又羞又恼。头上的疮打得泥酱也似，脓血流了一身，好不疼痛。便把扇板门抬了，到州里告状。知州出堂验明，也大惊道：“徒夫敢如此猖獗！驿丞虽小，也系命官，田亩伤残，更关国课。难道没有王法！”是时有个兵道驻劄临清，知州连忙申报兵宪差人拿审。喜得这兵宪是个廉明甲科，讯知毕癞头劳民役众，以致怨报生变，事出有因，便将毕癞头革职，罚赔本年钱粮。干白虹不应凌辱长官，改调大同馆驿为徒。判案既成，尽皆允服。干白虹因此

就起解到大同府去，久已不在山东，所以儿子干浚郊把一省驿递尽皆寻遍，那里有个影响。况此事已隔五年之外，临清驿里徒夫，不是年老死亡，定是役满回去，都换了一班新配来的徒犯。所以干浚郊虽曾在临清驿里相问，却那个认得。是时盘费已空，因痛哭道：“我来此特为寻亲，今既不遇，怎好回去见母亲之面。况且在外年余，衣装敝坏，回去又无路费。”想到其间，愈加心痛。正抚膺长恸，忽见前面，黄盖银瓜，绣旗朱棍，一匹高头骏马坐着位官长，冉冉而来。走到跟前，见干浚郊哭得哀切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何等人，因何在此痛哭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我是广东人，到此寻父不遇，所以悲伤。”那官长道：“你父亲在外做甚？看你小小年纪，这般远来寻访。”干浚郊道：“父亲发配此地，五年不归，所以跟寻到此。不想奔走年余，遍寻山左，竟无下落。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。那官府见他是个孝子，便跨下马来，替他拭泪道：“贵庚多少？却负此大志。敢问尊姓台表，在粤东那一府居住？”干浚郊见那官长折节下问，便鞠躬答道：“晚生姓干，名旄，字浚郊，年方十六，是南雄府人。”那官长道：“尊公叫甚名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家君讳将，字白虹。”那官长惊讶道：“原来叫干白虹，莫非尊公与陈与权相好，六七年前曾因官司在京的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正为陈与权这厮负心，以致人亡家破，先生何以知之？”那长官道：“如此说竟是恩兄之子，几乎错过。”便双手抱住，大哭一场。干浚郊不知头脑，忙问道：“先生贵姓大表，何处认得家君？”那长官道：“我姓曾，名鼎，字九功，曾在都门相遇，结为昆弟。我若非你父亲海样恩德，早已丧于沟渠，焉有今日。”便将当日千金赎妇，并飞垣相救，又赠资

人，还是当真父亲在他衙里？心上好生不解，只得随之而进。正是：

空投山左认囚徒，走遍天涯泪欲枯；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你道这座师是谁？原来却是当初广东学院，曾为陈与权夤缘事败，同段学夫被逮进京的欧阳健。这欧阳健，亏得与大理寺夏时同年，审雪了罪，补任御史道，历升太常寺卿。但欧阳健自在京里做官，那干白虹当初与他虽有一面之交，今已配为罪徒，情隔云泥，路分南北，奚啻风马无关，却怎生得住在欧阳健衙里？原来欧阳健因上年告假葬亲，假满回朝，路经大同府，驰驿起夫。那知干白虹因与毕癩头生衅之后，正调在大同驿里为徒。这日，欧阳健扛箱抬轿，要二十名人手，恰恰干白虹也在其内。因隔了六七年，干白虹竟不认得欧阳健。那欧阳健见了干白虹，却倒还有些面善。想了半日，方才知是当年与他同事在京，那热心为人疏财仗义的干白虹。只不知他因犯了法，配来摆站，心里着实惋惜。到了交递所在，更换夫马，便叫众夫俱回，只唤那姓干的来见。干白虹听见官府唤他，不知是祸是福，战兢兢走到面前，双膝下跪。欧阳健便扶起道：“你可认得我？我曾在贵省做过学院，六七年前与你同事进京，你因何转徒至此？”干白虹才想起道：“原来是欧阳老爷。”便把自己始末根由，说了一遍。欧阳健道：“总是你热心好义，以致遭此缺陷。我既与你相识一番，意欲带你进京，俟我补选衙门，少图薄赠，不知兄意如何？”干白虹：“若蒙老爷救援，愿随驱

使。”欧阳健便致书大同府，除了名字。叫他改换衣巾，同至京中，就在衙里住下。欧阳健因前俸未满，仍补太常寺卿。是年北闱主试，礼部议差翰林，朝廷以欧阳健文望清重，偏点了他。不期干浚郊竟在他手里拔中第一。欧阳健初还不晓得就是干白虹之子，及至见了履历上三代脚色，方才与干白虹观看，已知真确。故一见干浚郊，便许他入堂相见。干白虹见了儿子，就如明珠归掌，抱头大哭道：“不想孩儿如此长成，兼能上进，足见老成好学。”因问家中近况，安否如何？干浚郊哭诉道：“爹爹别后之事，一言难尽。”便将陈与权始终负心的许多情状，备细说知。欧阳健听了，早已怒得眦裂发指，那知干白虹从来不屑于家人产业，只一味豪迈超脱，不望报施。听说陈与权负心，正如浮云流水，无足介怀，略不发恼。只叹息道：“不想你母子两人，却受这些苦楚，亏你孝顺，远来寻我。但你何由进京，却在此闱乡试？”干浚郊道：“爹爹不知，曾九功已中进士，做到翰林。孩儿亏他在山东相遇，同至都门，替我援例雁中，乃有今日。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原来曾九功显达至此，也不枉他数年沦落之苦。”干浚郊道：“爹爹向在何处安身？孩儿遍访山左，却不相遇。如今何故又得在老师府中？”干白虹也就把毕癞头讦讼之事，因而改配大同驿里，后来遇见欧阳健，蒙他提拔进京的话与儿子说知。干浚郊因向欧阳健拜谢道：“老师不但部植门生，抑且加恩吾父。感恩知遇，莫过今日，门生不才，如何可报。”欧阳健笑道：“当日与尊公相遇，一同进京。今日贤契文章入彀，两事俱出无心。如今看来，却宛转相成，便似预先排定的一般，岂非天意所使。”当夜便命治酒，与他父子庆会。有阕《驻云飞》曲

云：

数载漂流，父子俱从上国游。亲在名先酬，两事都成就。（唢！）此际见恩仇，天涯聚首。朋友师生，尽属交情旧，一见能消万斛愁。

曾九功在下处，因干浚郊谒见座师，许久不回，便叫家人到太常衙门询问。家人回来说：“是干家父子会合，欧阳老爷留在衙中吃贺喜酒，故此不归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信有此事。”连忙叫家人备马，去拜欧阳老爷。欧阳健正与干家父子饮酒快活，忽报曾九功来拜，即便出堂相迎，携手而入。干白虹一见曾九功，欢喜不胜。曾九功也就如见了亲人之面，相向而拜。欧阳健便邀他一同坐饮。曾九功向干白虹再三称谢道：“愚弟蒙恩兄覆戴，功名夫妇，俱赖周全。今日之遇，皆恩兄所赐也。虽感被已久，尚未图报万一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儿多蒙提挈，感不可言，贤弟何反出此语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令郎青年大孝，盖世难能。但未知恩兄这几年在于何处，竟不与令郎相值？”干白虹便以实告。曾九功道：“总是恩兄豪气所发，遂致受此冤抑。这也罢了，但陈与权向受吾兄深思厚德，生死提携，乃不知感报，却将尊嫂与令郎如此逼逐，家园产业抄占无存，以致尊嫂漂零寄食，令郎匍匐四方，恩兄九死一生，千辛万苦，人离家破，惨目寒心。衣冠中有此梟獍，吾兄何以报之。”干白虹怫然道：“我向来以贤弟超脱丈夫，不想却把恩怨两家，固结于心，未能融化。我想男子汉立身天地，不过行我素志，畅我幽情，豪放决裂，一瓢长醉，便足尽我平生。何必孜孜计利，

蓄怨怀恩，自寻烦恼之障。况赀财乃身外之物，流行于世，我用亦可，彼用亦可，那见得毕竟是谁的。假如万贯家财，费尽辛勤，空招怨隙，临死时只是一双空手，还分得尔我吗？贤弟再不消费心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吾兄乃世外豪杰，故放而不拘。小弟身为朝臣，所重者名教，所行者国法，自当各行其志。吾兄也不必来阻我。”欧阳健听了，不觉大笑道：“两君各执一理，所见皆是。但今日一番聚会，且开怀吃酒，闲话另日再说。”干白虹与曾九功，大家笑了一笑，便不再开口。正是：

豪杰高怀自出人，达人恩怨要分明；
世间若果空恩怨，天下人心那得平。

是夜，四人直饮到天明，各各酩酊而散。曾九功便请干白虹到自己寓所，与儿子同住。干白虹甚喜，便辞了欧阳健，把行李搬到曾家作寓。其时，欧阳健有一位女儿，年才十五，欲与干浚郊联姻，就托曾九功作伐。曾九功见甚是得宜，忙与干家父子商议。干白虹道：“只怨我微贱，不敢仰攀。既蒙他屈尊下配，我家那有不从之理。”曾九功就将这话述与欧阳健。欧阳健不胜欢喜，干白虹就择吉日，竟行六礼。欧阳健回聘过门，更加华盛，两下遂成姻戚。同僚缙绅，无不称贺。过不多时，曾九功竟被部议，改授知府。曾九功闻知，虽然气恼，然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。心上倒因恩怨两字不能释然，反幸今日降补外职，正好借公行私，完此夙念。便暗暗在吏部里弄些手脚，竟谋选了广东南雄太守。报到下处，干白虹大喜。因向曾九功笑说道：“恭喜老弟，

已为吾郡公祖，我如今该称小民了。”曾九功也笑道：“这个不敢当，还写治生帖子吧。”两人都笑做一堆。自此曾九功反不嗟叹，只守候文凭，便去赴任。终日在寓所，与干家父子饮酒谈心，尽情欢畅。隔了月余，曾九功文凭到手，作别干家父子，便欲起程。干白虹道：“贤弟荣任吾乡，我该同你回去便好。只是小儿在此，没人照管，难以先回。只得等会试过了，中与不中，即图归计。但今贱内寄食空门，困陷已极，我欲修书一封，烦贤弟带去，教他安心等候。愚父子大约只在五六月里，一定到家，再不必记挂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此去，自然致意尊嫂。至于令郎，必然高发，弟当敬候捷音。但须速图锦旋，得以时常把臂，便属至幸。”干白虹忙去料理家书，干浚郊又向曾九功再叮咛道：“家母久事空主，历尽苦楚。小侄远游万里，不能奉侍甘脂，趋承左右，不孝之罪诚莫可逭，求叔父婉达家母，曲全鄙私，感戴不浅。庵中两位尼姑，待家母十分情厚，其老尼周氏，恩德尤多。家母与小侄主婢三人，坐食数年，尽皆周氏辛勤拮据，侍养无缺。家母与小侄，患难颠连，并没有厘毫津贴，他略无厌倦之心，百事扶持，劳而不倦。妇人中有此高义，远胜于须眉丈夫。叔父此去，必求照拂。家母尚有欠缺，并望缓急一二，总俟愚父子南旋，定图补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贤侄说那里话，这是我心上第一件正务，何消嘱托。至于陈与权这厮，尊公虽不计较，在我断不能相容。毕竟要与尊堂复还旧产，才毕我愿。”少顷，干白虹书已写完，付与曾九功收好。三人牵衣再拜，送出都门，挥泪而别。干白虹看曾九功去远，才同儿子入城。只因这一别，有分教：烈士情严，恩仇俱畅，负心贯满，没兴齐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

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恩怨分明贤太守挂冠归去 贤奸报复小翰林衣锦还乡

词曰：

只道昧心天不报，谁知迟速难逃。从前作事太矜骄。而今没兴处，便是可怜宵。夫妇十年重会面，麟儿已奋云霄。一朝燕返旧时巢。天恩随日至，仙乐逐云飘。

右调《临江仙》

话说曾九功别了干家父子，在路不分昼夜，兼程而进。不及两月，已到南雄。未曾上任，先欲将干白虹书信，亲致丽容。便自换了微服，跟着一个小厮，信步寻至庵中。才走入门，早见贴着干浚郊的喜单，便知不错。恰好周氏也正走出来，曾九功因问道：“这庵里有个干家的女眷住着吗？”周氏见他是外乡人，不敢便说是。只应道：“相公何处来的，却问人家女眷？”曾九功道：“他家丈夫寄的家信在此，

所以相问。”周氏喜道：“相公在何处遇见干相公来？既有家信，快些与我。”曾九功便在袖里摸出，递与周氏道：“我与干相公是结盟兄弟，他今现在京中，特托我来报喜，必求干奶奶面见，尚有许多话说。”周氏道：“相公请佛殿上坐，我进去传说便了。”连忙转身入内，将这封书送与丽容。丽容见说丈夫有信，犹如获了明珠，连忙拆开看了，大喜道：“原来我丈夫已同儿子在京，那送书的就是本府太爷。”周氏听说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忙同丽容趋出，向曾九功连连磕头道：“老尼不知太爷到来，失于小心，还求见宥。”曾九功慌忙止住。见丽容已在面前，折身便拜。丽容回拜不迭。曾九功谢道：“不佞忝与干兄拜为手足，向沐垂青，令郎早领首荐，联蝉在即。今不佞叨役此土，幸与恩嫂咫尺相依，得以少抒恭敬。”便将干白虹父子向来之事，细述一遍。丽容道：“小儿荷蒙提挈，乃得寸进，感佩不浅。贱妾女流，又辱屈尊垂盼，沾荣多矣。”曾九功道：“那一位师父姓周？”丽容道：“就是这位。”曾九功深深一揖道：“干奶奶向来蒙你恩待，我所深知。先有白镪百金，聊偿薪水，你日后终养之事，都在我身上。”周氏跪谢道：“怎当老爷抬举。干奶奶在此，正愧伏侍不周，敢受老爷恩赏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将来尚欲补报，此些些之物，何消固辞。”周氏只得叩头而受。丽容道：“妾有一事，向来含忍至今，无门可诉。老爷今为此地公祖，正可仰藉持平，少伸冤抑。贱妾孤苦无依，人离家破，实因陈与权蒙面丧心，奸谋抄占，以至于此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此事令郎言之最详，恩嫂不必再说。不佞这番，实实为此而来。尊嫂俟我下马之日，速投一纸呈状，用令郎出名，我自有手段断还恩嫂故业便了。今日微行

至此，衙役已四散迎接，不好耽延，只得告别。直等事终之后，再尽衷曲。”说罢，别了两人，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十载云泥青眼留，揭来五马事微游；
未凭熊轼临南面，先向云林谒女流。

曾九功择吉日上任，父老遮道相迎。朱幡彩仗，极其严肃。因是翰林改调之官，声望愈加清贵。行过了香，升堂治事。真个履行冰上，人在镜中。陈与权也来超贺，曾九功不容相见。看官，你道陈与权此际该赴春闱，如何尚在家里？原来他连年在外兜揽事情，于乡里又过于横虐，竟被冤民告发，布政司查有讼事干连，不肯起文赴北，故此未得会试。后来，闻知新任府官乃是曾九功，因想：“当年曾有一面，这几案讼事，必然垂情保护。只可惜，他在京中要与我结盟，我却不曾看他在眼里。”那知曾九功放告之日，讼者愈多。金丽容也具词赴控。曾九功尽批亲鞫，逐案签牌，差提纷出。

一日，唤齐原告，会同厅县各司，在城隍庙公审。陈与权因见曾九功风威严厉，仍换了青衣小帽，跪于案前。曾九功略不睬他，只逐一叫原告质对，陈与权见事皆真实，赃证凿然，难以遁饰，尽皆顿口无言。及审到金丽容之事，曾九功拍案道：“此事本府在京时，已知原委。今日对簿，正魑魅现形之时。况干浚郊所告甚明，金氏现在质审，事果真确，你不许抵赖。倘有可辩，亦须面对明白。”陈与权俯首唯诺。曾九功便令他两人质证。丽容积恨有年，一见仇人，不觉怒从心起，便指定了面骂道：“你这蒙面昧心的禽兽，

可记得冻死在南雄岭上的时节，我家丈夫扶下来灌活，奉养在家的好处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是有的。”丽容道：“可记得轻裘肥马，童仆跟随，书馆岑寂，赠以美婢，聘娶乔氏，慨费千金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也是有的。”丽容又道：“为你进学，所费不必言。只事败之后，拖累进京，几毙刑狱，幸邀宽宥，又替你挥财援例，复费万金，谋登乡榜，可记得了？”陈与权道：“记得。”丽容道：“因你被刘天相负心，我家丈夫不平，仗义报仇，几乎陷身大辟。亏得义夫戚宗孝，挺身代死，得以减等配徒。一去数年，死生未保，这都为着谁来？”丽容说到此际，潸然下泪。陈与权道：“这不关我事，他自杀人，应该受罪。难道我替得他？”曾九功怒道：“为你复仇，怎说不关你事？戚宗孝并未杀人，为何反拼生相救？”陈与权听说，便不敢开口。丽容道：“丈夫起解之时，邻里俱送，你独漠不相关，反嘲孤寡可欺，把我田产住居，尽行吞占，诡言另买新宅，逼迫我母子出门，不隔两月，屋主催房，使我栖身无地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住居系干兄相送，田主是我买的祖业，并非干氏之产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干白虹住居，只借与你一半，今明明全占，还要强饰。”丽容道：“就是田地租房，现有原主原契，如何赖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家田有佃票，屋有租单，请老公祖电阅。”曾九功看了道：“你租佃之产，即系干家原契之产，既无交易缘由，便属吞占。”即差健快，飞提佃户租户，到案对审。不一时，尽皆拘齐。曾九功喝道：“你们租佃陈举人田产，可知先前是那一家？陈举人得业曾否有人会租？你们一定知情，今日在公所会审，不许半语支吾，若不实说的，夹棍伺候。”这些乡村小民，见太守威严，且陈家为害众多，谅

难遮瞒。便实禀道：“当初这田产，其实是干白虹的丈人金守溪的。后来金守溪去世，传与女儿女婿，合里共知。因先年干白虹犯事远出，陈举人便差管家吩咐小的们，不许还租。未几忽逼勒小的们换写租佃文契，并没有人同来会租。以后年年俱是陈氏收息。这些都是真情，其余事体，小的们一概不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愿受刑罚。”曾九功道：“陈举人吞占之谋，今已显见，还有辩吗？”陈与权低头服罪，不敢开口。丽容道：“彼时住居产业，一无所存，我又重买了住居。丽容道：“彼时住居产业，一无所存，我又重买了住居。你妻子乔氏，忽然诱我到家，只道好意吐还田产，那知阴谋莫测，你竟杀死一人，将我母子图赖，把宅舍家伙，并衣裳内帑，尽行抄洗，使我母子踉跄道路，庙宇栖身，情惨至此，能不酸鼻。”曾九功拍案道：“杀人陷人，法不可恕。今所害之人，尸骸在于何处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当日金氏恨我，故此把我外甥杀死。若说图赖，难道做母舅的反忍害死他不成。因干兄向有小惠相加，未曾告他人命，已将尸骸火化，太公祖也不必穷究他吧。”曾九功怒道：“好胡说，若非你自家杀死的，岂肯火化灭迹。今且请回，候本府详宪发落。”说罢，便欲退堂。丽容又上去禀道：“父亲万贯家财，都被陈举人所吞，还求断还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暂且请回，我自有处。”丽容只得乘轿回庵。众被害，见太守断明，也各各散去。陈与权垂头丧气，上轿而回。有《凌霄竹》曲云：

风波日日情，逞吾能。看他倾陷何须问？家先罄。业可吞，货堪并。深恩谁复重思省？从前作事今析证，没兴齐来总成空。请君归去南雄岭。

次日，曾九功备录供招，并将各被害原词，及陈与权杀死外甥吞占有据的事，一并汇册申详。抚按即行该司核审明白，题参到部。奉旨将陈与权削去举人，追赃问罪。该部咨送抚按，行到南雄府。曾九功便着人告知金丽容，叫他速速到仁寿村来。自己会同刑厅及保昌知县，竟诣陈与权家，直至中堂坐下。陈与权闻知，慌忙出来叩见。曾九功道：“前日本府审时，尚以礼貌待汝。今已奉旨黜革，可去了冠服相见。”陈与权因太守到他家中，初还认是好意。不想忽听说奉旨削籍，要去他衣冠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只见两边皂隶，竟走拢来，宽他的尊服。陈与权慌了，大喊道：“我犯甚么大法，敢弄坏我前程。就是干家的产业，我情愿还他罢了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吞占之物，今日自当断给原主，固不消说。只杀死外甥一案，罪干人命重情，恐还不止黜革，尚须问罪哩。”陈与权听说，心里着了急，只得自招，忽吐出真情来道：“太公祖老爷神明在上，我其实没有杀人的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是你杀的，如何把尸骸擅自焚化？显系情虚灭迹，还要强辩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其实有个缘故。当初干家田产，我占之犹为未足。因又图他家财殷厚，故令妻子哄说还他产业，诱得金氏母子到家，圈留过宿，将小厮面涂鸡血，刺刀、衣服，悉染腥红，叫他僵卧于地，图赖金氏杀死，假称外甥。抄没了他资产是有的，并没有真正杀人。这小厮现在，太老爷唤他来问便知。”曾九功听说，便唤那小厮来审。这小厮听得官府叫他，吓得三魂失了两魂，跪在案前抖个不住。曾九功问道：“你家主六七年前，曾否叫你假扮死人，吓诈金氏，有这事吗？”小厮道：“有的，当初相公叫

我把鸡血涂了面孔，躺在地上，就将杀鸡的刀子，也撩在身边，叫我咬定牙关，动也不动，装做死人，吓这干奶奶是实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信有此事，想是家主教导你说的？夹起来！”两边皂隶，一声吆喝，把小厮扯下去，褪了袜子，用夹棍收起来。可怜这小厮不多年纪，那里吃着官刑，不觉死而复苏，乱哭乱喊。曾九攻三推四问，总与前供无异，知是真情。便问道：“你好端端假做死人，帮家主诈人的东西，可曾分与你多少？”小厮道：“没有，起初相公原许我，做成了圈套，赏我一个老婆。如今连这老婆也赖了。”刑厅与县官都笑道：“施此诡计，抄占多少家私？还赖这小厮的妻子。可知陈与权随处负心，吃人不足。数年不平之案，今日可谓水落石出矣。”曾九功便请丽容上去道：“陈举人田产住房，委系你家故来。今日我与刑厅及县主，三面申明，理应断还与你，你可从内至外，一一验明。趁本府在此，不致更有争竞。若有吞占别主赃物，非系你家者，须交与本府发还众被害领去。你家什物，倘有缺少，亦须报明本府，着他赔偿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家中所有，大半是我自己产业，求太老爷鉴还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当日一身狼狈，死于风雪之中。干白虹在南雄岭上救你，此时田产何在？敢是你怀里边揣过来的吗？”陈与权便没得说，只得同丽容入内，一应田房文簿，尽行交还。丽容检看箱索，现银珍饰，尚有数千。新置田地，又有千亩。但恐太守等久不便，因出来禀道：“寒家什物，一时查点不尽，但有新买田地千余亩，听太爷发还众人，其赏饰银两，情愿只取一半，其余听凭太爷分派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既如此好义，本府当有处分。可将此一半家财分为二股。一股给与众被害领归，一股发与尼姑周

氏，起造大殿，供佛焚修。今已交割明白，本府即当详究。陈生命案既虚，姑免拟罪。此处仍是干家住宅，不许在此安身，可与妻子奴仆立迁别境，勿得留恋。”陈与权跪下哀哭道：“当初干兄曾与我一半房屋，还求太老爷开恩，少赐栖身之处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既干家如此待你，谁叫你负心。快些出去，不许多说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可怜我中过举人，稍有薄面，一时叫我领着妻子投奔在那处去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譬如禽兽，随地而宿。你负义忘恩，原与禽兽无异，有谁怜我！”叫皂隶逐他出去。许多衙役，生生把陈与权叉出外厢。又一起公差，赶入内室，将乔氏一把揪来，双双的推在门外。曾九功与厅县两官，一齐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当年漂泊苦无栖，今日依然复旧时，
可惜半生空富贵，单单赢得一妖妻。

陈与权欲待再挨入去，争奈门已紧闭，只得与妻子大哭一场，含泪而去。陈与权道：“我如今寻个人家安了身，慢慢再图地步便好。”乔氏道：“除非借亲戚人家，方有些体面。只是你外乡人，并无瓜葛。我家父母早已去世，又无兄弟姊妹可以相依，如何是好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陈氏既无亲族，凡是姓乔的，不论远近，且去投他再处。”乔氏无奈，只得一随一唱，同走入城。那知乔氏虽系亲情，只因陈与权平日自恃举人，不看人在眼里，并不曾往来。况已被官府斥逐，不齿人类，俱闭门不纳。两人无奈，只得哭道：“亲戚眼见如此，反不如借朋友人家住吧。虽然没有体面，也顾不得了。”谁料这些大家小户，一发坚拒不容。夫妇两人，南

北奔驰，不论城里城外，凡有一面的，尽皆走到，那里有人怜他一怜，应他一应。陈与权忽又想道：“除非这个人，当初极奉我的，不怕他不肯。”乔氏问是何人？陈与权道：“就是先年借他房子与金氏住的那孙秀卿，是小家财主，或者还可相容。”乔氏喜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快些去嘛。”两人又望孙家走来。那知如今的人，大凡有了钱财，成个富翁，便极势利。荣贵的，就出格奉承；落泊的，随你至亲骨威，便冷眼相加。这日见陈与权夫妇挨身上门，明知他举人已忒了腔，且被官府审逐，谅已无势可藉，就严声峻拒。陈与权又因其白丁可欺，死死坐在家中，推也推不出，孙秀卿着了忙，如飞到府里禀官，说陈与权既被斥逐，尚在扰害愚民。曾九功大怒，立差快手，押逐出境。陈与权正在孙家吵闹，只见两个青衣人持着牌票进来道：“我奉太爷差来，说陈爷既无住处，着我唤两肩小轿，送陈爷与奶奶到南雄岭上草庵里住吧！”陈与权已知此处安身不牢，只得听凭驱遣。那知到得岭上，虽有个草庵，却在荆棘丛中，不通往来的去处。快手把两人送入庵中，匆匆而去。陈与权看那草庵，四壁欹斜，风雨不蔽；板床折足，土灶无烟。清早饿到临晚，腹中甚馁。空山野径，鬼哭猿啼，并无寸草可食。次日，等客商过往，老着脸哀求救济。自言中过举人，因昧心吞占，遭此恶报。众客商怜他，往往赠些干粮，苟延了月余。一日，忽见刘天相蓬首垢面，忽然入室，厉声泣道：“我当日负心，死固无怨，今日你也负人恩德，须偿还我命来。”说罢，倏然不见。陈与权骤发大病，是夜暴亡。乔氏亦享用半生，吃不得恁般狼钁。不隔数日，相继饿死。可惜，好个陈与权，枉费了数载机谋，依然死于南雄岭上。可知天道循环，报施

最巧。只因他两人昧了一点本心，忘恩负义，遂有如此之报。诗云：

十年前在南雄岭，十年后向南雄住；
中间数载享膏腴，不记前番风雪处。
负他青眼十分恩，锱橐田园悉我踞；
苍苍报施转睫间，来往来处处处去。

却说曾九功处置了陈与权，恢复了干家产业，并为周氏尼姑装佛造殿，恩怨已明，夙志既遂，便有个急流勇退之意。未几，忽报干浚郊已中了第五名会魁，到得殿试后，又报了二甲第一，选授翰林院编修。曾九功喜跃如狂，登门庆贺。既而想道：“干兄儿子既贵，家园复整，锦旋在即，欢聚不遥，可谓志矣。但我原系词林，今改调外职，非我素愿，不过欲明恩怨耳。今志已遂，何必碌碌仕途，沉沦宦海，莫若退归林下，优游自得，岂不贤于金紫。况干兄本无报怨之心，我此番举动，大非干兄之意。不即退而避去，更待何时。”志念既决，即往省城，面谒抚按，交还印绶，恳其题疏另补。抚按劝说：“贵府才品端凝，青年敏练，正宜共辅太平，何以乞休恁早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卑职性好山林，志安淡泊，专城之寄，实不胜任。敢求老大人俯赐题黜，不胜铭感。”抚按只是不许，曾九功便将文凭印绶，送置案头，飘然而去。归到南雄府署，收拾行装，同陆小姐径回山东不题。

再说干白虹父子，在京甚是荣耀。一日天子见干浚郊，冲年英俊，龙颜大悦，命入内宫赋诗，各院嫔妃，见干浚郊

风流年少，尽皆倾爱。罗巾命咏，执扇求诗，赐花赐酒，宠赠尤多。三十六宫，尽皆游遍。天子问道：“卿年几何，可曾娶否？”干浚郊回奏道：“臣年才一十七岁，已聘太常欧阳健之女，尚未成婚。”天子道：“既有所聘，自当即赋宜家，赐尔明日完婚，朕当助彩。”干浚郊叩头谢恩而出。随即报与欧阳健，次日准备成亲。奉旨颁赐金花彩缎，各官庆贺。到得吉时，花灯鼓乐，到院相迎。干浚郊坐下高头骏马，绣旗黄盖，银瓜朱棍。穿着大红吉服，乌纱帽上两朵银花，映着莲花白面，犹如玉洞仙郎。迎至欧阳府中，引出一位小姐，袅袅婷婷，珠辉玉映，立于氍毹之上，双双交拜。行礼已毕，共绾红丝，罗扇轻携，纱灯簇拥，送入洞房深处。是夜带解同心，枝交连理，锦被忽翻春浪，高堂乍敛残云。明日具疏告假，回乡省母。圣旨嘉其孝义，准假一年。干浚郊大喜，辞别岳丈，即同父亲，收拾出京。各官饯送，自不必说。

一到山东，曾九功设钱相迎。干白虹惊讶道：“老弟在粤中做官，如何又在家里？”曾九功告以乞休之故，将干白虹父子款留两日，后日匆匆起程。曾九功远道相送，挥泪而别。干白虹父子不分昼夜赶到家乡，夫妻子母相逢，一番悲喜，不言可知。干白虹问及陈与权何往？丽容详述曾九功报怨之事。干白虹愀然不乐，寻至南雄岭上，将陈与权尸骸，具棺盛殓，买地安葬，广植松楸，另建一所观音庵，托个僧人，照管坟墓，侍奉香火。此皆干白虹不忘故交，不念旧恶的厚处。过了数日，干浚郊亲往尼庵拜谢周氏与尼姑豢养之恩，将三千银子建殿塑佛，并给良田千亩，与他食以娱老。又访戚宗孝尸棺，也为他造坟安葬，建立牌坊，题曰“义

士戚宗孝之墓”。又向戚氏近宗，与他嗣立一子为后，给与田产资生。闾里亲邻，尽皆存恤，无不称为厚德君子。过了一年，假满进京，补升修撰，后来直做到文渊阁学士。干白虹亦赠礼部尚书。丽容与欧阳小姐，俱受一品封诰。曾九功过了几年，天子慕其高节，仍召回内院，后来也做到都察院大堂。干白虹寿至九十，忽然悟道成仙，就有紫阳真人，白日飞来，与之乘鹤而去。自后干氏科第不绝，子孙繁衍，以享厚德之报云。

第三集

炎 凉 岸

第 一 回

无意重交游惜头巾富儿趋势 有心招款洽指腹孕舅子证盟

词曰：

牢骚为甚，叹一腔愤懑，似雄如劣。眼底风涛人更险，觑破世情冷热。话里阳秋，谈中美刺，休怪俺饶舌。只为炎凉人面，昧彝常施及侧。只是颠倒孤寒，趋承势利，那顾有冤结。笑骂由他真也假，尽我一时风烈。谩晒书生，何关世事，专讲些名节。请君鉴此，才信衷言为彻。

右调《百字令》

这一首诗余，单为今日人心浇薄，交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奉富欺贫，趋炎附势，有感而作。假如兄弟富贵，哥子贫穷，不独弟可骄傲其兄，即亲戚朋友，都来趋奉那富贵的兄弟；竟不知兄弟之前，还有个贫贱的哥子。又如豪奴发迹，家主凋零，不但奴仆可以挟主，即衣冠人面，向之所与

交深而契恰者，无不掇转面孔，倒去亲近那发迹的豪奴；把个豪奴之上，向来交厚的穷主人，竟置之脑后。所以说，唇枪舌剑，眼前即起风波；口是心非，背面便成敌国。这也都不足计，只是有等读书君子，口诵圣言，身承师训，一旦置身庙廊，便移初志。然青云之上无故人，这还不足深怪，独是少时贫贱，或嫁或娶，彼此微寒，高下不形，倒也相忘如故；若幸而荣显，便耻门楣不称，或思另娶，或图赖婚，无所不至。还有一种势利小人，从旁怂恿，撮成奸计。只顾一时热闹，那管身后冤仇。不知天道无私，鬼神有眼。徒然坏了心术，到底终须报应。在下说这段话，只劝世上富贵的，切莫自恃富贵，而凌弃贫穷。又劝世上贫穷的，切莫丧志贫穷，而谄媚豪贵。只要自己立志学好，留心求进，那富贵二字，原不是十分难到的境界。若昧心蔑理，亏损阴德，那富贵二字，又不是久长可保的福门。

当初广西庆远府，有个侯门公子，姓孙名雯。父亲有功臣室，封爵赐地，与国同休。止生此子，日后可以袭职。那孙雯年方十五，聪秀出群。但生于富贵之家，未免习成骄性，傲睨人物，不通世故。十岁上，父母便欲与他定亲。只因眼中无物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不是憎嫌门第不荣，便是轻薄女儿不美。所以到十五岁尚是个寡男子。一日，出猎至天门山下。见个道者，箕踞长松之下。孙雯见空山旷野，四无人踪，那道者坐卧烟霞，超然物表，定非凡俗，便跨下马来，深深一揖。道人立起身，还个半礼，仍复坐下。孙雯叩其终身祸福，见道人言语通微，洞知未来之事。因问道：“弟子配偶未谐，未知娶于谁氏？并望指点。”道人道：“你的婚

配，乃是王母座前司香仙女谪降尘凡，但生于小家，汝必弃而弗顾。然婚姻已定，不可强回。吾当摄他神来，与汝相见。”便叫孙雯合眼，未几摄至，令孙雯相会。孙雯启眼一看，见是个极麻极蠢的小丫头，赤条条两双脚，穿着双草鞋儿，一件破衲袄，足有寸许厚的油腻；小厮们也走来一看，都认得是间壁何豆腐的女儿，叫做秀娘。道人笑对孙雯说道：“此女年才十岁，便是你的诰命夫人。只是你夫妇尚有十年之厄，方始完姻。”说罢，叫他仍合着眼，依旧送回去了。孙雯听见这话，气得身子冷了半截，话都应不出来。想道：“我何等荣贵，不信那做豆腐的下人，攀得我做女婿。”心里欲待发怒，转是那道人笑道：“姻缘乃五百年缘会而成，妍媸美恶，生死不易，郎君何必多愧。十年之后，方信吾言不谬也。”说罢，倏然不见。孙雯知是仙翁，连忙下拜，上马取路而归，闷闷不乐。到得家中，惟低头丧气。有个家人，名叫符良，为人最是尖巧，极会凑趣。但要奉得家主快活，有些淘摸，随你丧心灭理的事，也效劳一臂了。因见孙雯气闷，知有心事，便悄然挨到跟前，笑问道：“大爷有甚事不快？怎不与小人说知，或者可以替大爷出力。”孙雯见是心腹上人，便不瞒他，一五一十，尽情与他说知。符良笑道：“大爷如此福人，那做豆腐的女儿，便想要做大爷的奴婢，再世也不能的了，轻易说个婚姻二字。如今只消用个小小计儿，出脱了他性命，怕他再生出一个女儿来不成。总然再养出来，便不是大爷的婚姻了。大爷竟安心另娶，管他甚么定数，这就可以挽回也。”孙雯听说，喜得耳都搔破，忙笑说道：“你可替我做得此事，赏你大大一个元宝。”符良道：“小人应该出力，敢受大爷的赏。”连忙走下堂来，

想了一想，只不便下手。挨到次日黑早，何老儿夫妇先起来磨豆，符良知他女儿尚自睡着，便叫妻子到何老儿家哄说道：“我家欠你些豆腐钱，一时银子不便，今有五斗米，你老夫妇先拿去用吧！”何老夫妇不胜之喜，忙拿了一个米袋，一条扁担，两口儿到孙家抬米。符良乘这空隙，闪入房中。掀开被窝，秀娘果然睡着。看的仔细，劈头一刀。只听吃的一声响，慌忙缩身出来，真是人不知鬼不觉。何老夫妇扛了米回来，好不欢喜，便去叫女儿起来。走进房中，只见满床鲜血，女儿已是杀死。吓得魂不附体，放声大哭，惊动邻里都走拢来看了，只不知是何故。符良也假意走来看道：“小小女儿家，与人有何仇恨，死得如此可怜。念你们穷苦，待我做些好事。”便在荷包里挖出五六钱一块银子，与他买了棺木，忙忙入殓。又叫两个烧火人，替他扛到城外空地上放着。老夫妇只道他一片好意，再三感谢。那知都是恶机。有诗云：

刚道良缘五百年，豺狼人面反成冤，
到头万事天为主，可笑机谋不值钱。

次年，孙雯父亲已歿，果然袭了父职，入都朝觐。是时边乱未平，朝廷以孙雯袭职之官，令其立功受禄。谁知时运不济，在边上失了机，革职勘问，下在刑部狱中，准准坐了八九年。一日恩赦出狱，孙雯诣阙上书，历言父亲功绩，哀请开复。是时张阁老执政，见孙雯一表非凡，且怜其情词剴切，力为申请。圣上谕允复职。孙雯次日到张阁老家叩谢，张阁老留他小饮。偶然问及，知未有娶，便欣然说道：“老

夫有女，意欲得君为婿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孙雯道：“小子蒙老太师大恩，惭无可报，敢望相府乘龙，何福消受！”张阁老道：“郎君何消过逊。”便择吉日，两家行了六礼，过门成亲。交拜之后，引入洞房。侍女揭去蒙头，孙雯不看犹可，看了徒吃一惊。那小姐并非别人，恰恰正是何豆腐的女儿秀娘，不觉魂飞天半，冷汗流个不止。秀娘见新郎慌张，反不知是那里帐。孙雯因畏惧张阁老，不敢说起，只得强为和好。看官，你道何豆腐的女儿，已被符良杀死，如何得做张阁老的小姐？原来符良不曾十分用力，秀娘不过砍伤脑盖，因年纪幼小，不耐痛楚，血晕而死；又连忙入殓，抬放荒郊。谁知过了半日，重复醒转。终是日后福大，到第二日，渐渐有些声息了，因在旷野之中，无人听得。不意是夜有起大盗，行到了个富户，三更时分在这空地里走过，忽听见微微有些哭声。仔细听去，恰在棺材里。终是贼人大胆，便敲开棺盖，见是个幼年女儿，头已砍破。挣眼一看，哭叫救人。众强盗因是刀箭上生活的，都带有绝妙的敷药，便扶起来，与他捺上一把，须臾止痛，解块手巾，替他束好，抱至船中；把劫去的东西，反藏在棺里，仍旧盖好。将他做个螟蛉之女。过了六七年，秀娘已养得长大。只因张阁老起伏进京，路遇暴雨，忙借人家一躲。其人见是一位过往官宦，慌忙留住，到里面吩咐治饭，自己匆匆出门而去。张阁老正欲歇息，忽里面走出一个女人，大呼道：“此地不是老爷歇足之所，若再迟延，恐性命不保。”张阁老猛吃一惊。你道这是何人，原来就是秀娘。方才那人，就是救秀娘的强盗。因方才知是张阁老，必有厚帑，因人夫众多，难以下手，叫女儿留住，连忙出去，吆呼众弟兄辈，齐来照顾他。秀娘心

里不忍，忙与张阁老说破道：“我家干爷，是伙大盗，今去约众弟兄们，欲要伤害老爷。老爷若不快走，便无生路。”张阁老听见这话，吓得四肢都软了。忙道：“但须指点，救我一救。”秀娘道：“敢不依命，只是我身陷此地，没个出头日子，情愿与老爷同去。”张阁老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愿以父女相待。但恐路间遇着，有累于你。”秀娘道：“他去这几家，我已晓得路径，如今只从僻地赶入城中，到府县里讨些兵马护送，便没事了。”张阁老依他指点，果然脱了这大难，带往京中，爱如嫡女。孙雯只道秀娘已死，谁知十年之后仍是姻缘，逃不过定数。次日符良进去磕头，一见秀娘之面额上伤痕宛然，吓成一病，呕血而死。秀娘果然受了封诰。何老夫妇因女儿死后十分痛念，到得三朝，买些鱼肉，含着两腔眼泪到城外烧块纸儿。忽见棺木破裂，慌忙开看，并不见女儿。只见许多黄白之物，老夫妇忧中得喜，尽情取归，做了十年财主。秀娘受封之后，便迎父母同住。过了数年，孙雯只因坏了阴鹭，忽发肿毒，遍身溃烂，痛楚数月。临死时，自言其负心之事，秀娘与何老夫妇方才晓得前番生死分离，为此缘故。可见凡事有数，报应分毫不爽。秀娘所生一子，亦袭祖父之职。诗云：

平平天理任人为，曲曲人心只自迷，
自算算人人不觉，此中方寸有天知。

话说先朝弘治年间，河南开封府，有个乡村富户，姓冯名楨，字国土。父亲在日，也曾请过名师教他做文章，应考试。笔下虽然平通，但那些缙绅子弟，都欺他是乡蛮，又是

小家出身，每到院考时节，在府里预先弄些手脚，不容送考。他父亲没法，只得用了准千银子，上下使动，方才弄进了学。那冯国士进了学不打紧，倒惹了个累带。这些同学朋友，都耻笑他是村牛，盗窃衣冠，辱没孔夫子门墙，编成俚语，粘贴满街，儿女争相传唱。可怜把个簇新进学，重价买来的前程，一发弄得脸皮也没处安放了。及至父亲死后，更加没了靠托。常常有几个不安静的里中恶少，勾合着城内一班吃馄饨的蹩脚秀才，寻些少头脑儿出脱他几两银子。稍稍违拗，便是惊官动府，东一状，西一状，告得他没了主意，只得央亲托眷，设酒求和，陪礼请罪；完衙门，索相谢，不但银子送掉无数，还险些儿这副儒巾蓝衫都穿不稳哩。他终日担着鬼胎，当防有事；一条心惊惊恐恐，如坐针毡上过日子，还亏有个妻舅叫做尤寡悔，从小在他家里走动，吃他的，抽他的，也小小做了一分人家；极会掇臀放屁，凑趣奉承，冯国士倒得他解解闷儿。

一日，尤寡悔对冯国士说道：“姐夫历年来如此跌扑，那钱财又不是有根的，如何当得起这般狼籍。依小弟愚见，除非是大衙门里相识几个朋友，拚得费几两银子，结交密了，方有些靠托。”冯国士道：“我也有这个意思，只是并无熟识，怎好突然去亲近人。”尤寡悔道：“我倒有个好相知，叫做袁七襄，现做抚院吏书，一切事权都在他掌握。莫说绅缙百姓都要奉他，随你府县官员，无不待如上宾，借他照拂。但凡人家有事，都去求他，他也肯替人出力，各衙门无不响应。若得他与姐夫相与，包管那些吃白食的光棍，一个个屁都吓出来了。”冯国士大喜道：“全仗老舅之力，果能与他交往得成，只要我家财与前程可以保全，后来老舅子

女婚嫁的事，都在小弟身上便了。”尤寡悔听说有利于己，一发喜出望外。忙道：“至亲莫若郎舅，事同一体，敢不竭力图之。今日待小弟去先说一声，明日竟同姐夫入城拜他便了。”冯国土道：“如此最妙！只今夜早早回来，我好打点些礼物。”尤寡悔应了一声，忙忙进城去了。正是：

今日趋人势，他年恣我威，
俗情真恶薄，廉耻竟何为。

却说抚院吏书袁七襄，名之锦，原是世家。只因读书不成，买了衙门顶首。妻子谢氏，尚未有子，仅怀两月之孕。袁七襄人颇忠厚，虽在衙门，并不敢舞文弄法，凡下属解来文卷，内有情词可悯，及牵连冤枉的事，替他力为辨雪。有因而开释者，竟茫然不知是何人替他超豁。他也不求人知，不冀酬报，惟存一点本心，积些阴德。这日偶然在家，尤寡悔恰好会见，说起姐夫仰慕他盛名，要来纳交的话。袁七襄并不留难，笑说道：“令姊丈文章上宿，小弟还该先往才是。”尤寡悔道：“家姊丈已拟明早登堂，欲叨荣荫，岂敢反辱先施。”茶罢，别了出城，与冯国土道达其意。冯国土不胜之喜。连夜收拾些杯币重物，约有百金之礼，用盒子盛好，写下一副礼帖，一副请启。次日清早起身，叫家人备下两头牲口，欣然进城。到得袁家，不期袁七襄已进衙门去了，只得到厅上坐着。管家说道：“相公今日原打帐冯相公来拜，不想都老爷有公务，传了进去，恐怕一时不得出来，怎好劳相公等候，但把名柬留在这里，相公们请回，明日我家相公到宅上相会吧。”冯国土迟疑道：“不想如此缘慳，

竟不相值。我若回去，这须些礼物，定然不受，如何是好？”尤寡悔道：“在此久坐，又觉不妙，除非姐夫先回，待小弟在此促他面收。若有说话，总是明日在席间细谈便了。”冯国士只得勉强起身，带家人一同回去。尤寡悔直等到傍晚，袁七襄才得回来。与他说知此事，好生不安。尤寡悔送上帖子，袁七襄看了道：“令姊丈如此多情，明日自然相扰。但此厚礼，断不敢受。”尤寡悔道：“家姊丈一片诚心，特特奉敬，必求笑纳。”袁七襄道：“朋友交接，受之何名？声气初通，便以此厚礼相赠，是把小弟做利徒看了。”尤寡悔再三劝收，袁七襄苦辞愈力。尤寡悔只得告别起身，竟将礼物袖了回去，套写个领谢名帖，只说全收。次早来见姐夫，叫他快备酒席。

不多时，袁七襄果然来了。冯国士躬身迎着，同入中堂。袁七襄极言失迎有罪，并致谢其招饮之情。冯国士只认做谢他昨日所送的礼，只唯唯谦逊了几句。谁知尤寡悔一场脱冒，初还担着鬼胎，及至几句唐突，竟混过去了，心里好不快活。茶罢，便请入席。三人谈今论古，极其欢畅。袁七襄道：“冯兄尊庚几何了？”冯国士道：“今年已是三十。”袁七襄道：“小弟倒长一岁。今吾兄才名藉藉，明年秋战，定然首捷南宫。至于小弟，一事无成，折身不吏。较之吾兄，万万不及。”冯国士道：“兄长名高宪署，赞宣德化，官民仰赖，正男儿得行其志之时。小弟村鄙浅儒，上不见用于朝廷，下复取憎于时辈，言之可耻，实不能及兄长之万一，何反以此相戏耶！”袁七襄道：“祖父书香未远，子孙身充贱吏，是为不肖，故心有未慊耳。”冯国士道：“兄长得过几位公郎了？”袁七襄道：“尚无所生。今贱内尚怀妊

两月。”冯国土道：“原来兄长亦未举子。小弟敝房，亦有两月之孕，可见子嗣艰难若此。”尤寡悔鼓掌笑道：“世间有如此奇巧的事，今彼此意气相洽，情谊正长，何不联一指腹之盟，日后两家至戚往来，岂不愈加亲厚。”袁七襄尚未开口，倒是冯国土踊跃喜叫道：“老舅所言，实为美事，从来指腹割襟，于礼最重。倘两家生男则为弟兄，两家生女则为姊妹；若一男一女，则为夫妇。但愧寒家福薄，高门不屑俯从，如何是好？”袁七襄道：“只是小弟不敢仰攀，吾兄既不嫌弃，自当如命，即烦尤兄作一主盟可也。”尤寡悔道：“小弟当身任其责，不敢逊辞。今日一言，生死不可移易。倘日后或因势利更心，贫富易辙，小弟叨为证盟，自有公论。”冯国土大喜道：“足见金石之言，便当以此为定。”忙叫家人，供起香案。三人拜了天地，设下盟誓，又复席畅饮。觥筹交错，直饮到疏星隐约，夜色胧葱，方才酩酊而散。有诗为证：

割襟指腹古曾闻，今日高怀又见君，
谁道女牛偏乞巧，蓝桥咫尺锁深云。

从此，两家不时往来，果然愈加亲密。那些游手恶少、蹩脚馄饨，都潜踪敛迹，再也不敢来动惮他了。冯国土安心乐意，始得用功读书。及至尤氏分娩，生来却是个女儿。冯国土好生没兴，然心里只望袁七襄得个儿子，与他联了姻，始终藉其荫庇。谁知偏不偶，直到明年七八月里，袁家只是不产。两家都惊惊惶惶，不知是祸是福。其年冯国土已考了栏场科举，入场乡试，也是神天护佑，竟高高的中了一名掇

榜举人，两家好不贺喜。忙乱了一两月，便打点上京会试。袁七襄设席饯送。饮酒中间，惟以妻妊未产为忧，嗟叹不置。冯国土道：“凡事听之于天，且不必忧虑。今已二十个月，若得男胎，必然大贵。小弟虽叨一第，前程尚尔茫然。年来沾庇良多，岂不知感。倘小弟逗留帝都，家中百凡事体，还仗吾翁护持。指腹之盟，决不敢负。专候弄璋之日，即行下聘，以成百年婚好，两家方无浮泛之虑。”袁七襄道：“弟恐贵贱情分，云泥路隔。今吾兄不以显荣易志，足征厚德君子，弟复何忧。但贱内怀胎日久，男女未知，吉凶莫保。倘小弟福浅，所生非子，便不必说；若幸而得男，在吾兄高谊，可以无虑。诚恐小人之言，以下贱为耻，或有变更，则从前盟誓置之无地，又不得不深虑耳！”冯国土道：“吾闻智者不惑，纵有阻挠，小弟断无更变。若吾翁鳃鳃过虑，则竟以小弟为言而无信之人了。”袁七襄便不好再说，只得欢欢笑笑，尽酣而散。次日，冯国土发装起程，亲友争相趋送。因是有钱之家，老早上京。到京才是十月尽间。寻了下处，预先看些风色。图谋了月余，方有个机会，已暗暗做下进士的关节不题。

却说袁七襄妻子谢氏，直至是年腊月十五，忽梦红日坠于中庭，化为彩凤，飞入怀中，陡然惊醒，便觉腹痛。袁七襄连忙起身，约莫三更多天气，唤醒婢仆。不多时，已生下一子，合家欢喜，叩谢天地。袁七襄因感所梦，即取名曰袁化凤。三朝满月，冯家备下极盛的礼盒，到门贺喜。彼此俨然亲家往还，一发欢好愈胜。到来年，冯国土果然财帛有灵，竟中了进士。报到家中，亲友填门庆贺，只作成那公舅尤寡悔，几乎风光煞了。到得廷试，又殿了二甲，除授工部

主事，忙差两个长班两个管家，到开封府迎接家眷。此时袁七襄虽得了儿子，却见冯国土登时高步青云，竟成显宦，忙忙的迎接家小进京，自己一段指腹为婚的事，茫无着落，只得去寻尤寡悔，央他到姐姐面前，道达此意，讨个信息。尤寡悔道：“此事出自家姊丈主张，家姊不过女流，怎好专主。少不得此番小弟也要同往，待小弟面致家姊丈，自然有个分晓。老兄且莫性急，一月之后，是与不是，便可了决。”袁七襄惊异道：“此事前日吾兄何等担当，还恐日后贵贱移心，必持公议；今吾兄先持两见，则令姊丈保无炎凉之异耶！”尤寡悔道：“小弟当日果虽有言，然亦不过从中撮合。至于儿女大事，毕竟吾翁与家姊丈自出妙裁，旁人似难作主。所以不敢担当得稳。况家姊丈未必有图赖的念头，何消如此着急。”袁七襄道：“非是小弟多虑，当年此事，实实吾兄玉成。况令姊丈读书君子，名教所关，岂有更变。吾兄盟言在耳，亦岂相忘。只求于令姊丈面前，以当日之言相告，便见始终不渝之德了。”尤寡悔道：“这个何屑消说得，此事小弟亦有责任，难道反使家姊丈做个没信行的坏人吗？”袁七襄喜道：“吾兄成人美事，足见高怀。”两下一笑而别。到临起身时，袁七襄仍备许多礼盒，直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

未知冯国土后来可与袁七襄家联姻？更不知可有变局否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姐弟同谋激姐夫耻贫贱而悔约 亲翁诡计逐亲母乘患难以快心

诗曰：

儿女情方始，云泥路遂分，
直须言势利，空自说殷勤。
计必从贤舅，机尤昧小君，
可怜袁氏子，少小历纷纭。

话说冯氏家眷到京，一番叙会，自不必说。冯国土即忙备酒，与尤寡悔洗尘。当夜姐夫姊弟三人，坐在一处，说些家常话儿。尤寡悔因谈及临行之时，袁七襄叮咛求婚的许多说话。冯国土道：“前年有一番盟约，今老袁即得了儿子，这段姻亲也是天缘，如今只不知老袁的意思，还是目下就来纳聘，还是过一年半载，可曾与老舅怎生商议？”尤寡悔道：“他只说待我觑便到家里受茶，也不曾说及这话。但小弟尚有几句话儿，正要与姐夫斟酌。这不是小弟一己之私，

倒深为姐夫体统所系。只不知姐夫与姐姐意中，可道我说的是也不是？”冯国土与尤氏齐说道：“自家至亲，难道有个不是的说话。”尤寡悔道：“前年姐夫与老袁指腹结盟，不过偶然说及，不曾议个妥当。我想衙门中人，自古迄今，兴废不常。万一日后有些破败，教甥女终身如何下落？此事亦不可不虑。况姐夫联登甲第，位列星曹，外台指日可冀。今若与衙役做个亲家往来，甚觉不成体成。古云：‘丝萝附乔木’，养女毕竟攀高，岂有公卿之女，倒嫁与磨膝皮、敲窟臀的人家做媳妇，可不笑杀了天下人。我劝姐夫，还该拒绝了他，另攀个门当户对，方不玷辱冯门高雅。”冯国土道：“我岂不愿攀高，况衙役终属下人，非出吾之本愿。只道前年有此一番情谊，亏他保护了许多，怎好便翻转脸皮把前盟悔赖，做个不仁不义的勾当。”尤氏听罢，便从旁撺掇道：“当初虽然藉他荫庇，不过隐然消弭了衅端，原未尝实实用他的力，也不曾劳动他。今你既中进士，身为郎司，自家威风使不尽，那做衙役的人，还图他甚么护持？快快摈断这葛藤，不要被旁人耻笑。”冯国土道：“你们既有志气，难道我反不顾体面不成。今后只存下这条念头，渐渐疏远他便了。”三人计较已定，绝不提起指腹为婚的话，只剩下烘烘一团势力的局面了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袁七襄，自从送过尤寡悔上京，叮嘱求亲之事，眼巴巴望些好音。谁知过了几月，竟无片纸只字寄将回来，心里好生焦躁。欲待自到京中会他，只因宪务羁身，再也丢手不得。又过了些时，恰好是年吏缺考满，同事数人，一同咨部。袁七襄因一事两便，好不喜欢，就忙忙的收拾进京。还打帐有几年耽搁，家中事体，交与谢氏，分付

他好生照管儿子。外边田产帐目，托个老成管家执掌，自己带了千金，同两个家人，雇了一乘驴轿，两头牲口，不上半月，赶到京中，寻个寓所住下。次日便想要去看看冯国土。谁知冯国土恰好差去督理皇城工务，不便去见他。部里又无考选日期，准准在京里坐了两个月。打听冯国土公务尚未得完，好生纳闷。

偶然一日，在前门上游了一遍回来，天已薄暮。十来个朋友正在下处吃酒玩耍，忽见外面二三十位骁骑走入门来，把这些吏员一个个都用大链子锁着。袁七襄不知甚么来历，大嚷道：“我们是河南抚院咨部考职的吏员，并无犯法事情，怎的拿我？敢是错认了人？”骁骑道：“奉三法司坐名来拿，怎的错认！”一头说，一头便在身边取出单来与袁七襄看了，果然一名不差，众人方才慌了。忙问道：“只不知为甚么事体？”骁骑道：“不过旧案牵连，辩得明白，自然无事。”众人只得随着走去。到了法司衙门，逐名点过，便叫钉了杻，下在牢中，等各犯解齐会审。一声吆喝，带出衙来，昏天黑地，擎入刑部狱中去了。正是：

前程如漆尚迷津，谁道先为縲绁人？

自是公门水火地，不关荣辱是清贫。

看官，你道袁七襄等十余人，遭此黑陷，却是何故？原来，是年正值京察，河南抚院有几件旧案事情，竟被京堂察怀。袁七襄等都是旧案内承行经手之役，故株连在案。同事四五十人，都已到河南去提了，独袁七襄等咨送在部，故另获监候，以待质审。袁七襄带来个家人，见家主拿去监在狱

息。袁七襄已知妻子来京，定求冯家救援，心中略宽了几分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。

且说是夜，谢氏在灯下写一封极委曲极恳切的情由，将丈夫何事牵连，如何拿禁，并自己亲赴都门，现在何处住下，写得详详细细，分付袁吉传到工部衙门，报知冯国土。是时，冯国土正在那里趱修皇城。忽见门后传进一个报帖，连忙接来看了，转吃一惊。原来冯国土督工事忙，昼夜不闲，绝不晓得袁七襄已在京中两月。突然见了报帖，方知袁七襄竟为钦案事情，监禁在狱。又知他妻子谢氏与幼子俱已到京，“如今通报了我，必然要来求我援救。我救了他不打紧，这段亲情，他一发认为突然，岂不是自己去揽他做个亲眷。”便连忙与尤寡悔并妻子商议，把这些缘故备细说了一遍。妻子笑道：“他今为了此案，已是捕退之役，还去睬他则甚。况且钦案，不是个儿戏的。万一救他不得，一发牵连在里头，你这个前程，他家赔得起吗！亏你把个千金女儿，扳得好人家。如今，一个亲家公坐在牢里做罪囚，一个亲家母浪游钻刺，出乖露丑，还有个好女婿也挈带在此。你去认亲吗？”把个冯国土说得顿口无言，半晌才说道：“我原不打帐救他，故特特进来与你商量，怎生回他说话？”尤寡悔就在旁边接口道：“回他则甚，就是他重新充了抚院吏书，也须奈何不得我们。况且并这吏书，已是忒腔的了。如今只消到三法司去动个禀揭，说有钦犯妻孥，在此营谋出脱，卑司不敢容隐，特具禀明。那时姐夫又脱了干系，三法

司据着禀由，自然拿来拷问，极不济也要驱逐出境了，岂不杜绝了这个葛藤，可不妙哉！”冯国土听了这段说话，不觉拍掌称快道：“此计妙极！竟在背地里使个暗箭，我又省得与他成仇作恶，岂不斩截，岂不干净。”尤氏听着，直笑得眼睛都没了缝。冯国土即忙走到书房，写下一通禀揭，差个的当衙役，投到法司衙里。果然响应，不隔一时，就有三四起公差，奉大堂钧票，立逐谢氏一千人出境，敢有片刻迟延，立提犯妇并寓家重处。吓得谢氏魂不附体，只抱定了孩儿痛哭。丫头与奶子都抖在一堆。只有袁吉，从外厢走来，问是何故，早被公差劈嘴一拳，跌在地下，口中鲜血直流，只战抖抖的不知为着些甚么。公差骂道：“狗入的，瞎你娘的眼，这是甚么所在，敢到此打点事情。若走迟了一刻，拿到大理寺，敲断你的腿筋。”谢氏含着一腔眼泪，不忍就去，还要打帐磨延。早有几个地方并房主人，都奔前来拖拖拽拽。袁吉慌了手脚，一时无措，只得连声应道：“我就去，我就去。”此时几乎连铺陈也打叠不完，直被这班人生生的搀了出门。房主人随手儿关的铁桶也似。众人那里许你担搁，推的推，打的打，撵出了城。雇了十数头马驴，直要押送到隔县交界。可怜谢氏是个从未出门的内眷，不管三七念一，也叫他上了驴子，筋斗也不知跌了许多，直押到该管处所，讨了收领，众公差方才回去。临去时，把谢氏之几两卖田银子都逼勒了出来。亏得袁吉与谢氏两个抵死哀求，却分去了十分之七。又有这许多牲口脚价，也一总问谢氏要还。谢氏没奈何，谅不能免，又秤出七八两银子，赏与掌鞭的去了。真个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行船又遇打头风。

话说谢氏四五人，此时弄得进退两难，生死不得，思想丈夫坐在狱中，那知道这番光景，如此狼狈挫辱，气苦难言，只得放声大哭。奶子与丫头们悲切切，都流了许多眼泪。袁吉劝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哭也无用，且寻个下处住了一晚，明日或去或住，也再商量。”谢氏依了他，只得揩干眼泪。袁吉先去寻了个（原书缺半页）

第 三 回

梦观音苦中作乐 缚和尚死里逃生

曲云：

灾频更切肤，屋漏连遭雨。祸不单行，船覆江心渡，天高无路呼。痛妻孥，欲援羈人挈幼雏。谁知更中萧墙祸，把弱息如同拉朽枯。冤难诉，而今谁个恤穷途。这时节欲倩人扶，谊远情疏。耻笑个离家妇。

右调《金络索》

话说谢氏，生长香闺，从未出门。万不得已，只得离乡背井。自从登程以来，受了许多风霜劳苦，气恼艰辛，觉得身子疲倦异常，不吃晚饭，先去睡了。睡到二更多天，忽梦见一尊古佛。谢氏慌忙下拜，求他丈夫之事。那佛与他一幅素纸。谢氏收了，仍复拜求。只见儿子袁化凤忽被个不识面人抱着就走。谢氏连忙夺时，人已不见。那佛向谢氏把手三

翻。谢氏忽然惊醒，见袁吉与奶子、丫头俱未睡着，便将此梦说破，各各称异。谢氏道：“但这幅素纸，恐怕有些不祥。”丫头道：“或者叫我家到官处抱白的意思。”袁吉道：“我想素纸是个无事之兆，叔父不久自然脱难。”谢氏道：“只是你小兄弟被人抱去，我要夺时，如来把手三翻，不知甚么缘故？”袁吉道：“三翻手是个十五，除非到十五岁上有些灾晦。”奶子道：“总是梦中的事，那里有许多凭准，回去到寺院里烧烧香，祈保祈保便了。”谢氏便不在话下，翻来覆去，一夜不睡，只是啼啼哭哭道：“我这一身狼狈不打紧，但是丈夫的事，再没一人替他挽回。况且前日通了个信息，已晓得我在京师，不知怎的牵挂。若不见我些动静，教他愈加愁闷，我心里如何得安。如今京里是去不得了，在路上耽延，又没体面，不如且作归计，到家里别寻门路。”袁吉心里受了些惊慌，也睡不着，与奶子两个直说到天亮。忙忙催丫头与奶子起身，大家洗过脸，原雇子轿驴，径回河南。谢氏心里气苦，那里吃得下早饭，只得忍着肚子上轿，匆匆趲行。走了五十多里，谢氏又饥又渴，却并无卖饭的所在，掌鞭人还不见上来，谢氏饿得腰都软了。袁吉一时没法，往四下里一看，只见旁边二里多地，隐隐有一村人家。忙说道：“那边人家虽有，却不是经走的所在。”奶子道：“大娘不要饿坏了，管他是路不是路，且去叫他煮些饭吃，赏他钱把银子，怕掌鞭的不来守候吗。”袁吉也说有理，便打转驴子，往小路上走。此时谢氏肚里也饿得慌了，只得凭他主张，走到人家所在。袁吉跳下牲口，先去一看，那不是人家，竟是一所小小庵院，忙与谢氏说知。谢氏道：“我昨夜梦见了佛，且进去拜拜。”袁吉带住驴子，扶了轿

杠下来。丫头伏侍谢氏出了轿，袁吉拴住牲口，一同走入庵中去了。正是：

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在未保。

话说谢氏一众，才进庵门，只见一个半老不老的和尚走上前来，把四个人仔细一瞧，问道：“奶奶们那里来的？”袁吉道：“我们京里下来，要回河南去的，到上刹来烧炷香儿。”和尚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难得居士们信心从善，请到大殿上去。”便在前边引路，四个人随了入去。原来门径虽小，里头却甚是宽敞。见那大殿，琉璃掩映，金碧辉煌，十分庄严伟丽。谢氏步进殿中，和尚替他点起香烛。谢氏拜告了一番，就叫袁吉将一两银子送他做香钱。袁吉便向和尚说道：“不该打搅师父，今日我们不曾用饭起身的，奶奶有些饿了。师父若有便斋，相扰一餐，一总奉谢。”和尚道：“小僧这里素斋甚便，相公怎说起酬谢，请到客堂里坐。”谢氏对袁吉道：“怎好在此吃饭，还到前头去的是。”袁吉听说，也待要走，却被和尚一把拖住道：“相公、奶奶光降小庵，难道茶也不奉一杯。况且要打中伙，还有三十多里，不要饿坏了人。小庵虽然贫陋，腐饭也尽可充饥，何必如此拘执。”便一面叫和尚把驴儿牵进来，喂些草料。只见四五个和尚，不管好歹，把轿子驴子一总弄了进来。袁吉见和尚如此殷勤，只得反劝谢氏道：“承师父们一点好心，难以却他，只得扰了素斋，也好赶路。”谢氏不得已，见侄儿又被他死死留住不放，只得勉强移身，同到大殿后头一所客堂里坐定。一个小和尚掇出茶来，又摆上许多果品。谢氏对袁吉

道：“我们来到这里，掌鞭的那里晓得，倘然他一直赶过了，找寻我们不着，岂不急坏了吗。你还到路口去看看，等他们来同走。”和尚在旁听见，急忙止住道：“相公且请坐了吃斋，我叫小和尚去俟候便是。”当时分付一个行者，叫他到路口候着，问他是赶袁相公牲口的，叫他进来，也吃些饭。那行者听着分付，飞也似的去了。袁吉问道：“上刹有几位师父？”和尚道：“只有十来个儿。”袁吉道：“这个僻静去处，饭食从那里来？”和尚道：“路口有客商过往，抄化些度日。”正说话时，见一个小行者搬出极精的素菜。和尚道：“奶奶请用饭。”说罢，走出去了。谢氏道：“我们快些吃碗饭儿，早早去赶路。”袁吉连忙吃完了饭，又催奶子与丫头都吃了。小行者端进热水来，大家洗过手脸。和尚也走来道：“奶奶用完饭了吗？”袁吉道：“多多在此打搅。”便取出一包银子送与和尚道：“须些香金，聊偿一饭之费。”和尚道：“再不能受，相公留在路上盘缠。”袁吉又道：“师父倒不要算做相酬，竟把来买些香油，在佛前作个福吧！”和尚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只得收下，决不敢负相公的善念。”袁吉与谢氏便欲起身，和尚道：“里边还有随喜的所在，请奶奶们也进去走走。”袁吉道：“赶路的人，那有心情闲耍。”和尚道：“后边阁上有一尊白衣观音，宝签甚是灵验。若处心礼拜了，随你奇灾大难，俱逢凶化吉，不可不进去拜拜。”谢氏听见这句话，不觉心动。便说道：“且进去求一求签儿也好。”和尚欣然引导，弯弯曲曲，走过许多寮房，到一个阁上，果有一尊白衣观音。四个人连忙下拜，口里都喃喃祷告，要讨个逢凶化吉的灵验。那和尚掩着口暗笑，下楼去了。谢氏拜罢起身，看看佛像，转过厢楼，后边又是一

进楼子。并无佛像，却有两三副床帐，绣帷锦被，铺排得十分华丽。袁吉道：“和尚倒有这等受用。”谢氏道：“我们不是闲耍的时候，快些去吧。”袁吉道：“正是，也好走路了。”一同走出前楼。可煞作怪，那前楼的中门已是关断。四人着了忙，只得乱敲乱叫。喉咙都叫破了，那里有人听得。谢氏道：“不好了，莫非和尚是歹人，我们落他陷阱？这番四条性命，逃到那里去！”丫头与奶子听见，尿头都急出来，便扯住了谢氏，号啕大哭。袁吉道：“哭也济不得事，如今没奈何，待我拼着性命，在窗子里爬下去，寻个门路救你。”说罢，脱掉外衣，解拴腰带子系在窗槛，两手紧紧挽定，挂在半中，扑的一跳，果然已到楼下，走到外厢去了。正是：

方叹罹灾甫脱灾，谁知灾更叠乘来。
僧佛面目真罗刹，虽有慈门不放开。

话说谢氏，只道袁吉去寻了出路，就来救他。谁知眼都望穿，连他的影儿也没了。三人急得慌乱，哭做一团。看官，你道那班和尚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一伙大盗，人人有几分勇力，且学了十八般拳法，随你二三十大汉，也不够他一个人发脱。故假意戴着顶僧帽，穿这领袈裟，借佛门做了个容身之地。夜里却改扮异装，惯到各路行劫商客锚囊，窝入寺中，穷奢极乐。这日也是谢氏合当有晦，恰恰到这寺里拜佛。这几个久不见色的饿鬼，做了几年孤独长老，精华直满到头顶上来，亏得借手铤出脱了些。那时，这班强徒，看见谢氏，原有八九分姿色，年纪还不甚多。又见有个丫环，人

物也俏丽，年纪又小，只奶子有四十多岁，兀自丰韵。一时着了魔，魂也不知掉在那里，怎肯还放他去，故抵死留住，做出许多殷勤。先把轿子牲口弄了进来，使外面没了形迹。又假意叫小和尚看掌鞭人，羁縻住了袁吉身子，不放他泄漏。及至骗到观音阁上，料那袁吉毕竟弄下楼来，要寻出处，预先伏下一个和尚在前边楼下。见袁吉果然下了楼，走出来，就一手儿扯住，直押到另一个静僻去处闭着。谢氏三人，见势头不好。明知贼秃必来强奸，待要寻死。奶子道：“且看光景，或者算计得个出身之路，再作区处。我们死了不打紧，何人与我申冤。况且相公在狱中，只有小官人这点骨血，承继宗祧，何忍死而绝后。”说到伤心之处，谢氏便如肝肠寸断，哭得死而复苏。乃含泪说道：“奶子，你怎轻易说个出头日子。如此铜墙铁壁，插翅难飞，我三个女人，做出甚么事来。倘然秃驴到此强横，终不然污蔑这身子，做些含羞忍耻的事，玷辱袁氏祖宗不成。莫若早些一死，还留这点名节。”奶子道：“大娘节操，我岂不知。只是大娘一死，小官人料难久存，关系实为不浅。”谢氏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恐秃驴来强逼时，就要做个洁身之鬼怎么能够。”

正说不完，只听见楼门一响，四五个狠和尚闯将入来，谢氏惊得魂不附体。待想往楼窗里做个绿珠坠楼的故事，亏得丫头一把拖定，只是乱哭乱跌，声声求死。丫头放下主母，跪下去连连磕头。和尚那里睬他，一个先把丫头抱在怀中，做了几个吕字。一个去扶谢氏，替他拭泪。谢氏尽力死挣，犹如婴儿戏金刚，那里挣得脱。又一个搂住了奶子，奶子慌得凶了，人极计生，倒立定主意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众师父若要干好事，须依我一句说话，只在我身上，包管做个长

久夫妻。若一味莽撞，目下虽着了手，第二次就不得见师父们的面了。”众和尚连忙问道：“依你怎样说，才可以长久？”奶子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料想做不成节妇，就做了节妇，何处图名。人生在世，那个不要寻些乐趣。我与这丫头两个是不消说了，只大娘意中，还执定闺门娇养的性子。然身已到此，也不怕他飞上天去，只是太急躁了，未免要寻短见，则师父们费过多少心机，岂不白白里枉送他的性命，究竟不能享用。依我美计，今日师父们且退，只宽限十日之内，待我千言百计劝他转来，包你和和顺顺，做个百年偕老。这是我一片真诚，为师父们图个万全之策。听与不听，也不敢勉强，只恐日后懊悔，想我的说话就迟了。”这几个和尚听他一篇议论，果然有理，想到总是瓮中之鳖，就迟几日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连忙放了谢氏，都来搂着奶子道：“便依你说，权且耐他十日。今晚只是你与小姐姐两个，轮流陪伴我们吧。”奶子道：“我两个巴不得先尝个甜头，但是主母尚未得手，怎敢先自偷欢。我若不顾名分，便是自家为私，怎么劝得他转。只争些早晚，少不得都是一路的人，何消性急，反误了大事。”众和尚见他一发说得明白，便都住了手道：“也要，竟依了你，只不要失信。”奶子道：“失信了，但凭你怎么摆布我便是。”众和尚又拿住了他两个，做了几个吕字，方才一哄的下楼去了。谢氏见和尚已去，方流泪问道：“你这番说话是甚么缘故？”奶子道：“岂不闻人极计生，方才不哄他这番说话，我三人早已不能免了。如今且宽这十日，只求告神天，或者有个机会出来，亦未可定。既不然，落得多活几日，预先做个结果，也强似方才受他污辱了。”谢氏与丫头听说，俱道好计。诗为证：

漫道能挥西日戈，阴桑寸舌乃腾那，
问谁借得提撕刀，自在游行出网罗。

话说谢氏暗想道：“虽宽这十日之期，终逃不出虎口。只是侄儿好好同来，反害他遭此奇难，生死不得在一处，今不知他埋灭在甚么所在，教我怎生过意得去。”丫头道：“大娘且不要悲伤，悲伤也是无益。和尚说这白衣大士有灵，倒不如日夜去求他拜他，或者菩萨慈悲，有些显应也不可。”谢氏只得依他，与奶子三人，日日在观音面前，哭一回，拜一回，又哀哀切切祷告一回。和尚终日送上来的好蔬菜儿，好茶饭儿，也无心去吃，只一心一念，不分昼夜，尽着哭拜。一连五六日，眼也哭肿了，喉也哭枯了，腰膝也像折了的一般酸痛，却无有丝毫灵感。直拜到第九日，依先是个泥塑木雕的，何尝有甚么报应。谢氏痛哭道：“罢了，总是我这几个人该有这番劫数，祈求也是枉然。明日料逃不过。我并无别事在心，只有这小官人，不忍与他同死。”说到呜咽之处，哭倒在地。奶子丫头急忙扶住叫唤醒了。谢氏含泪说道：“我只有一条计策，除非将这小官人的里衣上，写了年庚月日，并父母的姓名居址，哄这和尚叫他抱去，放在人多的所在，待人抚度了去。倘日后成人，原可归宗，或者父子还有见面之日，亦未可定。就是抚养的父母，匿起踪迹，不得归宗，然终久不灭袁氏这点血脉。”丫头道：“这计策甚善。但和尚如此狠心，怎么肯依你送到人烟繁盛的去处。万一将来埋灭死了，可不一发心惨。”奶子道：“此说亦或有之。只是留在此间，也是个死，还是与他领去，或者

偶然不下毒手，尚有一线生路，须是做这着的好。”谢氏含着眼泪把儿子的小衣脱了下来。但苦没有笔砚，寻来寻去，无物可写。只得向头上拔一根簪子，在臂膊上刺下些血，往净瓶里折一枝柳梢权做了笔，悲悲切切写下两行血书道：

袁化凤，年二岁，上年腊月十五日丑时生。父袁之锦，年三十四岁，河南开封府人，系抚院吏书。母谢氏，年三十二岁，同郡人。

写毕，仍与儿子穿好。恰有个小行者送上茶来，奶子道：“小师父，你去请一位老师父来，有要紧话讲哩。”那小行者应了一声，连忙下去。停不多时，果见前日这个半老的和尚，笑嘻嘻走上楼来，向奶子作个揖道：“连日费你的心，今请我来，想必有些意思了？”奶子道：“我为你费过多少唇舌，用了多少心机，如今意思是有些了。总耐这一晚，到明日自然上手。但有一件，他旧年生个官人，虽是两岁，其实未满一周。今既要顺从师父，有这小官人碍手绊脚，啼啼哭哭，甚是不便。我撺掇他领了出去，省得今日也是儿子，明日也是骨肉，心里牵牵挂挂，何不断绝了他这条念头。”和尚听了这番说话，喜得心花都开，搂住奶子，口对口做了个吕字。便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难得你为我们如此用心，将甚么来报答你。”奶子道：“报是不消报得，只要念他一点苦情，依我说来，将这小官人去坐在人烟稠集之处，待人领去抚养，也是一条生命，切不可将他埋灭，辜负我这一点为人为彻的念头。”那和尚听了，合着手说道：“韦驮天尊，我若有坏心，天雷打死。”奶子便向谢氏手中

抱过孩子，递与和尚。可怜那谢氏，就像割去了心肝的一般，哭得大痛无声，昏晕在地。那和尚也不管他哭死哭活，只见他笑嘻嘻抱着孩子下楼去了。奶子心上说不出的苦楚，只抱住了谢氏，呜呜咽咽的流泪。又不知那和尚的念头是真还是假，心里好生割舍不下。

却说这和尚，虽然狠恶，只因色迷了心，痴痴的感激奶子为他周全，竟不敢负他，悄悄叫香火人，抱到官路上往来人多的去处放着。也是这袁化凤命里造化，恰恰遇着个极尊荣不过的官儿，领去做干儿子了。你道是何人？原来就是太监刘瑾，奉朝廷差着，采买皇木，修造内殿，回来却从这路上经过，隔夜宿在邮亭。先梦见一个小儿褰衣求救，恰好在这所在，远远一道红光，直透数丈。连忙叫人赶去，果见一个小儿。因想起昨夜之梦，定是吉兆，即叫左右从人，抱过来看了，俨然与梦中所见无二，心里好生欢喜。又想，现这一道红光，定然有些福分。便珍珍重重，好生收拾了回去，做过继儿子不题。

且说谢氏，是夜悲悲惨惨，思念儿子不置。又想，在观音面前拜了九日九夜，并无一点灵应，佛天也不肯救人。因与奶子丫头商议，明日眼见没有生路，只得用条汗巾，做个终身结果，免得死受这些狠秃驴的淫污。三人说得痛心，哭在一处。谢氏直哭得半死不活，一些挣扎也没了，只倦沉沉的靠在奶子身上，朦朦胧胧的睡去。见一白衣妇人，提着个筐篮儿向谢氏说道：“你的灾星已过，明日切须忍耐，自有机会可图。”便将手儿向谢氏顶门里一拍，谢氏大喊一声，惊跳醒了，头里便像砖打的一般疼痛。奶子与丫头慌忙问他，谢氏说与梦中之事。奶子喜道：“原来菩萨有灵，快去

拜谢。”丫头道：“你也不要拿稳了，从来梦中的事，大约相反。前日大娘在下处梦见了佛，倒撞出这样灾难。如今菩萨又来哄人，明日定然不济。若菩萨果然扶救我们，便该手脚轻健，怎么反把大娘加这样痛苦。”奶子被这几句，就像跌在冷水里相似，把这一点兴头转添做十分愁闷。谢氏道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佛天那有诳言之理。若不肯信，拜这九昼夜也枉然了。”奶子与丫头两个，终是疑疑惑惑，勉强陪谢氏走到观音座前。谢氏忍着疼，拜谢了一回，仍与丫头奶子三个人，悲悲戚戚，一夜坐到天亮。正是：

祸福原先告，休言梦未真，
纤毫胥可验，数定岂由人。

那知到得天明，谢氏头里一发痛的慌了。奶子着实与他抚摩，只是叫疼叫苦。又过了一会，竟似把尖刀在头里搅一般，大喊：“疼杀我了！”只翻天搅地痛得个昏迷不醒。小行者正掇上饭来，见谢氏这般光景，问知缘故，慌忙报与和尚。不多时，只见四五个金刚般的秃驴，怒狠狠赶上楼来骂道：“你这起贱人，怎生抬举你，就宽了你十日，如今已该凭我们取乐了，又是做这些假病来哄谁！”奶子吓得战抖抖的说道：“怎敢哄骗师父，我家大娘两日已是心肯，原打帐今日与师父成亲，不知为甚么昨夜忽然头痛。起初还不打紧，到得今早，一发痛得不省人事，这时节已是死多活少，连气息也接不来了。”和尚走去一看，只见谢氏头已发肿，两眼就像红枣一般，身上寒颤得鸡皮似。再去摸他的手足，比生铁还冷哩。和尚方知不是诈病，便道：“等他调理几日

也罢，不然去买贴药来煎与他吃，自然就好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将那奶子搂住怀里，先做了个吕字，忍不住火性。那时，也不管他三七念一，竟与他强暴了一番。奶子力拒不过，被他秽污了身子，好生气恨，苦无奈何，不在话下。那丫头，亦被几个秃驴淫辱了一番，轮流作乐，快心适意。有只《桂枝儿》单道这丫头的好处：

小冤家，做人情，要熬些痛苦。香温温，玉软软，贴着心窝。祇树园，也有这春风一度。甜头儿，尝着了，下次儿便更夫。佛呀！只为那色是空花也，怎不许密陀僧结个果。

再说那几个狠秃驴，真正色中饿鬼，将这奶子丫头弄得心满意足，欢喜无限，忽见一个赤膊和尚，满头是汗，跑上楼来，大呼大叫道：“你们众人不要单顾了女色，有一宗大财香到了，快些同去取了来受用哩。”这四五个和尚听说，连忙都穿衣不迭，喝噪一声，随着那个和尚下楼去了。可煞作怪，那谢氏的头痛，忽然痊可，两只眼登时便不肿疼，手足也和暖了。慌忙起身，见丫头与奶子弄得这般狼藉，着实悲切。又自幸亏这头疼，不曾遭他污辱，越显得观音大土的灵感所致。只得反替他两个收拾净了身子，教他穿起衣服。正在那里论谈些说话，只见那小和尚送上茶来说道：“奶奶们，今日被我师父轮流取乐过了，好快活哩。如今幸得这几个师父都出去了，单单是我一个在家，暂时乘这空隙，也求奶奶们方便，与我受用受用。”奶子听了这几句话，连忙上前问道：“你师父们都到那里去了。”小和尚道：“实不瞒

你，方才打听得有起陕西客人，在京里卖了绒货回来，带着准万银子，打从这里过去，料他今晚宿在前边集上，所以众师父们各人带了些军器，到这远近守候，劫他东西去了。只因我没有气力，留下来看守家里，故此放心大胆，也来求赐一乐。”奶子笑道：“且消停，自然有你的分。只不知众师父几时回来？”小和尚道：“大约等众商人五更头起了身去，跟他一二十里才好下手，明日早上，方可到家。”奶子道：“可怜我那位大官人，不知师父将他怎么样了？”小和尚道：“你放心，好好的关在一个所在。”奶子道：“总是师父不在家，你可领我们三个去见一面儿，今晚凭你一个像意。”小和尚道：“使不得，方才师父分付的，教我不许开这楼门，怎好反领你们去胡走。”奶子道：“既然师父分付，不许开这楼门，你为甚擅开进来淫我。若大家通情，不但这一次，原可常常与你相通。倘毕竟不肯，你须不合来强奸师父的所爱，大家吵个不清静吧！”谁知那小鬼头欲心已动，恐怕不得到手，忙赔笑道：“去便同你去，只是师父面前说不得的呢。”三人齐说道：“承你好心，难道倒敢泄漏，累你惹气不成。”奶子故意搀定他手儿，扭扭捏捏的把个小和尚魂都勾了他来，一同着转湾抹角走到极僻的所在。小和尚道：“这里便是了。”便在身边取出匙钥，开了进去。有诗为证：

欲窃春心骨便轻，不通情处略通情，
直教色现空花相，悔与蛾眉辨志诚。

你道这几个狠心贼秃，既要淫占这三个妇人，为何不害那袁吉，反去养痈为患呢？谁知前日跳下楼来，被个和尚扯

出去时，原打帐非刀即绳，要送他往西天的了。只因那半老的和尚，忽然发出个菩萨心肠，怜其无辜，饶他善终，便叫关在这房里，断了饭食，把他做个夷齐之饿。到三日后，便觉有些难过。但一室之中，寻来觅去，除了墙垣桌椅之外，别无可啖之物。到五日后，肚肠也险些搅断了。谁知天道好生，命不该绝，却偶然看到个墙隙里有块非砖非土的东西。袁吉勉强移两张桌子，接架起来，头晕了七八次，方才爬得上去，竟把这东西往地下一推，跌了两半。连忙下来仔细看时，你道是甚么东西，原来是块极大的面馃。袁吉大喜，终日把他当个井上之李，幸得不死。众和尚道他早已做了饿鬼，谁知倒变了个曲生在此。就是小和尚也道他决然死了，谁知同谢氏三人入去，只见那袁吉呆呆坐着叹气，反吃一惊。奶子恐谢氏做本相，忙捏了一把，自己先上前说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在此不要愁闷，我们三个亏众师父们相爱，倒也快活过日子了。恐怕你牵挂，故此特烦小师父领来对你说声。”袁吉听见这话，只睁着两眼，敢怒而不敢说。谢氏苦在心头，觉得奶子有计，那敢哭出泪来。

奶子背地里向丫头做个手势，叫他假意与小和尚调戏。丫头会意，悄然一把儿，将小和尚扯到旁边，用手勾住了颈。小和尚被这一迷，浑身骨节也酥了，两人口对口，先做了个吕字，引得小和尚春心摇荡，迷得要死，那里还有心去防闲别的，早被奶子乘个空儿，悄悄向袁吉打了个耳插子。袁吉会意了，奶子转与小和尚打诨道：“你们两个耍得这般快活，我倒替你做个撮合山，就在这里弄一回去。”便掇条板凳，叫小和尚仰卧着，做个倒浇。那小和尚只道当真，便脱下裤子，果然直僵僵躺在凳上。奶子一把扯那丫头，压住

了他身子，径自走到头边，解条汗巾，把他兜胸的缚住在凳上。袁吉也解下拴带，从背后把他两只脚也紧紧捆着。忙叫丫头走开，又是拦腰一束。谢氏也解自己的汗巾，把他手也缚了。那小和尚起初还道把他作耍，凭他缚手缚脚，不在心上。后来见丫头走开，越发缚得狠了，有些着忙，尽力的乱挣，那里动得一动，只得喊道：“你们四个人，绑着我做甚勾当？”奶子笑道：“我们要奉别了。”忙忙同谢氏与袁吉、丫头，四人走了出去。小和尚眼睁睁看他逃走，急得眼泪直流，着实号叫，那里留得他住。

袁吉如飞去卷了些铺陈，又赶到和尚房里寻了一根棍儿护身，四人匆匆出门。才走到大殿上，便有个香火人拦住道：“你们走那里去？”袁吉吃了一惊。想道：这时候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便劈头一棍，把香火人打倒在地，慌忙出门。到了大路，四个人商议道：“这些贼秃去打劫陕客，想他只在前面，若回河南，必然撞见，便都是死。就撞不着，也要追来，怎么好？”袁吉想一想道：“我的丈人江惠甫，在山东青州府做客，总是身边盘费不敷，莫若且往山东。前去十里之地，就是一条分路，雇些脚力，晓夜赶到青州，借置盘缠，再作归计。便兜远了几日路，也说不得了。”

三人俱说有理，都没命的狠跑。到得分路所在，谢氏一步也走不动了。丫头与奶子亏得脚大些，倒还不在心上。袁吉着忙道：“此处正在危急之际，并无歇息的所在，又没处雇轿，怎生是好。”便将铺陈解开，分做两包，叫丫头与奶子两个背着，自己驮了谢氏，一步一跌，又拼命走了十四五里，方到个集上。大家都走倦了，忙到店中，吃了些饭，雇下牲口轿子。见天色尚早，随又起身。行了二十余里，方才

天黑，投下宿店。守到半夜，便催店家煮饭吃了，搭着帮儿早走。走到天亮，已是五十多里。日日如此狠赶，不多数日，到了青州。打发脚价，寻间空房寓下。第二日，袁吉去问丈人消息，未知可能寻觅着江惠甫否，要知后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四 回

痛遭漂没贫家妇看尽炎凉 惊散婚姻御史台尚存风烈

诗曰：

世事更迁是与非，山川满目泪沾衣，
共推富厚光阴美，谁问单寒志气肥。
半郭半村谈彻底，一宾一主醉忘机，
从今不管炎凉态，何羨金门天使威。

话表袁吉，次日来到各家行户里，寻问了一日。及至末后，方才有个行家说道：“江相公曾在此住了半年，为因近日河南那边黄河冲决，省城里人家都已漂没，不知家里人口死活，特地赶回家去了。”袁吉听说，大吃一惊。又问道：“江相公回去几日了？”行家道：“才去得四五日。”袁吉得了这信，含着眼泪回来。谢氏问道：“寻着了吗？”袁吉便说出这个缘故。谢氏三人，呆了半晌道：“我家田地卖尽，只有这所房子，并家伙什物，还可栖身。不想遭此异变，人

情势利，又无亲族扶持，怎生活命。”袁吉道：“我妻子在家，妇人们自不会跑走，谅必淹死。”也扑簌簌掉下泪来。谢氏道：“这里举目无亲，还该回去。只是盘缠欠缺，如何是好。”袁吉放不下妻子，也欲回家，便道：“除非婶娘将衣衫簪钗卖掉几件做了路费，回家再处。”谢氏道：“正是患难中，留这东西何用。”便尽情倾倒出来，与袁吉持到铺中，卖了银子，连忙又收拾起身。两程并做一程，飞的般赶到河南。进了开封府，果然荒凉得可怜。但见：

寒烟惨淡，宿雾迷离。惊看地翳莓苔，愁见城埋沙土。逝水则尸横蔓草，随波而枢涌荒丘。狐奔鹿走，中原地已原墟；鼠窜莺迁，泽国天教失众。庐舍千家尽绝，墙垣万室倾圯。地广人稀，想见鲸鲵跋浪；烟寒灶冷，应嗟鱼鳖同群。家多菜色之人，沟壑疲癯可悯。野尽劫遗之鬼，空山磷火堪悲。阴翳胜而日色无光，萍苒还浮暮雨；林木摧而波痕宛在，黍禾尽委秋风。伤心贼寇盈途，满眼流移载道。子痛母亡，夫悲妇死，家家泪血啼红；父埋儿骨，兄掩弟骸，处处游魂化碧。夜月只闻猿鹤唳，秋风惟听杜鹃啼。

话说袁吉，同谢氏四人进了城来，只见尸横遍道，人烟落落，房屋倾倒，木石纵横，好不伤心惨目。寻到自家居址，只剩一片荒场。就有些倾圯木植，见是无主之物，也被流民抢散了。谢氏好不悲伤。走到袁吉住处，幸亏这间房子竟不曾倒，单是妻子已随波逐流去了。袁吉一时无奈，只得

去寻看了丈人，大家说些别后苔楚。悲悲咽咽，做了妻子羹饭，哭了一场。

次日，谢氏向袁吉道：“我一路行来，看见人家房子，也有重新盖造的，也有将就结成草房的，都还可以安身。独有我家，片瓦不存，又无男子，苦楚异常。我想袁氏还有几房富族，我谢氏，有两家殷实的亲房。此时，房屋料必复整，烦你各家去说声，不拘一二椽，借我权栖几月，待你叔子回来，寻房搬住，日用也一总补还。”袁吉依着婢娘分付，去了一日才回。谢氏问他如何光景，袁吉道：“都不相干，如今的人，势利异常，见我们落难，恐怕缠扰他，也有闭门不纳，只推出去的；也有说自身也顾不来的；也有说平日没有扳奉他，今日也不认亲的，都是一概回绝。”谢氏听着一番言语，一时痛哭起来道：“炎凉人面，一至于此。”袁吉道：“婢娘哭也没用。我房子虽然窄隘，幸而尚存，婢娘且安心住下。至于日用，我问丈人借几两银子，做些小生意儿，将就度过去，等叔父消息便了。”谢氏十分感激。从此以后，亏了侄儿照顾，得以安身。只日日记挂丈夫，不知吉凶若何，心里忧忧戚戚，好生痛念不题。

且说袁七襄坐在狱中，因钦案重大，不能即结，准准禁了半年。审过一二十次，方才辩得明白。原来旧案事情，虽干连四五十人，内中只有十来个是经手作弊的，问入了罪；其余无辜官役，尽皆释放。袁七襄等随具一张辩呈，详开本役于旧案内。已经审豁，并无犯法情由，合咨吏部，准复考选等情。三法司据此，就出一角咨文，申明白了吏部，随挂谕牌，定期考场职。袁七襄考了上等，候授八品经历，只得在京听选。但他虽得了职，心里只想念妻子：“既同袁吉上

京，不知为甚不见他踪迹，又不曾干得甚事，难道有个回去的理？想必冯家留着也不可。我正欲与他商议儿子行聘的事。前日他有公务，不便谒见。今城工已结，自然知我在京，不免去看看他。一则问妻子消息，二则谈谈亲事。”便写了一个名帖，袖到冯家密所。谁知冯国土因督工有劳，恰好这日报升了员外，门上好不兴头。管门的见袁七襄怀刺而来，那个肯替他传递。袁七襄道：“我与你家老爷是亲戚，不要留难。”管门的道：“吾家老爷最恼的是亲戚，常说平日没人睬我，今日做了官，也不睬人，怎好轻易去触他的怒。”袁七襄道：“老爷和我极亲密的，不比那别样亲戚，决然不责备你。”管门的道：“老爷何等尊荣，你不见往来的都是官府。你这等模样，还是不去倒好。”袁七襄听了这话，怒从心起，将管门人劈嘴一拳，大骂道：“奴才，你逞家主的威风，可以弹压得我吗！皇帝也有草鞋亲，你家主做了官，便没有亲戚在眼里。”正喧嚷不了，只听得里面一声云板，冯国土送客出来。见袁七襄发急，也觉踉跄。忙送那人出门，便一手挽定袁七襄，故意将管门的骂道：“狗才，袁爷到来，禀也不禀一声，倒这样放肆。”因命道：“每人打二十板。”因笑对袁七襄道：“小弟公务羁身，竟不知吾翁遭此一番折挫，无由效劳，有罪之极。”袁七襄道：“只因小弟命运颠连，几致牵累。得有今日，可谓万幸了。”两人同进内堂。尤寡悔也过来相见，谈些冷淡话儿，冯国土便叫治饭。不一时，杯盘罗列，三人坐饮。袁七襄道：“小弟特有一事相问。前日初下狱时，闻贱内同舍侄到京，以后便没了影响，不知曾到亲翁这边来，或是径回去了？”冯国土道：“当日小弟督工时，曾传个报帖进来，已知尊嫂在

此，连忙着人迎候。不知法司衙门，怎生访着了，道是营贿罪案，即行驱逐出境，故愚夫妇，竟不曾见得一面。前日河南水淹了，内弟尤寡悔回去看看，才晓得尊嫂已到家里。内弟来京，还不满数日哩。”袁七襄大惊道：“河南水决，小弟影也不闻，原来尤兄曾去了来，不知家下怎样在那里？”尤寡悔道：“尊居漂得片瓦无存，老嫂没得处投奔，权住在令侄家里。田地都卖做京中使用，如今饭也没得吃哩。”袁七襄惊哭道：“我家怎弄到这个田地。奈何，奈何！”尤寡悔道：“还有一桩极可笑的事，老嫂在京中回去路上，不知遇了甚么大难，直从山东转到家里，把个周岁的令郎都弃掉了。如今日日在那里哭着。”袁七襄听说这话，魂都吓散。含着两包眼泪道：“怎么天绝我袁氏，如此惨酷。只是尤兄可曾问他，路间为着甚事到此地位？”尤寡悔道：“小弟也问了几次，老嫂只含含糊糊的说不出口，想必在体面上不好看相的事了。”袁七襄见他说话尖酸，便不好再问。又因儿子散失，难以言及亲事，便欲起身。被冯国士拖住了，又吃上一回酒，方才别去。诗云：

半年桎梏已浮家，妇子情深各一涯，
忽感沧桑随世态，一般人面便争差。

且表袁七襄，次日便欲抛弃前程，急赶回家一看。几个同事的劝道：“我等为此微职，直从险难里逃过命来，方得到手。兄若错此机会，不候了缺，难道下次再来补选不成。令郎虽失，已有半载，就要寻访，也不在乎这几日。倘寻不着，岂不两头脱空。何不且耐心儿守了个地方，慢慢找寻也

不迟。”袁七襄只因众朋友苦苦挽留，不知不觉，又住了四五个月，才授了贵州镇远卫经历，好生气苦道：“总是命穷的人，一个小小前程，弄到万里之地，如何去得。”便忙忙收拾出京，又到冯国土寓所作别。走到门上，只见层层结彩，里面好生热闹。袁七襄看见，心上想道：“今日冯家这个光景，不知何故？”便顿住了脚，问管门的道：“今日结彩，想是你家老爷报陞了吗？”管门的道：“不相干，今日是为小姐受聘。”袁七襄听了这话，陡吃一惊道：“老爷有第二位小姐吗？”管门人道：“没有，止得这三岁的一位儿。”袁七襄又问道：“今日受聘的是那一家？”管门人道：“是王御史老爷的公子。”袁七襄听了，不觉勃然大怒起来。也不叫人通报，大踏步闯入内堂。恰好冯国土与尤寡悔两个搀着手正走出来，劈面遇着。连忙缩脚，早被袁七襄叫住，只一个脸儿血喷也似的白了又红，红了又白，心头跳个不住。袁七襄执定手道：“小弟特为今日这事，来与亲翁讨个决裂。当日交际往还，乃亲翁与令舅相约赐顾，再三见招，非小弟无耻要趋承富贵。至于指腹联姻，亦出令舅与亲翁雅意，必欲订盟，亦非小弟希图作扳，强求允诺。然言婚之始，亲翁惟恐小弟变更为虑。今虽贵贱相形，不争亲翁体面，亦是时与命之使然，非小弟不肖，甘落人后。亲翁荣行时，亦曾以此相告。然语言诚厚，小弟意谓必无游移，讵料今日，盟言未冷，忽而改诺。虽势利可羞，而伦理更不要灭。愿亲翁践言信行，勿为小人所惑，足见始终亲谊。”冯国土道：“小弟初无此心，只因令郎弃失，小女难以虚悬，故为是举。吾翁今日这番说话，也觉太浮泛了。且去寻还我的女婿，再来说话也不迟。”袁七襄道：“小儿虽弃，或有

相会之日，未必此时便死。况令爱尚在襁褓，又非标梅过
期，怎便不待几年，看小儿消息。就不能待，也该与小弟有
个决绝才可更张。乃绝不相闻，另拔要路。可惜亲翁止此一
女，满朝群贵不能尽属门楣。亲翁方将治国，反不能齐家，
悖理极矣，怎说小弟浮泛。”冯国士终是读书人，见袁七襄
几句急话，自觉面渐，无可回答。尤寡悔便接口道：“当初
指腹联姻，亲翁便该做个凭据，今日好执了向他讲理。岂有
不费寸红杯酒，便想人家女儿做媳妇，亲翁先自算了失着，
如今也难好责备于人，大家做个口说无凭便了。”袁七襄怒
道：“令姊丈富贵，认不得人，小弟与兄交谊且不必说，但
指腹一事，当初侃侃正言，道日后有贵贱更心，贫富易辙，
当持公论。今日正是公论所在，吾兄不持正言，反引为非
礼，此速祸之道，未为善谋。吾兄不过挨身势利，便忘本来
面目，岂不可耻。”尤寡悔被他说出根底，满面羞渐，反出
恶语道：“老嫂以血抱之子，抛弃远方。今吾翁远宦贵阳，
地北天南，如何还可相会。纵使今日令郎现在，舍甥女闺门
淑秀，难道带往贵州去好，还是也借住在令侄家好？”袁七
襄见说话尽情刻毒，更怒道：“纵然今日穷死，便到海角天
涯，随夫贵贱，也说不得。况天道无常，焉知小弟终身困
穷，儿子便不见面。令亲就保得一生富贵吗？”正喧闹时，
王御史家聘盒已到，摆入中堂。袁七襄见了，气得面如土
色，怒跳如雷，大声喝骂道：“你家做御史，就不怕王法。
冯老爷当初与我指腹联姻，小姐已为袁门之妇，今日思量赖
婚，你家就夺人所聘，大家讲讲理去。”一头说，一头便把
那些茶礼聘物，尽情打翻在地下，怒忿忿出门去了。王御史
家众人，兴兴头头一场喜事，被这番打闹，无趣之极，一个

个抱头惊窜，慌忙去报与家主了。冯国士与尤寡悔又羞又恼，两人互相埋怨。又恐触了王御史之怒，搜求此事，未免有许多不便，反惊惊恐捏着两把冷汗。有诗为证：

郎官热面总炎寒，御史霜威壮铁冠，
不是姻缘偏费手，草来无地可容奸。

看官你道冯国士既要把女儿另许人家，怎么不待袁七襄去贵州做官之后，方才受聘，使他影响不知。何苦偏在这几日，恰好被他撞见。只因势利的念头太重，起初做乡蛮时，巴不得要结交抚院吏书，挡些风水。今日中过进士，做到部属，眼界便高，觉向来借其势力者，反在门风之下，又要想扳图个高似我一倍的，可以庇护前程。故撇却了这吏员经历，又去趋奉那极风宪的侍御。原来王御史有个五岁的公子，也是尤寡悔要凑姐夫的趣，便将甥女许他，偏生一卜就成。冯国士也巴不得有个御史亲家，那有不允的理。谁知允便允了，王御史却又是个性急主儿，就送了行聘日子。冯国士只道袁七襄没有出监之日，故此放胆而行。谁知忽然辩释，在京候考。冯国士觉道有些碍手，只得生发个话头，向王御史家回缓了二四个月，料他授了职，自然就去。又谁知袁七襄的遭际，偏生有许多迟滞，王御史耐过几月，仍拣日期，促他纳聘。冯国士因晓得王御史秉性刚急，不论同年乡里，片言不合，就要倾人，朝中大小官员，畏之如虎，那敢再延时日，触他的怒。又因袁七襄许久不来，只得图个眼前侥幸。谁道偏不凑巧，恰好这一日，反来撞破。众人讨这一场扫兴，慌忙报与王御史。王御史正喜孜孜的望着回聘进

门，三亲六眷齐集满堂。谁知做这一番变局，个个败兴而走。王御史好生没趣，怒得火星直冒道：“冯楨这乌龟，在朝里做官，不知礼法，将个女儿哄骗多少人家。我今若不指参，明明是我夺人婚配了。如飞就上一疏道：

奏为一女二婚，伦法湮丧，仰祈宸鉴，严惩无耻劣员，以端风化事：切惟婚姻，人道之始；聘问，终身所先。一言之诺，生死不渝，勿容朝张暮李，任意更迁。以一女连婚二姓者也。如工部员外郎冯楨，位侧朝臣，身任名教，乃贪昧无耻，溺心势利。以三龄幼女，始与袁之锦订指腹之盟。今楨以显荣而计赖婚，托奸尤寡悔等，欺蒙巧饰，复诈臣子为配。臣以直心用法，何由察其隐私。况地远时移，无从查讯。且臣与锦，素不谋面，孰先知情，便合赴司呈首。乃不究正于言合之时，独肆暴于聘问之日。国家法纪之地，侮辱何堪。袁之锦有无指腹之情，合听部臣议夺。至冯楨蔑理乱伦，一诺再诺，以致争端竞起，大理争张，使一缙绅倡之于前，众小民效之于后，人人将趋富贵，孰甘贫贱为婚，必将妇弃其夫，夫弃其妇，伦纪紊淆，风俗败坏，何所抵止。皇上端本澄源之治，四海同风。若臣僚可变先王之礼，小民何知王子之尊。朝廷三尺具在，所不能为冯楨宥也。相应据实指参，伏乞睿鉴，勒部究拟施行。

圣旨批下，该部核拟具奏，即唤袁七襄质审。只因指腹

没有凭据，被冯国土铮铮图赖。幸得部臣以御史特奏的事，不便徇情，只将冯国土降了三级，调任广东肇度府阳江县知县。袁七襄审结之后，因记忆儿子，连忙收拾起身，赶到开封府。果然被灾之后，居址已属荒场，好不伤感。寻到侄儿家里，见了妻子的面，抱头大哭。因问道：“我闻你在京中回来时，路上为着何事，把儿子抛弃？”谢氏提起这节，便伤心痛哭，因把前后遭遇的事，悲悲切切，述了一遍。袁七襄捶胸跌脚，又大哭道：“不想你为我受此狼狈。但儿子果然被人领去还好，倘被和尚弄死，这口冤气何时得雪。”便也将冯国土赖婚、重许王御史、后来被参降职的话说了。谢氏大惊道：“原来他如此势利，见我家落泊，就把婚姻赖了。亏这王御史也替你出口气儿。”袁七襄道：“孩儿死活不知，婚姻的事且丢在一边。只如今我到贵州赴任好，还是往上寻儿子好？”谢氏道：“儿子岂不该寻，但要去寻时，路上必需盘缠，家中又要日用。今田地房产荡废无存，只有衙门顶首，还值四五百金，势不得不将他转售。除此之外，并无别项可想。若将这银子做安家路费，不勾用完，那时骨肉如冰，毫无移贷，我夫妇二人，还是饿死，还是求讨。况儿子若死，寻也无益。倘人家抚养，又那里寻处。依我从长算计，还是将顶首卖来，做了贵州路费，我夫妇挈家到任，赖此微禄，还可苟延。况你我都在中年，可以再图生育。万一搏得陞转，则冯家声势与你也胜不远了。”袁七襄道：“汝言虽是，但父子天性之亲，何忍弃而弗顾。”谢氏想道：“除非顶首卖得银子，只勾了盘缠。倘余得百金，侄儿诚实忠厚，与他做本钱，上京买卖，留心访问孩儿，路头反觉熟悉。你又不废了前程，可不是两全之道吗？”袁七襄喜道：

“此说甚好。”连忙将吏缺出了经帐，托人寻售。不多几日，果然寻个富翁买了。便将一百两银子，付与袁吉道：“我本该挈你同去，只是我止得一子，难以割舍，烦你将这本钱，上京做了经纪，往返之间，用心访寻兄弟的消息。倘然寻着，可即领归，以续袁氏之胤。就不能送来，倘有家商往还，也寄个信儿报我，使我安心。我夫妇只为贫穷所累，小小微员，远涉万里之险，料不能复归故乡。衣食生死，都靠这个前程结局了。”说到苦处，夫妇都掉下泪来。袁吉道：“兄弟手足至情，本该出力找寻。况蒙叔婶见托，岂敢惮劳不往。叔婶放心前去，若得陞迁近地，宦况便不寂寞。侄儿拼此身力，寻见兄弟之面，自然附信相闻。”袁七襄当日备下一席酒，与侄儿分别道：“今日同你一酌，不知此生可能复会。我心中没甚牵挂，那冯家负心赖婚，只因你兄弟没有消息，以致更变。倘寻见之日，看他怎生光景。至于分离拆散，实系淫秃所害，其冤未雪，汝当留意报复，不可忘之。”袁吉道：“妖僧极恶穷凶，若能剿除，不但雪自己之冤，兼可除一大害。但恐当初我等走漏，他必然惧虑，此时料已别图营窟，未必在于故处了。冯家虽然赖婚，已被王御史参劾降职，可以稍释其忿。然彼自作之戚，我家原未曾与他结难。且看他小姐长成，志向何如？倘不像父亲势利，便得重谐夙好，亦未可知。”当夜别罢，次早袁七襄原唤了两房旧仆，同去到任。与妻子、奶子、丫头，共七八个人，一同发装长行。袁吉直送到三四百里路，方才回转。又过了几日，也带着银子上京做生意去了。要知后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五 回

辞婚媾贞女事空王 治强梁穷员遇天子

诗曰：

堪嗟世事总归空，眼底沧桑事不同。
绿水青山埋艳妇，丹枫黄土葬英雄。
三分气在争荣辱，一双脚直任西东。
闫浮空作千年计，尽属南柯一梦中。

这一首律诗，专写那世人，趋时奉势，凌贱欺贫，但顾目前，不料其后。况人生一世，百年瞬息，智愚奸直，作为诸事，全同梦幻。忠直者流芳百世，奸邪者遗臭万年。且世事沧桑，贫富无根。只有那绿水长流，青山不改。一生作事，真同石火电光；百岁辱荣，无异浮云泡影。守道者到底安益，妄为者终受灾迍。依吾看来，还须洗心革面，迅为吉人。天必祐之，人必敬之也。古人有四句言词，道得好：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
善恶报应，在前在后。

却说冯国士，被王御史参坏，降了外职，心里好不气恨，只埋怨尤寡悔与妻子，替他干这掣肘的事。又懊悔自家没有主意，错听了他，大家讨了好些寡气，又免不得束装出京。这些同年僚属，见冯国士被劾调任外官，恐怕王御史见怪，一个也不来送行，冯国士凄凄凉凉，败兴离京。因脸上没有意思，不好回家，就一径从广东赴任。到得阳江县，谁知又是荒瘠之地，粮虚民悍，十分难治。勉强做了三年，指望升转。那知钱粮递年挪垫，再不得清。抚院具疏题留，反将新旧积欠，责成冯国士在任料理。冯国士推不脱的受累，只好耐心催征。是时，女儿已是长成七岁，却天性聪慧，不类凡姿。从小便会识字，女红针指，事事皆能。父亲叫他读书，不上两年，便能出对写字。那指腹为婚的话，父母虽不曾与他说知，他心里灵敏，当初父亲被王御史参劾的情由，已略略有些知觉。及盘问奶娘婢女，都不肯说。又过了两年，冯国士欲在任所觅配。小姐不肯道：“孩儿年纪尚幼，爹爹未必在此久任，将来尚要迁擢，且到家里再处。”父母那里肯依他性儿，只终日央媒作伐。今日也是议亲，明日也是择配。小姐一日忽想道：“我若幼时，果有割襟指腹的事，便当终身无二。古云，一马一鞍，虽贵贱死生，断无改易之理。爹爹常说，为我被王御史参坏，其言可疑。我想，小儿女家，有何事可以坏得父亲名节，除非嫌贫弃旧，变乱婚姻。或者台臣因此参劾，亦未可知。若是为此情由，疏内自然说及，况历年京报，父亲都集在一处，未尝散失。今不

免去捡来一看，便知就里。这日，乘父亲坐台比较，悄然走到书房中来，把报箱开了，挨着年次寻去。偶然看到一册，劈头就是监察御史王一本，为一女二婚伦法湮丧等事。小姐见有些古怪，便从头至尾，细细看完。却正是王御史参他父亲的原疏。不觉大喜道：“原来果有此情，我父母恁般势利。那袁之锦不知何等人家，此时怎又不来讲起。我既得了这个踪迹，生是袁家人，死是袁家鬼，便索立定主意，做贞烈女子，不去随波逐流便了。”因将这疏稿扯了下来，藏入袖中，把箱儿仍旧关好。有诗云：

多情恋生只乌衣，王谢堂前岁岁归，
纵使朱梁凋废尽，春风犹绕旧巢飞。

且表冯国土，一心要扳个贵家女婿，无论乡绅现任，各处遣媒送帖。女儿闻知，向父亲求告道：“孩儿性洁好静，不喜尘俗。且福薄命寒，自知寿夭，爹爹幸勿为孩儿求配，以致陷于凡欲。但愿半椽事佛，习静焚修，以种来生福果。不知爹娘意下如何？”冯国土道：“我止生你一人，别无子女，正欲联姻贵族，借以娱老，怎说个出家两字，使我膝下无人。”小姐道：“非是孩儿敢离父母，但一子出家，九祖升天。孩儿实欲苦修德行，以报无极深恩。且自忖尘愆，免得堕落恶道。孩儿志愿已决，爹妈幸勿相强。”尤氏听了，不觉便怒道：“小小女儿，不遵父母教训。千金小姐不做，反要修行出家，岂是我们官宦人家做的。满望招个做官女婿，使吾为父母者也享半子之荣。难道凭你主张，父亲的体统也不顾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我原料爹妈自然不肯，今后也不

敢再来禀告，只索自行其志便了。”说罢，哭进房中去了。尤氏虽然责备了他几句，终是爱女，恐怕他气坏了。隔了一会，使叫了头去与他解闷。丫头走到房前，门已闭着。叫了几声，并不答应。便往窗隙里一瞧，只见小姐竟将幅白绫儿，缢死在床上。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忙一步一蹶的报与主母。冯国士夫妇听了，惊得一身冷汗，如飞赶到房中。看见果然缢死，放声大哭。冯国士慌忙解下汗巾，摸他心口尚温，叫丫头烧些姜汤，灌了几口，便微微有些气息。丫头替他周身运动了一回，方才醒转，夫妇大喜。将些好话安慰上几句，着丫头好生劝他调养。冯国士夫妻两个，只道劝住了女儿，已可安心。谁知小姐只等丫头走开，仍旧做这把戏，惹得丫头惊报不迭，父母忙来解救。一连五六次，弄得日夜惊惊惶惶，举家不得安逸。尤氏没法，只得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女儿立志如此，料已强他不得。倘然做出三长两短，我与你眼前更有何人。不如寻个清净尼庵，等他权住一两年，虽然不是体统，还强似看他自尽，只不容他落发便了。”冯国士也没奈何，只得凭他主张。尤氏悄然叫家人，到外头寻了一个永福庵，极是幽闲清净。住持老尼，叫做法慧。尤氏亲去到庵中烧了香，与法慧说知此事。法慧大喜道：“难得小姐有此善心，老尼自然小心伏侍，奶奶再不必挂怀。”尤氏回去，与丈夫说明。择了吉日，送至庵中。拨两个丫头，一个奶娘，随去伏侍小姐。不在话下。从此，把那求婚的事，只得丢在一边，绝不去提起了。

那冯小姐自到永福庵中，便除荤戒酒，终日潜心梵典，并不想念家庭。光阴捻指，不觉住了三个年头，已长成十二岁了。冯国士在任已有八年，指望俸满即迁，谁知历年荒

欠，钱粮催征莫楚，抚按不肯保荐，因此尚未得升。独是袁七襄，在贵州镇远卫做了三年经历，恰当弘治驾崩，正德嗣位，内外大小官员，恩诏加级，就升了福建布政司都事。在任三载，大有政声。俸满之后，又转了江南扬州府通判。虽然官运甚佳，便夫妇终日想念儿子，不知存亡消息。袁吉又无音信相通，料是尚未寻着。故只忧忧闷闷，再不开怀。

一日，巡役报进衙来，说有南来进京朝觐的藩王，带着许多兵马，到在马头上了。袁七襄听说，如飞出堂，便令各役打轿，就去出城迎候。才到半路，忽见街上聚着许多人，打闹在一块。袁七襄便问甚么事情？内中一人跪下禀道：“小人在这地方上居住，开个绸铺。忽有往北的藩王兵马，上岸打抢东西，到小人店里取了绸纱八十余疋。实实本钱，也有百金，他止与小人二十两银子。众人不服，都与他争闹，反把小人店里打得齑粉。幸遇老爷经过，求爷救小人的穷命，万代公侯。”袁七襄道：“这兵丁可在？”那人道：“现在小人家里。”袁七襄听了，便下了轿亲自走入店中。果然橱柜什物尽皆毁烂，只见五个兵丁，把店内绸疋，尽数叠了一包，掇着要走。袁七襄看见，便唤从人拿获。众人一齐上前，都把绳子扣住，一个也不曾走脱。兵丁便骂道：“我们是千岁爷手下的人，你这通判多大的本领，敢来拿我。若干岁爷晓得了，把你那瘟官活不成哩。”袁七襄怒道：“你们这班奴才，借了千岁爷的名色，在禁城里强抢东西，肆无忌惮。岂不闻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清平世界，难道没有王法。就是千岁爷怕不是朝廷的臣子吗。”喝叫手下，一面去抬顶号的大枷伺候，一面叫都捆绑起来，每人重敲五十。众人听了，都面面相觑，不敢动手。袁七襄骂道：

“奴才，敢不服使令！就打出事来，有本厅在此，难道要你衙役认罪吗。若那个违拗的，先打三十板。”众人没奈何，只得逐个捆缚起来。绸铺里也合了十来个人，一齐跪下禀道：“蒙老爷把兵丁王法，实是为民。但恐触了千岁爷之怒。则小人们都是个死。老爷一片好意，反连累了小人了。老爷只消把他原物归还小人，便感戴不尽了。这几个兵丁，还求饶放，免得贻祸，是老爷十二分的恩庇了。”袁七襄道：“朝廷立法，务在必行，正欲使强梁知法之可畏，后人不敢为恶。从来化强戢暴，威爱并施，难以偏废。凡可安百姓而靖地方者，本厅志愿力行，不怕利害。倘千岁爷有怒，罪归于我，不关你众百姓事。”转叫手下着实打。皂隶略打轻了，就是二十倒板。故此一个个用出狠力，打完五十，两条腿上，连皮带肉，都卷一层。正好枷已抬到，分付枷号通衢，限三个月满放。可怜这几个人，打得有气无声，又套上没嘴的大枷。众人不管他死活，狠狠的抬到各门示众去了。正是：

丈夫豪胆本来真，不惜灾灾在救民，
只道贤臣应速祸，偏生天子爱贤臣。

看官，你道袁七襄如此葬裂，竟把王子的兵丁捆打枷号。就常情看来，定然有不测的奇祸了。那知除暴救民，天心最悦。你便不虑祸害，真心救人，自然也有个消灾降福的人来救你。袁七襄趁着一时不平，做这件快心燥脾的事，恰有个紫衣少年，气宇轩昂，似非常人风概。有二三十戎衣壮士，周围拥护，站在旁边瞧着。见袁七襄审断神明，语言刚

决，只管点头称羨。及见他把这几个兵丁处置得尽情快畅，一团志鯁之气，凜凜逼人，那少年便拍掌大叫道：“好一个通判，吏员中有如此豪杰。”说罢就走。这二三十人，都簇拥着去了。袁七襄知是个贵人，也不在心上，并不出城去迎候藩王，竟自回衙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少年是谁？原来却是正德皇帝。只因正德是个风流天子，自从即位之后，天下太平，民安物阜，四方宁谧，朝政无为，故得到处寻花问柳，拾翠偎红。偶闻广陵佳丽，因而遍访章台。这日偶然闲步，正见兵丁掳掠，因站住了脚观他肆暴。忽然撞个袁通判来，竟将凶徒正法，合着他安民治世的仁政，不觉大喜。即日驰驾回京，发下两道手敕。一道是褒升袁七襄的，一道是戒论蕃王的。正是：

天颜咫尺人谁晓，丹诏颁临始觉明。

却说袁七襄在衙，忽传到了诏敕。因想道：“朝廷诏下，怎么并无邸报，有甚机密事体？”慌忙迎接。一郡官员，无不惊异。接到府堂开读，方知袁七襄特升了陕西巩昌府知府。只为惩治兵丁一事，得此优擢。心里才想到从旁观看的那紫衣少年，就是正德天子。暗暗吃惊。众官争相庆贺。袁七襄夫妇，好不欢喜。各官治酒款待，送物馈礼，好不熟闹。真正世情冷暖，人面高低，不在话下。但是袁七襄夫妇二人，只为儿子一事，久无音信，杳无下落；侄儿袁吉，并无一札通问，烦烦恼恼，真正寝食不忘。报升之后，又在任上耽搁了二四个月，才有新官下来交代。府县官员，俱治酒席，与袁七襄饯行。扬州百姓，人人感仰袁通判为民

仁政，临行之际，俱拈香哭别，送至百里之外。袁七襄亦含泪别了百姓，往陕西赴任不提。要知后来端的，请听下面分解。正是：

雪隐鹭鸶飞始见，柳藏鹦鹉语方知。

第 六 回

忠言遇主老公公膝下无儿 孝道寻亲大哥哥眼中识弟

诗曰：

悲欢离合不由人，颠倒常情旧复新，
待得水清鱼始见，那时方识假和真。

再说刘瑾太监，自从采木回京，在路上领了袁化凤到家，抚养做儿子。见了 he 裹衣上血书字迹，已晓得姓名居址，便将他生庚月日，叫星家推算，却是个贵人八字。虽不能名登甲榜，可以得异路前程，后来直做到三品之职。刘瑾听了，好生欢喜。雇了两个奶娘，轮流伏侍。又恐 he 后来知道自家父母来历，便将那领血衫悄然藏过，不与他穿。自此，岁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不知不觉，过了六年，袁化凤已长成七八岁，生得一表不群。面如冠玉，且丰姿颖秀，性度安和。刘瑾十分钟爱，就改了姓刘，叫他做刘化凤，请个名师教授书籍。只因天性聪慧，过目不忘，到九岁上经书古

文，俱已读过。又能讲题属对，作字吟诗。及到十一二岁，便胸蟠锦绣，笔吐珠玑，出口成文，千言立就，随你诗文词赋，件件皆通。

一日，正德天子亲幸刘瑾私第。刘瑾慌忙接驾，天子步入中堂坐下。刘瑾俯伏叩头，天子亲手扶住。因是先帝所用之人，赐他坐下，谈论些时政，说了一会，便踱到书房中，各处闲玩。偶然在书里翻出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孝者所以事君也》。天子潜心细玩，只觉言言忠良，字字剴切。不觉喜动天颜。及看到结股，有一联道：“一人作孝万邦赤子尊亲；百职维忠四海英贤辅主。”便击节赞赏道：“忠臣孝子之言，豪杰丈夫之气，何物文人，刚正如此。”便问刘瑾道：“此篇文章，谁人所作？”刘瑾跪奏道：“是臣儿子做的。”天子道：“你儿子多少年纪？有此通才，怎不出仕？”刘瑾道：“臣子才一十二岁，因是幼龄，恐怕学业未精，不敢应考。”天子惊道：“朕谓此种文字，定是老成宿学所构。不意得之稚年，岂非神童国瑞。可令他来一见。”刘瑾奏道：“臣子本当迎驾，恐怕童稚仪貌未恭，不敢轻见陛下。今既蒙圣召，便当呼来叩首。”如飞唤出刘化凤到了面前。刘瑾先跪奏道：“臣子齟齬无知，未谙大体，望乞陛下矜宥。”天子道：“朕实怜才，何暇拘求细节，可速令他来见。”刘瑾便唤儿子叩头俯伏。天子命他平身，刘化凤便站起一边。天子注目而视，见其天姿颖异，安雅不佻，便赞道：“好个名臣气象。”因问：“这文字是你做的吗？”刘化凤跪答道：“果是小臣所构。”天子便问刘瑾道：“你是从小净身，如何有此幼子，定是螟蛉的了。”刘瑾见儿子在前，跪伏于地，不敢回奏。无奈天子偏生问了又问，必要穷究根

源。刘瑾料隐不过，恐触圣怒，只得应道：“臣子实是螟蛉的。”天子道：“他那里出身，是谁家之子？”刘瑾道：“臣缘数年之前，奉先皇爷采木而回，在路上拾得此子，携归抚养。因非过继承宗，故不知他踪迹。”天子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大凡人家遗弃儿女，必因肌寒所迫，或因灾祸逃亡，天性之情，不得已而抛弃，孰不冀有相见之日，自然详写姓名居址生年月日，藏之于身。再没个自泯形迹，断绝他日后归宗之路。况且他若不知自己家世，虽兄妹为婚，父子相闻，亦有何辨？岂不至于纲常废弛，恩谊断绝。诚非细故，何可秘而不言？”刘瑾见天子见识如此明透，说话如此精严，吓得战战兢兢，汗流浹背，那里还敢不说。只得奏道：“当初曾有一件汗衫，上留血书字迹，臣因一时遗忘。今陛下问及，方才想起。但秽污之物，不敢渎呈圣目。”天子道：“这须不妨，可速取来观看。”刘瑾怎敢违拗，只得领命去取了。有诗为证：

接木移花根本差，一般培植费年华，
总然结子难为种，抵转春来几度花。

话说刘化凤，自幼被刘瑾抚养在家，瞒过了嫡姓，竟不知道自己本源，只认刘瑾便是嫡父。谁知忽被正德天子一口题破，他十二年如在梦里做人，今日方才得醒。不晓得自身是何等样人，出身在甚所在，忽然别是一副心绪。及见天子倒替他盘问根由，穷究到水落石出，心里又感激，又欢喜，慌忙伏地叩谢道：“小臣方欲移孝作忠，若自昧根本，子道先失，何以对君无愧。蒙陛下开天地之洪恩，兼父母之慈爱，

为小臣诘家世而正宗祧，俾小臣不陷于不义，陛下教臣以孝，真千古圣王所不能及。小臣何幸而遭逢盛世，愿效犬马，以报天恩。”说犹未了，刘瑾果然捧着一领血衫，跪在面前。天子取来一看，见有两行血书，写得甚是明白。念了一遍，忽沉吟道：“前日那扬州府判，叫做袁之锦，是吏员出身，又是河南籍贯，似乎不差。但那袁之锦历任做官，怎将儿子抛弃？且刘瑾又说在本京近地领回，既非家乡，又非宦所，如何远弃于此？其中又似不真。况衣上既用血书，必然分离于患难之顷。袁之锦久在仕途，未必有此颠沛。”只得含忍，反不与他说明，但将那血衫付与刘化凤道：“你收着这领衫儿，少不得父母还可相见。但刘瑾抚养你十余年，虽非亲生，亦有三年怀抱哺育之恩。既已深厚，亦宜小心孝顺，不可因朕说明，竟以外人相待。”刘化凤忙俯伏奏道：“陛下如此仁恩，小臣若忘君父，愿以身膏斧钺。”当下天子回宫，刘瑾父子直送到午门之内，方始归家。刘瑾心中如失珍宝，好生闷闷不乐。刘化凤也到书房中，将那血衫看了，呜呜的哭道：“我爹娘不知在于何地，当初因甚驱迫，将我弃于道路？苟非患难，断不把未周岁的儿子忍于割舍。”想到其间，一发心痛。准准一日哭到晚，一晚哭到天明，眼也不合，饭也不思。直到次日早晨，正欲告禀刘瑾，要往河南访问父母消息，忽然天子发下手诏。刘瑾父子慌忙接入中堂，供起香案，拆封跪听宣读道：

敕曰：国家求贤以致治，奚必及齿而登士。子学古以入官，乌容抱璞而待。尔太监刘瑾子刘化凤，草角而负惊才，幼颖足征国瑞。教忠自父，锐

志用以临民；兴孝惟君，学优即为登仕。重禄允宜于异日，牛刀先试乎冲年。兹授尔为文林郎，广东肇庆府阳江县知县。春走花封，早慰黎元之望；霜飞泽国，还清溟渤之波。勉尔英猷，加之异擢。

刘瑾父子，望阙谢恩。请过敕命，刘化凤便道：“孩儿小小年纪，如何晓得做官。且生身父母，不知抛散何地，为人子者，方抱痛追寻之不暇，何心受此爵禄。求爹爹面君告辞，待孩儿寻见父母之面，得全孝道，然后受职，未为迟也。”刘瑾也不舍得儿子远离，竟慨然与他具疏辞职。谁知上了三疏，圣旨不允。刘瑾又不敢再上，便收拾行装，打发儿子赴任。刘化凤无可奈何，只得带了十来个家人，择吉起程。先从河南，寻问袁家消息。一径进了开封府，便寻寓所歇下，悄然跟了一个家人，到外边寻问在抚院里做吏书的袁家。那知袁七襄已有十余年不在衙门，人都茫然不知。且问了名字，一发都不识得。迭连寻了四五日，没个影儿。因想道：“除非到抚院里一问，自然晓得。”次日清早，步到都察院前，逐班挨问，都没个姓袁的。偶然有一人说道：“除非当初十年之前，有个袁之锦，曾做抚院里书办，如今高高的升了四品黄堂之职。莫非就是他了。”刘化凤道：“他家里住在甚么所在，待我去问问，或者是他亦不可知。”那人道：“他家里因黄河冲决，又无漂没，夫妻两口，只在任上作家了。”刘化凤道：“这等说，当初曾在那一家依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倒不晓得，彼时他已不在衙门，我等没甚事往来，故就疏远。后来零落之伏，他也瞒着人的，那里知道。但这城里袁氏甚多，也有一面不相识的，也有通谱的，也有

同宗的，问他或者晓得，也未可知。”刘化凤道：“我们外路人，初到这边，人生路不熟，望乞指教几家名号，以便寻问，感戴不浅。”那人道：“祥符县前，便有个姓袁的，一向在外头做客，近日才回，他家里现贴着袁之锦的喜单，可曾去问问吗？”刘化凤道：“这到没有见得，既有这个踪迹，小弟如飞就去。”便向那人谢一声，拱拱手别了。忙走到祥符县前，逐家挨看，果有个小门面里，贴着报单，上写道：

捷报贵府老爷袁讳之锦，特恩钦升陕西巩昌府正堂。

却说袁化凤看见了，喜之不胜，连忙跨进门里，叫了一声。那姓袁的恰好在家，出来接着，到里面作了揖，拱他坐下。你道那姓袁的是谁？原来就是袁吉。向来受叔父托付本钱，到京里买卖，并寻访兄弟消息。谁知找寻了十余年，不见一些踪迹。近日闻得叔父已升陕西太守，思量要去看看，故此买了些北货，乘便带回发卖。也是天缘凑巧，恰恰袁化凤寻到他家里，连忙出来相会。那知是同堂兄弟，只认做异方宾主。施礼坐定，便开口问道：“尊兄高姓，从何处来？”刘化凤道：“小弟姓刘，其实本姓也是袁，近日从北京来的。”袁吉道：“原来是宗兄了。今日光降荒居，不知何事见教？”刘化凤道：“门首喜单上讳之锦的，与宗翁是甚么相称？”袁吉道：“就是家叔。”刘化凤道：“小弟特为要访寻个袁之锦，因见令叔名姓相同，故此特来惊动，相问一声。”袁吉道：“宗兄与家叔有何相契，今要问他甚事？”刘化凤道：“令叔今年多少贵庚，尊婢出于谁氏？望乞示知。”

袁吉道：“家叔今年四十四岁，婶母谢氏，与家叔仅小两年。”刘化凤听所言皆合，心中暗喜。忙又问道：“十年前，令叔可曾在北京地方，弃下一位公郎吗？”袁吉惊道：“此话何处得来？当初家叔一子，未满周岁，曾被了大难，果然弃在北边的，累小弟足足寻了十余年，至今并无信息。宗兄问及此情，想必知道他下落吗？”刘化凤见说得一发是了，便问：“令弟可曾有名字，何日所生，遗弃时曾有凭记否？”袁吉道：“舍弟取名袁化凤，腊月十五丑时所生，婶母曾将姓名居址，血书于裹衣之上。”刘化凤听到此处，逼真是生身父母无疑了。便立起身，上前抱定袁吉，大哭道：“哥哥，则我便是袁化凤。抛离父母多年，不孝已极。我是你兄弟，也险些认为陌路了。”袁吉听说就是兄弟，又惊又喜，话也讲不出来。又看定了袁化凤，嘻嘻的笑。袁化凤恐他不信，便在怀里取出血书小衣，递与袁吉。袁吉接来一看，方才哭道：“这等说，果是我兄弟。你今年该十二岁了。当初与你分散，尚在襁褓，如今已是俊秀少年。只是我为你访寻十余载，不得见面。今日却自己踱进门来，岂非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只不知兄弟一向谁家抚养，可曾读些书了？”袁化凤道：“兄弟当初亏得刘瑾太监，采木回京，抱归抚养，立为嗣子，享用奢靡，并未尝吃苦。后又延请名儒，四载灯窗，颇知文义。今已授了广东肇庆府阳江县知县，特去赴任，故此迂道至家，寻问父母，不想幸遇哥哥。”袁吉惊喜道：“你年纪尚少，如何便得做官？”袁化凤道：“有个缘故，与兄说明。”便将刘瑾当日隐瞒踪迹、亏了正德亲幸私第、召来面见、并盘问刘瑾从幼净身不应有子、并追求血衫、验出底里、及次日赐职的话，述了一遍。

袁吉道：“原来兄弟十二年，尚认作刘氏之子。若非天子根究本源，那知出于袁氏嫡脉。”袁化凤道：“爹娘当日，不知有何患难，以致如此。后来又怎生得此高职？”袁吉道：“说来话长，然亦不可不说。”便先将冯国土贪图庇护与袁七襄指腹联姻、后来冯国土中了进士、与尤寡悔设计赖婚、并袁七襄被事系狱、谢氏进京营干被三法司祛逐、遇强僧邀人、把儿子遗弃的话，细细说知。袁化凤好生悲苦道：“不想吾父母俱遭此难厄，哥哥也受此惊险，后来父亲怎生脱狱，冯家终久作何情态？望哥哥讲个详细。”袁吉便又把袁七襄事后授职，并冯家趋炎奉势将女儿与王御史联姻、被袁七襄打散、致王御史参谥降谪的话，与袁七襄历扬州通判、遇着正德天子、特升太守许多情节，一并说明。袁化凤顿足道：“冯国土如此负心，自取降谪。我爹爹挺身为民，反邀异擢，足见天地报施不差累黍。若论冯小姐，今年已是十三岁，已知人事，倘志向端贞，自然守身而待，必不肯改弦易辙。若也像他父母势利，此时早属他姓之妇，已不是旧巢孤燕了。如今冯国土晓得我家父子胜过了他，可不懊悔，可不羞死。”袁吉道：“这般势利小人，何足计论。你今青年出仕，怕没有好人家女子，与吾弟攀亲吗。”袁化凤道：“此事且慢商量，倘冯小姐有志守贞，我亦不可负他，还须访个的实，才可另聘。”袁吉道：“此言足见吾弟忠厚，亦是难得。”当日天晚，用过夜膳，袁吉又问道：“吾弟几时去广东赴任？”袁化凤道：“我因为访寻父母，耽搁了工夫，打帐明日就要动身。”袁吉道：“我出外数年，今日才得归家，正欲要到叔父任上走走，先与说知兄弟归宗的话，使叔婢俱可安心。你可写封书信。与我带去。”是夜，袁凤便移铺

陈，到哥子家里住下。袁吉又留兄弟盘桓了三四日，方才起程去广东到任。正是：

十载分南北，相逢忽倍亲，
何时依膝下，忠孝继名绅。

未知后来如何，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我昔凌他他今制我势利徒满面羞惭
亲而不贵贵者为亲反侧儿甯身罗网

诗曰：

波涛岐路总关心，莫道愁深恨更深，
富贵骄人宜白日，亲朋疏义是黄金。
时艰贱服犹文绣，世媚儿曹厌诲箴，
荣辱浮云奚足计，沧桑莫管任浮沉。

话说广东肇庆府阳江县，恰恰就是冯国土降来做知县的地方。冯国土因民户荒顽，钱粮积欠，在大计内考了“居官昏庸，催科无术”八个字的考语，直降了陕西陇西县县丞。这陇西县，不是别的所在，恰恰又是袁七襄升去巩昌府做知府的附郭属县。冯国土虽然已晓得阳江县接任的新官叫做刘化凤，哪知就是袁七襄的儿子，自家的女婿。他自从闻得袁七襄升了太守，心中好不羡慕，常常懊悔当初不该势利，欺他贫贱，做了赖婚的勾当，如今我倒不如了他。欲待

仍旧与他结婚，又恐他宿怒未忘。况且他已胜我百倍，定然反有些不屑。自己心里转换了个奉承他不上的念头，时常与妻子乃舅两个费过几番口角。谁知自己恰又降了他属下县丞，一发了不得起来。心里又欣羡他，又畏怕他，耳热心痒，好不难过。只一味与尤氏两人怄气。妻子与尤寡悔都说道：“我两个人巴不得要争体面，在你面上有些风光，难道有甚不好的念头。只是当初他家一败堕地，身无立锥，儿子遗弃远方，自家禁锢牢狱，妻子也在人家借住。这样光景，就是小户人家，也不值得与他联姻，何况你彼时方中进士，官居部属，同僚尽属缙绅，结纳无非显要，何等荣华。彼时与他相形并较，奚啻天壤，怪不得我们两人将他厌贱。谁人有先见之明，知他后来做此高官，我家就跌扑到这个地位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他便穷杀，也该敬重他。纵使他要别娶，我们也将女儿掇把他。我只道富贵一生可以长享，那知威风靠托不牢，如今懊悔也是迟了。”冯国土心里焦躁得不耐烦，那里还有心去听他。只得收拾印务，交与县丞执掌，忙忙到陕西赴任。叫人去接小姐，一同起程。谁知小姐心里，恐怕父母仍旧与他觅配，推个立志修行，再不肯同去。尤氏亲自到庵中，邀了几次，怎当他心如铁石，坚决不回。冯国土也自去劝他一番，发恼一番，他总是哭哭笑笑，抵死不愿同行。父母一时也没奈何他，只得收拾自去。一径到了巩昌府，不敢进城，先修下一封请罪饰非的情启，词极卑污，语带羞渐，婉婉款款，都是些摇尾乞怜之态，叫尤寡悔进城去，先通个殷勤，才好上任。那知尤寡悔是个极势利极奸险的小人。当初恃了姐夫之势，衣之食之，俨然尊贵，一味尖酸刻薄，不看人在眼里。今日姐夫没了兴头，依身无味，就

换了一副冷淡的心肠。况且冯国士平日聒聒絮絮，把赖婚的事，在耳根边埋怨不了，心里又怀下些恨，觉得这饭碗把握不牢。且住在身边，也觉没趣，便思别寻道路，在势利场中走走。正好姐夫托他到府里进书，因想袁七襄从幼相交，最称莫逆，虽这件事弄得不好看相，然终久是姐夫的差池，我中间人责任还轻，今不免倒与他做个心腹，把姐夫的丑行，尽行倾献，他自然欢喜。若得趋承上了，他的光荣势焰，岂不胜于姐夫百倍。但如今袁七襄尚不知我有心向他，不分好歹，忍做姐夫一例，自然还不肯相见。除非也先写封书启，卑词软语，只说赖婚之事，全是姐夫与姐姐势利念头，我百般曲劝，力不能回，枉担了个助恶之名，其实非我之过。先自辩脱了罪，然后再把姐夫如何负心，姐姐怎生图赖，并袁七襄在狱时坐而不救，反呈报法司祛逐谢氏出境，以致中途遇祸，母子分离，皆姐夫所害；并羡慕王御史势焰，要与联姻，我再三谏他不转，后来小姐长成，不愿改适，立志出家，并不肯同来赴任。许多情节，也写得说得详详细细。并这封书，一总打入府中。谅他看了必然要请相会，那时再凭三寸舌尖，一张利口，并两副老脸，九曲弯肠，将自己尽情洗脱；把这些恶名，都卸在姐夫身上。莫说个袁七襄，随你泥神木汉，也要被我哄活了。算计已定，到城里买了一副通启，借个茶馆里坐下，写了半日，方才封好。又写了个眷晚生大红全帖，并一副礼单，步到巩昌府前，预先封下三钱银子，寻个阴阳生，把这两封书并帖子，叫他一总传进去。那阴阳生得了茶东，果不费力，便说：“相公请坐着，老爷要请会时，自然出来奉请。”竟把书帖，高高兴兴送入内衙去了。尤寡悔料：“袁七襄见了书，必然道是我好人，一定请

进去相见。”只觉皮风骚痒，满身都是风光了。有诗云：

炎凉何处说亲情，缓急酒逢陌路人，
不是小人偏彻底，自将烦恼反诸身。

且表袁七襄，折这两封信书细细看完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天运循环，报施如此其速。当初尤寡悔趋附阴夫势利，把我轻贱到极处。如今又反转面皮，不知羞耻，倒来奉我，把个嫡亲姐夫说得粉碎。人心如此反侧，世道之险，岂不怕人。就是三法司逐我妻子出京，遭此危难，骨肉抛离，焉知不是这贼子的奸计，教唆姐夫做的手脚。”便将这两封信书与谢氏看了。谢氏也怒道：“原来当初这番大难，死里逃生，分离折散，也是他们致死，可不痛恨。赖婚之事，不消说起，只此一端，使我将血抱之子，遗弃数年，死活不知，归宗无日，致袁氏断嗣绝后。其罪可恕，其情不可胜诛。今此二凶，都遭到你手里，须与我出口气儿，切莫轻轻放过。”袁七襄道：“我想冯国土若无尤寡悔，未必做得出这样局面，全是那奸恶的主谋，教唆他下此毒手。我几次与他争论，冯国土便词穷理屈，自觉欠理，独是欺贫倚势、轻薄刻毒之言，每每都出尤寡悔之口。冯国土未尝见于形色，只就今日又来奉我，把自己姐夫姐姐置身于无地。伦理丧灭，心腹奸险，何事不为。可知当日恶机，皆尤寡悔使然。但冯国土耳根易惑，听此枉言，自失其行。然他女儿立志端贞，不随势利，出家守身，实为可敬。少年女子，尚且知礼，堂堂丈夫，对之能不汗下。天幸我儿子有个归宗之日，断难负他一片苦心。今倒看那女儿面上，不计较他父亲也罢。只尤

寡悔这奸恶，免不得要惩治他一番。”便修一封书与本府刑厅，将尤寡悔发去勘问。

却说尤寡悔，等了半日，不见请他相会，心里好不焦躁，就像煎盘上蚂蚁一般。走到东，踱到西，把衣冠也整了几百遍，打点些胁肩谄笑求媚足恭之态，好相见个皇堂知府。正望得眼花，忽见两个人走出来道：“那个是尤相公？快随我走。”尤寡悔听有人叫他，忙窜上前笑问道：“想老爷请我到私衙里相会吗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相干，老爷因衙里清淡，没有甚么相赠，有一封书荐你到理刑厅去，打发些程仪哩。”尤寡悔道：“多谢老爷厚情，只是也备了个礼单去才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不消你费心，老爷已先差人下过帖了。”尤寡悔听了，喜之不胜，认为实然，连忙跟着就走。正是：

饶伊凶暴如狼虎，恶贯盈时定受殃。

尤寡悔到了理刑衙门，那两人要他在宾馆里坐下。停了一会，刑厅吆喝出堂，便问：“那光棍在那里？”衙役禀道：“在宾馆里坐着。”刑厅大怒：“快叫拿来！”衙役飞忙出来叫唤。尤寡悔道：“怎么不在这里会客，倒在堂上相见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是了，想必因堂尊荐来的，不敢轻亵，要行官礼了。”便要往正门里走，被皂隶一把扯了出来道：“你衙门规矩也不晓得，只管乱走。”尤寡悔只得耐着气，随他进了角门，大踏步踱到丹墀，打帐行礼。早被牢子望脚骨上一棍，打翻在地，走过两个皂隶，拿他跪着。刑厅拍案骂道：“你这奴才，何等样人，好生供来。”尤寡悔只道请他尽宾主之情，谁知听这几句，吓得魂飞胆落，满身冷汗，战

兢兢的答道：“小人是袁太爷的同乡朋友。”刑厅喝道：“袁太爷的那有你这样无耻朋友。”叫左右掌嘴。皂隶应声而前，打了十个耳掌。尤寡悔便像割了头的一般喊痛，忙哀禀道：“小人不是袁太爷的朋友。”刑厅道：“你实说是何等入？”尤寡悔道：“是冯县丞的妻舅。”刑厅又喝道：“我问你自己本身，谁叫你通呈脚色。再掌嘴！”皂隶又打了十下。尤寡悔哭道：“小人实是河南百姓。”刑厅道：“既是河南百姓，缘何到陕西巩昌府衙门，趋承献媚。皂隶再打！”可怜，好个尤寡悔，直打得嘴里鲜血直流，面皮肿痛，不敢强辩。只得哀哭道：“小人其实是欺贫奉富，朝秦暮楚的势力小人。”刑厅笑道：“这句讲得着了。但你这奴才，心肠奸险，阴谋制友，诡计赖婚。你害袁太爷父子离散，夫妇遭殃，又想反面趋事，把同胞姊丈，倾露其丑，伦理丧尽，良心泯灭。今日到本厅台下，还想遮饰吗！”尤寡悔道：“青天爷爷在上，这些事体，其实不干小人之事，容小人辩个明白。”刑厅道：“不辩已明，何须再辩。”便拔下八根签，一声喝打。皂隶便如鹰拿燕雀，把尤寡悔拖下丹墀，打了四十头号大板。皮开肉绽，气也没了。刑厅还叫取一面三百斤大枷，立枷三月。抬到通衢，不满数日，疼痛难熬，支持不过，早已在阎罗殿前去坐宾馆了。正是：

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再表冯国土，闻了这信，夫妇两个惊得面如土色，冷汗如注。又不敢不进城上任，只得择个吉日，到了衙里。尤氏只因吃了这一吓，当夜就生起病来，发寒发热。冯国土心里

愈加忧闷。过了三朝，自想逃不过袁七襄的罪责，只得备了一个情节手本，到府里跪门。又在门上费了好些使用，才得报与袁七襄知道。那袁七襄把尤寡悔处死，已出了气。见说冯国土跪门请罪，并不介怀，连忙传他进来相见。冯国土听了说传他进去，便战战兢兢走进私衙。看见袁七襄，双膝跪下。袁七襄慌忙扶起道：“桑梓旧交，吾兄何必拘此俗礼。”冯国土见他和容蔼颜，并无怀恨之色，心里转觉惭愧。躬身答谢道：“冯桢昏聩无知，惑于狂妄，负罪良深，愿受府台面责。”袁七襄道：“虽有睚眦，然非吾兄过咎，小弟深知，故胸中并无芥蒂，吾兄何必如此忧疑不释。”冯国土谢道：“府台盛德汪度，知我心迹。不加罪戾，反蒙格外优容，感恩如何可报。”袁七襄笑道：“今日他乡而遇故知，自宜开怀一乐，何必拘拘抱歉。”反携他到书房里坐下，问些寒温，留他便酌，尽欢而别。那知尤氏闻得袁七襄大度容人，虽然感激，心里越发羞惭，病反沉重。偶然一日，忽见兄弟连枷带索，哭至床前，口称饿极，要讨一碗饭吃。尤氏大叫有鬼，众丫头听见，赶至房中，忽然不见。但闻满房血臭，秽不可当。不隔三日，尤氏一命归阴。冯国土惨目伤心，凄凉贫苦，勉强具棺入殓。到得治丧之日，袁七襄反来吊唁，并无势利为凉之态，可谓世所难得。要知袁七襄与冯国土，后来交谊如何，袁化凤几时拜见父母，与冯小姐何日团圆？且听末回总成结果。正是：

南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第 八 回

永福庵夫妇重逢 巩昌府父子会面

诗曰：

当日炎炎孰问亲，今朝寥落便依人，
早知天道循环转，悔杀终袍不赠贫。

且说袁化凤别了哥子，在路两月，已到了阳江县。择吉上任，谒孔庙，参上司，忙过数日，升堂视事。真个清廉正直，毫不徇私。抚按司道，见他幼年有才，且刚方廉洁，十分钦重。在任上做了一年有余，袁化凤已是十四岁。忽然一夜，梦见白衣女人，对他说道：“你明日数该夫妇相逢，不可错过。”袁化凤陡然惊醒，想道：“白衣女人，定是观音大士，怎向我说明日夫妇相逢，若论冯家姻事，已经断绝。况已远去陕西，何由得会？若是别的，我又不曾聘定，那里便是夫妇？”好生委决不下。到得次日清早，传问衙役：“这城内庵院中，可有白衣大士？”要去拈香。衙役禀道：

“只永福庵中有一尊白衣观音，极是灵感。”袁化凤大喜，忙备了香烛，径到永福庵进香。

原来那永福庵，就是冯小姐焚修之处。那白衣大士，就是冯小姐终日礼拜的。这日，闻知县要来烧得，法慧慌忙着人打扫伺候。袁化凤下了轿，直入殿中，在观音座前拈香礼拜。立起身，看那佛像，俨然梦中所见。正咨嗟叹异，忽老尼献上茶来。袁化凤一边吃茶，偶见壁上贴着几行楷书，便上前细看，却是一首绝句。其诗云：

红颜何事老祇园，盟腹当年已属袁，
儿女不关贫势力，春风莫漫入桃源。

大梁袁门冯氏题

袁化凤看完，不觉吃惊道：“观其诗意分明就是冯小姐，缘何在此庵中？况他父亲已往陕西，难道女儿竟不带去？”又想道：“或者去了，也不可知，此笺还是当年留下的。但此女念念不忘袁氏，语语不负前盟，足见少年烈性，为我守贞，宁甘在此出家，不肯改适。若非神天指点，我几乎负了他这段苦节，岂不冤屈死了。”正踌躇之际，那老尼又走过来。袁化凤便问道：“壁上这幅笺儿，谁人写的？”老尼跪禀道：“是前任冯老爷的一位小姐，在此出家，常常写些这东西，贴了满壁。”袁化凤道：“如今冯老爷可曾带他同去？”老尼道：“冯老爷临起身时，与奶奶两个，着实劝他同行，那小姐不知为甚么，苦苦的再不肯去。老爷奶奶都拗他不过，只得丢着他去了。如今这小姐尚在庵中。”袁化凤道：“今年多少年纪，可曾祝发了？”老尼道：“今年已

一十五岁，因冯老爷、奶奶再三分付，故此还不敢与他祝发。”袁化凤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有个阴情与你商议。我其实姓袁，幼时为刘太监抚养，故顶了刘姓，今太老爷现做陕西巩昌府太守。当初曾与冯老爷指腹联姻，我实是冯老爷的女婿。只因太老爷与我自小分离，冯老爷当年又有背盟之意，后来两家做官，天各一方，故十三四年没有相会。烦你将这些话，述与小姐得知，我与小姐实是夫妇，可请出来一见。”那老尼领命，进去了半日，出来回复道：“老尼曾道达老爷之意，与小姐知道。小姐说当年指腹联姻，后来参商离别，果然不差，但与老爷从未识面，何敢便认姻亲，难以冒嫌相见。特托老尼代禀，望老爷鉴谅。”袁化凤道：“我原料他真伪未知，自然不肯轻见。且修书报知太老爷与冯老爷，自然便有个凭据了。”说罢便上轿而去。不隔一月，袁化凤忽奉特旨，钦取入京。各司无不骇然。远近缙绅，争来谒贺。袁化凤酬应了数日，打点进京。因想冯小姐姻事未妥，此番若不用心，便难相会。意欲将他送至冯家任娶，俟便完婚。便唤老尼与他商量。小姐也恐失之对面，终无结局，只得应承。袁化凤便向驿传道：“讨了火牌，并侍女奶娘，一同送至陕西巩昌府冯国士衙里安置。”自己也在布政司起了勘合，驰驿进京。各官钱送，好不烜赫。到了京中，仍住在刘瑾宅内。次日，天子召见，赐酒赐缎，极其恩荣，竟除授山东道监察御史，在京做了一年有余。袁化凤只因想念父母，虽然袁吉已往任所报知，后来有几次书信往还，然终久未曾见面，心中郁郁不乐。兼之冯小姐姻事，至今耽搁。“我今年已十六岁，他也十七岁了，屈他标梅空待，于心何安。”便与刘瑾商议，出疏告假，省亲归娶。一

连五疏，天子不允。

一日，偶然召对，袁化凤面奏道：“臣蒙圣恩荣擢，本当殚心报效。但臣未周岁而与父母分离，天性之亲不相识面。从来君父并尊，家国一体。臣于子道有亏，臣道安能无忝。愿陛下暂假一年，稍抒温情。至于夫妇，人道之始，不娶无后，伦法所禁。容臣乘便完婚，父子夫妇之情，一举两得。臣尚年幼，事亲之日恐短，事君之日正长，伏祈陛下矜怜准假，使臣得以忠孝无惭，公私两尽。致身效忠，自在他日也。”天子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朕观卿刚方正直，不妨赦其嫌疑，即着巡按陕西，庶可公私并尽。”袁化凤俯伏奏道：“陛下矜全臣志，实出格外之恩。但按臣乃直指之官，难以曲从私便。纵陛下信任不疑，何能免于臣僚之交谪。臣虽至公无私，其孰能信。望陛下另赐恩假。巡方之旨，臣实不敢拜命。”天子道：“即有疑谤，朕实信卿，卿可无虑。况朕命已出，岂有更改。但放心前去，不必再奏。”袁化凤得旨，慌忙谢恩而出。次日果然降下敕书。不敢耽搁，便辞别刘瑾，即刻出京。唤齐夫马驴轿，竟往陕西进发，星夜趲行。

忽一日，见许多客商，望北而来，走到近前，内中一人，却是袁吉。袁化凤慌忙跨出轿来，叫道：“哥哥那里去？”袁吉回头一看，认得是兄弟。连忙也跳下驴来，说道：“叔父因闻得兄弟升了京官，今冯小姐年纪长成，叔父特托我进京，叫你告假完婚，并冀父子相见。不想兄弟又因何事转得出京了？”袁化凤道：“我正为此事，一连上了五疏，圣上不从。只得入朝面奏，方才准了，反命我巡按陕西，得以公私两尽。”袁吉道：“有此殊恩，天子也善于成

人之美。”袁化凤道：“如今哥哥不消进京，同我去到任便了。”一行人又走数日，来到真定府地方。天色尚早，径欲过去。只见一条街上，有十来个和尚坐着化缘。袁吉偶然一看，你道是那个？原来恰恰就是当初谢氏所遇的这几个浑恶妖僧，转吃一吓。连忙将衣袖掩着面，把驴子一纵，跑了过去。正是：

昔日行凶暴，今朝狭路逢，
谁知天眼近，贯满正途穷。

却说这几个秃驴，当初把谢氏等四人，弄到虎穴，意谓久长受用。谁知因去打劫陕客，只留个小和尚看家。那小和尚又因色溺了心，竟被他赚脱。次日这些秃驴回来，到处寻小和尚不见，便疑他与那几个妇人鬼混去了。怒狠狠跑到观音阁上，四下一看，连这些女人也那里有个影儿，吃这一惊不小，大叫道：“坏了，他们走失，我等便不妥了。”慌忙又去看那袁吉，走到门首，只见门已大开，并不见袁吉，只见个小和尚赤条条的，绑在板凳上，正哀哀的哭着。秃驴慌问道：“那几个妇人那里去了？”小和尚答道：“他们把我绑住都逃走了。”秃驴心里着忙，恐怕事发，连忙商议道：“他们此去，必然鸣官报冤，若不速走，大祸立至矣。”众秃驴道：“他们前日说是回河南去的，谅他只在前面，如今急急赶去。赶得着，便不消说，若赶不着时，只得别营巢穴便了。”当下卷叠了些珍重之物，匆匆而走，连那小和尚也不及去解他，后来不知甚么人才救了他性命。谁知谢氏四人，彼时脱离罗网之际，原虑他必然追赶，不返河南，已往

山东。这班众秃驴，恰恰赶了瞎路。次日因追他不着，不敢回庵，只得又寻远处窝顷了什物，十来个秃驴，日日在江湖上剽窃过日。一连做了数余年大盗。这日也是恶贯满了，因见一起布客，歇在真定地方，便想要抽丰他，故此假装化缘，看些风色。谁知却好遇着袁吉走过，一眼瞧见。袁吉乖巧，恐怕他知觉，反把袖子掩着面孔，走了过去，然后悄然对兄弟说知。袁化凤喜道：“果有此事，这几个秃驴岂非贯满天诛。”忙到驿里歇下，恰好知府厅县各官，出来迎接，袁化凤便与他说知此事。这些官府，见说是伙大盗，敢不奉命，如飞各上了马，协同擒获。不一时，拿进府中，袁化凤便叫哥子到府里面质。本府知府会同刑厅，带和尚审问。秃驴还铮铮抵赖，遂一齐用起夹棍，敲了许多杠子，全然不知。袁吉走上前，大声喝道：“秃驴！你如今到此王法之地，尚不早早供吐真情，可认得我吗？你当初淫污妇女，将我关锁，断绝饭食，幸得天救，十日不死。你这班秃驴出去行劫，我等方得脱离恶网。你平日不知杀人万万，岂非积盗穷凶。今日狭路相逢，还想赖得过吗？”这些和尚忽见冤家在前，魂不附体，那里还敢争辨，口里只叫该死。太守与刑厅已知情真罪当，各打六十，问成斩罪，上了刑具，押入牢中。次日参了抚按，汇疏具题，即行处决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却说袁吉，见审结此案，慌忙出城报知，兄弟两人，心里好不快畅。次早，谢别府官，依旧趲路。不上两月已到陕

西。预先叫袁吉通知父亲，自己赴省到任行事。毕了公事，便按临巩昌府，冯国土远远趋迎。袁化凤不便交接，传令各员免见。当下进城，坐了察院，转身就到府中，径入私衙。父亲一见，抱头痛哭。袁化凤也跪倒在地，哭个不了。袁七襄与谢氏含泪说道：“汝当初襁褓之年，遗弃于数千里之外，只道今生今世永无会面之日。谁知一十五年，漂流颠倒，又得相逢。岂非圣天子恩德所赐。”袁化凤道：“生为父子，面不相识，孩儿罪深恶大。若非刘公公抚育之劳，与皇上曲成之德，焉有今日，使孩儿稍逭不孝之诛，得以承欢膝下。亦可谓不幸中之幸了。”袁七襄道：“彼时我与予母一线余生，汝亦渺然一息，受过无穷折挫，历遍多少炎凉，幸而虎口完躯，已出万幸。况凌替已极，世态难堪。今日得以父子垂绅，为祖宗振气，可知天道好还，不着人之意料。”谢氏道：“当初未遇大难之时，先梦与孩儿分别。如来把手三翻，是个十五之数，彼时猜详不决。今日看将起来，孩儿恰恰分离了十五年，才得相会。乃见神明告我，纤毫皆验。”袁化凤道：“可知荣枯得失，先有定数，自不能强。”是夜，家庭庆会，骨肉团圆。也不必说。

次早，冯国土至府求见。袁七襄隔夜已先将冯国土与尤寡悔前后情由，说与儿子知道，又分付他好待丈人。袁化凤谨遵此言，一见了冯楨稟揭，连忙迎出私衙。冯国土满面羞惭，跪伏于地。袁化凤用手扶时，冯国土那里肯抬起头来。袁化凤只得也跪下去，大家拜了几拜。袁七襄正走出来，一把搀起，笑道：“小儿与亲翁，谊属翁婿，还行这属官的套礼。”冯国土听了，才敢立起来，赔了许多谢罪的话。当下袁七襄便设一酌，与冯国土商议成婚之礼。冯国土满面添

花，语言生彩。袁七襄便择了个吉日，竟在府里成亲，一时远近喧传。巡按御史，乃是袁知府的儿子，冯县丞的女婿，一发总承个冯国土，连司道府贰衙门都来奉他。将个八品县尉，俨然宪府威光。各官府俱助他妆奁之费，倒受下数千金。故奁资什物，反备得十分齐整。袁家到了吉日，安排迎亲，一省官员，如是钦赐完婚，都来赠彩。至于羽从鼓乐之精严，灯彩旗盖之华盛，自然极其出色，也不必讲了。迎到府中，入堂交拜。夫妇荣贵，俨若天仙；曳彩牵红，花灯照耀。玉人笙管，引入洞天。饮合卺，坐花烛，无不事事风华。绣帏之内，携手并肩。袁化凤谢他守身立志之贤。冯小姐也感他不忘旧盟之义。两个鸳颈才交，香腮漫贴，款松玉扣，笑解同心。未几，夜合乍开，海棠初试，角枕喜沾云雨，凤衾香沁新红，春意酥迷，梦魂酣畅。有阕《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》曲云：

我则道蓝桥无路通，却元来又入巫山梦。粉落了瑶池并蒂连，香消了绣幕双栖凤。（呀！）笑杀他岳母一场空，羞杀您势利妇家翁，亏杀个守节操多情女，村杀这附炎凉老舅公。公公，感杀你抚育恩情重，兄也么兄，谢杀您周全患难中。

一夜欢娱，不必细述。自后，三朝满月，各官贺喜。袁化凤大排筵席，款谢同寅。事毕之后，依旧出巡。饮冰茹蘖，霜威严肃，属僚无不警惕自励，率归于正。袁七襄便也替侄儿袁吉，寻一头宦家亲事，与他续弦，就教他住在身边，与袁化凤两个，竟如同胞兄弟无异。袁化凤瓜代之后，

升了尚宝司正卿，即上一疏，极言冯国土两榜明经，久受屈抑之苦。便升任浙江台州司理。袁七襄自揣吏员出身，做到四品黄堂，已是极荣，若不见机，恐有不测。况儿子已居显要，尽可优游坐享。便申呈两宪，题请致仕。因有儿子在京，教他恳求部复，准其乞休。圣旨果然批允。袁七襄即解职而归，在家里自在快活。后数年，袁化凤晋秩太常寺正卿，即便告归，孝养父母。冯小姐亦历封三品淑人，生有三子一女，后来儿子长成读书，两子中了进士，一子援例监生，女儿亦配名族。自后科第连绵，簪纓接续。冯国土因一念悔过，天道便不负他，直做到四川兵备。至今冯、袁二姓，世世姻亲不绝，相传为大梁望族云。

诗曰：

浮沉世态日趋非，谈笑相看已蓄机，
身贱不须寻契旧，路穷漠漫惜知稀。
名花惯向朱门盛，燕子偏于闹市飞，
直待逢时人面改，也教俗眼认轻肥。